

〔美〕辛克莱 著



煤炭王



人民文学出版社

煤炭王

Upton Sinclair
KING COAL

根据 LONDON HUTCHINSON & CO
PATERNOSTER ROW 1917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秦 龙

煤 炭 王
MEI TAN W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59,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3}{16}$ 插页 2

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50

ISBN 7-02-000187-4/I·188

书号 10019·4237

定价 2.40 元

出版说明

美国的南北战争，为资本主义在全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一八九四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世界首位。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美国的垄断资本财团有着暴发户的特点，他们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一方面残酷地剥削、压榨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又与政府勾结，演出种种丑闻。当时的美国文坛，现实主义已上升为主流，一批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纷纷起而揭露黑幕，遂被任总统的老罗斯福称为“清粪夫”，厄普顿·辛克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辛克莱一八七八年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少年时期为逃避恶劣的家庭环境而沉醉于阅读文学作品，十五岁即开始为一些通俗出版物撰写文章。一九〇一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春天和收获》。一九〇二年参加社会党，后对芝加哥屠宰工人的劳动和生活进行调查，并据此写出《屠场》（一九〇六），成为“揭发黑幕运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致使美国政府被迫通过一些有关食品卫生的法案，屠宰工人也得以成立了工会。辛克莱的活动影响很大，罗斯福有一次对人讲：“告诉辛克莱，请他

2012/05
回家去，让我来管一管这个国家吧。”

此后，辛克莱继续创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罪恶和宣传民主、自由的小说，如《煤炭王》(1917)、《石油》(1927)、《波士顿》(1928)等。一九四〇年之后，他以《世界的终点》为总题，写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其中《龙齿》(1942)一书获普利策小说奖。辛克莱于一九六八年去世。

《煤炭王》为我们展开了本世纪初美国的煤炭王国的一幅画面：一方面是专制机构无法无天的恣肆横行，一方面是煤矿工人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品跳出了富公子与穷姑娘恋爱的白窠，针砭了那位虽有同情心与正义感，但难以放弃本阶级既得利益的男主角，歌颂了在群众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为年轻一代矿工领袖的女主角，寓情于理，深刻感人。

美国究竟是怎样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强国的？读者或许可以从本书得到一部分答案。

编者

目 次

出版说明	1
第一卷 煤炭大王的领地	1
第二卷 煤炭大王的奴隶	105
第三卷 煤炭大王的侍从	233
第四卷 煤炭大王的意志	327

第一卷

煤炭大王的领地

第一章

佩德罗镇座落在山区的边缘，镇上商店、酒馆交错，不少铁路支线从这里通往峡谷，给矿区新兴的村庄提供生活用品。整整一星期，佩德罗镇都安安静静地沉睡着，但一到星期六晚上，矿工成群结队地下山，牧民骑着马或坐上汽车涌进镇来，它就从酣睡中苏醒，热闹起来了。

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个小伙子在车站下了火车；看来，他有二十一岁的光景，长相机灵，棕色的头发略微有点儿鬈曲。他穿了一套磨损、褪色的衣服，一件没有领带的、沾满了泥土的蓝衬衫，一双笨重耐用的旧靴子，这些都是在他老家市内某区人行道上，从站在那儿兜售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他背上背着换洗的衣服和一条毯子，口袋里装着一把梳子、一支牙刷和一面小镜子。

小伙子坐在火车吸烟室里的时候，十分注意聆听矿工们谈话，努力改正自己的腔调。下车之后，他顺着铁路线走下去，用煤渣搓了搓手，还稍稍地在脸上涂上一点煤灰。照过镜子、检查过效果之后，他溜溜达达地走上佩德罗大街，选中了一家小小的香烟店，走了进去。他尽量用粗鲁的声音问女店主：“你能告诉我，到松溪矿山咋走吗？”

女店主扫了他一眼，并没有什么怀疑。她告诉了他怎么走，他便乘上有轨电车来到松溪峡谷脚下。从那儿上去，他得爬十三英里。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天空就象水晶一样清澈，山上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小伙子好象十分快乐，他一边大踏步朝前走，一边唱着一首有好几节的歌曲：

煤炭老王是位愉快的老伙计，
愉快的老伙计就是他，煤炭老王；
万岁！我要为你我高声欢呼——
他创办了一座高深的大学堂。

噢，快来吧，丽莎一安，
月光照在松树上！
噢，丽莎一安，
我在为你唱《哈利刚》！

这位愉快的哈利刚，
他让产业的车轮运转忙；
运转忙，为他的烟斗和醇酒，
为他高深的大学堂！

噢，快来吧，玛丽一简，
月光照在核桃树上！
噢，玛丽一简，你可曾听见，

我要为你唱支《哈利刚》！

万岁，产业的车轮，庞大的队伍！

万岁，我们的煤炭大王！

我要为他的烟斗和醇酒举杯，

我要为你我高声歌唱！

噢，快来吧，丽莎一安，

月光照在……

只要月亮还照在大学校园里，歌儿就会这样不停地唱下去。歌中既有愉快的胡扯，也有现代青年使他们长辈头痛的问题。作为一首进行曲，在上山时歌唱，调子略嫌迅速，不过赫尔·华纳可以停下来，向崖壁大声呼啸，倾听它们的回声，然后继续大踏步前进。他的心充满了青春活力，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好奇；他的裤袋里装着一些零钱，腰带里缝了一张十美元的钞票，那是为了应急准备的。那天早晨，如果彼得·哈利刚燃料总公司的摄影记者能够拍下他的照片，一定可以作为“矿工肖像”登在任何“走运”的报刊上。

不过爬山总是吃力的，还没有到达终点，小伙子便感觉到皮靴的重量，不再歌唱了。太阳正要下山的时候，他到达了目的地——一扇大门横在路上，上面挂着一块牌子：

松溪煤炭公司

私人产业

禁止入内

赫尔走近上了锁的铁栏杆大门。为了用粗鲁的声音说话，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作好准备，然后用力踢那扇大门。一个人从里面一间小木屋走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他问道。

“我要进去。我是来找工作的。”他说。

“你是从哪儿来的？”

“佩德罗。”

“你在哪个矿山工作？”

“我没在矿山干过。”

“你以前在哪儿工作？”

“杂货店。”

“哪一家？”

“西城的彼得逊商店。”

警卫走近大门，隔着铁栏杆仔细观察他。

“嗨，比尔！”他大声喊道，另外一个人从小木屋走了出来，“来了一个家伙，说他以前在杂货店干过，现在要找工作。”

“你的证件呢？”比尔问道。

谁都对他说矿山缺乏劳动力，公司非常需要人。他原以为一个工人只消敲敲门，大门便会为他敞开。“他们没有给

我证件，”他说，又连忙加上一句，“我喝醉了酒，他们把我开除了。”他一心以为煤矿不会不要酒鬼。

可是那两个人并没有过来开门。第二个人仔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赫尔担心他身上可能会有什么破绽，感到很不安。“我不骗你，”他说，“让我进去，我会给你们说清楚的。”

那两个人依然一动不动，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比尔说：“我们不需要人手。”

“可是我看见山下插着牌子……”

“那是旧牌子了。”比尔说。

“可是我走了许多路，一直走到这儿！”

“走下去容易得多。”

“不过……天已经黑了。”

“小伙子，你怕黑吗？”比尔滑稽地问道。

“噢，我说！”赫尔答道，“给人一个机会嘛！让我在这儿混碗饭吃不行吗？……至少让我过个夜，这总行吧？”

“没门儿。”比尔说完，转身走进小木屋。

另一个人在那儿盯着赫尔，脸上显然露出敌意。赫尔想努力说服他，但他重复地说了三遍：“你给我滚下山去！”赫尔终于认输了。他朝山下走了一段路，坐在路边思索。

在路上引人注目的地方插上“招工”的牌子，让人爬十三英里的山路，却不加解释地叫人回去，这真是一件荒诞不经的事。赫尔相信，在那扇大门里面，一定会有活儿干的，

只要他能找到头儿,他就可以说服他们。他站起身,向山下又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到了和铁路交叉的地方,在那里,铁路穿过小路蜿蜒地盘上矿山。这时,一列朝山上村子开去的“空车”正好经过,火车头吃力地拖着列车向山上爬行,发出咔嚓咔嚓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这倒提供了一个度过难关的办法。

天色已经逐渐黑下来了。赫尔弯下腰走近列车,在他藏进列车的阴影里之后,飞身一跃,吊在一个车厢上。爬进车厢恐怕只费了一秒钟的光景,他平躺在车上等待着,他的心在猛烈地跳动。

还不到一分钟,他便听到一声大吼,抬头一看,看见赛贝拉斯^①从山上朝铁道跑过来,他的伙伴,比尔紧紧跟在他后面。“嗨!出来!”他们吼道;比尔纵身一跳,抓住了赫尔的那节车厢。

赫尔看见情况不妙,便跳到车轨的另一边,朝着村子走去。比尔跟在他后边,火车过去之后,另一个人也跑到比尔身旁。赫尔一声不响地迈开大步朝前走;但赛贝拉斯的话却多得很,其中大部分是不便印在纸上的。他抓住赫尔的领子,把他猛烈地朝前推,还在他身上那个生来适合挨踢的部位狠踢了一脚。赫尔站稳了身子,那个人还在紧追不舍,赫尔便转过身子一拳打在对方胸脯上,使他倒退了好几步。

赫尔的哥哥曾教会他打拳;现在他摆好架势,准备迎击

① 希腊神话中守护冥府入口的三头狗。

第二个敌人。可是在矿区，事情好象不是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来解决的。那个人站住了，一支左轮手枪突然对准了赫尔的鼻子。“举起手来！”那人大声喝道。

赫尔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俗话，但他知道他是跑不掉了。他举起了手。这时，第一个敌人向他冲了过来，在他眼睛上狠狠地给了他一拳，把他仰面打倒在地。

第 二 章

赫尔醒过来的时候，四面一片漆黑，全身上下疼痛难忍。他发现自己躺在石板地上。刚翻过身去，便又立刻翻回来，因为他的背上没有一处不痛。后来，在他可以检查自己时，他在身上找到了二十几处那两个打手靴子留下的痕迹。

他躺了一、两个钟点，逐渐明白自己现在是在一间牢房里，因为透过铁窗，他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他听见有人在打鼾，于是他叫喊起来，喊了五、六次，一次比一次响，最后终于听到一声咆哮，便问道：“你能给我一杯水喝吗？”

“你要是再吵醒我，我倒要请你吃一顿拳头了！”那人吼道。在那以后，赫尔一声不响地一直躺到天亮。

太阳升起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个人走进了牢房。“起

来!”他说,还加上一脚。赫尔以为自己站不起来,可是他站起来了。

“你老实点儿!”看守一边说,一边抓住他外衣的袖子,把他拉出牢房。他们穿过小走廊,走进一间象是办公室的屋子,那里坐着一个红脸的家伙,他的上衣翻领别了一个盾形的徽章。赫尔昨天晚上遇到的那两个打手站在一旁。

“唔,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说,“有点儿时间把事情好好地想一想了吧?”

“嗯,”赫尔简短地回答。

“犯的什么罪?”那人问那两个警卫。

“私入矿山和拒捕。”

“你有多少钱,小家伙?”这是第二个问题。

赫尔犹豫了一下。

“说实话!”那人说道。

“两元六角七分,”赫尔说,“我记得是这样。”

“说下去!”那人说,“你打算就给我们这一点儿吗?”接着他对那两个警卫说:“搜他!”

“把上衣和裤子脱下来,”比尔立刻说,“还有靴子。”

“喂,我说,”赫尔抗议道。

“脱下来!”那人说道,同时攥紧了拳头。赫尔脱下衣服。他们开始搜查他的口袋,搜出一个钱包,里面装着他说的那个数目,还找到一个不值钱的表,一把结实的折刀,还有牙刷、梳子、小镜子和两条白手帕。他们轻蔑地看了看这两条手帕,把它们扔到痰迹斑斑的地板上。

他们打开赫尔的包裹，把干净的衣裳乱扔一气，然后打开折刀，把靴子的鞋底和后跟撬开，把衣服的衬里拆开。这样，他们从腰带里找到了那十块钱，连同其他东西一齐扔到桌子上。接着，那个配带盾形徽章的人说：“我罚你十二元六角七分的罚金，没收你的表和折刀。”他带着笑加上一句：“手帕你可以拿走。”

“嘿！”赫尔愤怒地说，“这太不讲理了！”

“年轻人，穿上你的破衣裳，赶快滚出去，否则就让你光着屁股上路。”

但是赫尔真的气极了，他宁愿光着身子离开也不能不把话说明白：“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你凭什么这样做？”

“我是这个矿山居民区的警长。”那人说道。

“你是说，你是通用燃料公司的雇员？你……你打算抢我……”

“比尔，把他赶出去。”警长说，赫尔看见比尔攥紧了拳头。

“好吧，”他强压下怒火说，“让我把衣服穿好。”他尽快地穿好衣服；把毯子和换洗的衣服卷起来，朝着门口走去。

“记住，”警长说，“你一口气走下山去，如果我们在这儿再看见你，就请你吃枪子儿。”

这样，赫尔走到太阳底下，左右各有一名警卫押送着他。他走的还是那条山路，不过现在是在公司的居民区里。他看见远处竖立着存放碎煤机的大厂房，听到机器持续不断的轰鸣和煤炭落下的声音。他走过一条两旁排列着公司

建造的房屋和棚屋的小巷，几个邋邋遢遢的妇女站在门前，几个肮脏的小孩子在路边挖东西。孩子们看见他都停了下来，咧开嘴冲他笑，——因为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一看就明白他出了什么事儿。

赫尔是怀着满腔热情和好奇心来的。现在他的激情大大地衰退了——显然，使产业的车轮运转靠的并不是激情，可是好奇心却比以往什么时候都强烈了。如此精心隐藏在这个煤矿居民区铁栏杆后边的到底是些什么呢？

赫尔转过头看着比尔，这个人昨天曾流露过几分人情味。“喂，”他说，“你们已经拿走了我的钱，你已经打黑了我的眼睛，踢青了我，你应该满意了。在我离开之前，请你告诉我行不行？”

“告诉你什么？”比尔吼道。

“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因为你太冒失了，小伙子。你不知道你不该偷偷摸摸地溜进来吗？”

“是的，”赫尔说，“不过我并不想这样做，开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如果你想在矿上找工作，”那人问道，“你为什么不照规矩办事呢？”

“我不知道规矩是怎样的。”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你这个人看来不大规矩。”

“你们以为我是干什么的？你们怕的是什么呢？”

“往前走！”那人说，“你白费唾沫！”

赫尔沉默地走了几步，考虑怎样打破僵局。“我看你们在怀疑我，”他说，“如果你要听，我愿意告诉你实话。”看到对方没有阻拦他，便接着说：“我是一个大学生，想了解了解人生，暂时换换环境。我想到这儿来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唔，”比尔说，“这儿可不是橄榄球场，这儿是煤矿。”

赫尔看见他相信了自己的话，便说：“你告诉我实话，你们以为我是干什么的？”

“唔，告诉你也没有什么，”比尔粗声粗气地说，“有些工会鼓动员想把附近这几个居民区组织起来，我们决不能放过他们。这个公司的工人是职业介绍所介绍来的，你要是得到他们的许可，你就算合乎规矩了。不然你到佩德罗办事处弄一张通行证，那也行。不过，如果有人突然出现在大门前，长得象个小白脸，说话象个教授，那是通不过的，明白吗？”

赫尔说：“明白了。”接着又说：“如果你还给我几角钱，让我吃顿早点，我是感恩不尽的。”

“早点的时间早过了，”比尔说，“你坐在那儿等着松子成熟吧。”他大笑起来，由于自己的笑话心肠软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两毛五分的一个辅币，交给了赫尔。他打开大门上的挂锁，带着微笑看着赫尔走了出去。赫尔在产业车轮上的第一次运转便这样结束了。

第三章

赫尔·华纳挣扎着朝前走，但还是迈不动步。他勉强走到一条小溪的旁边，小溪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他可以用来解渴，不必担心传染上伤寒；他在那儿空着肚子躺了一天。傍晚的时候，下了一阵暴雨，他爬到一块大石头下面，不过那儿并不挡雨。他那唯一的一条毯子全湿透了，他度过了一个凄惨的夜晚，情况比头一天晚上好不了多少。他无法入睡，但可以思索。他把发生的事仔细地想了一下。比尔说煤矿不是橄榄球场，可是，在赫尔看来，两者给他的印象大体相仿。他不是一个人工会组织人，这使他感到很幸运。

天亮了，他勉强站起身来，继续朝前走。由于寒冷和不习惯挨饿，他感到十分衰弱。天黑之前，他终于到达附近的一所发电站。他没有吃一顿饭的钱，又不愿乞讨，幸好在路旁一爿店铺当中有一家杂货店，他走了进去，打听梅干的价钱，人家告诉他二角五分一磅。这地方地势高，物价也高。那天，赫尔跟人打听，他们都这么讲，但始终没有说清楚为什么物价永远比地势还要高。他看见柜台上方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本店按九折收买公司钱票。”他曾听人说过，法律规定不得用“公司钱票”付工资，不过他没有说什么，他拿起那轻轻的一磅梅干，走到路边，坐在那里大吃起来。

发电站再过去一点，铁路旁边有一间小屋，屋后有一个小菜园。他走到那边，看见一个独脚的老看守。他要求在小屋的地板上过一夜。看见老头盯着他的黑眼圈，便解释道：“我想在矿上找个工，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工会组织人。”

“唔，”老头说，“我这儿可不要什么工会组织人。”

“可我不是。”赫尔分辩说。

“我怎么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说不定你还是公司的密探呢。”

“我只想找一块干地方睡上一觉，”赫尔说，“你让我在这儿过夜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这我可说不准，”老头回答，“不过你可以在那个墙角上打开你的毯子，但不要和我谈什么工会不工会。”

赫尔并不想谈天。他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就象一个既不被激情、也不为好奇心所苦恼的人那样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老头给了他一片玉米面包和一些从菜园里采来的嫩洋葱。这顿美味的早餐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尝过的。临行前赫尔向他的主人道谢时，老头说：“这没有什么，年轻人，如果你要报答我，只希望你做一件事，那就是，不要和别人提起你在这儿过过夜。一个头上长满白发、只有一条腿的人要是失了业，倒不如跳进河里淹死呢。”

赫尔答应了他，便继续走上旅途。他的伤不那么疼了他可以走路了。远处展现出一片牧民的住房——他真象突然回到了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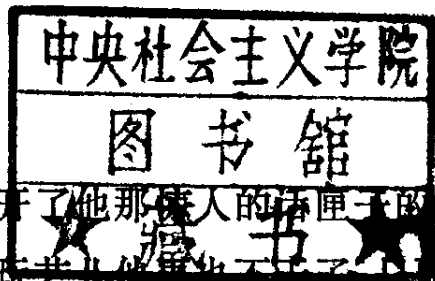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赫尔现在要过个把星期的流浪汉冒险生活了——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不是腰带里藏着十块钱去体验生活的人。他把一切估量了一下，现在别人恐怕不会把他看成一个小白了。他记得他的微笑可以使贵妇人神魂颠倒，现在让人打得眼圈发青，这种微笑还能起作用吗？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只好向面慈心软的妇女试一试微笑的魔力。这个办法如此成功，甚至诱使他对诚实的劳动的聪明才智产生了怀疑。他不再唱哈利刚之歌了，而是唱起曾经听见过的流浪汉之歌：

“只要女人还活着，
辛勤劳动干什么？”

第二天，他结识了两位“街头绅士”，绅士们坐在铁路旁边烤咸肉。他们对他表示欢迎。在听了他的述说之后，欢迎他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且传授他谋生的手段。不久，他又结识了一个当过矿工的人，在他爬上另一个峡谷之前，给他提供了必要的知识。

这个人名叫“荷兰人迈克”，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名字。他是一个眼睛漆黑、相貌凶狠的无赖。一提起



矿山和采矿的事，他就打开了他那诱人的话匣子的闸门，滔滔不绝地诅咒起来。这个玩艺儿他再也不干了。只要赫尔或别的他妈的傻瓜愿意，尽可以去干他的活儿。就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多这类天生的傻瓜，这个玩艺儿才能继续下去。接着，“荷兰人迈克”讲述了矿山的悲惨故事，一个接一个地点了恶鬼工头们的名字，诅咒他们遭地狱的火烧。

“年轻的时候，我要工作，”他说，“可是现在我洗手不干了，永远不干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专门为强迫他工作而造就的，因此他就竭尽一切本能进行反抗。他们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泉旁点起一堆篝火，坐在篝火旁边，赫尔畅快地告诉“荷兰人迈克”：他自己逃避工作比别人工作还要辛苦得多。不过，这一点，流浪汉好象并不在意——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为了他的信仰，他甘愿受苦。他们把他送进教养院，在那儿，他也拒绝工作。他们把他关进地牢，每天只给他一点面包和水，几乎把他饿死，他还是拒绝工作。如果人人这样，他们很快就会“闹它一个天翻地覆”的。

赫尔很喜欢这位自发的革命家。他们在一起旅行了两三天。在这期间，他从他那里详细地了解了矿工的生活。就象警卫说的那样，大多数煤矿公司雇用的是职业介绍所介绍去的人，讨厌的是这些介绍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抽你的佣金——而工头们和他们是“串通”一起的。赫尔提出这样做是不是违反法律。“算了吧，老弟！”他的同伴说，“你在煤矿干上几天，你就会明白，在那里，工头的话就是法

律。”流浪汉继续发表他的见解：给工作做的只有一个人，争工作的却有许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赫尔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看法，哈利刚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要是能听到就好了。

在跟“荷兰人迈克”相处的第二个晚上，他们的“露营地”受到一个警官和六名警察的袭击。因为那一阵子，警察局正在决心把流浪汉从附近一带赶走——或者把他们赶到矿上去工作。赫尔的朋友是睁着一只眼睛睡觉的，他在黑暗中冲了出去，赫尔紧跟在他后面，用橄榄球赛中的一个妙招骗过了袭击者。他们把毯子和粮食都丢了，可是“荷兰人迈克”毫不在乎。他从鸡棚里偷来一只鸡，两个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第二天又从晾衣绳上偷来一件衬衫。赫尔吃了鸡，穿上衬衣，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活。

离开“荷兰人迈克”之后，他回到了佩德罗。流浪汉告诉过他，酒店老板在矿山那边差不多总有朋友，他们可以帮人找工作。于是他便开始探问。第二家酒店的老板回答他说，不错，他可以给北谷的一个朋友写一封信，如果他找到工作，那个朋友就每个月从他的工资里抽一块钱。赫尔答应了。他在峡谷口的一个牧场主家里讨了一片夹心面包，吃过之后，有了点力气，便迈开大步进了另一条峡谷。在通用燃料公司的另一个铁栏杆大门前，他拿出那封介绍信，信是写给奥卡拉汉的，原来他也是一个酒店老板。

警卫看到信，没有拆开就让赫尔进去了。赫尔找到了他要找的人，请他帮助找工作。那人说这没问题，可是每月

得给他自己和在佩德罗的朋友各抽一块钱的佣金。赫尔不同意。他们讨价还价地争了半天，最后，赫尔转过身子，说他要直接去找“头头”，酒店老板这才答应减到一元五角。

“矿上的活儿你会干吗？”老板问道。

“我是在矿上长大的。”赫尔说，现在他在处世方面已经比较聪明一些了。

“你在哪儿工作过？”

赫尔提出几个矿山的名字。这些矿山的状况，他从流浪人那里多少听到过一点。他改了一个名字：“乔·史密斯”，他想这个名字随便哪一个矿山的工资单上都会有的。他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刮胡子，这有助于他伪装矿工，他还学会了几句粗话。

酒店老板带他去见二号矿井的工头阿列克·斯通，工头立刻问道：“你会喂骡子吗？”

“我在马厩里干过，”赫尔说，“我熟悉马。”

“唔，骡子和马可不一样，”工头说，“我的一个马夫前几天肚子疼起来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好起来。”

“让我试一试吧，”赫尔说，“我会管好它们的。”

工头仔细地打量他，“你看起来挺机灵的，”他说，“我一个月给你四十五块钱，如果你干得好，我就给你五十。”

“好的，老板，我什么时候上工？”

“当然愈快愈好。你的行李呢？”

“全在这儿了，”赫尔指着手上那包偷来的衬衫说。

“把它扔到那个墙角上，”工头说，突然闭上嘴，凝视着

赫尔，皱着眉头说，“你是工会会员吗？”

“天啊，我可不是！”

“你加入过工会吗？”

“没有，老板。从来没有。”

工头的凝视似乎暗示他在撒谎，他的秘密很快就会被
人识破。“你知道，你在这里工作之前，先得宣誓。”

“好的，”赫尔说，“我愿意宣誓。”

“明天你再宣誓吧，”工头说，“我没有带着证件。顺便
问一声，你信什么教？”

“七日再临会。”

“老天爷！这是什么教派？”

“它不会碍事的。”赫尔说，“按照教规，我不能在星期六
工作，不过星期六我照样干活。”

“唔，你不准在这儿传教。我们有自己的传教士——你
从工资里每月给他拿出五角钱。来吧，我带你下去。”就这
样，赫尔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第 五 章

骡子真是一种不信上帝的混帐东西。打个比方说，是
老天爷创造的一条行不通的死胡同，是一错误，是他引以为
耻的。因此，他不允许它下小崽。赫尔看管的三十头骡子生

长的环境最适合它们发脾气。他很快就发现他前任闹“肚子痛”是因为他的肚子挨了骡子一脚。他知道要想不患这种危险的疾病，就时时刻刻都得留神。

这些骡子生活在黑暗的大地底下，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牵上来见见阳光，在绿色的草地上打打滚。有一头名叫“意大利人查理”的骡子，学会了嚼烟草，学会在矿工和他们“伙伴”的口袋里找烟。可是它不知道怎样把烟汁吐出来，结果生病了，于是发誓要把烟戒掉。但赶骡子的人和童工们知道它的弱点，都来诱惑它，使它破戒。赫尔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道德上的悲剧，在他每天干着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时，这事一直使他心里感到不安。

一大清早，他就乘坐第一个罐笼下竖井。他给骡子喂草、饮水，帮助上挽具。当最后一头骡子的四个蹄子噤噤地走开之后，他就打扫马厩，修补挽具。如果有人到他这儿来，要他干点什么，只要那人比他年纪大，他都唯命是听。

除了骡子，最使他伤脑筋的是那些“负责调节风门的小鬼”和碰到的一些小伙计。他是新来的，所以他们都欺侮他。再说，他干的又是下等的工作——他们觉得照管骡子是丢脸和可笑的，这些顽童来自南欧和亚洲的二十几个国家。他们当中有扁面孔的鞑靼人，黑黑的希腊人和目光锐利的日本小鬼。他们说的是一种混合语，主要是英语里的骂人和猥亵的话。他们的内心肮脏到使在阳光下出生和成长的人难以置信。他们大谈母亲和祖母见不得人的事，也谈圣母玛利亚的丑闻，圣母是他们听到的一个神话角色。这些可

怜的黑暗世界里的小动物，他们的灵魂比他们的脸还要容易受到玷污，蒙上灰尘，而且无法避免！

赫尔的老板曾建议他在里米尼斯基客店膳宿。黄昏时分，他乘最后一架罐笼上来，别人把他指引到一间用波纹铁皮盖的屋子门前，屋子里灯光暗淡，出来接待他的是一个矮胖的俄国人。俄国人告诉他，膳宿费每月二十七元，九个人一屋，每人一张帆布床。他要付酒店老板一元五角，公司的传教士五角，公司医生一元，洗衣房五角，医药、事故保险费五角。付过这些之后，他只剩下十四元了，他要用这十四元来买衣服，成家，买烟买酒，还要为仁慈的矿主创办的大学和图书馆捐款。

他回到里米尼斯基客店时，晚饭差不多都开过了。地板上狼藉不堪，就象一群野人刚刚在那里吃过野餐。而且剩下的食物全都凉了。后来他发现，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他得尽量适应。这个客店的食堂是通用燃料公司开办和经营的，它让他想起参观过的州监狱——在那里，一排排的人默默地坐着，从白铁盘里吃淀粉和油脂。不过这里的盘子是陶瓷的，足有半英寸厚，但淀粉和油脂却从不缺乏。里米尼斯基客店的厨师似乎有那么一条规律：如果这一道菜不知该怎么做，便加上油脂，把它煮熟。这种东西就连在地下工作了一天、走了很长的山路、饿极了的赫尔也难以下咽。只有星期天赫尔是在阳光下吃饭的。这时，无论什么东西上面都布满苍蝇。他记得有一个医生说过这话：一个有文化的人应该怕苍蝇比怕孟加拉虎更甚。

客店给他提供了一张帆布床也提供了捉不完的臭虫，但没有毯子，而毯子却是山区所必需的。因此，吃过晚饭，他还得去找工头，请他帮忙在公司商店赊条毯子。他发现他们很愿意让工人赊点帐，这样，警长就可以禁止他们离开居民区。一个人欠了债，法律并不能扣留他——但居民区警长对法律究竟尊重到什么程度，赫尔的心里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第 六 章

赫尔在地底下辛勤劳动了三天，在里米尼斯基客店吃了三天饭和捉了三天臭虫。幸福的星期天终于来临了，他可以有几个钟点的空闲去晒晒太阳，看看北谷居民区了。这个居民区沿着峡谷山脚延伸出去，足有一英里多长。居民区的中央是碎煤机房、竖井电梯房和有着高大烟筒的发电站；附近是公司商店和几家酒店。村里还有几个象里米尼斯基客店那样的住处和长长的几排木板房。一座木板房有二至四间屋子，有的房子竟要住上几户人家。上坡没有多远，就有一所学校和一座只有一间屋子的建筑物，那是用来做教堂的；教堂的传教士和通用燃料公司的老板同属一个教派。他可以免费使用这所房子。和酒店相比，教堂是大受优待了，因为酒店要付给公司很重的租金。但即使是这

样，在煤炭村里，天堂同地狱竞争，也只有一步步败退，这证明人类天生就是堕落的。

在这个村子里散步，你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满目凄凉。四面群山高耸，荒芜寂寥，千百万年地质变化在山上留下了伤疤。峡谷的太阳很早就下山了；秋天，雪也下得相当早；大自然好象到处和人作对，而人也只好向它的威力屈服。在村子里，你会感到更加凄凉——这种印象是那些贪婪卑鄙、凶狠残暴的人们给你的。有人想开辟几个菜园，可是煤灰和煤烟把一切都扼杀了，到处都是灰蒙蒙的。街上这里、那里堆满了煤灰、旧铁丝和空番茄罐头，脸上、身上全给煤灰弄脏了的孩子在街上玩耍。

村子里有一个角落名叫“小屋区”，当局允许一些新来的、最下等的外国人在一堆堆小山般的矿渣之间用旧木板、白铁皮和油毡建造自己的小屋。这些小屋连鸡笼都不如，可是有些小屋里面竟住了十几口人。男人和女人在煤渣地上铺上破布和毯子睡觉。婴儿们象蛆虫那样爬来爬去。他们浑身上下只有一件破衣裳，小屁股毫无顾忌地裸露着。赫尔心想他们简直和原始时代的穴居人的孩子一样；感到阵阵厌恶。他是怀着激情和好奇心来的，这种感情现在全都消失了。一个敏感的、过惯了文雅、体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去爱这些人呢？这里的一切对他的各个感觉器官都是格格不入的——鼻子嗅到的是奇臭，耳朵听到的是喧嚣，眼睛看到的是奇形怪状的行列。文明对他们起过什么作用？对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除了做这种肮脏的工作之外，又能做些什么

呢？盎格鲁—撒克逊人骄傲的种族意识，俯视着这群地中海地区的人这样说。这些人连脑袋都长得令人讨厌。

不过赫尔并没有动摇，而且他的看法也逐渐改变了。首先是矿山的魅力对他产生了影响。附近一带都是些老矿——山底下巷道纵横，形成名符其实的“城市”，主巷道长达好几英里。有一天，赫尔在工作时间偷偷地溜了出来，和一个“钢缆骑士”在巷道里转了转，切身体会到这个黑暗的迷宫是多么广阔、奇妙和荒凉。二号矿井的矿脉是沿着大约五度的斜坡向上伸展的；有的地方，许多空车连成一列，挂在一条很长的钢缆上往上拉，但装满煤炭之后，却靠本身的重量滑回来。这样，“刹车手”，或者说管刹车的小鬼就得十分当心；有的时候，煤车失去控制，就会在矿井的日常事故之外，再添上新的事故。

矿脉大概有四至五英尺厚，残酷的大自然使在“掌子面”（采煤的地方）工作的人学会必须让身体矮上一截。赫尔在那儿蹲了一会儿，看他们工作，立刻明白为什么他们走路时总是低着头，弓着背和垂着手，为什么他们在黄昏时分从竖井出来时，活象一个狒狒纵队。采煤的方法是用镐把基底挖空，然后用炸药炸，因此矿工工作时就必须侧着身子躺在地上干，这就造成了他们身体的其它畸形。

人总是这样的：当他了解了别人的生活之后，便会对他产生了怜悯而不再轻视他了。这里有一个被隔离的种族——地下侏儒，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这个种族囚禁起来了。外面是阳光灿烂的峡谷，成排的车子把满车的烟煤运

到山下。煤炭将要运到天涯地角，运到矿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使产业的车轮运转，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矿工是不会见到的。它会为贵妇人织造名贵的丝绸、刻制珍贵的珠宝；它会拖着铺上厚地毯的列车越过高山，跨过沙漠；它会驾驶豪华的轮船从风雪交加的地区走向阳光明媚的热带海洋。穿着名贵的绸衣、戴着珍贵珠宝的贵妇人在那里悠闲地吃喝玩乐，她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不见天日的畸形人，正如这种畸形人不知道有她们一样。赫尔认真地思索了这个问题，克服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傲气。这些人的缺点——野蛮，叫嚷，家里臭虫横行，小孩子光着屁股，这一切，他全都原谅了。

第七章

没过几天，赫尔突然得到了一个假日，把他从马夫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这是一个意外的假日，在他和工头签订的合同里是没有的。二号矿井的通风设备出了故障，他开始感到头痛，有些人抱怨他们的灯愈来愈暗，后来，情况变得严重了，上面来了一道命令：把骡子牵到井上去。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经历。赫尔的宝贝们看到阳光时那副高兴样子真是说不出的滑稽。它们争着倒下去，在煤渣路上打滚；好容易把它们赶到村外一个畜栏的草地上，它们

活象一群到郊外野餐的小学生，简直高兴得发了疯。

这样，赫尔有了几个钟点的自由。他还年轻，也没有失掉好奇心，他爬上峡谷的侧峰去瞭望群山。在他傍晚滑下山来的时候，大自然在他那矿山生活的画卷上增添了一点鲜艳的色彩。他发现自己来到一个人家的后院，一位收衣裳的姑娘正在注视着他。姑娘的身段美极了，颀长，健壮，头发是上流社会称为红褐色的那一种。姑娘的两颊绯红，这是大自然给生活在风风雨雨中的人们的一点补偿。她是赫尔来到矿山后第一次看到的美丽的形象，引起他注意是理所当然的。赫尔觉得，只要姑娘顾盼他，他就有回眸的权利。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是很好看的——山上的空气给他的面颊添了点红润，给他那双愉快的褐色眼睛添了点光彩，山上的微风吹拂着他那波浪般的满头棕发。

“你好，”姑娘终于说话了，声音亲切，听得出是爱尔兰口音。

“你自己好，”赫尔用矿山流行的语言回答，接着用比较文雅的话加上一句：“在你收衣裳的时候我闯了进来，请你原谅。”

姑娘灰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那你就走吧！”她说。

“我倒想留下来，”赫尔说，“夕阳美极了。”

“那么我走开，好让你看得更清楚。”她把一堆衣裳抱到一边，把它扔在篮子里。

“不，”赫尔说，“现在没有刚才好看了。颜色不那么鲜艳了。”

她转过身子凝视着他说：“走开！在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拿我的头发开玩笑。”

“那是别人妒忌你，”赫尔打断了她的话说。为了把她的头发看得更清楚，他向前走了几步。她的头发波浪似地披在额头上，梳得很巧妙，下面是一条编得很紧的粗辫子，它越过肩头垂到腰部。她的肩头长得很健壮，显然是做惯了重活儿的結果，虽然不合乎公认的浪漫的女性美的标准，但却有它自己健美的特色。她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印花布衣裙，不幸的是它不太干净。年轻人还注意到一边肩上的衣服有一道裂缝，露出一块皮肤。姑娘的两眼一直跟踪他的目光，这时变得警惕起来了，她把一件洗好的衣服搭在肩上，在交谈的后一阶段一直没有把它拿下来。

“你是谁？”她突然问道。

“我叫乔·史密斯，二号矿井的马夫。”

“我可以问问你刚才在那儿干啥吗？”她抬起灰色的眼睛看了看那光秃秃的山腰，刚才赫尔从那儿滑下来，带下来一堆石头和泥块。

“我在俯瞰我的帝国。”他说。

“你的什么？”

“我的帝国。土地属于公司，但风景却属于欣赏它的人。”

她把头抬高一些问道：“你在哪儿学会这样说话的？”

“在另一种生活里，在我当马夫之前。”他说，“如今是‘往事未遗忘，缥缈若烟云’了。”

她认真地想了想，脸上露出笑容。“真的，这很象诗本上的话！再说一些吧！”

“噢，唱下去吧，如此甜蜜和动听！”^① 赫尔引了一句德国歌，她露出迷惑的样子。

“你不是美国人吗？”她问道。他笑了。在北谷说外国话并不是有文化的标志。

“我一直在注意听里米尼斯基客店里的房客谈话。”他解释道。

“啊！你在那儿吃饭吗？”

“一天吃三顿。饭量不大。你能一天到晚吃油腻的豆子吗？”

“当然能，”姑娘笑着说，“对我来说有土豆吃就不错了。”

“应当说你是吃玫瑰花长大的！”他说。

“走开吧！你在和巧言石^②亲吻！”

“我想亲吻的可不是石头。”

“你胆子太大了，史密斯先生。我不再听你说了。”她转过身子，忙着收她的衣裳。可是赫尔不愿意离开，他向她走近一步。

“我下山的时候，”他说，“看见一样非常美丽的东西。山上光秃可怕，但我发现一个隐蔽的角落，那里阳光灿烂，而

① 原文是德语。

② 传说人们吻了爱尔兰布拉尼城堡的石头，就善于花言巧语，故称它为“巧言石”。

且开着一朵野玫瑰。孤零零的一朵。我心里想：‘孤境纵凄凉，玫瑰仍滋生。’”

“没错，又是诗本上的话！”她激动地大声说，“你为什么不把它采回来？”

“诗本子告诉我们‘玫瑰不可采’。在树枝上它还会继续开放，但若摘下来，不到几个钟点，就会凋谢了。”

赫尔这样说，只是为了让谈话继续下去，并没有别的意思，但她的回答却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可说不准，小伙子。也许今天晚上就会刮起狂风，把它摧残了。如果你摘下它，而它又使你感到幸福，上帝创造玫瑰，说不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呢。”

诗人原先不自觉地采取的恩赐态度现在消失在永恒的神秘中了。不管姑娘知道不知道，在乎不在乎，她已经赢得了女人的第一个胜利。她已经抓住这个男人的心，用好奇心把他拴住了。煤炭村的野玫瑰说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野玫瑰显然没有意识到她说了一些关系重大的话，她忙着收衣裳。赫尔·华纳一边研究她的相貌，一边捉摸她刚才说过的话。如果这话出自一个老练的女人之口，它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诱惑”，可是在这位姑娘清澈的灰眼睛里看不到一丝风骚的痕迹，有的只是痛苦。但这样年轻、热情、活泼的一位姑娘，脸上和话里流露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呢？是在古老的民歌里常见的、爱尔兰人的忧郁呢？还是美国西部矿山村新产生的特殊的忧郁呢？

姑娘的面貌和她的言辞同样动人。灰色的眼睛上面是线条分明的浅黑色的眉毛，颜色和头发不大协调。她的嘴唇也是线条分明的，就象是用红色的油彩在脸上画了一笔，笔直的，几乎没有曲线。当她注视着你的时候，这种面貌就给你一种活泼、勇敢、具有反抗精神的惊人印象。但只要她一笑，那红唇便形成柔和的曲线，灰眼睛充满了渴望，看起来颜色好象也深了一些。这个爱尔兰姑娘的确迷人，但不简单。

第 八 章

赫尔问他的新相识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玛丽·柏克。“我想你到这儿没有多久，”她说，“要不你就会听说过‘红玛丽’了。就因为我这头发。”

“我是没来多久，”他回答，“不过现在我不想走了——就因为这头发！过些日子我可以来看看你吗，柏克小姐？”

她没有回答，只是朝她家的房子看了一眼。这是一所没有油漆过的、三间屋的小房子，比一般房子还要破烂，房屋周围有几堆垃圾和煤渣。从前倒是有过篱笆，可是现在已经倒塌，拿来当柴火烧了。窗户关不严，玻璃也碎了。屋顶有漏雨的痕迹，粗粗地经过修补。

“我可以来吗？”他连忙又问一遍，免得她觉得自己正在

用挑剔的眼光观察她的家。

“也许可以，”姑娘提起篮子说。他向前走了一步，要替她提篮子，不过她没有把篮子交给他。她紧紧地提着篮子，挑战似地看着他说：“史密斯先生，你可以来，不过这个地方不会给你快乐，这一点，我的邻居很快就会告诉你的。”

“你的邻居我一个也不认识。”他说。

他的声音含着同情。但她的表情却仍带着挑战。“你会听到的，史密斯先生，但同时你也会听到我是一个很高傲的人。在北谷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太容易的。”

“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吗？”他这样问只是出于礼貌，可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姑娘的脸上仿佛掠过一片乌云。“我恨死它！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是地狱！”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下次来的时候，你能把原因告诉我吗？”

可是“红玛丽”又变得迷人了，“史密斯先生，你再来的时候，我不想跟你谈不愉快的事，我要客客气气的，如果你高兴，我们还可以出去好好地散散步。”

赫尔回里米尼斯基客店吃晚饭的时候，一路上都在想着这位姑娘。他想的不仅是她的美貌，这样荒僻的地方有这样美的姑娘，那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他想的还有她的个性，那使他迷惑不解的个性：在她的表面思想的后面，好象老是隐藏着痛苦；别人稍稍表示同情，就会刺伤她的自尊心，马上有所反应；听到不管多么陈旧的隐喻，她都会立刻高兴起来。她怎么会知道诗本子的呢？赫尔很想对这个大

自然的奇迹，这朵荒山上的野玫瑰知道得更详尽一些。

第九章

玛丽说过一句话：北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这句话的含义赫尔不久就明白了。他听这里的矿工们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后来每当他乘罐笼下井的时候，都要怕得发抖。

赫尔所在的矿井有一个硬头发、吊梢眼、姓赵的朝鲜人，他是一个“钢缆骑士”，是操纵运煤列车的。列车用钢缆沿着主通道往上拉。矿工管它叫“旅游列车”，管操纵列车的人叫“钢缆骑士”，那是因为他坐在连结钢缆的大铁环上操作。他邀请赫尔和他坐在一起，赫尔冒着丢掉工作和四肢的危险答应了。赵学会了几句自以为是英语的句子，心中很是得意。别人时不时倒也能听懂一、两个字。他指着地面，用盖过列车的声音喊道：“大尘土！”赫尔看见地上覆盖了六英寸的煤末，而在那些废弃了的墙壁上，人们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划在上面。“爆炸厉害！”钢缆骑士说，当最后的空车已经开到采煤的地方，他等着开“回头车”的时候，就用手势帮忙，尽力说明刚才那句话的意思。“装了煤的车，呼！爆炸象地狱！”

这一带山上的空气以干燥闻名，赫尔是知道的。现在他懂得了山上空气的这种特性对世界各地到这儿来养病的

人意味着生，而对那些辛辛苦苦给病人提供温暖的人却意味着死。大风扇把井内的湿气统统吹干了，地上的煤末又厚又干，一铁锹下去，就会引起大爆炸。因此这些矿井比国内其他矿井杀死的人要多好几倍。

难道对它就毫无办法了吗？赫尔和赵同乘“旅游列车”的当天晚上问一个和他一起赶骡子的马夫梯姆·拉弗提。办法是有的，梯姆说——法律规定要在矿井里洒“坯土”，但梯姆活这么些年只记得这条法律执行过一次。那是在几个“大人物”来视察之前，精心地洒过一次。不过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连器械都收起来了，鬼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也再没有人提起洒土的事了。

预防煤气的情况也差不多。北谷矿井的煤气似乎特别大。在这些迂回曲折的古老坑道里，你会闻到一股恶臭，就象是把全世界农场的臭蛋都堆在一起似的。而这种硫化氢在和矿工打交道的气体里，危险性倒是最小的。矿井里有极其可怕的“碳酸气”，它没有气味，比空气重。掘穿油污、柔软的煤层，你就打开了这种气体的口袋。它已经在地底下埋藏了不知多少万年，等待着那些命中注定的牺牲品。矿工躺在地上挖煤时，可能会昏睡过去，如果他的伙伴或助手正好不在身边，多耽搁一分钟，这个人就算报销了。更可怕的还有“沼气”，它能够毁掉整个矿井，杀死几十、甚至几百人的生命。

为了防止发生这些事故，矿山配备了一个“防火工头”，他的职责是检查整个矿井，测量煤气的浓度，确保通风系统

畅通,风扇工作正常。“防火工头”应该一清早就去检查矿井,矿山有这样的规定:在“防火工头”作出一切正常的保证之前,不准任何人下井。可是如果“防火工头”睡过了头或喝醉了酒,那时候又怎么办呢?公司决不肯为此损失成千的美元。因此,有时你可以看见工人被迫上班,骂骂咧咧地下井去。没过几个钟头,就会有人头痛得倒在地上,要求送上井来;矿井监督很可能不会答应,因为有几个人上来,别的人就会害怕起来,也要跟着上来。

就在去年,这儿发生过一次那样的事。那是一个年轻的马夫——一个克罗地亚人和赫尔坐在一起吃中饭时,告诉他的:第一罐笼的人骂骂咧咧地下井去了,过不多久,有人带下去一盏没有防护罩的灯,矿井爆炸了,声音之大,就象是地球爆炸了一样。这次爆炸死了八个人。爆炸力太大了,有些尸体楔进了矿井的罐笼和墙壁之间,只好把这些尸体切碎,才算取出来。给赫尔提供情况的人发誓说,这事准是那些日本小鬼干的。在矿井里,你决不能放松日本小鬼,就是魔鬼本人也禁止不了他们偷偷地溜到背人的地方去抽支烟。

北谷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赫尔算是明白了。要是这些老矿井能够说话,它们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故事啊!赫尔看着一群群的矿工走下井去,想起了政府统计员的话:不到一年,矿工惨死的人数每千人就有八至九人,重伤三十余人。对此,矿工们心里一清二楚,他们比所有的政府统计员要清楚得多,然而他们照样下去工作!想到这里,赫尔觉得

实在难以理解。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干下去呢？责任感吗？是因为他们知道社会需要煤炭，必须有人干这种挖煤的“脏活儿”吗？他们对前途有一个伟大而美妙的理想，而这理想却是从他们报酬菲薄的辛苦劳动中产生的，是这样吗？要么他们只是一些傻瓜或懦夫，只晓得盲目服从，因为他们既没有智慧又缺乏意志，不可能有别的做法？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他想了解这些沉默、耐心的产业大军内心的想法，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把自己的生命整个儿交到别人的手里。

第 十 章

赫尔逐渐了解这些人了，不再拿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地去轻视或怜悯他们了。他把他们当作一个个具有自己个性和不同处境的个人，就象生活在阳光底下的人一样。玛丽·柏克、梯姆·拉弗提、朝鲜人赵和克罗地亚人马维克——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在赫尔的图画里出现，使它变成了一幅生活的画卷，并且赢得了赫尔的同情和友谊。矿工当中确实有些人既矮小又迟钝，肉体 and 灵魂都十分丑恶，可是另一方面，有些人却还年轻，心里闪耀着希望的光辉和反抗的火花。

有一个名叫“安迪”的男孩子，父母都是希腊人。他的真名字叫安德罗库罗斯，不过在煤炭村里，要求任何人念出

这样难念的名字，那实在是太过份了。赫尔是在商店里注意到他的，他那漂亮的面孔和忧郁的大而黑的眼睛把赫尔吸引住了。他们交谈起来，安迪发现赫尔不是在矿山长大的，而且见过世面。他的声音变得很激动，听起来真叫人可怜。他渴望生活——充满快乐和冒险的生活，然而命运却迫使他每天在斜槽旁坐上十个钟头，耳边是嘎拉嘎拉的煤炭声，鼻孔里灌满煤灰，双手不停地把石块捡出来，他是许多操纵碎煤机的小孩中的一个。

“你为什么不走呢？”赫尔问道。

“老天爷！我怎么走得了？我有一个母亲和两个妹妹。”

“你爹呢？”赫尔这一问，才知道安迪的父亲就是那些必须把尸体切碎才能从矿井里运出来的牺牲者之一。如今他们又把儿子拴在老子的位子上，一直要拴到他的末日到来！

“我不要当矿工，”男孩儿大声说，“不愿意送——送命！”

他开始腼腆地问赫尔，假如他从家里逃出来，到外面去碰碰运气，他能干些什么。赫尔努力回忆在这美丽自由的土地上他所见过的那些橄榄色皮肤、黑色大眼睛的希腊人，他们除了在旅馆的休息室给人擦皮鞋或者在盥洗室擦面盆，把客人赏赐的小费上交给满身肥肉的包工头之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差事。

安迪上过学，念过英语，老师还把自己附有美妙插图的书本和杂志借给他看。现在他需要的不仅是插图了，他需要的是那些插图中描绘的东西。这样，赫尔遇到了矿山经理所面对的一个难题。他们招来一群俯首贴耳的奴隶，那

是从世代受压迫的二、三十个种族里挑选出来的。可是由于美国人有设置公立中、小学的荒谬习惯，这群工人的孩子学会说甚至读英语，这样，他们就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命运，然后有这么一天，来了一个到处活动的工会鼓动员，于是突然之间，这里就会发生“大爆炸”。因此，每一个煤炭村都得有另外一种“防火工头”，他的职责是防止另一种爆炸——这种爆炸的起因，不是由于一氧化碳而是由于工人气愤不平。

北谷的这个职责是由矿工村警察局长杰夫·柯顿直接承担的。他一点也不象干他那种工作的人——他身材瘦削，颇有风度，要是穿上夜礼服，充一个外交官满可以说得过去。不过在他不高兴的时候，他的嘴就要不干不净了。他还随身带着一支左轮手枪，身上别着一个县警察局副局长的徽章，这给他一种特权，可以随心所欲。杰夫·柯顿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爱闹事的人就都要完蛋。因此，北谷是一个很有“秩序”的地方：当然，只有星期六和星期天两晚酗酒人受到制裁和星期一早晨工人给踢着赶着去上工的时候，人们心里才明白，这种“秩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

除了杰夫·柯顿，他的助手亚当斯“老弟”也带徽章，他的职务也是人所共知的。此外，还有别的助手，他们不带徽章，他们的任务不让别人知道。有一天晚上，赫尔在登上罐笼时对克罗地亚人马夫马维克议论公司商店的东西价钱太贵，不料膝盖上重重地挨了一脚。后来，在走向饭厅的路上，马维克才把原因告诉了他：“那个红脸的家伙叫嘎斯。要提

防他——公司的密探。”

“是真的吗？”赫尔说，“你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谁都知道。”

“他这人看起来并不怎么机灵呀，”赫尔说，他以为当侦探的都得象歇洛克·福尔摩斯。

“用不着多机灵。只消走到工头那儿，说一声：‘乔那个家伙话太多。说商店抢劫他。’这是哪个笨蛋都会说的，是不是？”

“不错，”赫尔同意，“公司给他报酬吗？”

“工头给他。也许一杯酒，也许两杯。工头回头就对你说：‘伙计，你话太多。你给我滚他妈的蛋！’明白了吗？”

赫尔明白了。

“这样，你下山了。也许你到别的矿山去。头儿说：‘你在哪儿干过活儿？’你说：‘北谷。’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说：‘乔·史密斯。’他说：‘等一会儿。’他走进屋去，查了查名单，出来说：‘没有活儿！’你说：‘为什么没有？’他说：‘伙计，你话太多。你给我滚他妈的蛋！’明白了吗？”

“你是说黑名单。”赫尔说。

“对，黑名单。也许是打电话，把你的事全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你干了什么坏事，比如说，跟别人谈工会，”——马维克压低了嗓子说出“工会”这两个字——“他们就把你的照片寄到各个矿山，你走遍全国也找不到工作。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

第十一章

没有多久，赫尔就有了个机会看到了这一监视制度的威力，他对迫使这支沉默、忍耐的产业大军不停地工作的那股力量开始有一点认识了。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和他那赶骡子的朋友梯姆·拉弗提在街上溜达，拉弗提是一个厚道的小伙子，染满了煤灰的脸上长了一双梦幻般的蓝眼睛。他们来到梯姆的家，他请赫尔进去见见他的家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劳累了一辈子的驼背老人，可是他那结实的身体却蕴藏着惊人的力气，那是祖祖辈辈多少代人在煤矿里劳动的结果。人们管他叫“拉弗提老人”，其实他还不到五十岁。他九岁就到矿上干活了。他拿出一本褪了色的皮面照相簿给赫尔看，上面贴着他的祖先在“故乡”拍的照片——他们脸上刻着深深的忧伤的皱纹，古板肃穆地坐在那里，给后代子孙留下永久的礼物。

梯姆的母亲是一个身材瘦高、头发斑白、牙齿全掉光了的热心肠妇人。赫尔很喜欢她，因为她的家很干净；他坐在他们家门前的台阶上，四面围了一群星期日刚刚洗干净脸蛋的小拉弗提，他给他们讲克拉克·拉苏尔^①和梅涅·里

^① 克拉克·拉苏尔(1844—1911)美国作家，写了不少航海探险故事。

德上尉^①写的探险故事，使他们听得入了迷。作为报酬，他们留他吃中饭。饭桌上摆上干净的刀叉和一盘热气腾腾、干干净净的土豆，土豆旁还放了两片腌肉。赫尔感到十分满意，便立刻问女主人，他能不能从公司办的客店迁出，搬到他们这里来住。

拉弗提太太睁大了眼睛。“唔，”她大声说，“你以为他们会让你搬出来吗？”

“为什么不让？”赫尔问道。

“唔，这样做会给别人一个坏榜样。”

“你是说我一定得在里米尼斯基客店住下去吗？”

“公司在村子里办了六个客店。”拉弗提太太说。

“要是我搬到你们这儿来，他们会怎么样？”

“你先挨一顿臭骂。接着被赶下山。说不定我们也得跟着走。”

“可是不少人是在贫民区那边食宿的呀。”赫尔不以为然地说。

“噢！那些意大利人！没有人管他们——他们爱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不过你开头是住在里米尼斯基客店的，你搬走了，他们会感到不舒服的。”

“我明白了，”赫尔笑着说，“看来这儿不舒服事儿还多着呢。”

^① 梅涅·里德(1818—1883)美国作家，曾担任过多种职务，包括军中上尉，写过不少长篇小说和探险故事。著名的有《林中浮萍》和《失事》。

“那还用说!尼克·安门斯的老婆在山下买了点儿牛奶,公司就把他们赶下山了。他们有一个患病的婴儿,山上商店里出售的牛奶太淡,没有什么营养,老板准是往里面掺白灰,不管怎么说,你可以看见瓶底上有些白色的东西。

“这样说,买东西,你也只能在公司商店里买啰!”

“你好象说过你从前是在矿山里干活的。”老拉弗提原来一直闷声不响地听着,这时插了这么一句。

“是的,”赫尔说,“不过那边还没有糟到这种地步。”

“我确实希望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我和我的老伴多少年来一直在找这个地方呢。”

直到此刻,谈话一直进行得很自然,但突然之间,好象掠过了一片阴影——一片恐怖的阴影。赫尔看见老拉弗提盯着他的老婆,向她挤眉弄眼。这位漂亮年轻的陌生人,既会说话,又走过那么多地方,他们对他到底有些什么了解呢?

“我们不是抱怨。”老头儿说。

他的老婆赶快补上一句:“我想如果准许小商贩和这一类人跑到山上来,那就没个完了。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和别的地方也差不多。”

“随你走到哪儿,矿工的生活都不轻松。”老头子加上一句。梯姆想说些什么,二老连忙把他拦住了,这使赫尔感到很伤心,他赶快改变了话题。

第十二章

就在那个星期天的晚上，赫尔如约去看望玛丽·柏克。她打开前门，请他走进屋子。即使在小煤油灯暗淡的灯光下，这里也给了他一个欢乐的印象。“你好，”她说——就象那天他从山上溜下来、溜到她的洗衣场时她说的一样。他跟着她走进屋子，发现欢乐的印象是从玛丽自己身上来的。她显得多么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呀！那件原来不太干净的旧花布衣裳，新近洗烫过了，原来肩上破裂的地方整整齐齐地补上了一块没有褪色的蓝布。

玛丽的家有三间屋子，其中两间，不用说，当然是卧室了，她在厨房招待客人。屋子里什么陈设都没有，赫尔发现就连作为装饰品的钟都没有一个。姑娘接待客人时，把它打扫干净，就是她能给它增添的唯一的魅力了。地板新近用沙子擦洗过；餐桌、炉子上的水壶、架子上有裂纹的茶壶和茶碗都洗刷得很干净。玛丽的弟弟、妹妹都在厨房里，他们是黑眼睛、黑头发，脸上带着忧愁和恐惧的瘦弱小姑娘珍妮和长得同千百个圆脑袋、雀斑脸的男孩子一样的圆头小家伙汤米，他们都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怨恨地瞪着来访的客人。他想他们大概也参加了大扫除。因为不知道客人什么时候来，他们一定每天晚上都要打扫一遍。他可以想象得

出姊弟之间可能有过一些争执，小家伙们大概说过一些对玛丽的新“朋友”不太尊敬的话。

屋子里的空气似乎有些不自然。玛丽没有请她的朋友坐下，只是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在赫尔鼓起勇气和孩子们说了几句友好的话之后，她突然说：“史密斯先生，我们说过要去散步的，现在就去好吗？”

“非常高兴！”赫尔说。她对着架上的破镜子别好帽子，赫尔向孩子们微笑着唱了两句《哈利刚》：

噢，出来吧，玛丽一筒，
月光照在核桃树上！

汤米和珍妮太害羞了，他们没有答腔，不过玛丽却大声说：“你在这儿看到的那个发光的东西是在这洋铁罐里。”

他们走了出来，在这个温和的夏夜，在月光下散步，真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走到离村子中心颇远的地方，那里没有那么多疲倦的人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也没有那么多吵吵闹闹的儿童在街上游戏。这里只有一对对年轻人在同一个月亮下面散步；极其辛苦的一天劳动总算还给他们留下了一点精力去感受这柔和的夏夜的魔力。

赫尔已经很累了，散散步，享受享受宁静的乐趣，在他已经够了；但玛丽·柏克却很想了解身边这个神秘的年轻人。“你在煤矿没有干多久吧，史密斯先生？”她问道。

赫尔感到有点儿窘。“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外貌、谈吐都不象。你不象这里的人。我说不清

楚，不过你总让我想起诗本子。”

听到她这样天真的表白，赫尔感到挺得意，不过他不愿意谈自己的秘密。他找到一个逃避的方法，就是问她“诗本子”的事。“我读过一些诗，”姑娘说，“也许比你想象的多一些。”说这话时带着几分挑战的味道。

赫尔又问了几个问题，知道她和希腊孩子“安迪”一样，受了那个捣蛋的美国教育制度——公立学校的影响。她学会读书，那位漂亮的年轻教师帮助过她，借给她书本和杂志。因此，她得到一把打开宝库的钥匙，一条遨游世界的魔毯。这些比喻是玛丽自己说的，因为《天方夜谭》也是她借来读的一部书。下雨天，她就藏在沙发背后，在有光的地方阅读，免得受到弟弟和妹妹的干扰！

看来，乔·史密斯也看过这些书。这引起了玛丽的注意，因为书很贵，不容易弄到。她说，为了寻找一些新的魔毯，她曾找遍全村，结果找到一本朗费罗^①的诗集，一本美国史，一本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②。最奇怪的是，最后竟找到另一本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③。这真是命运离奇的恶作剧——西部荒僻地区的煤炭村竟出现了这位严肃、多情的简·奥斯丁！这固然是简·奥斯丁女士始料不及的，而于玛丽也不啻是一次奇遇。

赫尔不知道玛丽读完这本书有些什么感想。她象女店

① 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著有《农村铁匠》等。

②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

③ 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的长篇小说。

员那样在那些病态的情节里陶醉了吗？他注意到，她读了那本书以后对世界感到绝望。外面的世界，又自由，又清洁，人们过着优雅的、有价值的生活，但这些，她是没份的，她注定要被拴在煤炭村的洗衣桶上。她说，自从母亲死后，情况就更糟了。说这话时，她的声音变得沉闷和冷冰冰的——赫尔觉得有生以来从没有听见过一个年轻人发出这样绝望的声音。

“除了这儿，你哪儿都没有去过吗？”赫尔问道。

“我去过另外两个煤炭村，”她说，“一个是戈顿，一个是东溪，不过它们全都一样。”

“你进过城吧？”

“一年只去一、两次，在城里呆上一天。有一次我到谢里登去了，在教堂里听到一位小姐唱歌。”

她停了一下，沉浸在回忆之中。她的声音忽然变了——在黑暗中他可以想象得出她挑战似地扬了扬头。“我不应该用这些烦恼的事来款待朋友！你知道，从别人嘴里听烦恼的事会多烦人——我的邻居詹波尼太太就喜欢诉苦，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赫尔说。

“上帝知道，这位可怜的太太有说不完的苦恼。她的男人不怎么样——他是一个醉鬼。她有十一个孩子，一个女人养十一个孩子是太多了，你不觉得吗？”

她问这话时那副天真的神态把赫尔逗笑了。“是的，”他说，“是太多了。”

“唔，如果她不那么喜欢诉苦，我想别人会更愿意帮助她的！另外，她说的话有一半是斯拉夫语，没有人听得懂！”这样，玛丽讲起了詹波尼太太和别的讲外国话的邻居，模仿他们说得不成样子的爱尔兰话。赫尔觉得她诙谐，天真有趣，便在散步的后一半时间引导她把欢乐的闲谈继续扯下去。

第十三章

但后来，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却发生了一幕悲剧。玛丽听见背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立刻拉着赫尔的胳膊，把他拉到路边阴暗处，叫他不要作声。一个弯腰驼背的男人从他们身旁走过，东倒西歪地向前走去。

在他转身走进屋子之后，玛丽说：“他是我父亲。在他醉成那样的时候，是很难对付的。”赫尔在黑暗中可以听到她急促的呼吸。

原来这就是玛丽的苦恼所在——这就是第一次遇到她时，她提起的家里的难处，赫尔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为什么她家徒四壁，一无摆设，为什么她不请她的客人坐下。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话，玛丽便突然高声嚷道：“啊，我多么恨奥卡拉汉呀！他卖酒给我父亲！他家有的是吃的，他的老婆穿的是

绫罗绸缎，每个星期天都去参加弥撒，矿工的女儿在她的眼里，简直不屑一顾！有时，我真想杀死他们俩。”

“那没有多大用处。”赫尔鼓起勇气说。

“是的，这我知道——他们死了，又会出来第二个，你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改变这儿的情况。你得打倒那些从奥卡拉汉身上弄钱的人才行。”

这样说，玛丽是在探索事态发生的原因！赫尔原以为她激动是由于感到丢脸或者害怕回家之后会遇到一场风暴，没想到她却在进一步地考虑这可怕的饮酒问题。赫尔·华纳不自觉的势利心理还没有完全消失，现在看到一个普通矿工的女儿竟有这样惊人的见解，不由得感到惊奇；因此，就象在他们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把怜悯她的心情变成了对她的智慧发生了兴趣。

“总有一天，他们会禁酒的。”他说。从前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禁酒主义者，可是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了！

“唔，”她回答，“他们最好早一点禁酒，否则就太晚了。看见男孩子东倒西歪地回家，醉得连打架都没有力气了，真让人心疼。”

北谷这方面的情况赫尔还没有来得及作很多的了解。

“他们卖酒给孩子吗？”他问道。

“当然卖，谁管这许多？孩子的钱和大人的钱并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我想公司……”

“公司只知道收酒店的房租……其他一概不管。”

“可是工人的工作能力他们总得管吧！”

“工人有的是。你干不动了，公司就叫你滚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容易找到熟练工人吗？”

“挖煤不需要多少技术。要的是能保住你的骨头——既然你不怕粉身碎骨，公司就更不必怕了。”

他们来到了那间小房子门前。玛丽默默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忽然说道：“我又发牢骚了！我说过要好好款待你的！可是不断发生的事，让我失去控制。”她突然转过身子，跑进屋去了。赫尔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她会不会再出来，后来，觉得她那样就是告别了，便慢慢地向前走去。

他在和自己的沮丧情绪作斗争。自从他来到北谷，他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消沉。过去他努力保持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为的是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观察这个产业世界，不过今天晚上，他对玛丽的同情使他更深地陷进了漩涡。当然，他有能力帮助她，在不那么可怕的地方找个工作，不过他又想：在煤炭村里，年轻、热情、渴望生活而为贫穷所压倒、为酗酒问题而苦恼的姑娘会有多少呢？

有一个人从赫尔身旁走过，在昏暗的夜色中向他点了点头、招了招手。他是斯普拉格神父，是公司请来和北谷魔鬼烈酒作战的那位绅士。上星期天赫尔曾经到小小的白色教堂听斯普拉格神父布道，神父大讲了一番羔羊^①已经慷

① 指耶稣。

慨地为人们洒过血，他们在这个流泪之谷受到的苦难将来是会在某一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的。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毫无疑问，过去有一阵子，人们曾经相信过这种教义，他们愿意为它赴汤蹈火。可现在没有人再愿意这样了——相反，公司却要强迫每一个矿工从他微薄的收入里拿出钱来供养神父。即使是最无知的信徒，面对着这种安排又怎能不对自己的虔诚产生怀疑呢？在巨大的分红机器名叫通用燃料公司的首脑部门里一定会有一些出鬼点子的人，他们早已想好了主意，早已向公司雇用的神职人员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我们要现在——留给你将来！我们要肉体——留给你灵魂！随你怎样给他们讲天上的事——只要你让我们在地上掠夺他们！”

根据这群魔鬼制定的方案，斯普拉格神父可能会谴责烈酒为恶魔，但公司的红利来自酒店的租金，地方官员靠公司的补助和批发烧酒的利润来维持，这些他是不会说的。过度劳累是渴望饮酒的一个原因，这是近代卫生学作出的结论，这，他也是不会说的。“产业用酒”这个词儿通用煤炭公司的神学里好象并不存在！说实在的，当你听这种布道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听众是有肉体的，当然，你也不会想到神父也有肉体，而且这个肉体是由他教导的、工作过度而营养不足的工资奴隶来供养的！

第十四章

这种制度下的牺牲者大部分都是吓破了胆的，遇到不平的事也只好悄悄地说说。但赫尔发现村子里有一个地方，矿工们在这儿很难保持沉默，他们在忿怒和恐惧之间挣扎。这个地方是矿山机构的“太阳丛”，是矿山神经系统的中枢。换一个比喻来说，它是法庭，矿工在那里听候裁决——或者是丰衣足食，或者是饥寒交迫。

这个地方就是“卸煤场”，采出来的煤在这儿过磅和登记。每一个走出罐笼的挖煤工人，都要到这儿来。场地上有一块公告牌，上面写有矿工的名字和运煤车当天运煤的数量。每一个矿工，不管他无知到什么程度，也学会了足够看懂这些数字的英语。

赫尔逐渐明白这里是演出的舞台。大多数人看一看公告牌，然后一声不响、低垂着眼睛、耷拉着肩膀、无精打采地走了。其余的人自己小声地骂上几句——或者和别人一起用不同的方言小声地骂上几句，结果当然都是不起作用的。但大约五个人当中会有一个能讲英语的人，每天晚上总会有人失去控制，或朝天、或朝过磅工头的背影挥舞拳头的。他可能招来一群牢骚满腹的工人，围在他身边。应该指出的是，村警察局长在这种时候是习惯于亲临现场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赫尔第一次遇到迈克·西科里亚——一个头发斑白的老斯洛伐克人，他已经在附近一带的矿山工作了二十年了。多年的不公平引起的辛酸一齐涌上老迈克的心头，他大声地喊出了他的挖煤记录：“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先生，这是我的数字吗？你要我相信这是我的数字？”

“是你的数字。”过磅工头冷冷地说。

“唔，犹大哟，你的磅秤不准，先生！你看看那些车子——那些车子都很大！先生，你去量一量——七英尺长，四英尺宽，三英尺半高。而你却告诉我，它们只装了二十？”

“你装得不在行。”工头说。

“装得不在行？”老矿工重复了这句话，他突然诉起苦来了，这样一句讽刺话与其说使他愤怒，不如说更使他伤心。“你知道我干了这许多年，倒说我不会装车？我象矿工那样装车，不象日本小鬼，他们不懂采煤技术。我把煤装上车——就象装稻草那样堆得结结实实的。我把它装得方方正正——象这样。”老人用手势来帮助说明。“你看！车顶有一吨，底下有一吨半——而你竟告诉我只有十九、二十！”

“你的数字是那样。”工头说，一点儿没有松口。

“可是，先生，你的磅秤不准！我跟你讲，在那样的车子上面我经常装四十五、四十六，每天装的都是这个数，我的伙计在这儿——你问他是不是这样。波，是不是这样？”

“唔，唔，唔，”波说。波是一个黑人——不过现在全身布满煤灰，很难看得清楚。

“我活不下去了！”这个老斯洛伐克人嚷道，他的声音发抖，他那干枯的黑眼睛充满了忧伤。“你知道我挣多少钱？十五天，每天五角钱！我得付房租和饭钱，上帝保佑，先生，我站在这里，我向上帝发誓，我只拿到五角钱。我挖煤，我得不到斤两，我什么也得不到！你的磅秤不准！”

“滚出去！”过磅工头说完转过身子走了。

“可是，先生！”老迈克一边喊一边跟在他后面，把整颗心都灌注在他的话里，“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啊，先生？我象一头驴子那样工作，可是得不到报酬！我得用自己的炸药——每天五角钱的炸药——你想过吗？开横巷，你得不到一文钱！搬箕斗，架支柱，你得不到一文钱！清理石头，你得不到一文钱！我呀，我是一个苦命人，身上的力气快要耗尽，血快要流干了！啊，你快把我饿死了！我得有点吃的，不是吗？”

工头突然朝他转过身子：“你给我滚他妈的蛋！”他大声喝道，“要是不喜欢，你尽可以不干。赶快走，不然我要赶你走啦。”

老头害怕了，不作声了。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神经质地咬着他那长满胡须的嘴唇，然后耷拉着肩膀，转过身，垂头丧气地走了，后面跟着他的黑人助手。

第十五章

老迈克就住在里米尼斯基客店，吃过晚饭，赫尔去找他。他这人很坦率，也很有趣。听了他滔滔不绝的叙述，赫尔知道了不少本地区二十个村子的情况。这个老头儿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所以他总得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过他说，所有的地方全都一样。他们总有办法骗矿工的钱。矿工是一个小商人，一个承包商，他承担某项工作，付出代价，结果可能赚钱，也可能赔钱。工头给他指定一个“地方”，他在那里挖煤，一吨纯煤可以拿到五角五分工钱。在某些“地方”，人们能赚不少钱，在另一些地方可能一连苦干几个星期，还不够开销食宿费。

这完全要看煤里含有多少石块和石片。如果矿脉很低，矿工就得把煤层上面一、两英尺的石头去掉，用别的车子把它们运走。这种活儿叫做“清理石头”，公司是不付酬的！有时也许有必要开一条新通道，把石头运出去；或者要“减少地面的坡度”，铺好枕木和铁轨，好让车子开进来装煤；有时矿脉遇到“断层”，矿脉在那个地方中断了，没有煤，只有石头；那就得先挖掉石头才能挖到煤。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废活儿”。它们引起了无尽无休的争执。以前公司还付给工人补贴，现在公司占了工人的上风，就不肯再付

了。因此，能够被指定在一个比较少出废活儿的“地方”，这对矿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派到什么“地方”，这就全凭工头了。因此，这儿从一开始，工人和工头之间，就不断地发生贿赂、循私、争吵和讨好之类的事情。一个手里没钱、长相难看、英语又说不好的老头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老迈克伤心地问。工头偷他的煤给别人；把他的采煤量给了那些在工头家里食宿，或请他喝酒，或用别的方法拍他马屁的人。

“我在东南矿山干过五天，”迈克说，“干了五天之后，上帝保佑，兄弟，如果我再干下去，我还得继续闹亏空。十四英寸厚的石头层！我问那位主教先生——就是矿井监督：‘挖石头你给钱吗？’‘什么？’他问。‘唔，’我说，‘要是你不给钱，我就不挖了。我没有地方放那堆石头。’‘你给我滚出去！’他说。我要动武，他拔出手枪。于是我到了雪松山。工头派了我活儿，他说：‘你到四号矿井去。’他又说：‘铁轨和枕木在三号矿井。’他又说：‘你安装好了之后，我给你钱。’于是我从三号矿井取出铁轨和枕木，把它们安装在四号矿井里，一直干到十二点钟。我搬了三对铁轨和一些枕木，我还把所有的道钉都拔下来……”

“拔道钉？”赫尔问道。

“没有好道钉。只好用旧的，从旧枕木上把道钉拔下来。后来我说：‘我干了这半天活儿，你给多少钱？你答应过我要给钱的。’他说：‘你还没有挖出煤呢！’‘可是，先生，’我说，‘你答应过我拔道钉、安枕木要付给我工钱的！’他说：‘干废活儿公司是不付钱的——这你知道。’这就是我得到

的一切。”

“你没有拿到那半天的工钱吗？”

“当然没有。在矿山上，工头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第十六章

老迈克说，公司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来剥削矿工，那就是偷车子。每一个矿工都有几个铜牌，上面刻着他的号码。矿工把装满煤炭的车子发出去的时候，在车厢的挂钩上挂上一个铜牌。在开往卸煤场的漫长的途中，有人把铜牌换了，这一车就失踪了。有些矿山是把号码用粉笔写在车上的。把它擦掉，改变号码还不容易吗？赫尔认为在车上装把号码锁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这个设备听说要花公司一、二百块钱，于是偷车的事只好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

“你认为车子是工头偷的吗？”赫尔问道。

“有时是工头，有时是工头的朋友——有时是公司干的。”在北谷，老斯洛伐克人坚信是公司干的。一天之内超过六车是没有用的，他说，六车以上你休想得到磅数。一车载重超过一吨也没有用，他们并不认真地过磅，工头只是马马虎虎地过一下磅，上面有命令，每车磅数不得超过某一个平均数。迈克说，有一个意大利人做了一个试验，他把车装得几乎可以碰到入口的顶部，并且自己跑到卸煤场去看过

磅。这一车有六千五百磅，但他们只给了他三千五百。他和他们争吵，他们把他逮捕了。迈克没有看见他被捕，不过他从矿井里出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从此就没有人再见过他。打那以后，公司给过磅房装上一扇门，没有人可以再看见过磅了。

这类事情听得愈多，想得愈深，赫尔就愈觉得矿工是这样的一种承包商：事先，他无法决定承包多少，事后，干了多少活，也是别人说了算。还有，购买日用品也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价格和分量都由别人来决定。他用了点炸药，到月底炸药钱由工资里扣除，如果分量不对，他也不能纠正。每月还扣他若干“修理费”——修理他使用的工具的费用——，即使他没有进过修理铺的大门，每月也要从工资里扣一、两块钱。

赫尔心想：你不妨试一试向世界任何一个商人提出下面的条件，看看他肯不肯签订合同！比方说，如果事先不能测量土地，也不能决定要用多少立方码的混凝土，他肯答应建筑一座水坝吗？如果顾客要自己称分量而把店主关在门外，杂货商肯卖东西给他吗？提出这样的问题，目的在于指出它的荒谬性，可是在这个地区，却有一万五千人恰恰是在这种条款之下工作的。

根据州政府的法律，矿工有权要求设置一个过磅检查员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检查员由矿工自己支付工资。每逢矿山的情况受到公开指摘时，矿主们就得意洋洋地引用这条法律。只有那些有实际体会的人才能懂得，这对矿工是

一个多么大的讽刺。

在饭厅里，赫尔坐在一个浅头发的瑞典巨人旁边，他名叫约翰逊，是一个装载木材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这是一个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因为他既年轻，又有劲，而且没有家庭拖累。人们称这种人为“毯子游民”，他们从矿山游荡到农田，从农田游荡到木材厂。有人建议他出来当过磅检查员，全桌的人都听到了他那轻蔑的嘲笑声。有谁愿意当过磅检查员，就让他去当吧！

“你是说他们会开除他吗？”赫尔问道。

“也许会！也许他们让他自己开除自己。”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让他活不下去，非走不可。”

这就是过磅检查员、公司钱票、公司商店以及一切矿工劳动保护法的实施情况。你可以要求你的法定权利，不过，果真这样做了，那就要看工头的脾气了。他也许处处使你为难，让你受不了，自己离开；或者他会给你一顿臭骂和一道“滚下山去！”的命令——很可能你的屁股还要挨上一脚，或者鼻子下面出现一支左轮手枪。

第十七章

矿区的这种环境使它成为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不过

也有人能够勉强过得去，在那里生儿育女，组织家庭的。要是一个人能够避开灾祸，要是他结婚不太早，没有生下太多的孩子，要是他能够不受烧酒的诱惑——过于劳累和生活单调驱使那么多人去喝酒！——尤其是，他能和工头相处得很好，那么，他就可以有一个家，甚至在公司里有点存款。

杰里·米涅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后来成为赫尔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杰里是米兰人，原名杰罗拉莫，到了“熔炉”^①之后，改名为杰里。

他大约有二十五岁，身材高大，不同于一般的意大利人。他们和大多数赫尔的新朋友一样，是在星期天认识的。杰里刚刚睡过觉，洗过脸，穿上一条蓝色的新工装裤，在阳光下显得轻松愉快。他昂起头，挺起胸，人们可以看得出他是无忧无虑的。

但更引起赫尔注意的不是他而是跟在他后边的那个小家伙。那是一个分毫不差的复制品，身材只有他的四分之一，也刚洗过脸，穿了一条蓝色的新工装裤。这真是一个吸引人的形象，他也昂起头，挺起胸，尽力迈开大步，想跟上前面那个人的步伐，尽管他迈出最大的步子，但还是落后了，于是他跑上几步，追上他父亲，然后再一次调整步伐。

赫尔和他们同路，这种情景象军乐队的音乐一样吸引了他，使他也要昂起头，挺起胸，跟上他们的步伐。别人看到他脸上的笑容，都转过身看他们，也跟着笑了起来。可是

① 指有许多民族混合在一起的美国家。

杰里没有觉察他后面的把戏，依然庄重地朝前走着。

父子俩走进了一家店铺，赫尔除了品味生活之外，本来无事可做，便站在外边等他们。他们象刚才那样排着队走出来了，只是大人肩上扛着一袋东西，小孩肩上扛着一袋较小的东西。赫尔看见，忍不住又笑了。他们来到面前时，他说：“你们好。”

“你好，”杰里说，站住了。他看见赫尔朝他微笑，他也朝赫尔微笑，赫尔朝小家伙微笑，小家伙也朝他微笑。杰里看见赫尔朝他儿子笑，就笑得更开心了。于是三个人站在路当中，无缘无故地相对而笑了。

“啊，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赫尔说。

“唔，没错儿！”杰里说，放下他的布袋。只要有人想夸奖这个孩子，要他停留多久，他都是情愿的。

“你的孩子？”赫尔问道。

“没错儿！”杰里说，还是这句话。

“你好，小家伙！”赫尔说。

“你好！”孩子说，你可以马上看出来，他已经在“熔炉”里同化了。

“你叫什么名字？”赫尔问。

“杰里。”回答说。

“他叫什么？”赫尔朝大人那边扬了扬头。

“大杰里。”

“家里还有和你这样的孩子吗？”

“还有一个，”大杰里说，“婴儿。”

“他不象我，”小杰里说，“他小。”

“你大吗？”赫尔说。

“他不会走路！”

“你也不会！”赫尔笑着说，把他举起来，骑在自己肩上。“来，咱们来骑马！”

大杰里又扛起布袋，他们一起向前走。不过这一次是赫尔跟在后边。他挺起胸，迈开大步，跟上杰里的步伐。小杰里真把他当成马，一边笑，一边高兴地用那双结实的小腿踢他。大杰里回过头看看，不知道他们在乐些什么，但同样感到十分开心。

他们来到一所三间屋的小房子门前，这是杰里的家。杰里太太走到大门口，她是一个黑眼睛的西西里姑娘，样子很年轻，不象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他们又相视而笑。最后，查里说：“你进来坐坐吗？”

“好的。”赫尔说。

“你在我家吃晚饭吧，”杰里说，“我们有细通心面。”

“啊！”赫尔说，“好的，让我吃了付钱。”

“不！”杰里说，“你不要付钱！”

“不！不要付钱！”杰里太太用力摇着她那美丽的头大声说。

“好吧，”赫尔看见这样可能会伤他们的感情，便赶快说，“你们真的有富余，我就留下。”

“真的，有的是！”杰里说，“不是吗，罗莎？”

“当然，有的是！”杰里太太说。

“那么我就留下，”赫尔说，“小家伙，你爱吃细通心面吗？”

“太爱啦！”小杰里喊道。

赫尔把意大利人的屋子环顾了一下。屋子和漂亮的住户很相配。窗户上有带花边的窗帘，比拉弗提家的还要洁白，地板上铺着一条颜色极其艳丽的地毯，墙上挂着色彩鲜明的维苏威火山和加里波第^①的画像。另外，还有一个珍品橱，里面有不少有趣的珍品：珊瑚、海螺、一颗鲨鱼牙齿、一个印第安人的箭头和配有玻璃罩的红雀标本。不久以前，赫尔还不会觉得这样的东西能特别引起人的遐想，不过这是他来到矿山之前的想法了，到了矿山之后，除了睡眠，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他是在地底下度过的。

他吃了一餐地道的意大利饭：面是真正的意大利细通心面，热气腾腾的，拌着番茄酱和香喷喷的肉汁。赫尔一边吃，一边咂着嘴向小杰里微笑，小杰里也咂着嘴向赫尔微笑。这和里米尼斯基的“猪圈”真有天渊之别，赫尔觉得有生以来从没有吃过这样好的晚餐。至于杰里先生和杰里太太呢，他们得意极了，简直象上了天堂，因为他们的儿子能够和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样，用英语赌咒发誓。

吃过晚饭之后就象在拉弗提家那样，赫尔靠在椅背上大声说：“老天爷，我多么希望能够在这儿食宿呀！”

^①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曾率领起义军反抗奥地利统治者。

他看见主人看着他的妻子。“好吧，”他说，“你搬到这儿来。在我这儿食宿。怎么样，罗莎？”

“当然可以。”罗莎说。

赫尔惊奇地看着他们问道：“你有把握他们会答应吗？”

“答应？谁不答应？”

“我不知道。也许是里米尼斯基。说不定你会惹出麻烦来的。”

杰里笑了。“我不怕，”他说，“这里有我的朋友。卡米诺是我表哥。你认识卡米诺吗？”

“不认识。”赫尔说。

“他是一号矿井的工头。有他支持我，让老里米尼斯基见鬼去吧！你搬到这儿来，我让你住那间屋子，给你吃好的。你给里米尼斯基多少钱？”

“一个月二十七元。”

“好吧，你给我二十七元，你会吃得好，住得好。这里买不到很多东西，不过罗莎能做一手好饭菜，她会安排得很好的。”

赫尔的新朋友，除了和工头很有交情之外，本身是一个“爆破手”。他的任务是在晚上下到矿井，点燃矿工们在白天预备好的炸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工作，需要熟练工人去做，工资是相当高的。因此，杰里的日子过得不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敢于说真心话。他不管赫尔是不是公司的特务，对北谷各式各样贪污、受贿的现象以及从他童年到美国以后在别处看到的情况发表了一通大逆不道的话。赫尔现

在知道米涅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他订了一份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邮政局的职员知道那是什么报纸，还拿它来和他开玩笑。更值得注意的是米涅提太太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杰里说，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传教士左右不了她。

第十八章

赫尔立刻就搬家了，当月的一部分食宿费也白付了。食宿费是里米尼斯基从他的工资里扣除的，但为了要得到一个干净的住处和干净的食物，他宁愿白花这份钱。他觉得有趣的是，他的爱尔兰朋友们认为，他搬到米涅提家去住是降低了身份。看来，北谷存在着最严峻的社会阶层观念。美国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看不起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看不起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看不起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后者又看不起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门德内哥罗人^①，接下去是东欧的一些民族：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鲁美利亚人^②、捷克人——他们的后边是墨西哥人、黑

① 今南斯拉夫南部与阿尔巴尼亚毗邻一带的人。

② 旧土耳其帝国所辖南巴尔干半岛一带的人，包括阿尔巴尼亚人等。

人，最末、最低的是日本小鬼。

这是赫尔第二次访问拉弗提家时发现的。玛丽·柏克碰巧也在那儿，她一看见他，灰色的眼睛就放射出调皮的光芒。她大声喊道：“你好，米涅提先生。”

“你好，罗赛提^①小姐？”他反击了一句。

“你爱吃细通心面吗？”

“你不爱吃吗？”

“我跟你谈过，”姑娘笑着说，“老土豆对我来说就不错了！”

“你记得我是怎样回答你的吗？”他说。

是的，她记得！她的面颊泛出一片玫瑰般的红润，因为上次他说她恐怕是吃玫瑰花长大的。

拉弗提家的孩子们和赫尔已经混熟了，也跟着嘲笑他：“米涅提先生！爱吃细通心面！”赫尔想抓住机会回敬一句说：他原想住在爱尔兰人的家里，可是主人不答应，但他怕这家的大人不喜欢开这种玩笑，便假装他一直以为这一家是意大利人。他称呼大人时显得十分庄重，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把他们读成“拉弗提先生”^②，这使得老头儿十分开心，不时笑出声来，达一小时之久。他的心被这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温暖了，减轻了一些疑虑，把孩子们打发上床之后，比较坦率地谈了他当矿工的经历。

① 米涅提和罗赛提都是意大利姓。

② “先生”一语原文为意大利文。

“老拉弗提”有一次几乎爬上了高位。他当过圣何塞矿山卸煤场的工头，但他辞职不干了，因为他认为老板要他做的事违背他的宗教。公司规定无论矿工挖多少煤，给他的份量不得超过某一标准。拉弗提既然不愿意接受命令，宁可辞职不干，他就不得不离开那个矿山，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为什么辞职的，只要他一露面，就会引起工人对公司不满。

“你是不是认为根本就没有一个诚实的公司？”赫尔问道。

老头儿回答：“有是有的。但要做到诚实，并不象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它们之间存在着价格竞争的问题，如果有人克扣斤两，别人也得这样做。这是一种暗地里减少工资的办法。公司的老板不愿意比别人少分红利。”赫尔想起了控制通用燃料公司的老哈利刚，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公开追求红利的人！”

“矿工苦恼的是，”老拉弗提继续说道，“没有人替他说话，他是孤立的……”

在他们谈天的时候，赫尔曾看了看“红玛丽”，看见她坐在那里，双臂放在桌子上，弓着结实的肩膀，说明她已劳累了一天。不过，听到这儿，她却插进了一句话，她的声音来得那么突然，而且带着讽刺的味道：“麻烦的是矿工自己象个奴隶！”

“唔，这……”老头打断她，抗议说。

“全世界都跟他们为难，而他们却不知道团结起来，组织工会，坚持斗争！”

拉弗提家突然鸦雀无声。连赫尔都吃了一惊，因为他到矿山那么久，这么大声地说出来“工会”这个骇人的字眼，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知道！”玛丽说，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挑战的意味，“你不愿意听到这个字眼！不过有人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是要说！”

“你还年轻，又是个女人，当然没有什么……”老头儿说。

“女人！只有女人才有胆量吗？”

“的确，”他苦笑着说，“女人长着舌头，不能不说话。这连工头都知道。”

“也许是这样，”玛丽说，“也许在矿村里，女人最受苦。这，也许连工头都知道。”姑娘满脸通红。

“也许是这样吧。”拉弗提说，然后坐在那儿抽烟斗，屋子里沉默下来了。很明显，他不愿意再谈下去，他不愿意在他家谈工会。过了一会儿，拉弗提太太胆怯地想改变一下话题，她问玛丽，她妹妹的病好点没有。她们谈了一些儿童医药方面的问题之后，玛丽站起身说：“我要走了。”

赫尔也站了起来。“如果你允许，我想和你一起走。”他说。

“当然可以，”她说。拉弗提家的人看见赫尔这样献殷勤，好象又恢复了欢乐的气氛。

第十九章

他们沿街漫步走下去。赫尔说：“工会这个字眼在这里我是第一次听到。”

玛丽不安地向四面看了看。“嘘，别响！”她小心地说。

“可是我想刚才你说你要谈谈这个问题！”

“在朋友家和在外面谈可不一样。丢掉你的差事，对你有什么好处？”她回答道。

他压低声音说：“你当真希望这里有一个工会吗？”

“当真？”她说，“你没有看见拉弗提先生吗？他有多胆小！他们全都那样！不，我只是说说气话。今天晚上我有点发疯了，因为发生了一些让人很生气的事。”

他以为她会说下去，可是很显然，她改变了主意。他只好问道：“出了什么事了？”

“噢，说出来也没有用，”她回答，他们默默地朝前走了一段路。

“告诉我吧，好吗？”他说。充满同情的声音感动了她。

“乔·史密斯，你对煤炭村还不大了解，”她说，“你能想象得出在这种地方，一个女人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吗？一个他们认为漂亮的女人！”

“哦，原来是这样！”他说了一句，又沉默了。过了一会，

他鼓起勇气问，“有人让你不得安生吗？”

“当然有！有些人总爱和我们女人纠缠。没完没了地纠缠！没有一天听不到这样的事。你无论走到哪儿，都会遇到挤眉弄眼、拉拉扯扯的人。”

“都是些什么人？”

“工头、职员——任何一个有机会戴硬领、认为自己花得起钱的人。姑娘还在穿短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来纠缠了，从此你就甭想得到安宁。”

“你没法让他们了解你吗？”

“我多少让他们明白了一点儿，现在他们又去缠我的老父亲。”

“什么？”

“他们当然会这样啰！你以为他们不会吗？我父亲这样好酒，永远没个够！”

“而你的父亲？……”不过赫尔没有说下去。她一定不愿意别人问那种问题的！

可是她看出了他的犹豫。“他从前也是一个正派人，”她说，“这里的生活使人变成懦夫。无论你需要什么，想到什么地方去，你都得向工头求情。比如说你的工作地点啦，压在你身上的‘废活儿’有多少啦，也许你需要向商店多赊点东西啦、也许你生病要请大夫啦之类。眼下是我们家的房顶漏了，一下雨，我们就找不到一块可以睡觉的干地方。”

“我明白了，”赫尔说，“房东是谁？”

“这里的房子全是公司的。”

“谁管修缮？”

“房地产经纪科塞吉先生。不过我们早就不敢麻烦他了。只要他替你做了点什么，动不动就要加你的房租。我父亲今天去找柯顿先生。他是管这个地区的环境卫生的，让人躺在湿铺上似乎很难说是卫生的吧。”

“柯顿是怎样说的？”赫尔看见她又停了下来，便问道。

“唔，你不认识杰夫·柯顿吗？你猜不出他会说些什么吗？他说：‘柏克，你有一个好姑娘！你为什么不教她通点儿情理呢？’接着，他大笑起来，告诉我父亲最好学会听懂别人的暗示。老人在雨里睡觉是很不好的，说不定会得肺炎，把老命送掉。”

赫尔忍不住问道：“你父亲又是怎么回答他的？”

“你不要把我父亲想得太坏了，”她连忙说，“在奥卡拉汉能够左右他之前，他原也是一条硬汉。可是现在，一个村警察局长能对一个矿工做些什么，他可是领教够了！”

第二十章

玛丽·柏克说过，公司是不在乎工人粉身碎骨的。二号矿井恢复后不久，赫尔得到一个机会来证实这句话。

矿工是否安全要看挖煤场地是否支撑得当。木料是由

公司负责提供的，不过矿工需要木料的时候，附近一根也没有，只好走上一英里的路程，到井外去拿。他选好了长短合适的木料，在上边作上记号，根据规定，本应有人给他送到他那儿去的，可是别人会把木料拿走——这里又发生徇私受贿的问题了。矿工没有木料，也许得停一、两天工。这时，铺子的账单多起来了，说不定孩子们的鞋子也破了，上学没有鞋子穿。有时他等不及了，就继续挖下去，于是上面的岩石掉下来了……验尸陪审团就会作出因“疏忽”致死的判决，而矿主就会庄严地发表无法教会矿工注意安全的高论。不久以前，赫尔在报纸上看到通用燃料公司总经理接见记者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愈是有经验的矿工，雇用他就愈危险，因为他自以为精通一切，不注意公司为他们安全制定的完美的规则！

二号矿井有些地方是用“房间和支柱”法来开采的。煤炭从一串“房间”里挖出来，挖空了的房间由相当于墙壁的那些部分来支撑。那些部分就是所谓的“支柱”。矿工挖到矿脉的尽头，便一边倒退，一边“挖掉支柱”，让“屋顶”在他离开现场之后塌下来，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工作。矿工一边干活，一边得注意倾听头顶上岩石破裂的声音，判断什么时候该逃出去。有时，他一心想抢点时间把工具带走，有时，屋顶事先没出声音就突然坍塌，在这种时候，很少有人去把牺牲的人挖出来，因为大家都明白：由公司负责安葬，比埋在山里也好不到哪儿去。

二号矿井有一个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他往外跑的时候

候，摔了一跤，下半身给岩石死死卡住了。大夫来了，给他打了麻醉剂，救护队把石头挖开。赫尔听说出了事故时，那人已经是直挺挺地躺在一块木板上，身上盖着几条破麻袋了。他注意到，路上行人没有一个停下来看第二眼的。下班之后，他问他的朋友马夫马维克，马维克回答：“立陶宛人，压烂了。”就是这么一句。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关心他。

迈克·西科里亚正好在附近干活，也参加了挖尸。迈克的黑人“伙伴”挖石头时过于着急，把手伤了，有一、两个月不能上班。迈克用蹩脚的英语把这事告诉了赫尔。人给卡在那儿，大口喘着气，眼睛几乎暴了出来，这副样子真是可怕。幸亏他很年轻，没有妻儿老小。

赫尔问公司怎样处理尸体。回答是，明天早晨拉去埋掉。公司在峡谷山上有一块墓地。

“可是他们不来验尸吗？”他问道。

“验尸？”迈克重复了这个词儿，“验尸是什么？”

“验尸官不来检验尸体吗？”

老斯洛伐克人耸了耸弓着的肩膀，即使地球上这个角落有个验尸官，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他进过不少矿山，也看见过不少葬礼，“把人装进棺材，在地上挖一个坑。”这就是他所描述的整个葬礼。

“神父不来吗？”

“神父离这儿太远了。”

后来，赫尔问了说英语的人，知道验尸官有时也来。他

来了之后,就组织一个验尸陪审团,其中人员包括村警察局长杰夫·柯顿,公司商店职员加利西亚,犹太人普里多维奇,一、两个公司办公室的职员和两、三个不知底细的墨西哥矿工。陪审团看一看尸体,找一、两个人来问一问经过,然后便作出裁决:“死者由于自己疏忽,引起坍塌,因而致死。”(有一次,他们加了一句生动的描写:“死者无亲少友!”)

这样一来,验尸官得到一笔报酬,公司得到一个官方的判决,如果外国领事要求赔偿,这就是最后的判决。他们把一切都控制得如此严密,北谷的矿工从来没有人因死伤得到过任何赔偿。事实上,那个县二十三年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对矿主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这是赫尔后来了解到的。

这个特殊事故对赫尔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它给了他一个观察真正采煤工作的机会。老迈克失掉了助手,建议赫尔干这个工作。它比当马夫强,因为每天可以拿到两块钱。

“不过老板会让我调换工作吗?”赫尔问道。

“你给他十块钱,他就给你调换。”迈克回答。

“可惜得很,我没有十块钱。”赫尔说。

“你可以给他十块钱公司钱票。”迈克说。

赫尔笑了。“他们受贿也收公司钱票吗?”

“他们当然收。”迈克说。

“假如我不好好看骡子呢?”赫尔接着说,“这样我不花一文钱,就可以调动工作了!”

“他把你调到地狱里去!”迈克回答,“他一生气,派你到

一个坏地方，一星期让你损失十块钱。不，先生，你要请他喝酒，恭维他，让他高兴。你会说美国话，你去让他高兴高兴吧！”

第二十一章

赫尔很高兴有机会接近他的工头。阿列克·斯通身高六英尺，体格匀称，两条胳膊粗如大腿，虽说净是软软的肥肉，但却力大无穷。他驾驭人的本事是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甘蔗种植园里学来的。赫尔听到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舞台监督不叫演员的本名而叫角色的名字，斯通和他一样，不叫矿工本名，而叫他的国籍：“你，波兰人，把石头装上车！喂，日本小鬼，把工具拿来！闭闭你的嘴，意大利人，干活去，要不我就踢烂你的屁股，我说话算数。”

有一次，赫尔看见两个人互相推诿，不肯去运送木料。地上有一把两人拉的横断锯，斯通抓起来，象舞动大刀那样，在小个子波希米亚矿工面前挥来挥去。“把木料装上车，匈牙利人，要不我就把你剥成肉块！”那个吓坏了的人直往后退，他跟在后面，一直把他逼到墙脚，紧贴在墙上。大锯在他鼻子底下摆来摆去，就象在《陷坑和钟摆》^①里描写

① 美国小说家爱伦坡所写的一篇恐怖小说。

的那样。“把你剁成肉块，匈牙利人！剁成炖肉块！”最后，工头往后退了一步，小个子波希米亚人便连忙跑去装木料了。

赫尔感到奇怪的是，斯通在做这种事的时候，竟是那样心平气和。他只是凶狠地威胁一通，并不当真，而且十之八九，骂完之后会大笑起来，挨骂的人也会跟着他笑——但这决不会影响威胁的效果。在表演了挥舞大刀的插曲之后，因为赫尔一直在旁边观看，工头便对他说：“对南欧人你就得这样。”赫尔觉得这句话是对他的美国血统表示尊敬，颇为受宠若惊。

当天晚上，赫尔去工头家里，看见他把双脚放在栏杆上。“斯通先生，”他说，“我想求您点事。”

“说吧，年轻人。”工头说。

“到酒店去喝杯酒怎么样？”

“想从我身上捞点什么，是吗？你说不动我，小伙子！”不过他还是把脚放下来，把烟斗里的烟灰敲掉，同赫尔一起漫步走上街头。

“斯通先生，”赫尔说，“我想调动工作。”

“怎么啦？骡子惹你生气了？”

“不是，先生，不过我找到了一个比它好的差事。迈克·西科里亚的助手干不了活儿了，如果您同意，我想接替他。”

“怎么，那是黑鬼的差事，小伙子。你接黑鬼的班，心里不犯嘀咕吗？”

“为什么要嘀咕，先生？”

“你不知道这不吉利吗？”

“我要的是黑鬼的工资，”赫尔说。

“不，”工头断然地说，“你还是去照料骡子，要坚持下去。我有了一个好马夫，可不愿意毁掉他。你干下去，过些日子，我会提升你的。你下到矿井去，遇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头上落下岩石，黑鬼的工资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他们来到酒店门口，走了进去。赫尔意识到店内顿时肃静起来，每一个人都向他们注目点头。在众目睽睽之下和自己的工头一起上街是一件愉快的事。

酒店老板奥卡拉汉满面堆笑地迎上来，并同他们坐到桌边。赫尔请他们喝酒，他们要了威士忌。“不，你还是看你的骡子，”工头接着说，“你坚持下去，你学会了管骡子，我就提升你，让你来管人。”

有些站在旁边的人嗤嗤地笑了起来。工头一口喝干了酒，把杯子放在柜台上。“我可不是在说笑话，”他放大声音说，好让每一个人都听见。“我早就学会管黑鬼了。他们对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千万别对黑鬼那样讲话。有一天他们会放火烧你房子的。’可是我说：‘你对黑鬼好，你就把他宠坏了。’我对黑鬼说：‘黑鬼，别耍什么花招，要不我就踢烂你的屁股。’他们知道我是个上等人，拔起腿就干活去了。”

“再来一杯。”赫尔说。

工头喝下这杯酒，变得更和气了，给大家讲起黑鬼的故事。甘蔗种植园在紧张季节，规定每天要工作二十个小时，

有的黑鬼想偷懒，监工就以赌博或骂人的罪名逮捕他们，罚他们做工，不给工钱。工头说有一个“男黑鬼”被带到治安法官面前，罪名是：“翻了白眼”，为此罚他六十天苦工。这段奇闻让酒店里的人很开心——他们的种族感情似乎比阶级感情更强烈。

两个人离开酒店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工头也显得比较亲切。“斯通先生，”赫尔说，“我不想麻烦您，不过我非常希望多拿点工资。如果您肯让我补那个助手的缺，我很愿意和您分享。”

“和我分享？”斯通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赫尔心里有几分不安，如果事先迈克不曾很有把握地给他下过保证，他担心工头粗壮的胳膊会抡起来，给他一巴掌。

“我每个月大概可以多拿十五元。我没有现款，不过如果您愿意从我的账上扣十块钱，那就太值啦。”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好吧，我告诉你，”工头终于说，“那个斯洛伐克老家伙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人，他们以为一有机会，就可以在矿上兴风作浪。如果你能竖起耳朵，有消息就悄悄地跑来告诉我，老天爷……”

“行，先生，”赫尔赶快说，“我照您的话办——我要让他闭上嘴。如果您需要，我也可以留心他和什么人交往，要是有人想找麻烦，我就跑来告诉您。”

“好，就这样，”工头马上说，“你这样干，我会照顾你，给你一个机会的。我并不是怕那个老家伙，上次我告诉过他，要是我再听到什么，我就踢烂他的屁股。不过这里有好几

百个外国浑蛋！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是保加利亚人和门德内哥罗人，在他们本国，他们就一直互相斗来斗去的……”

“我明白，”赫尔说，“你得注意他们。”

“是这样，”工头说，“顺便提一句，你跟商店会计说的时候，只说那十五块钱是打扑克输的。”

“我说的是十块钱。”赫尔赶快打断他说。

“不错，我知道，”工头回答，“可是我说十五块！”

第二十二章

赫尔满意地对自己说，现在他要做真正的采煤工作了。这件事他已经盼望了很久，但正象生活中许多经常发生的事一样，一旦接触实际，多年的幻梦就破灭了。事实上，一切幻梦都已经破灭。他觉得全部精力，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都在这持续的折磨中消耗殆尽了。如果从前有人告诉他在一个五英尺高的“房间”里挖煤是怎样地可怕，他是不会相信的。它真象人们在欧洲古堡里看到的可怕的刑具：“铁闺女”^①和“带刺颈圈”。赫尔的背脊痛得就象有烧红的烙铁在上上下下地烧灼他那样。全身关节和肌肉

^① 古代苏格兰的一种断头台。

都在呻吟。他好象永远学不会避开头上锯齿形的屋顶——他碰了又碰，碰得头上全是伤口和肿包。他头痛得两眼发花，真想躺在地上。

老迈克笑了。“我心中有数。活象一头没有受过训练的生骡子！过几天就会硬邦起来的！”

赫尔想起他从前喂养的骡子，它们的肚子被马具磨出又大又厚的老茧。“是的，我真是一头‘生骡子’！”

把煤块装上车的时候，砸破和划破手指是常有的事，多得让你吃惊。他戴上手套，可是一天就破了，还有煤气和令人窒息的灰尘，另外，由于灰尘飞扬和光线太暗，眼睛痛得要命。但想擦一擦眼睛却办不到，因为身上无论什么地方都同样布满灰尘。有谁能想象得出矿工所受的苦难呢？那些坐在豪华舒适的花车里，或躺在轮船的甲板上在闪烁的热带海上航行的贵妇人，能想象得出吗？

老迈克对他的新“助手”非常体贴。干了四十年这样的工作，迈克的背驼了，双手长满老茧，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儿，而且还可以扯东扯西，给他的朋友解闷。这个老头儿和小孩子一样，一刻也没有闲着的时候。他跟他的助手讲话，也跟自己和工具讲话。他给这些工具起了些下流、可怕的名字，不过语调却很友好和幽默。“进去，你这狗娘养的！”他对鹤嘴锄说。“到这边来，南欧人！”他对装煤车说。“现在，进去吧，你这个小鬼！”他对一堆煤说。他给赫尔讲采煤技术的细节，给他讲得意的或不幸的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不公平的世道——诅咒“通用燃料公司”，诅咒它的工

头、矿井监督、公司职员、董事、股东以及允许这种罪恶制度存在的社会。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赫尔累得躺在地上，连饭都不想吃了。老迈克坐在那儿大声咀嚼。浓密的胡须尖尖地翘在下颌，当他的嘴巴在动的时刻，真象一头老山羊。他是一头慈爱、热心的老山羊，想尽办法劝他的伙伴吃一点乳酪和冷咖啡。他相信食物——不给锅炉加煤，就不能产生足够的蒸汽。这个尝试失败之后，他又设法转移赫尔的注意力，给他讲美国和俄国矿工的生活。有一个“美国人”当助手，使他感到十分骄傲，他尽力减轻他的工作，因为怕他走掉。

赫尔没有走，不过到了晚上，他勉强地走出来，累得在罐笼里就想睡觉，吃饭时也在打瞌睡，一进屋就倒在床上，睡得死死的。啊，黎明时分被人从床上喊起来受的那份罪呀！他得努力清醒过来，活动一下嘎嘎响的关节，他的两眼疼痛，两手布满伤疤和水泡！

在这一个星期当中，他没有不痛的时候，对工作也不能完全适应。工作如此辛苦，要想保持警觉、热情和机敏，那是不可能的。工作如此辛苦，要想做一个冒险家，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做一架机器。赫尔从前听说过一句轻蔑的话：“群众的惰性，”对它感到迷惑不解。现在不迷惑了，他明白了。当一个人的身体累得麻木不仁的时候，他还有勇气和工头争论吗？当一个人身体累得连脑子也麻木了的时候，他能得出一个是非的结论、并且用有效的行动来支持他的结论吗？

赫尔到矿山来，就象一个人走上驶在深海中的轮船的甲板，站在那里观望大洋里的风暴。在这个社会的苦难的海洋中，在这个无知、绝望的海洋中，眼睛看到的是愁眉苦脸、四肢扭曲、两手紧握的人；耳朵听见的是悲叹的风暴；脸上喷洒的是一阵血和泪的浪花。赫尔原以为只要他想走，随时都可以走，他可以对自己说：这里太悲惨、太可怕了，不过，感谢上帝，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离开！我可以回到温暖璀璨的大厅，告诉别的旅客，海上的景色有多优美，他们失掉了多么有趣的经历。然而他发现自己在这个海洋里已经陷得太深，这种想法再也不能使他得到安慰了。

第二十三章

在他受尽折磨的这些日子里，赫尔没有去看“红玛丽”，但后来，有一天晚上，米涅提家的小娃娃病了，玛丽来看他，还带着她所说的“一点点牛奶蛋羹”。赫尔能够识破男人、特别是商人的种种花招，但对女人的花招，他可是心里没底。一个家里有许多麻烦事的爱尔兰姑娘居然会来探望一个意大利女人的婴儿，他竟不觉得奇怪。他没有反应过来，村子里有不少患病的爱尔兰婴儿，玛丽是不是带着她的“一点点牛奶蛋羹”去一一探望过。罗莎不认识玛丽，见到她觉得很意外，赫尔看见她那副诧异的样子，还以为是穷人家十分感

激的表示呢！

的确，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女人，她们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男人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全部领会的。赫尔见过女店员那类姑娘，她们的衣服镶着许多花边，眼睛送着秋波，口里发出一阵阵哧哧的笑声，来吸引男性的注意；赫尔熟悉社交界的姑娘，她们用更巧妙、更迷人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可是世界上会有这种类型的姑娘吗？她们把意大利人的婴儿抱在膝上，用可爱的爱尔兰人的名字叫他，用调羹喂他牛奶蛋羹？这类姑娘赫尔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只觉得“红玛丽”可以成为一幅迷人的图画——爱尔兰圣母抱着西西里婴儿。

他看见她还是穿着那件肩上有补丁的、褪了色的蓝印花布衣裳。他虽然是一个男人，但也明白衣裳在女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他怀疑玛丽只有这一件衣裳，但每一次遇见她，她身上的衣裳都是刚刚洗过的，他的结论是她至少还有一件。不管怎么说，反正她来了，衣服整洁、神采奕奕地站在那里。她说过要采取一种“愉快的姿态”，现在做到了。她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活象一个经过梳妆打扮去参加舞会的上流社会的漂亮小姐。前几次和这个有趣的青年见面时，她态度严峻并且向他诉苦，显然她把他吓跑了，现在也许可以用女性的妩媚和温柔把他吸引回来。

她嘲笑他满头伤疤，背脊僵硬，说他老了十年——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她还笑他在一个斯拉夫手下工作，这显然又降了一级！这种玩笑米涅提一家也是可以参加的，

特别是小杰里，这孩子爱开玩笑。他告诉玛丽，乔·史密斯的新差事是花了十五块钱买来的，另外还要在奥卡拉汉的酒店请人喝酒。他还告诉玛丽，迈克·西科里亚管乔叫“生骡子”。小杰里对赫尔调动工作很不满意，因为从前乔教给他许多新游戏，现在他浑身疼痛，再也不想玩了。还有，从前他唱过不少欢快的歌曲，韵脚极其美妙。有一首歌叫《难为猴子的树》！玛丽见过那种树吗？小杰里尽力去想象那种树的模样，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玛丽喂婴儿牛奶蛋羹的时候，这个意大利小鬼庄重地站在旁边看着。有时玛丽也喂他两、三勺，他把嘴张得大大的，吃完还舔舔嘴唇。呀！这东西真好吃！

吃完了最后的一口，他站在那里凝视着玛丽发光的头发。“我说，你的头发总是那样的吗？”

赫尔和玛丽笑了，罗莎“嘘”了他一声，她可保不准他下一句还会说出什么话来。

“当然是这样的啦，你以为它是染的吗？”玛丽问道。

“我不知道，”小杰里说，“它是这样干净漂亮。”他转过头问赫尔，“不是吗？”

“没错，”赫尔说，说完又加上一句，“你说下去。姑娘们喜欢别人恭维。”

“恭维？”小杰里重复说，“恭维是什么？”

“唔，”赫尔说，“你说她的头发象朝霞，眼睛象曙光，或者说她是山上的一朵野玫瑰，这就是恭维。”

“哦，”意大利小鬼有点怀疑地说，“反正，”他加上一句，

“她做的牛奶蛋羹真好吃！”

第二十四章

玛丽告别的时间到了，赫尔忍着痛，送她回家。她庄重地打量着他，才知道他受了多大的罪。他们在向前走的时候，她问赫尔：“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呢？你又不是非做不可。”

“我是非做不可的！我得挣钱吃饭！”

“你用不着干这种活儿！象你这样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一个美国人！”

“可是我想，看看怎样采煤，那一定很有意思。”赫尔说。

“现在你已经看过了。”姑娘说，“走吧！”

“可是再干一阵子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呀！”

“不会吗？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你会躺在木板上被人抬出来的！”

她又不能保持“愉快的姿态”了，她的声音充满了悲愤，每次谈到北谷，她总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乔·史密斯。难道矿井没有杀死我两个兄弟吗？他们都是很好的青年，不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青年差！我还看见过许多别的青年，喜笑颜开地走进去，却变成尸体被抬出来，或者，对

我们工人来说,更糟糕的是成了一个残废。有时,我真想一清早就跑到井口,站在那里大声呐喊:“回去,回去吧!今天就下山去!宁可饿死,宁可讨饭,干什么都行,只是不要再当矿工了!”

她的声音愈来愈高,表达出一种反抗的激情。但在她说下去的时候,声音忽然变了,变成了一种担心的声调。“现在就更糟了,乔!你来了。看见你要开始过矿工的生活——你,年轻力壮,与众不同。噢,走吧,乔,在你还能离开的时候,赶快离开吧!”

她这样激动,使赫尔很吃惊。“玛丽,不要为我担心,”他说:“我不会出事的。过几天我就走。”

道路很崎岖,他扶着她走。他觉得她在颤抖,于是立刻接着说:“玛丽,该走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你恨这个地方,可是你必须住在这儿,这太可怕了。你从来就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吗?”

她没有立即回答。到她回答的时候,声音已经不那么兴奋,已经变得消沉、忧郁和绝望了。“关心我是没有用的。我无能为力。随便哪一个姑娘,只要她贫穷,她就无能为力。我尝试过,但那就和撞在石头墙上一样。我甚至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攒不起来!我试过,我攒了两年,你猜我攒了多少,乔?七块钱!两年攒了七块钱!唉,在一个经常发生事故的地方,你是存不下钱的。你可以恨他们胆小怕事;可是你看见有人出了事,他的家小被赶出房门,寒冬腊月连个住处都没有,你怎么能不管呢!”

“你的心肠太好了，玛丽。”

“不，关键不在那儿！我的弟弟、妹妹都需要我，我能撇开他们不管吗？”

“可是你可以挣钱寄给他们呀。”

“在这儿我也可以挣到一点钱——有人需要，我就给他洗衣服，或者护理病人。”

“不过在外边不是可以多挣一些吗？”

“我可以在饭馆里找一个工作，一个星期挣七、八块钱，不过花费也要增加，而且我不在家，寄回来的钱派不了多少用场。我也许能在一位太太家里当女仆，一天干十四个钟头。可是，乔，我要的不是更多的苦工，而是一些美好的东西，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她突然伸直胳膊，象是喘不出气似的。“噢，我要的是美丽而干净的东西！”

赫尔感到她又颤抖了。这时他们又走到崎岖的地段，赫尔心里充满了同情，出于一时的冲动，他用手搂着她。在有闲阶级的天地里，姑娘受到这样关心体贴，是会感到安慰的，他想一个矿工的女儿，也会是这样。可是，在她贴近的时候，他却感到（不是听到）她在啜泣。

“玛丽！”他轻轻地说，他们站住了。他不知不觉地用另一只手搂着她，片刻之间，他的面颊感到她温暖的呼吸，在他的怀抱里，她不停地颤抖。“乔！乔！”她低声地呼唤，“把我带走吧！”

她是矿山的一朵玫瑰，赫尔的心被她深深地打动了。欢乐的生活摆在他面前，夏夜宁静，月儿当头，它带来的气息

和给意大利花园有闲阶级带来的完全一样。可是过不多久，一阵寒流悄悄地流过赫尔的心。家里有一位等待着他的姑娘，而且在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便渐渐下了决心要做一点事情来报答穷人，因为他们使他得到自由和受到教育。他不是来伤害他们，更不是来伤害他们其中某一个的。那是杰夫·柯顿们的勾当！

“玛丽，”他恳求说，“我们不要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不自由。另外有一个人。”

他觉得她吃了一惊，但没有把身子抽开。“在哪儿？”她低声问道。

“在家乡，在等待着我。”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赫尔知道姑娘埋怨他是有道理的。按照她那个世界的简单的法则来说，他和她有过相当多的交往，别人看见他们一起上街，认为他是她的“男朋友”。他引她说她自己的身世，他取得了她的信赖。穷人家没有那么多微妙的感情，他们的生活里没有知识分子那种好奇心和柏拉图式的友谊，他们也不玩弄女性。“原谅我，玛丽！”他说。

她没有回答，只是发出一声呜咽，她从他的怀抱里抽身出来——慢慢地抽身出来。他很想再去拥抱她，她生得很美，热爱生活，而且这样渴望幸福！

不过他毕竟忍住了，他们面对面地站了一、两分钟。然

后，他谦恭地问道：“我们依然是好朋友，玛丽，不是吗？你得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

可是她受不了别人的怜悯。“这没什么，”她说，“我只不过以为我就要离开这儿了！我希望你帮忙的也只有这一点。”

第二十五章

赫尔答应过阿列克·斯通监视那些捣乱分子。一天晚上，工头在路上拦住他，问他有什么消息。赫尔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和工头开开玩笑。

“迈克·西科里亚倒没有什么，”他说：“他喜欢瞎吹一气，只要有人听他瞎吹，他就满足了。他只不过是年纪大了，爱发牢骚。但倒是另外有一个人很值得我们注意。”

“那家伙是谁？”工头问道。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他们管他叫嘎斯，他是开罐笼的，是一个红脸膛的家伙。”

“我知道，”斯通说：“他叫嘎斯·得金。”

“唔，他千方百计地引我谈工会的事。他不断提出这个话题，我看他准是个捣乱分子。”

“我明白了，”工头说：“我会教训他的。”

“你不会说是我告诉你的吧。”赫尔着急地说。

“噢，不——当然不。”赫尔看见工头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

赫尔走了，现在轮到他笑了。这个“红脸鬼嘎斯”就是马维克说的那个公司的“密探”！

“识别”人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时简直会弄得你晕头转向。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赫尔到山上去散步，路上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和他闲聊。谈了一会儿，他便提出北谷的工作条件问题。他说，他只来了一个星期，但遇到的每一个人好象都在抱怨磅秤不足。他自己在矿井上面工作，这事和他无关，不过他很感兴趣，不知道赫尔听到什么没有？

他这一问，赫尔心里立刻产生了一个问号：他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呢，还是阿列·斯通派来监视自己手下密探的密探呢？他是一个聪明人，一个美国人，这一点就很可疑，因为大部分新人都是公司从“苏伊士运河以东什么地方”招来的。

赫尔决定先和他争论一番。他说他倒不认为这里的情况比别的地方更坏。不管干哪一行，你都可以听到怨言。

不错，那陌生人说，不过这座矿山的情况好象特别糟糕，也许因为它属于边远地区，公司拥有一切的缘故。

“你过去在哪儿工作？”赫尔问道，以为这一问便可以使他原形毕露。

可是他马上就回答了，他显然在五、六个矿山工作过。在马提奥，他每月付给澡堂一块钱，可是洗完三个人，就没

有水了。那里有一个公用的澡盆，简直脏得不可想象。在松溪——听到这个地名，赫尔不由得打了一个机灵——在松溪，他在工头家食宿，房顶漏了，把他们的行李毁了，工头却不闻不问，可是他一搬走，工头便把他辞退了。在东山，他和几个人租了一间两居室的小房子。从公司商店买一袋土豆，即使要付一块半，一磅白糖要付一角一分，他们还是决定自己烧饭。可是后来他们发现供水愈来愈少了。他们每月要付公司一块钱水费，水却是从矿井底吸上来的，其中含有不少骡尿人尿！

赫尔还是不肯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摇摇头说，这太糟糕了，不过工人总是要倒霉的，他看不出能有什么办法。这样，他们漫步走回村子，陌生人显然没有得到要领，赫尔呢，就象读了侦探小说的第一章。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凶手还是英雄？欲知后事如何，请您再读下去！

第二十六章

赫尔密切注意这个新认识的人，发现他常找别人谈话。没有几天他就找上了老迈克，老迈克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发牢骚的机会，即使向魔鬼发牢骚，他也心甘情愿。赫尔觉得非采取行动不可了。

他和他的朋友杰里商量，杰里是一个激进分子，也许会

有什么试金石可以把这个陌生人试出来。中午时分，杰里找到了这个人，但回来时和赫尔一样，也没能摸清他的底细。他也许是一个鼓动员，想“干点什么”，也许是公司派来的密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一个人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看他有什么反应！

赫尔犹豫了一下，决定自己去担当这个牺牲品。他当了矿工之后，已经克制住的冒险精神，现在又苏醒了。这个神秘的陌生人是另外一种矿工，他挖掘的是人类的灵魂。赫尔要将计就计，和他较量一番，也许可以把他彻底暴露。做这个试验他比别人，比方说，比起小个子大卫太太，就要好一些。她已经让那个陌生人住进她家，并且泄露给他，她丈夫过去是最革命的矿工组织南威尔士同盟的会员了。

于是赫尔在下一个星期天邀请这个陌生人出去散步。这人不大会愿意，赫尔说有话要和他讲，他这才答应了。走上山坡之后，赫尔说：“你上次说的各地矿山的情况，我仔细地想了想，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在北谷小小地闹它一下，可能会有点收获的。”

“是吗？”陌生人说。

“我刚到这儿来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人爱发牢骚。可是现在有机会自己亲眼看一看，我才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得到公正的待遇。比方说，这一带没有人拿到过足秤，除非他是工头喜欢的人。这一点我很有把握，因为我和我的伙伴做过各种试验。我们装了很少的一车煤炭，一过磅，得一千八，我们装了又高又实的一车，足有那车的两倍重，可是

我们也只能得二千二、三。你就是没有办法超过这个数目，虽然谁都知道这些大车可以装两、三吨煤。

“不错，我想是这样。”陌生人说。

“如果煤里出现一块小石头，千真万确，你就会受到‘仔细检查’！有时你的煤里并没有石头，他们却说有。这里没有法律，他们说了算。”

“是的，我想是这样。”

“结果是：他们让你相信，每吨煤，你拿到五角五分，但事实上每吨只拿到三角五。还有，我昨天在公司商店里花了一块五角买了一条工装裤。这种裤子，在佩德罗只卖六角钱。”

“唔，”陌生人说：“你知道，公司得把它们运到这儿！”

慢慢地，赫尔发现形势变了，——这个神秘的人现在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赫尔对于企业的公平问题突然发生了兴趣，由于某种原因，并没能使他动心。

这样，他当侦探的经历只好不光彩地结束了。“嘿，朋友！”他大声嚷道，“你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把戏？”陌生人安静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

“为了一天两块钱，我想这和你一样。”

赫尔大笑起来。“你和我就象两艘潜水艇，在水里捉迷藏。我想我们还是浮出水面来决一死战吧。”

陌生人考虑了一下这个比喻，好象挺感兴趣的。“你先出来，”他说。不过他并没有笑。他那宁静的蓝眼睛十分严

肃地凝视着赫尔。

“好吧，”赫尔说，“我的故事很平常。我不是一个逃犯。你可能以为我是公司的密探，但我不是。我也不是一个‘天生的’矿工。家里碰巧有一个哥哥和几个朋友，他们自以为精通煤炭工业，我很不服气，便亲自来看看。这就是全部的故事。除此之外，我对这里发生了兴趣，想在这儿呆上几天，因此，我希望你不是一个密探！”

陌生人默默地朝前走着，心中掂量着赫尔的话。最后他终于说：“你的话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平常。”

“我知道，”赫尔说，“我可以为此辩护的最好的理由只有一点：我说的全是真话。”

“好吧，”陌生人说，“我来碰碰运气吧。反正要想取得进展，总得相信某些人。我选中了你，因为我喜欢你的面孔。”他一边走，一边仔细打量赫尔。“你笑起来不象一个骗子。不过你很年轻，所以我要提醒你，在这种地方，你必须严守秘密。”

“我会保持缄默的，”赫尔说。陌生人打开衬衣的口袋盖，拿出一封信，信上证明他是托马斯·奥尔逊，伟大的全国煤炭工人总工会——煤炭工人联盟——的工会组织人。

第二十七章

这个新发现使赫尔十分惊奇，便不再探察，凝视着这个人。在村子里，他听到过不少有关“捣乱分子”的话，但直到今天，他只见过公司雇来和工人捣乱的人。可是现在他看见一个工会组织人了！杰里曾经提出过这种可能性，但赫尔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工会组织人是神话般的人物，矿工们悄悄地谈他，公司和它的走狗诅咒他，赫尔家里的朋友们也咒骂他。他是一个煽动家，一个纵火犯，一个大嚷大叫、不负责任的人。他专门煽起工人盲目的、危险的激情！赫尔听到的一直是这一类的话。因此，他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此人不可信任。他现在的心情和他在松溪挨打之后留他住宿的那个独腿老板道工一样，那个老工人对他说：“别跟我谈工会的事！”

看见赫尔的表情，工会组织人苦笑了一下。“你希望我不是一个特务，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希望你也不是。”

赫尔回答得很中肯。“我曾经被人当作一个工会组织人。”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摸旧日的伤痕。

对方笑了。“你只挨了一顿揍吗？够幸运的啦。不久以前，在阿拉巴马，他们把我们的一个同志全身涂上柏油，粘

上鸡毛。”

赫尔的脸色变了，不过，过了一会儿，他也笑了起来。“我刚才在想我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如果我从松溪回去的时候，穿上了柏油鸡毛衫，他们会说些什么！”

“也许，”那人说，“他们会说你罪有应得。”

“不错，他们的态度好象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处世法则——要是你出了事，那准是你自己的错。这是一个机会均等的世界嘛。”

“你还可以看见，”工会组织人说，“愈有特权的人，就愈会毫无顾忌地说那样的话。”

这个陌生人能够理解一个人的家庭纠纷！赫尔开始对他产生了志同道合的感情。赫尔很久没有和矿山外面的人交谈了，这次谈话使他得到一些安慰。他回想起，在他挨打之后，躺在雨地上暗自庆幸自己不是被警卫所误会的那种人。现在他对一个工会组织人的心理感到十分好奇，心想干这种工作的人非有坚强的信念不可！

他说出了他的想法，那人回答道：“你要是什么时候干上我这种工作，就会遭到同样的对待的。不过我也要告诉你，最令人不安的倒不是挨打和赶出村子，也不是警长、密探和黑名单。最伤脑筋的是怎样让那些你想帮助的人脑筋开窍！你想过吗，这里的人讲二十种不同的语言，向他们讲清道理有多么困难？”

“是这样，”赫尔说，“我简直想象不出你怎样开展工作。”

“你想找一个翻译，说不定却找到了一个公司的密探。你想转变的第一个人说不定就会向工头告发你。因为，当然啰，有些人胆小怕事，有些人奸刁狡猾，他们为了一个较好的‘地段’，甚至为了一杯啤酒，便会出卖朋友。”

“这些事情一定会渐渐地动摇你的信念吧？”赫尔说。

“不，”那人平静地说，“事情的确不好办，不过你不能责备这些可怜虫。他们什么都不懂——是别人有意把他们弄成这样的。工头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根据传统习惯，制定一套制度，把他们强行分开。当然，这些欧洲人有他们自己的偏见——种族偏见、宗教偏见，这些偏见使他们不能团结起来。你看到两个人处境同样很悲惨，可是这个还看不起那个，因为在老家，这个比那个地位高。就这样，他们只好任凭老板摆布。”

第二十八章

他们来到峡谷的一个偏僻的地方，两个人坐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在那里可以舒舒服服地交谈。

“你替他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工会组织人说，“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个人向他们这样说，那个人又向他们那样说。老板和他的代理人说：‘不要相信那些工会鼓动员，他们是一群骗子，一天到晚，吃吃喝喝，什么都不用做。’”

他们拿了你们的钱,鼓动你们闹罢工。你们丢掉饭碗,被赶出门,出卖你们的也许正是他们。他们在这里捣完乱,又到别的地方去施展同样的诡计。’工人们心想,说不定这是真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头脑,看不出如果工会的领导腐化了,那是因为老板出钱收买了他们。你看,他们完全弄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人说话时,态度很文静,但脸上也稍稍流露出一些兴奋的神色。“公司总是反复地说,工人们对公司是满意的,只是受了我们的挑拨。他们果真满意吗?你在这儿住了不少日子了,心里应该很清楚!”

“这还用说,他们当然不满意了。”赫尔答道,“我觉得他们就象一群在黑暗中哭泣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该怪谁,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求救。”

赫尔对这个人愈来愈信任了。他一点也不象赫尔想象中的工会组织人。他是一个蓝眼睛、五官端正的美国青年。他根本不是一个粗野狂暴、大嚷大叫的人,倒是相当喜欢沉思默想。当然,有时他也生气,但并不采取吼声如雷或破口大骂的方式。这种克制的工夫很合赫尔的脾气。赫尔虽然竭力和大家打成一片,但还是习惯地认为,吵吵嚷嚷和过份强烈的语言,不该是他的本色。

赫尔也很欣赏工会组织人对劳动人民的缺点所采取的态度。他经常听到人们对穷人的“惰性”感到失望,还常常听人议论人的胆小怕事和容易动摇。人们会这样说:“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又脏又懒,酗酒成性,毫无责任心,还彼

此陷害。他们一直就是这种样子。”这些想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玛丽·柏克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即使是她，一谈起矿工，也会用这种愤怒和嘲笑的语言。可是奥尔逊对他们却很有信心，并且深入到他们当中去唤醒和教育他们。

在他看来，道路是明确和笔直的。“一定要给他们讲团结的道理。作为单个的个人，在大公司的压力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但如果他们团结起来，把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来出卖，那么他们就会有点份量了。”他收住口，用探询的眼光看着赫尔，“你对工会有什么看法？”

赫尔答道：“这是我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耳朵里听到的是众说不一，两边都各讲各的理。我要帮助受压迫的人们，不过我得先找到正确的方法。”

“难道还有别的方法吗？”奥尔逊说到这儿又停下了，“求老板发善心吗？”

“不一定要那样，不过难道不能向外界、向舆论界呼吁吗？我生长在美国，我受的教育使我对祖国充满信心。我相信总能够找到一个维护正义的方法的。如果工人过问政治……”

“政治？”奥尔逊大声说道，“我的上帝！你在这儿呆了多久啦？”

“只有几个月。”

“那好，你待到十一月，看看这些村子是怎样进行选举的！”

“我可以想象出来，不用说……”

“不，你想象不出来，这里公开行贿、灾难重重，不是你能想象得出来的！”

“不过要是工人们一致投票选举……”

“他们怎么能一致呢？只要有人提出这种想法，他就得立刻离开矿山。咳，你要不是公司的人，连张入籍证明书都拿不到。老板不点头，你就无法登记。没有工会，你怎么迈出第一步？”

赫尔不得不承认这话说得很在理。不过他想起了他听到的有关“工会巡视员”的故事以及“工会统治”的可怕后果。他不打算跟在工会后面转！

奥尔逊接下去说：“我们通过了不少法律，一大堆有关煤矿的法律——八小时制、禁止使用公司钱票法、公司商店法、矿井喷雾法和过磅检查员法。这些法律，《法令全书》上都有，但它们在北谷起了什么作用呢？在这里你甚至连这些法律都没有听说过吧？”

“啊！如果你这样讲——如果你们的运动是要使法律生效——那我赞成！”

“可是没有工会，你怎么样使法律生效呢？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只要谁一提到法律，就会被赶下山。在西城，我们工会的人去找政府里那些当官的，可是毫无用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背后没有工人支持！对付政客和对付工头一个样——只有工会才能起作用！”

赫尔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论点。“工人要取得合法权

利，非得组织起来不可——这种想法一般人是认识不到的。”

奥尔逊举起双手，做出一个滑稽的姿势，“我的上帝！人们认识不到的事何止这一件，多得简直可以列出一张表。”

第二十九章

奥尔逊非常希望能够说服赫尔，他把工作中一切秘密全都告诉了他。他在寻找信仰工会并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发展会员的人。每到一个地方，他总要团结一批人，并且做好在他走后如何和他们联系、如何秘密运进宣传品的安排。这样，就建立了一个个组织的核心。在一、两年之内，每一个矿区都会建立起这样的核心，这时，他们便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就可以在城镇和峡谷矿工聚集的地方召开大会了。这样，革命的火焰就会燃烧起来；参加运动的人会十分踊跃，使公司来不及解雇他们，而他们就可以要求合法权利，否则便在整个地区举行总罢工。

“你知道吗，”奥尔逊补充说，“我们有权组织工会，老板不同意也没有用。你不必为这事担心。”

“是的，”赫尔说，“不过依我看，作为一种策略，如果选择争论比较少的事，比方说，集中力量，要求设置过磅检查员，在北谷这儿，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奥尔逊笑了。“我们得有一个工会来支持这个要求，这不是一样吗？”

赫尔争论说：“我们得考虑人们的偏见。有些人不喜欢工会。他们觉得工会意味着专制和暴力……”

工会组织人大笑起来：“你还没有想通，除非你自己去亲自动手干！好啦，我能告诉你的只是：如果你要在北谷设一个过磅检查员，我决不妨碍你！”

这是一个新的主意——一个切合实际的主意！自从赫尔当了助手之后，每天在一个只有五英尺高的地方工作，生活变得沉闷无聊了。这个主意会使生活变得活泼愉快一些！

不过这是他要做的事吗？到现在为止，在这个煤炭村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他发现这儿的情况很残酷，他相信这是不必要的，是人为的。可是一涉及采取行动的问题，他就犹豫了，多年的偏见和种种顾虑就涌上了心头。以前他听别人说过，工人们又“狂暴”又“懒惰”，必须“用铁腕来统治”。现在他愿意去削弱这双铁腕，去和“挑起劳资纠纷”的人站在一起吗？

不过，他对自己说，这是不一样的。奥尔逊的建议和工联主义不一样。工联主义可能是一种破坏力量，它引导工人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要求，最后竟要达到“统治工业”的目的，奥尔逊的建议只不过是借助法律将公司一军，看看公司到处宣传的正直和公平到底如何。如果真象老板们说的那样，工人们是充分受到过磅检查法保护的；如果，真象他们

煞有介事地宣称的那样，没有过磅检查员只是因为工人们不需要，那么，提出这个要求又有什么害处呢？另一方面，这不仅是要法定权利，也是要求道义上的权利，如果老板们认为这是对公司犯上作乱，那么赫尔对所谓“工人捣乱”就可以了解得多一些了！如果，正象老迈克、约翰逊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老板们会“让你难受得活不下去”，直到把你赶走，那么，赫尔也可以做点什么来让老板们活得不舒服！

“这是一次冒险。”赫尔突然说道。

工会组织人笑了。“是这样！”

“你心里一定在想，我又要再尝一尝在松溪尝到的滋味了。”赫尔说，“也许是这样。不过我得自己去弄个水落石出。你知道，我家里有一个哥哥，我想在采取行动之前，先在心里和他辩论一番。我希望将来我能够说：‘我没有生吞活剥别人的理论，我是自己尝试过的，尝试的结果就是这样。’”

“这没什么不好，”工会组织人回答，“不过在你为自己和哥哥寻找知识的同时，请别忘记，我已经上过这门功课了。我知道要求设置过磅检查员的人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不能牺牲自己再去证明一次了。”

“我并不要求你出面，”赫尔笑着说，“如果我不参加你的运动，我也不能要求你参加我的！不过假如我能找到几个愿意冒冒风险、要求设置过磅检查员的人，这不会妨碍你的工作吧，对吗？”

“当然不会！”那个人说，“正好相反，它可以给我提供一

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这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矿工有权设置过磅检查员。还有些人只知道斤两不足，但不知道是公司搞的鬼。如果工头不让工人检查过磅，如果他们甚至把提出要求的人赶出矿井，那就会给我们地方工会充实许多新人！”

“好吧，”赫尔说，“我并不想充实你们的地方工会，不过，要是公司愿意充实你们，那是他们的事！”

谈完之后，两个人为他们达成的协议紧紧地握手。

第二卷

煤炭大王的奴隶

第 一 章

赫尔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比当马夫或助手要带劲得多了，比落下石头或挨骡子踢危险得多了。长时期过度疲劳会得惰性病，但赫尔当矿工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得上这种病。他很年轻，年轻人的热情使他追求更多更多的经历。他觉得当一个叛逆，行踪诡秘，朦胧神秘得有如他在那儿工作过的坑道，令人惊心动魄。

赫尔把汤姆^①·奥尔逊来北谷的目的第一个告诉了杰里·米涅提，不过他年纪比赫尔大一些，不象赫尔那么容易激动。他平时无忧无虑的神态突然消失，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的表情。他大声说：“我知道迟早总有一天，灾难会落到我和罗莎头上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参加的，一定要参加。我对罗莎说过，‘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帮助也得不到。在这儿进行选举是毫无用处的——社会主义者的票不算数，他们只不过跟你开开玩笑罢了！’我说，‘我们必须成立工会，必

^① 汤姆是托马斯的昵称。

须罢工!’可是罗莎说,‘先等一等。攒一点钱,让孩子们长大一些。那时我们再去帮助别人,就是没有家也不怕了。’”

“不过我们不是现在就要成立工会!”赫尔反对说,“目前,我另有计划。”

但杰里却冷静不下来,他说:“再也不能等待了!忍不下去了!我说过,‘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就象矿井爆炸!一个人举起拳头,所有人都参加战斗。’”杰里看着罗莎。罗莎坐在椅子上,一双黑眼睛焦虑地盯着她丈夫。杰里说:“我们是要参加的。”赫尔看见他们把视线转向小杰里和小婴儿的寝室。

赫尔不再说什么了。他开始明白造反对这些人意味着什么。他怀着好奇和怜悯的心情注视着他们内心的斗争,这是有了人类就有的斗争——一边是个人利益、生活安逸和谨慎从事的呼声,一边是责任和理想的召唤。这种战斗没有号角的激励,只有在内心响起的微弱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杰里问赫尔,他和奥尔逊制定了什么计划。赫尔说他想试探一下公司对过磅检查员的态度,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杰里以为如何?

杰里忧郁地笑了笑说:“不错,对没有家累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那好,”赫尔说,“我来干,我来当过磅检查员。”

“你得有一个委员会,”杰里说,“去和老板谈判的委员会。”

“好吧,我们也会找到没有家累的年轻人来组织委员会

的。住在贫民区鸡窝里的某些人，他们是什么都不在乎的。”

可是杰里没有跟着赫尔微笑。“那些家伙没有头脑。有头脑的人才能团结一致。”他说他们需要有一群人来支持委员会，这群人要有组织，要秘密开会——事实上这和组织工会没有什么两样，老板和他们的密探准会这样看的。在矿山里，任何组织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有一些塞尔维亚人要求加入他们国内的一个互助会，但连这也不允许。如果你想保人寿险或健康险，公司可以给你办，并从中得到好处。牵涉到钱，你甚至连买一张邮政汇票，把钱寄回原籍都办不到，因为邮政局的职员同时也是公司商店的职员，他会给你一张公司支票的。

赫尔现在面临着奥尔逊警告过他的那种十分困难的处境。首先是杰里的恐惧心理。然而赫尔知道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人因此而轻视杰里，那是因为他没有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一想！

“我只需要你出主意，”赫尔说：“请你告诉我几个可靠的年轻人的姓名，我会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决不会引起别人对你的怀疑。”

杰里对这句话的回答是：“你住在我这儿！”

赫尔又遇到了“难题”。“你是说我会连累你吗？”

“是的！他们知道我们常常交谈。无论如何，他们知道我谈社会主义。他们一定会开除我的！”

“可是，你不是有一个当一号矿井工头的表哥吗？”

“他吗？他帮不了忙。说不定连他自己都保不住。他

会骂我蠢货，让一个过磅检查员住在家里！”

“好吧，”赫尔说，“那我现在就搬出去，免得以后来不及。你可以跟别人说我是一个喜欢闹事的人，你把我赶走了。”

米涅提夫妇面面相觑，沮丧地坐在那里。他们不愿意失掉他们的房客，他这样讨人喜欢，花钱又很慷慨。赫尔心里也同样不舒服，因为他喜欢杰里和他那位小姑娘般的妻子。他也喜欢小杰里，甚至那个黑眼睛的婴儿，他经常吵吵嚷嚷，打断他们的谈话！

“不！”杰里说，“我不当逃兵！我要献出我那份力量。”

“很好，”赫尔回答，“你可以献出你那份力量，不过不是现在。你留在村子里，在我被开除之后，帮助奥尔逊。我们不希望最好的人一下子都损失掉。”

这样，又商量了一会，事情就定下来了。赫尔看见小罗莎靠在椅背上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牺牲的时间推迟了。她的三居室的小屋、家具、发光的炒锅、美丽的白花边窗帘，又可以延长几个星期，暂时保住了！

第 二 章

赫尔回到了里米尼斯基客店，这固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也有好处，因为在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和矿工们交谈。

他和杰里把可以参予秘密的人列出一个名单。名单上第一个便是迈克·西科里亚。老迈克天生爱干这种事，他一定很愿意参加委员会去和工头谈判！不过不到最后一分钟，他们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他，怕的是下次他丢掉一车煤炭时，会把秘密泄露出去。

在赫尔附近采煤的矿工当中有一个名叫瑞斯马克的保加利亚青年。他的“采煤屋”是在一个斜坡坡上，把“空车”推上坡是很费力的。有一次，他正汗流满面地挣扎着，阿列克·斯通来了。斯通从来就看不起弱者，他举起拳头就打。那人抬起胳膊——谁也说不准，他是要还击，还是想挡开打过来的拳头，反正斯通挥动拳头，把他打倒在地，顺着坡道把他一路踢到通道的尽头，并且还不住嘴地臭骂他。现在那个人被调到别处工作，挖了四十车石头，只拿到三块钱。工头从他旁边走过时，他的那副脸色，无论谁看见都会相信他在伺机报复！

杰里还认识一个人，他被警长的枪柄打伤，刚从医院出来。他是一个波兰人，可惜不会说一句英国话。不过工会组织人奥尔逊认识另外一个波兰人，他会说几句英语，可以给他的同胞传话。另外，还有一个意大利青年，名叫罗维塔，杰里认识他，并且可以保证他为人忠实可靠。

赫尔还想到另外一个人——玛丽·柏克。最近他有意躲开她。这样做虽然有点残酷，使他心里很不安，但似乎比较安全。他一再追忆往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这类事情男人是应该承担责任的。不过男人往往不愿引咎自责，

赫尔也尽量替自己开脱。那天晚上他在崎岖的山路上扶着玛丽走，他能解释为只是过于殷勤吗？实际上她和他同样能走路，用不着他扶持嘛！但他的确做过了头，无疑，他当时是感情冲动了，做了不该做的事。他应该清楚，这位姑娘对环境不满，她那饥渴的灵魂有所期待，她会把她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的，因为他是这样“与众不同”，以前过过好日子，他让她想起了“诗本子”！

可是，突然之间，好象有了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了。这事儿可以引起玛丽新的兴趣，可以成为她一个宣泄感情的安全渠道。妇女不能担任矿工委员会的委员，但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顾问，而她那锋利的舌头，也可以说服别人跟着他们走。赫尔受到这个想法的鼓舞，摆脱了私情，充满了大丈夫气概，却不知又陷入了另一个感情的漩涡！他没有想到玛丽如果对过磅检查员运动感兴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多接触他；更没想到他自己也乐于以此为借口，多见见玛丽。

他没有想到这些，他想的只是她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比做饭、护理病人更鼓舞人心的角色。他的诗人的想象力燃烧起来了。他要给她希望、给她目标并指出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每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不是都有妇女领袖吗？

他去找她，看见她站在她家门口。“乔·史密斯，看见你，我真高兴！”她说。她看着他的眼睛，发出了微笑。

“我也一样，玛丽·柏克！”他回答。

他看得出，她跃跃欲试，一定会成为一把“好手”的。但她比上次见面时稍为苍白一些。这样红润美丽的爱尔兰容貌也有憔悴的一天吗？他觉得她还消瘦了一些，身上的蓝色印花布旧衣裳好象也不那么贴身了。

赫尔开门见山地说：“玛丽，今天我看见了你的幻象。”

“小伙子，我的幻象吗？什么幻象？”

他笑了：“我看见你满面放光，金光闪闪的头发活象一顶王冠！你骑着一匹白马，身上披着一件雪白、柔软、闪光的长袍，就象圣女贞德^①，或者一位争取普选权的游行队伍的领袖。你骑着马走在一群人的前头，现在音乐还在我耳边回旋呢，玛丽！”

“说下去，小伙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到屋里我再告诉你。”他说。

于是他们走进那光秃秃的厨房，坐在光秃秃的木头椅子上。玛丽合拢着的双手放在膝上，就象一个等着听神话的小女孩。“快点说吧，”她说，“我想知道你要给我一件什么新衣裳。你对我的旧花布衣裳厌倦了吗？”

他也和她一道微笑起来。“玛丽，这是一件要你自己去织的衣裳，用你自己身上最美好的丝线去织，用勇气、忠诚和献身精神去织。”

“唔，又是诗本子上的话！不过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朝四面看了看。“这儿有人吗？”

① 十五世纪法国抗击英国入侵的民族女英雄。

“没有人。”

不过在他叙述的时候，还是本能地压低了声音。村子里来了一个“总工会”的组织人，他就要号召奴隶起来反抗了。

玛丽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啊！原来是这样！”她用平板的声音说。白马和柔软发光的长袍的幻象不见了，“在这里你休想干那一类事！”

“为什么？”

这儿的人不行。他们全是些胆小鬼！我在拉弗提先生家里和你讲过，你忘记了吗？”

“啊，玛丽，说话容易，可是被赶出门不是那么好受的……”

“这还用得着你跟我说吗？”她喊道，突然发起火来，“这种事我没有见过吗？”

“你说得对，玛丽，可是我想做点什么……”

“难道我就没想过要做点什么吗？真的，我想把工头们的鼻子咬下来！”

“好的，”他笑着说，“我们把它排进我们的项目里好了。”但玛丽没有被他逗笑，她心里充满了痛苦和迷惘，赫尔见了，忍不住想去拉她的手，但还是克制住了，他是来帮助她把精力转移到一条安全的渠道去的！

“玛丽！我们一定要唤醒这些人，让他们起来反抗！”

“你办不到，乔。说英语的人不会起来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也许会——他们在本国战斗，在这儿说不定也会

战斗。可是爱尔兰人就不会，决不会！有骨气的爱尔兰人早就走了。留下来的已经变成了马屁精。我了解他们，了解每一个人。他们抱怨、咒骂老板，可是一想到黑名单，他们就跑到老板跟前，去卑躬屈膝地讨好。”

“这些人想……”

“这些人想喝酒，想和村子里的混帐女人狂欢痛饮，想坐在那里通宵地打牌，你赚我的钱，我赚你的钱！有了机会就尽量享受，此外再不想什么了。”

“那么，玛丽，情况果真如此，你不觉得更有必要想办法教育他们吗？即使不是为他们，也得为他们的孩子着想呀！孩子长大之后，决不能再象他们那样了！孩子们正在学英语，至少……”

玛丽冷笑了一声。“你去过那所学校吗？”

他回答说没有。她告诉他学校让一百二十个小孩挤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座位坐三个人，连墙角都挤得满满的。她说着说着突然发起火来，学校是靠租税来维持的，这儿除了公司，谁都没有资产，所以学校完全操纵在公司的手里。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是：矿井监督卡特莱特，公司商店职员普里多维奇和神父斯普拉格。要是上司要他用鼻子碰地板，老斯普拉格也会遵命照办的。

“好啦，好啦！”赫尔笑着说，“你看不起他，因为他的祖父是一个奥兰季党员^①！”

^① 爱尔兰新教徒在1795年组织的新政党。

第三章

玛丽·柏克是在绝望的气氛中长大的，绝望的毒素已经深入到她的血液里。赫尔现在明白，使她产生希望就和唤醒她所轻视的工人一样困难。无疑，她是勇敢的，但他怎能说服她去为一些没有勇气的人鼓起她的勇气呢？

“玛丽，”他说，“你心里并不是真的恨这些人。你知道他们有多痛苦，你可怜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你把最后一文钱都给了他们的孩子……”

“啊，小伙子！”她激动地喊道，眼睛里突然涌满泪水。“因为我爱他们，我才恨他们！有时，我想杀死工头，有时我想杀死他们。你要我做些什么？”

接着，在他能够回答之前，她就开始把村子里熟悉的人逐个儿点了点。不错，有一个人赫尔应该去找他谈谈。他年纪很大了，不能和他们一起干，但他的意见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他决不会出卖他们。他就是约翰·艾德斯特罗姆，一个从明尼苏达来的瑞典人，矿山刚开办，他就这一带工作。八年前的大罢工，他是活跃分子，他和四个儿子都被列入黑名单了。儿子们已经漂流四方，但父亲还留在附近，在牧场和铁路上干活，直到几年前，矿山需要大批人手，他才有机会回到矿山来。

玛丽说，他已经很老、很老了，大概有六十多岁了。赫尔说六十岁并不很老，她说，很少听见六十多岁的人还能在矿山工作的，事实上，矿山上能活到六十岁的人并不多。艾德斯特罗姆的妻子快死了，他处境非常困难。

“让这样一位老先生失业是不公平的，”玛丽说，“不过，他至少可以给你提出很好的意见。”

于是，当晚他们俩便去拜访约翰·艾德斯特罗姆。他住在“贫民区”一间没有漆过的小房子里，光秃秃的泥地，用半屋高的粗木板把屋子隔成两半，不让客人看见他那病危的妻子。老太太患的是癌症，满屋子臭气薰天，拜访这样一户人家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好一阵子，赫尔感到无法强制自己摆脱这种念头，不过他终于克服了这个弱点，他对自己说，这是在作战，要同时做好到操场和到医院的两种准备。

赫尔朝艾德斯特罗姆的小屋子四周看看，墙上的裂缝是用破布塞上的，破玻璃窗是用黄纸糊上的。老人显然尽力使屋子保持整洁，赫尔还发现架子上有一排书。因为山区即使在九月间，晚上也很冷，老人把铸铁炉子点上火，坐在它旁边。他头上只剩下几根头发，落腮胡子雪白，在煤矿村里再也找不到比它更白的东西了。他的脸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苍白，第二是失去光泽的黑眼珠显得非常慈祥。他的声音也很温柔，象是在安慰别人。他站起身迎接客人，向赫尔伸出一只颤抖的手，上面长满老茧，已经变形，活象野兽的爪子。他过去拿起一条小板凳，向客人道歉说自己不

会收拾屋子。赫尔心想：一个六十岁的人也许还可以在矿山工作，但到了六十一岁，就无论如何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赫尔事先要求玛丽先不要提来意，好让他有机会观察一下。于是玛丽便问起艾德斯特罗姆太太的病情。老人回答说病情没有变化，病人依然昏迷不醒地躺在那里。巴瑞特大夫又来过了，但除了给她注射吗啡，没有别的办法。大夫说，这种病谁也不会有什么办法的。

“即使有办法，他也不会知道！”玛丽轻蔑地说。

“在他清醒的时候，他还是不错的。”艾德斯特罗姆耐心地说。

“他有不醉的时候吗？”玛丽又哼了一声。为了给赫尔说明问题，她加上一句：“他是矿井监督的表弟。”

艾德斯特罗姆说，这儿比别的地方还好一点儿呢。他从前在哈维的鲁恩矿山干过活，有一个人眼睛受了点伤，到医生那儿去看，医生失手在他眼睛上划了一刀，就这么把这只眼睛毁了。骨折的人给接错了部位，病人要么终身残废，要么再到别的地方敲断腿，重新接骨。大夫是公司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事儿，你说的太多了，你就得滚下山去，矿山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他们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扣一块钱，可是如果你受了伤，医生来给你看病，他还可以随便向你另要钱。

“你非给不可吗？”赫尔问道。

“他们从你的工资里扣除。”老人说。

“有时医生什么也没有做，他们照样要钱。”玛丽补充

说：“詹波尼太太上次生孩子的时候，他们向她要了二十五块钱，实际上孩子生下来之后，我抱了他三个钟头，巴瑞特大夫才来到她家！”

第四章

谈话继续下去，赫尔想把老人的话引出来，便谈了矿山的许多苦处，最后他说，组织工会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艾德斯特罗姆的黑眼睛仔细端详了他一会儿，又回过头望着玛丽。“乔没有问题。”姑娘赶快说，“你可以信任他。”

艾德斯特罗姆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他参加过一次大罢工，现在他是一个受到注意的人，只有埋头工作，才能留在这里。他在大罢工期间干的事儿，人家还清清楚楚地记着哪。老板让他复工，一方面，那一阵子他们需要大批人手，另一方面，碰巧工头是他的一个老朋友。

“跟他讲讲大罢工吧，”玛丽说，“他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

老人显然相信了玛丽的话，相信赫尔是真诚的，因为他开始给赫尔讲那些可怕的事了。在矿里，这种事是要悄悄地讲的。他说那时有一万个奴隶奋起争取自由，但却被极其残忍地镇压下去了。矿山自从开采以来，公司便掌握了

地方政权，在紧急的时候，他们甚至动用国民警卫队，公开强迫工人上工。他们把工人领袖和活跃分子都抓起来，不经审讯便关进监牢。监牢装不下了，便把二百多人关在一个露天的、人们称之为“牛棚”的畜栏里，到了晚上，把他们装进货车，连夜送出州去，丢在缺水少食的沙漠里。

约翰·艾德斯特罗姆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告诉赫尔，他的儿子是怎样挨的打，又怎样在牢里受了重伤；另一个怎样被关在潮湿的地牢里，关了好几个星期，患了风湿症，出来之后一辈子成了瘸子。这些事是国民警卫队的军官干的，有些地方官员提出抗议，警卫队就把他们也抓起来，甚至法官都受到逮捕的恫吓，不敢开庭。警卫队的头头说过：“让宪法见鬼去吧！”他手底下的人使下面那句话闻名于世：“这儿没有什么人身保护令^①，我们只交给他们尸体！”

汤姆·奥尔逊给赫尔的印象是善于克制，但这位老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他留心地听，渐渐谦卑起来，产生了敬畏的心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约翰·艾德斯特罗姆谈他的残酷的经历时，声音里没有一点刻薄的味道，并且可以看得出，心里也很平静。他处在那种贫穷孤独、骨肉离散、饥饿临门的环境里，回顾往事，对残害他的人却能不怀恨意。这并非因为他年老体衰，丧失斗志，而是由于他学习了经济学，相信如今邪恶的制度蒙蔽了人们的眼睛，毒害了他们的灵魂。他说，较好的日子就要到来了，邪恶的制度改变

^① 被军警机关拘捕的人必须立即送法院处理的命令。

之后，人们对待别人就会好一些的。

谈到这里，玛丽·柏克又一次流露出她那绝望的心情了。情况怎么能改变呢？老板们铁石心肠，工人们胆小怕事，其中还有叛徒。要谋求改变这一切只有依靠上帝，而上帝却不闻不问，让这种局面持续了这么久！

艾德斯特罗姆对这种看法所持的态度引起赫尔很大的兴趣。“玛丽，”老人说，“你读过有关非洲蚂蚁的事吗？”

“没有。”她说。

“数不清的蚂蚁排成长队朝前走，遇到沟渠，走在前头的便跳进沟去，跟在后边的也跳进去，直到把沟填平，其余的便从它们的身上过去。玛丽，我们便是蚂蚁。”

“不管跳进去多少，”姑娘喊道，“一只也过不去，因为沟渠是无底的！”

老人回答：“玛丽，这就不是蚂蚁所能知道的了。它们只知道往下跳。它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死了也抱在一起，它们搭成一条桥，让其余的过去。”

“我要站在旁边！”她愤怒地说，“我决不白白地牺牲自己。”

“你也许会站在旁边，”老人回答，“但你终于会归队的。玛丽，我比你自已更了解你。”

小屋子变得十分寂静。屋外，早秋的寒风发出哀鸣，赫尔突然发觉生活是严峻无情的。他年轻热情，觉得当一个革命者很有意思，可是当一只蚂蚁，千千万万蚂蚁当中的一只，葬身在无底深沟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在

微弱的灯光下，他看着这个弯腰驼背的白发工人模糊的身影，想起了伦勃朗^①的名画《艾默斯的访问》——在一家肮脏的酒店里，灯光暗淡，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被同桌人额上的光辉惊呆了——如果想象这位声音柔和的老人额上也发出光辉，恐怕不能说是异想天开的吧！

“我从不曾巴望我能见到这种日子，”老人平静地说，“从前我常想我的孩子可以见到，可是现在，连这个都没有把握了。但我一直相信有一天工人会越过沟渠到达希望之乡的。那时，他们不再是奴隶，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不会被懒汉挥霍掉了。相信一个过来人的话吧，玛丽，因为没有这种信心，我们工人不论是男是女，就很难活下去。”

赫尔相信老人是可以信赖的，便把过磅检查员的计划告诉了他。“我们只需要你提提意见，”他想起了玛丽事先的警告又解释说，“你生病的妻子……”

可是老人忧伤地回答说：“她快要死了，我很快也要跟随她去了。剩下的一点精力不如用在我们的事业上。”

第五章

这次斗争，对那些靠采煤维持生活的人来说，是冷酷无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和版画家。

情的，但赫尔即使在最严重的关头，也能从中感到冒险的乐趣。他读过一些有关革命者的报道以及警察追捕革命者的故事。他知道这种激动人心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俄国，但如果有人告诉他，在他自己的祖国、自由的亚美利加，在离开他的家乡和学院不过几个钟点路程的地方，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他是不会相信的。

他访问艾德斯特罗姆的第二天晚上，工头在街上拦住了他，突然相遇使赫尔大吃一惊，就象小偷撞上了警察。

“小伙子，你好。”工头说。

“你好，斯通先生。”赫尔回答。

“我要和你谈谈。”工头说。

“好的，先生。”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给他抓住了。”

“到我家去。”斯通说，赫尔跟在他后面，觉得双手已经戴上手铐了。

“喂，”他们朝前走的时候，工头说：“我以为你会告诉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事呢？”

“我没有听到什么，先生。”

“唔，”斯通接着说，“你要抓紧一些，每一个矿山都会有人闹事的。”赫尔在心的深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场虚惊！

他们来到工头的家，工头坐在走廊的一张椅子上，示意赫尔也坐下。他们坐在半明半暗的地方，斯通压低了声音说：“现在我跟你谈的是另一件事，这一次的选举。”

“选举，先生？”

“你不知道就要举行选举了吗？这个地区的国会议员死了，从下星期二算起，再过三周就要举行一次补选。”

“明白了，先生。”赫尔心里暗笑。汤姆·奥尔逊给他提过选举的事，现在他可以有机会亲自去看看了。

“你没有听到什么议论吗？”工头问道。

“一点没有，先生。我从不过问政治，那不是我的事。”

“唔，一个矿工能够这样说，这使我很高兴！”工头亲切地说，“如果矿工都这样通情达理，让政治家去搞政治，他们的处境就要好得多。他们只要把自己的活计干好就够了。”

“是的，先生，”赫尔谦恭地同意说，“就象我不想肚子痛，就得照料好那些骡子。”

工头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很欣赏这句话，“你比许多矿工都有头脑，要是你跟着我走，你一定会有出头的日子。”

“斯通先生，”赫尔说，“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唔，好的，现在要举行选举了。每年他们都要给我们一些选举运动费。你也许可以分到一点儿。”

“我想这笔钱对我会有用处的，”赫尔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你要我干什么？”

斯通默默地抽他的烟斗，谈话暂时中断了，然后他象谈生意似地接着说：“我需要一个人去了解了解情况，回来向我报告。我想最好不要用那个平日替我办事的人，要用一个不受猜疑的人。他们说民主党人正在谢里登和佩德罗煽风点火，公司很伤脑筋，我想你知道，‘通用燃料公司’是拥护共和党的。”

“我听说过。”

“你也许会认为国会议员远在华盛顿，和我们关系不大，不过有他在竞选，到处对矿工们说公司欺侮他们，这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我要你到处走走，跟他们谈政治，看看有没有人听过麦克都加尔的演说，你知道，麦克都加尔是这儿的民主党员。我还要知道他们有没有运进宣传品，有没有派人进来。你看，他们有权上山发表演说或做诸如此类的事。北谷是一个行政单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假如我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便会在报上大做文章，实在不大好看。所以我们得悄悄地走在他们前面。好在山上没有可供他们集会的大厅，而我们这里又有街上不得集会的地方条例。要是他们设法运进传单，在散发之前，我们就得把他们毁掉，明白吗？”

“明白了，”赫尔说，他想起了汤姆的宣传品！

“我们放出风去，公司要大家投共和党的票。你注意看看村上的人有什么反应。”

“这很容易，”赫尔说。“不过斯通先生，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担心？难道有这么多南欧人有选举权吗？”

“南欧人并不太让我们担心，我们是有意让他们入美国籍的，这些人只要给他们一杯啤酒，他们就会照我们的意思投票，可是那些说英语的人，或者那些在这儿住了多年、变得不好驾驭的外国人，他们才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对象，如果他们搞政治，就不会只是谈谈，他们会听从工会鼓动员的话，自己来管理矿山。”

“噢，是这样，我明白了！”赫尔说，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对不对头。

不过工头只顾想自己的事：“那天我告诉西·亚当斯，我要找的是那些说外国话的人，他们的话谁也听不懂！不过我想，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事情也太简单了，可惜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学几句英语！”

赫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多长点见识。“不用说，斯通先生，”他说，“你们不愿意计算在内的选票，你是可以不算的！”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斯通回答说：“问题是，怎样做才是最省事，从前我在戈尔区当矿井监督的时候，我们并不为政治浪费时间，那时，公司投民主党的票，到了投票的那天晚上，我们填写了四百张选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可是后来我们知道有一群工人被拉下山，并且发了誓要在山上投共和党的票，共和党的报纸对此大肆宣传，有一个愚蠢的法官竟下令重新计算票数，我们只好忙了一通宵，填了一批新选票，这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

工头说完哈哈大笑，赫尔也谨慎地跟着他笑了。

“你看，你得学会怎样处理问题。如果你的矿上有人投票错选了人，而且把风声传了出去，要是选举结果报告书写得太偏了，就会引起很多闲话。许多工头对这种事都不大注意，可是那一次我受了教训，我有了自己的一套办法——那就是根本不准任何对立面出现。你明白吗？”

“是，明白了。”

“一个矿工工头也许无权去干与政治,但是有一点他是有发言权的,那就是让谁在他的手下干活。最简单的办法是砍,砍!”赫尔永远忘不了阿列克·斯通在说这话时挥动一双熊掌的那副样子。斯通说着说着,声音不象往常那样和气了。“不愿意照我的意思投票的人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投票。关于政治,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话又暂时中断了,斯通默默地抽着烟斗,后来,也许他觉得对一个初学政治的人不必讲得太详细,所以在他再讲下去的时候,便用一种打发人走的和气的语调说:“小伙子,你可以这样,明天,你把手扭伤,好几天不能工作,于是你就可以到处游荡,听听工人们说些什么了。在这个期间,我会让你拿到工资的。”

“听起来满不错,”赫尔说,不过只作出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工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敲掉烟斗里的烟灰。“你好好记住,我要的是能干的人,给我办事还有别人,我要加以比较,我跟你讲清楚,我说不定还会派人监视你。”

“是,”赫尔说,高兴地咧开嘴笑了。“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

第六章

赫尔第一步就是去找汤姆·奥尔逊，告诉他这件事。两个人都很快活。赫尔说：“现在我成了一个工头的亲信了。”

可是工会组织人突然严肃起来：“你替那个家伙办事可得十分小心。”

“为什么？”

“以后，他说不定会利用它来陷害你。要是你给他们找麻烦，他们就会说你拿了他们的钱或者说你想拿他们的钱。”

“可是他们抓不到任何把柄。”

“这正是我要说的，不要给他们留下把柄。如果斯通说你在替他搞政治活动，那么有人会想起你的确和他谈过政治，问过他的意见。因此，身边不要多带钱。”

赫尔笑了。“这些日子，钱到我手里也留不住。不过，要是他向我要报告，我该怎么说呢？”

“你最好马上做你要做的事，乔，那么他就来不及向你耍什么报告了。”

“好吧，”赫尔回答，“不过，不管怎么样，作为工头的亲信，我得好好地享受其中的乐趣。”

于是第二天清晨，赫尔上工的时候就“把手腕扭伤了”。

他痛得走来走去，使老迈克十分担心。后来，他决定停止工作。迈克跟在他后边，一直送他走到竖井的中途，一路告诉他怎样做冷、热敷。老斯洛伐克人一个人留在坑道里面挣扎，赫尔走出矿井，沐浴在美妙的阳光里，而工头恩赐的阳光更美妙。

他第一件事是回到里米尼斯基公寓，从旧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把它缠在手腕上，上面再盖上一条干净的手帕。有了这样的标记，他就可以在村子里自由地走来走去，并且得到所有矿工的同情了。就这样，他开始了新的航程。

他溜溜达达地朝着第一卸煤场走去，路上碰到一个短小精干、身体结实的人，他有一双灵活的眼睛和一张瘦削聪明的面孔。他穿了一件普通矿工的“工作服”，但即使是这样，也不会被人看成工人的。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是一个掌权的人。

“早晨好，卡特莱特先生，”赫尔说。

“早晨好，”矿井监督回答，接着，朝赫尔的绷带看了一眼，“你受伤了？”

“是的，先生。有一点儿扭伤，不过我想，还是歇一歇的好。”

“到医生那儿去过了吗？”

“没有，先生。我想没有那么严重。”

“你还是去去好。你想不到扭伤会有多严重的。”

“您说得对，先生，”赫尔说，在矿井监督就要走过去的时候，他又说：“卡特莱特先生，您看麦克都加尔会当选吗？”

“我不知道，”监督惊奇地回答，“我希望他不会。你不会投他的票吧？”

“噢，不会。我是一个共和党员——生来就是。不过，您听过麦克都加尔的演说吗？”

“唔，我可不是听他演说的人。你对政治感兴趣吗？”

“是的，先生，有一点儿。事实上，就因为这个，我才扭伤了手。”

“怎么扭伤的？你和人打架了吗？”

“没有，先生。不过斯通先生要我摸摸矿区里人们的情绪，是他叫我扭伤手不上工的。”

那位“上司”凝视了赫尔一会儿，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他朝四边看了看：“你讲这种话是要特别当心的。”

“我想，我当然可以相信矿井监督啦，”赫尔干巴巴地说。

监督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他。赫尔身上的民主政治意识抬头了，大胆地和他对视着。卡特莱特终于说：“你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年轻人，学会这儿的诀窍，做出点成绩，我会照顾你的。”

“是，先生，谢谢您。”

“这次选举也许会让你当上秘书，你知道，三块钱一天呢。”

“那太好了，先生。”赫尔又装出一副笑脸，“他们说您是北谷的镇长。”

“是的。”

“而治安官是您的商店的职员。卡特莱特先生,如果您要一位卫生委员会的主席或一个捉狗的人,您可以找我,只要我的手好了,我就可以奉命。”

赫尔说完就走了。一个矿工的“助手”敢于开这种“玩笑”,当然是荒唐无礼的。矿井监督站在那里望着他,迷惑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第七章

赫尔头也不回地拐进公司商店里去了。商店门上挂着“北谷商店”的招牌,里面有一个塞尔维亚妇女正在指点她要买的东西,两个立陶宛小姑娘看着店员称一磅砂糖。赫尔慢慢走到称糖人的跟前,他是一个中年人,黄色的胡子染上了烟汁。“早晨好,法官。”

“唔!”这是北谷治安官西拉斯·亚当斯的回答。

“法官,”赫尔说:“你对选举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想法,我忙着称糖。”治安官说。

“这一带有人要选麦克都加尔吗?”

“他们要想选他,最好不要告诉我!”

“什么?”赫尔笑着说,“这儿不是自由的美国吗?”

“在自由美国的这个地区,一个人有挖煤的自由,但没有选举象麦克都加尔那样一个坏蛋的自由。”捆好了砂糖之

后，治安官切下一块板烟放进嘴里，转过身子问赫尔：“你要什么？”

赫尔为了找借口待下去和治安官聊天，便买了半磅桃干。拿到桃干之后，他坐在柜台上说：“你知道，我以前在杂货店工作。”

“是吗？在哪儿？”

“在亚美利加城的彼德逊商店。”赫尔和别人说的次数太多了，连自己都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

“那儿工资高吗？”

“是的，满不错。”接着，他想起他并不知道在杂货店工作，多少钱才算高工资，于是赶快地加上一句：“我把手扭伤了。”

“是吗？”治安官说。

治安官并不想和他谈天，不过赫尔不肯罢休，他不相信在一家乡村商店里，竟会有人愿意错过谈政治的机会，哪怕对方是一个矿工的助手呢。“告诉我，”他说，“麦克都加尔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的问题是，”治安官说：“公司不同意选他。”他冷冷地看着这个年轻的矿工，“你参加政治活动吗？”他咆哮道。可是年轻的矿工快乐的棕色眼睛表示出他只对治安官的前一句话感兴趣，治安官终于在他的撺掇之下，谈起这位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恶劣行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铺子里别的人很快就参加了谈话。他们是邮政局长兼簿记员“鲍勃”·约翰逊，和加利西亚犹太人“贾克”·普里多维奇，他是地方

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可以用十五种语言说出主要杂货的名字。

赫尔听他们谈民主党在佩德罗犯下的罪行。他们的候选人麦克都加尔来的时候是一个“穷赌棍”，现在却在各地的教堂发表演说，大谈其社会道德。西·亚当斯说：“他作为一个地区的主席，在佩德罗居然有三个家。”

“可是，如果我听到的是真话，”赫尔大着胆说，“共和党的主席也不是什么圣人。他在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喝得烂醉……”

“也许是这样。”治安官说，“不过我们既没有在想方设法去拉支持禁酒法的票，也没有想方设法去拉支持劳工法的票，千方百计煽动煤炭村的浑蛋们，答应给他们高工资和短工时。难道他不晓得这话不能兑现吗？不过他知道他一当选，便可以跑到华盛顿去，留下一个烂摊子让我们来收拾！”

“你甭着急，”鲍勃·约翰逊说，“他去不了华盛顿。”

另外那两个人都同意他的说法。赫尔又大着胆说：“他说你们伪造选票呢。”

“你以为现在他那一伙在城里干什么？我们得想些办法对付他们才是，对吗？”

“哦，我明白了，”赫尔天真地说，“你们比他们更厉害！”

“有时候，我们伪造选票，有时候我们操纵选民。”听众赞赏的嗤笑声使治安官想起了往事。“两年前，谢里登举行选举，我担任秘书。我们发现对方已经领先，已经在全州占

了优势。‘老天爷，’阿尔夫·雷蒙说，‘我们一定要在矿山整他们一下，而且要保证不发生重数选票的事！’于是我们压下了报告书，等到其余的报告都到齐了，我们知道缺少多少票数了，才写足了选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看起来这办法挺简单，”赫尔说，“要想战胜阿尔夫，他们还得早些做好准备呢。”

“没错儿！”西·亚当斯说，作为一个同伙，他觉得很得意，“他们管这个地方叫‘雷蒙帝国’。”

“那当然，”赫尔说，“他是县长，而且在各个矿山，他们需要多少人，就可以任命多少助手！”

“对，”别的人也表示同意，“他还批发烟酒。如果你想佩德罗镇弄一张卖酒执照，你不但要投阿尔夫的票，还得按时付款。”

“那一定会赚大钱的！”赫尔说。治安官、邮政局长、教育委员会委员都象听有趣的故事的小孩那样兴奋：“没错儿！”

“在这儿，我想，搞政治得花钱。”赫尔加上一句。

“可是你可以打赌，雷蒙是用不着掏一个钱的！那是公司的事。”

这句话是治安官说的。教育委员会委员又加上一句：“矿山的钱就是啤酒。”

“噢，我明白了！”赫尔笑着说：“公司买阿尔夫的酒，用来给他弄选票！”

“一点也不错！”邮政局长说。

这时，他正好伸手去掏口袋里的雪茄烟，赫尔看见他在

背心的胸前挂了一个银盾牌。“那是代理镇长的徽章吧？”他问道，然后转过身去察看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衣服。“你的呢？”

“我的徽章到选举的时候就会有的。”贾克笑笑说。

“法官，你的呢？”

“我是一个治安官，年轻人。”西拉斯庄严地说。

赫尔转过身子，看见教育委员会委员右臀那边鼓鼓囊囊的，便朝那儿伸过手去。委员也本能地马上把手伸到那地方。

赫尔回头问邮政局长：“你的呢？”

鲍勃笑着说：“我的在柜台下面。”

“法官，你的呢？”

“我的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治安官说。

赫尔吸了一口凉气。“啊！”他说，“真象一个钢铁的牢笼！”他脸上装出一副笑容，不过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不再是兴高采烈的了。他早先在北谷和他们玩“猎犬和野兔”游戏时，是那么无忧无虑，可是这种心情现在已经逐渐丧失了。

第八章

赫尔从事政治活动的第三天，要求设置过磅检查员的

工人们决定在大卫太太的家里开会。那天，迈克·西科里亚从矿井上来时，赫尔把他拉到一旁，先告诉他开会的事，老斯洛伐克人一听，顿时喜上眉梢，他紧紧地搂着他助手的肩膀喊道：“你说的是真话吗？”

“当然是真话啰。”赫尔说，“你愿意参加委员会去见老板吗？”

“该死！”迈克用本国话大声喊道，“他妈的，我又得卷铺盖了！”

赫尔心里很难过，他应该让老人参加这件事吗？他问迈克道：“你想他们会把你赶出村吗？”

“这回要把我赶出州去！说不定还要我回国！”赫尔知道即使想拦他，现在也拦不住了。老人兴奋得几乎吃不下晚饭，他的助手一刻也不敢离开他，怕他控制不住会把秘密泄露出去。

大家商量好，参加会议的人要一个一个地从不同的路线到大卫太太家去。赫尔是去得比较早的一个。他看见房子的窗帘已经拉下来，煤油灯也拧得很低。他从后门进去，“大个子杰克”·大卫站在那儿守卫。他从前在他的故乡参加过南威尔士同盟，认清来人是赫尔，一句话没说便让他进去了。

迈克在屋里，他是第一个到达的，大卫太太是一个黑眼睛的矮小妇人，一天到晚不住嘴地说话。她不停地走来走去，把事情安排好。她兴奋得坐不下来。这一对夫妻从他们家乡搬来这里只有一年的光景，他们把所有的结婚礼物

都带来了——画片、小摆设和台布之类。这是赫尔到过的最漂亮的家。大卫太太甘愿冒这个风险，因为她丈夫为了到美国来谋生，不得不和他的工会中断联系，这使她十分恼火。

年轻的意大利人罗维塔来了。接着，老约翰·艾德斯特罗姆也来了。家里没有那么多椅子，大卫太太在墙边摆了些箱子，上面盖上布。赫尔注意到每个人都坐在箱子上，把椅子留给后来的人。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朝别人点点头，然后屋子就又恢复了寂静。

玛丽进来的时候，赫尔从她的态度和神色可以看出她又陷入悲观失望的情绪之中了。他心里感到瞬息间的不快。这次冒险使他十分激动，他希望别人也和他一样，特别是玛丽！一个没有受过多少苦的人对一直受苦的人的处境是无法理解的，赫尔也是这样。当然，玛丽情绪低落是有理由的，不过她对自己的“抱怨”情绪觉得很抱歉！因为她知道赫尔希望她能帮助他去鼓励别人，可是她却躲在角落里对这个美妙的集会冷眼旁观，仿佛在说：“我是一只蚂蚁，我不做逃兵，不过我并不假装抱着什么希望！”

虽然赫尔建议罗莎和杰里不要参加会议，可是他们还是来了。在他们之后来的是保加利亚人瑞斯马克，再就是波兰人克罗沃斯基和詹米罗斯基。赫尔觉得这些名字很不好记，但这些波兰人对别人怎样称呼他们并不在乎。在赫尔学着叫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和气地抿着嘴笑了起来，要是他不想学了，管他们叫托尼和彼特，他们也不会介意的。他

们这些谦卑的人，习惯于被人呼来喝去。赫尔一个个地看他们，这些弓腰驼背、脸庞憔悴的人，在幽暗的灯光下，愈发显得忧郁和悲哀。他不知道驱使他们起来反抗的种种残酷的迫害能不能使他们战斗到底。

有一个人记错了规定，敲了前门，赫尔看见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害怕地站了起来。这使他又想起了俄国小说里描写革命生活的那种气氛。他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些男男女女为了要求一个法定的权利，只好象罪犯似地在这里偷偷摸摸地聚会！

最后来的的是一个名叫胡萨尔的澳大利亚矿工，他是奥尔逊联系的。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不安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很少人以前有过密谋策划的经验，现在竟不知道该怎样开始。奥尔逊自然是他们的领袖，今天都有意避开。设置过磅检查员的事，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了。

“谁开个头，”大卫太太终于说，屋子里依然是一片沉默，她便向赫尔说，“你将来是要当过磅检查员的，你先谈谈吧。”

“在这里，我年纪最轻，”赫尔微笑说，“年纪大一点的先说说吧。”

可是没有人跟着他笑。“你来吧！”老迈克大声说。赫尔终于站了起来。将来他还要多次做这种事，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受过教育，不得不在领导地位。

“我知道你们需要一个过磅检查员。他们告诉我过磅检查员的工资应该是三块钱一星期。可是我们当中只有七

个矿工，人数不够。你们每个人每天出二角五分钱，我就干这个差事。这样，一个星期我可以拿到一元七角五分，比我现在当一名助手拿得少。如果将来有三十个人参加，那么我就每个人收你们一角钱一天，凑足三块钱。这样公道不？”

“当然！”迈克说。别的人有的嘴里说同意，有的用点头来表示赞成。

“好，现在矿里没有人不知道矿工得不到十足的斤两，如果给我们足数，公司每天要多付出好几百元。没有人会这样蠢，认为公司会轻易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得下定决心，团结起来。”

“没错，团结起来！”迈克喊道。

“设过磅检查员是办不到的！”查理悲观地说。

“查理，除非我们试一试，否则当然是办不到的。”赫尔说。

迈克拍了拍大腿说：“一定要试一试！还得要成功！”

“大个子”杰克喊道：“对极了！”不过他那矮小的妻子对别人的反应却很不满意。她给赫尔上了“如何训练语言不同的人”的第一课。“给他们谈谈。让他们了解你！”她用手指头一个个地指着他们说：“你！你！瑞斯马克！还有你，克罗沃斯基，还有你，詹米罗斯基——另一个波兰人。大家都想要一个过磅检查员。要得到足秤，得到全薪。明白吗？”

“明白！明白！”

“组织委员会，去见老板！要求设过磅检查员。明白吗？我们一定得有过磅检查员！不能退缩，不要害怕。”

“不——不怕！”克罗沃斯基懂得一点英语，给詹米罗斯基很快地解释这些话，后者的脑袋被杰夫·柯顿的手枪柄打伤的地方还贴着膏药，他热烈地点头表示同意。虽然他脸上青肿，他还是愿意和别人一起去见老板。

这种做法引出一个新的问题。“谁去和老板讲话？”

“你去讲。”大卫太太对赫尔说。

“我是拿检查员工资的人。我不便出来说话。”

“别人说不好。”大卫太太断言。

“没错——得要一个美国人去说。”迈克说。

可是赫尔坚持不干。要是他出来说话，那就象是过磅检查员鼓动工人出来闹事，为的是给自己找个好差事。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约翰·艾德斯特罗姆说：“让我参加委员会吧。”

“你吗？”赫尔说：“他们会赶你走的，你的老婆怎么办？”

“我的老婆活不到明天了。”艾德斯特罗姆只说了这么一句。

他坐在那里，紧紧地闭着嘴，眼睛呆呆地看着前方。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大夫说不是今晚，就是明天了。在这以后，怎么都无所谓了。我得下山到佩德罗去埋葬她。如果我回不来，那也没有什么，因此，我不如为你们多尽一点力。我当了一辈子矿工，卡特莱特先生是知道的，在他心里，也许多少有点儿份量。让乔·史密斯、西科里亚和我去见

老板吧，你们其余的人等着，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易丢掉工作。

第九章

委员会的问题解决了之后，赫尔把阿列克·斯通要他在工人当中当特务的事告诉了到会的人。他觉得应该让他们知道。老板说不定会象奥尔逊警告过的那样利用这事来诬陷他。“他们也许会说我是一个叛徒，”他说，“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们相信你！”迈克热情地大声喊道，别的人也点头表示同意。

“很好，”赫尔说，“你们可以相信这一点——只要我能走进卸煤场，你们就会得到十足的斤两！”

“说得好，说得好！”大个子杰克象美国人那样喊道。房间里响起了一阵喝彩声。他们不敢发出响亮的声音，不过它已经足以表明赫尔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赫尔坐下来解开手腕上的绷带。“我想这没有什么用了。”他说，并给他们讲他缠上绷带的经过。

“什么？”老迈克喊道，“你这样捉弄我？”他抓住赫尔的手腕，看清楚的确一点儿没有红肿，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倒真的差一点没有把它扭断。他笑得直流眼泪，一边大声

嚷道：“你这个小兔崽子！”克罗沃斯基把这事讲给詹米罗斯基听，杰里·米涅提用村里流行的混合英语讲给瑞斯马克听。赫尔自从来到北谷，还没有看见过这样发自内心的大笑。

但是搞密谋的人没有多少时间享受欢乐。他们又回到正题。大家商定明天一下班，委员们就去见矿山监督。接着约翰·艾德斯特罗姆建议他们应该商量好，如果受到袭击，他们应该怎样对付。

“你以为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吗？”有人问道。

“当然可能！”迈克·西科里亚大声说，“有一次，在雪松山，他们去见老板，告诉他通风管道出了故障。你猜他怎样对待他们？他照他们鼻子上打了一拳，屁股上踢了三脚，把他们赶了出去！”

“唔，”赫尔说，“如果会发生那样的事，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

“你要怎么样？”杰里问道。

现在是赫尔发挥领导才能的时候了。“他要是照我鼻子来一拳，我也照他鼻子回敬上一拳，就是这样。”

这一句话受到人们的喝彩。这话说得好！赫尔尝到了当领导的乐趣。但是他的信心突然受到了打击——可以这样说：他的自尊心狠狠地挨了一拳。角落上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低沉而严厉：“是的！你是拚命去寻死！”

赫尔看了看玛丽·柏克，看见她那动人的脸涨得通红，眉头也皱紧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道，“你要我们

调转身子逃跑吗？”

“是这样！”她说，“与其让你去送死，不如要你逃跑！假如他拉出手枪，你怎么办？”

“他会对一个委员会的人拉出手枪吗？”

迈克又插进来说：“有一次在巴里拉——我以前不是和你谈过我丢车的事吗？我告诉过磅工头，有人偷我的车，他拉出手枪对准我说：‘你马上离开卸煤场，你这只老山羊，要不然，我就打得你一身都是窟窿！’”

和大学的同班同学谈到怎样对付盗贼的时候，赫尔经常说，“正确的方法是，跟他打招呼说：‘老兄，拿吧，不要客气，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我为它送命的。’”盗贼能偷走的东西比起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人们自然会想，现在正用得着这种高论，但不知道为什么，赫尔甚至把它忘得个一干二净。他不顾一切地往前闯，仿佛一天一吨煤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怎么办呢？”他问道，“我们不能退缩啊。”

然而就在赫尔这样发问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玛丽是对的。他采取的是有闲阶级的态度，任性惯了，可是玛丽呢，虽然她个性也很强，但却能克制自己。今天晚上，是她第二次伤了他的自尊心。可是他依然钦佩她、原谅她。他知道玛丽很有见解，有能力帮助他！约翰·艾德斯特罗姆的话更增加了他对她的钦佩，约翰说，切不可做伤害“总工会”的事，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都不要还手。

此外，也有人发表很激烈的言论。老迈克说：“我们要

战斗！”并且突然喊叫起来，就象受过伤的鼻子又挨了一拳似的。“你要我忍气吞声吗？”

“如果你还手，”艾德斯特罗姆说，“我们大家就全得吃大亏了。公司会说麻烦是我们挑起来的，让我们承担责任。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用精神力量来战斗。”

这样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每一个人都不要发火，——那是说，如果办得到的话！大家紧紧地握手，保证要坚持到底。但在宣布散会之后，他们一个个悄悄地进入夜幕之中时，这几个叛逆都是非常严肃而又忧心忡忡的。

第 十 章

那天晚上，赫尔睡得很少，里米尼斯基客店其他八个人都已经响起了鼾声，他还躺在那里盘算明天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其中有一些是很不愉快的，他设想自己打破了鼻子，或者浑身涂满柏油并且粘上羽毛，他想起了对付盗贼的理论。“通用燃料公司”是一个极其巨大和可怕的盗贼，无疑，现在的确是说“请随便拿！”的时候，不过，赫尔却没有这样想，他想的是艾德斯特罗姆的蚂蚁，他们坚持战斗的力量是哪儿来的呢？这让他十分惊奇。

黎明来临了，他登上山顶，在那里可以漫游一番，振作

起精神。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也下山了,在公司办事处门前遇见艾德斯特罗姆和西科里亚。

他们点头打了个招呼。艾德斯特罗姆告诉赫尔他的老婆白天死了。北谷没有承办丧葬的人,他只好托一位太太把尸体送到佩德罗,好让自己能够脱身来见卡特莱特,赫尔把手放在老人的肩上,但并没有说一句安慰他的话,他看出在困难面前艾德斯特罗姆已经挺起胸膛,并且准备好执行任务了。

“走吧。”老人说,三个人走进了办公室,秘书把他们的口信传了进去,他们在那里站了几分钟,不安地来回倒脚,把帽子转来转去,下层社会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

卡特莱特先生终于在门口出现了,他那短小精干的身材显示出无比的权威。“唔,什么事?”他问道。

“对不起,”艾德斯特罗姆说:“先生,我们想跟您谈谈,我们决心要设一个过磅检查员。”

“什么?”这一声象一记响鞭。

“先生,我们希望有一个过磅检查员。”

一阵沉默。“进来。”他们走进里边的办公室,卡特莱特关上了门。

“现在说吧。什么事?”

艾德斯特罗姆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念头?”

“不为什么,先生。我们只是想,这样大家会更满意一些。”

“你们认为没有得到足秤吗？”

“唔，您看先生……有些人……我们认为假如能有一个过磅检查员那就会更好一些。”

“那谁担任这个职务？”

“乔·史密斯，他就在这儿。”

赫尔昂然地和矿山监督对视。“啊！原来是你！”过了一会儿监督又说，“怪不得近来你这么高兴。”

此刻赫尔一点都不觉得高兴，不过他没有这样说。又是一阵沉默。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把钱乱掷呢？”矿山监督开始和他们争论，他告诉他们，这种想法是十分荒唐的，他们什么也得不到。现行的制度，矿山已经实行了多年，从来就没有谁抱怨过。象“通用燃料公司”这样庞大、这样信用昭著的公司会堕落到骗工人几吨煤吗？如此等等，一直说了好几分钟。

等他说完之后，艾德斯特罗姆说：“卡特莱特先生，你知道我一辈子都在矿山工作，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这一带。这一带矿山的人普遍地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得不到足秤，我说这话是有把握的。你说从来没有人抱怨过，这原因你是知道的。”

“什么原因？”

“唔，”艾德斯特罗姆平静地说，“也许你不知道……不过反正我们已经决定要设一个过磅检查员了。”

矿山监督显然吃了一惊，不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才好。他

终于说，“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公司听到工人说他们受到欺骗，是不会喜欢的——”

“我们没有说公司知情，卡特莱特先生。可能有人瞒着公司和您占了我们的便宜。设置过磅检查员对您，对我们都有好处。”

“谢谢，”卡特莱特冷冷地说。可以从他的声调听出来，他在努力克制自己。最后他说：“好吧，如果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这件事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以后我再告诉你们我的决定。”

这就是下逐客令了。迈克·西科里亚规规矩矩地转过身子，朝着门口走去。可是艾德斯特罗姆这只蚂蚁还没有打算退到一边，迈克看了他一眼，赶快归队，好象希望他的过错没有被人发觉似的。

“请原谅，卡特莱特先生，”艾德斯特罗姆说：“我们希望你们作出决定，好让过磅检查员明天早晨就去上工。”

“什么？你们这样着急吗？”

“先生，我们没有拖延的理由。人已经选好了，钱也准备好了。”

“出钱的人是谁？只有你们两个吗？”

“先生，我无权说出别人的名字。”

“噢！这样说，这还是一个秘密行动啦！”

“有一点儿——是这样，先生。”

“哼！”矿山监督的声音里带着凶兆，“公司对这件事怎么想，你们都不在乎，是吧！”

“不是这样的，卡特莱特先生，不过我们看不出公司有什么可反对的。这不过是一项简单的业务安排罢了。”

“哼！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我却觉得并不如此。”卡特莱特厉声说，他冷静下来之后又说，“你们要明白，如果工人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弄清他们是否真的得到十足的斤两，公司是决不会反对的。公司总是愿意把事情办好的。不过这不是一件可以马上解决的事，以后我再给你们答复。”

又一次下了逐客令，老迈克又转过身子，艾德斯特罗姆也转过身子了。但这时另一只蚂蚁却跳进了濠沟。“卡特莱特先生，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让过磅检查员开始工作呢？”赫尔问道。

矿山监督使劲瞪了他一眼，可以看得出他又一次极力压住怒火。“我现在还不能说。”他回答，“在我感到合适的时候，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现在我只能说这些。”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房门，做了一个命令他们出去的手势。

“卡特莱特先生，”赫尔说，“我们设置过磅检查员是不犯法的，不是吗？”

听了这句话，矿山监督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十分清楚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赫尔认为这就是他的回答了，便继续说：“矿工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选为过磅检查员，这件事委员会已经正式通知了公司。卡特莱特先生，我相信我已经正式成为一个过磅检查员，因此，我要做的只是执行任务了。”没有等矿山监督回答，他就向房门走去，后面跟着两个吃惊的伙伴。

第十一章

为了取得宣传上的效果，大家在昨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决定把开展过磅检查员运动的消息传播出去。因此，这三个人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外边已经围了一群打听消息的人。他们吵吵嚷嚷地提出问题，听到答复之后，这些人又被另外一些热心的听众包围起来。赫尔回到客店，吃过晚饭，便到各家去访问，告诉居民区里的人设置过磅检查员的计划，并且告诉他们，这个要求是完全合法的。在这期间，老迈克走在他的一边，艾德斯特罗姆在另一边，因为汤姆·奥尔逊坚决主张每时每刻都要有人陪伴着赫尔。显然，老板也发出了同样的命令，因为赫尔从里米尼斯基客店出来时，商店职员“贾克”·普里多维奇站在人群的外边，赫尔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无疑，凡是和赫尔说话的人，他都记下来了。

他们商量在哪儿过夜。老迈克弄得很紧张，认为特务跟踪是想在暗中谋害他们。他讲了许多这一类的恐怖故事。公司方面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比这个更方便的吗？公司会编造一些故事，外面的人会相信他们喝醉了酒，殴斗致死，也说不定是为了女人。这最后的一个说法特别让赫尔苦恼，他想起了家里的亲人。不，他决不能住在居民区里！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下山，因为他一旦走出那座大门，恐怕

就再也回不来了。

他想起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到山上去呢？居民区上头并没有栅栏，上边只有荒山怪石，连条路都没有。

“可是我们睡在哪儿呢？”老迈克问道，他简直吓呆了。

“露天。”赫尔说。

“该死！让夜里的冷风钻进我的骨头吗？”

“你认为睡在屋子里，就可以把白天的热气留在骨头里边了吗？”赫尔笑道。

“怎么不能？我可以把窗户关紧，把骨头盖严。”

“好吧，冒一次让冷风钻进骨头的危险吧，”赫尔说，“这总比小刀钻进去好一些。”

“可是那个家伙——普里多维奇，他会跟着我们上山的！”

“不错，不过他只有一个人，我们用不着怕他。如果他回去叫人，在黑暗的夜晚，他不可能再找到我们。”

艾德斯特罗姆的看法不象迈克那样幼稚，他赞成赫尔的建议，于是他们抱起毯子，在静静的星光下、磕磕绊绊地走上山去。有一阵子，他们还听得见密探跟在后边，不过他的脚步声终于消失了。他们又走了一程，这个地方，可以相信在天亮之前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从前，赫尔出去打猎，曾经在野外多次露宿，但作为别人猎取的对象在野外露宿，倒还是一种新的冒险呢！

天亮之后，他们起来了，把毯子上的露水抖掉，把脸擦干。赫尔年纪轻，在他欣赏早晨的美景时，迈克·西科里亚

却在呻吟，在喃喃地抱怨，一提到喝咖啡，他就振作起来了。他们急急匆匆地下山到客店去吃早餐。

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艾德斯特罗姆必须下山去给他的老婆举行葬礼，迈克·西科里亚要是不去上工，就会给工头一个开除他的借口，赫尔不能不单独行动了。有关过磅检查员的法律并没有提到过磅检查员的卫兵！赫尔在卡特莱特办公室提出挑战的那一瞬间，已经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矿工们一上工，他就来到卸煤场。“彼得先生，”他对卸煤场的工头说，“我是来担任过磅检查员的。”

卸煤场工头长了一嘴浓黑的小胡子，使他看起来有点象尼采^①。他瞪大眼睛看着赫尔，显然是惊呆了，他问道：“你他妈的搞什么鬼？”

“有些矿工选了我当过磅检查员，”赫尔一本正经地解释道，“他们送来煤车时，我就要检查他们的磅数。”

“年轻人，你离开这个卸煤场！”彼得同样是一本正经地说。

于是这位自称为过磅检查员的人走了出来，坐在台阶上等着。卸煤场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地方，他觉得坐在那儿和别的地方一样安全。有些人上工经过那儿，朝他笑笑，眨眨眼睛；有几个人找机会和他悄悄地说上两句鼓励他的话。整个早晨他都坐在那里，就象等在中国满清官府衙门前的告状的人那样。这是一个乏味的工作，不过他相信他比公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诗人。

司会更有耐心。

第十二章

快到中午的时候，有一个人朝他走过来。他是亚当斯“老弟”，治安官的弟弟，杰夫·柯顿的助手。这位“老弟”是一个矮胖结实、面孔红润的人，是一个有名的打手。赫尔看见他，便警惕地站了起来。

“喂，你，”亚当斯说，“办公室有你一封电报。”

“我的电报？”

“你叫乔·史密斯，不是吗？”

“不错。”

“对，电报上就是这样写的。”

赫尔想了想，不会有人打电报给乔·史密斯的。这不过是一个调虎离山计罢了。

“电报上说了些什么？”他问道。

“我怎么知道？”亚当斯说。

“从哪儿打来的？”

“不知道。”

“可是，”赫尔说，“你可以给我送来呀。”

亚当斯怒目圆睁。这不是犯上，这是革命！“你他妈的拿我当作什么人？信差吗？”他问道。

“公司不管送电报吗？”赫尔有礼貌地反问道。“老弟”站在那儿压下心中的怒火，赫尔留神地看着他。显然，派他来送信的人事先对他有所指示，因为他压下怒火，转过身子，大踏步走了。

赫尔继续在那儿监视着，他随身带来午饭，准备一个人在那儿吃午餐，因为他知道向他表示同情的人会冒多大的风险。但出乎意料之外，那个瑞典大汉约翰逊竟然来了，还坐在他身旁。还来了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工人和一个希腊矿工。革命蔓延起来了！

赫尔知道公司是不会听任事情这样继续下去的。一点不错，过了几个小时，卸煤场工头出来了，向他招手说：“你过来！”赫尔走了进去。

“过磅房”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地方，房子的一边有一道通往办公室的门。工头说：“你到这边来。”

但赫尔还是站在原处。

“彼得先生，过磅检查员应该站在这儿。”

“可是我有话跟你说。”

“我听得见，先生。”那是工人们可以看见的地方，赫尔明白这是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保护。

卸煤场工头走进了办公室，过了一分钟，赫尔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了。因为这时房门打开，阿列克·斯通走了出来。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的政治上的心腹。然后走了过来。“小伙子，”他小声说，“你做的过头了。我没有希

望你做到这步田地。”

“这当然不是你所希望的，斯通先生。”赫尔回答。

矿井工头走得更近一些。“小伙子，你想干什么？你这样做，想得到些什么？”

赫尔的目光十分坚定。他回答道：“经历。”

“你以为自己挺聪明，小伙计。不过你最好停下来，想一想你的处境。你知道，我们不会放过你的，你好好想一想，你脱不出我们的手心。你最好进来和我谈谈。”

赫尔没有回答。

“史密斯，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火苗点燃了，可是我们会立刻把它扑灭。我们知道怎样做，我们有对付它的办法。只要一、两个星期，事情就会被人忘记，到那时候，你会怎么样，难道你看得出来吗？”

赫尔仍然没有回答，工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我了解你的处境。你只要点一点头就行。你告诉他们，你看了过磅，没有问题。这样，他们就会满意了，你我之间有话以后好商量。”

“斯通先生，”赫尔非常严肃地说，“你是想向我行贿，我说的对吗？”

工头的自制力一下子消失了。他把斗大的拳头伸到离赫尔的鼻子不到一英寸的地方，口中发出一声恶毒的咒骂。赫尔并没有让鼻子脱离危险区，倒是在拳头上面，出现了一双褐色的眼睛愤怒地凝视着矿井工头。“斯通先生，你最好认清形势，对这件事我是十分认真的，我觉得使用暴力对你

并没有什么好处。”

好一阵子，工头继续瞪着赫尔，不过似乎他也象亚当斯那样，受过上司指示，他突然转过身子，大踏步走回办公室去了。

赫尔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直到他确信自己已经冷静下来，这才慢慢地向着磅秤走去。他第一次遇到了困难；怎样秤煤，他一窍不通。

不过他没有时间学习了，卸煤场工头又来了，他说：“伙计，你给我出去！”

“是你把我请进来的呀。”赫尔和气地说。

“好吧，那我现在再请你出去。”

于是，这个抗议者又恢复了在满清官府门前的监视工作。

第十三章

下工的汽笛一响，迈克·西科里亚马上就跑来找赫尔打听情况。迈克欣喜若狂，因为有好几个人来找他，表示愿意参加过磅检查员运动。老人说不准这是由于他善于宣传，还是由于人们信赖他那年轻的美国助手，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同样感到骄傲。他悄悄地递给赫尔一张纸条，赫尔看出这是汤姆·奥尔逊的笔迹。这位工会组织人告诉

赫尔，居民区里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过磅检查员的事，因此，从宣传的角度来说，无论老板怎样处理这件事，这个行动都可以认为是成功的。他还说，今天晚上，赫尔要找几个人陪他过夜，如果公司“搞什么鬼”，可以有人出来证明。他还说：“对新参加运动的人要提高警惕，里面准会混进个把密探。”

赫尔和迈克商量第二个晚上在哪儿过夜。他们全都不想在野外露宿了。老斯洛伐克人是因为关节痛，赫尔是因为看见有好几个密探跟踪他们。赫尔在里米尼斯基客店问几个支持他的人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在艾德斯特罗姆家过夜，他们对赫尔十分忠诚，没有一个退缩不前的。他们全都抱起毯子，到那个地方去了。赫尔点上灯，召集了一个过磅检查员临时会议，并且打算顺便和密探寻开心！

新参加的人里边有一个名叫沃杰西考斯基的波兰人，他，加上詹米罗斯基，使赫尔放弃了用波兰名字称呼波兰人的一切努力。“沃基”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热心肠汉子，脸上显得十分忧郁和疲倦。他说，他来参加是因为被别人剥削够了，他愿意出一份过磅检查员的钱，如果公司开除他，那好，他就离开这儿，让他们见鬼去吧。说完之后，他盖上毯子，在地板上打起鼾来了。这种做法不大象一个密探。

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法伦詹那，他是一个眉毛漆黑，长相阴险的人，满可以在任何一出情节剧里演反派角色。他靠墙坐着，用浓重的喉音谈起自己的看法。赫尔怀着很大的戒心观察他。他的英语不大好懂，不过赫尔终于弄明白了

他的意思：他爱上了一个“番西拉”，而那个“番西拉”耍弄了他。他断定她是一个骚货，不值得为她烦恼，因此，如果被赶下山，他也毫不在乎。最后他咆哮说：“不要为番西拉而战，要为过磅检查员而战！”

另一个自愿参加的是一个希腊工人。他年纪轻轻，喜欢说话，吃中饭的时候，坐在赫尔旁边，自我介绍说他姓阿波斯托利卡斯。他滔滔不绝地和赫尔交谈，说他对过磅检查员的计划非常感兴趣，他想知道他们准备做些什么，估计有多少成功的机会，运动是谁发起的，谁参加了。赫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用说教的方式大谈其工人阶级的团结。每一次那个人想套他的话，赫尔就谈目前的斗争对工人是何等重要，他们必须团结一致，为大众的利益牺牲自己。在谈了半个小时的抽象理论之后，阿波斯托利卡斯终于离开了他找迈克·西科里亚去了。赫尔朝迈克眨了眨眼，迈克就大谈其“工贼”，大谈诚实的工人是怎样严厉地对待“工贼”的。最后，那个希腊人累了，躺在地板上，赫尔走到老迈克的身边小声说，那个希腊人的名字一定叫犹大^①！

① 犹大，出卖耶稣的门徒。

第十四章

老迈克很快就睡着了，可是赫尔已经有几天没有干活，而且心里很兴奋，所以一直没有入睡。他静静地躺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忽然发觉房间里有了动静。屋子里有一盏很暗的灯，他半睁开眼睛，看见有人坐了起来。起先他看不清是谁，但终于认出那个希腊人。

赫尔一动不动地躺着，过了一、两分钟，他偷偷地睁开眼睛，看见那个人用两只手扶着地板，蹲在那里竖起耳朵仔细听。赫尔时不时半睁开眼睛，偷看上几眼，只见那个人蹑起脚，小心地跨过睡着的人，向他走过来。

赫尔尽力装成熟睡的样子，均匀地呼吸着。这可不容易，因为有人正弯下腰俯视着他，并且很有可能就此把刀子插进他的胸膛。不过，无论如何，他愿意冒这个险。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感到那个人的手指轻轻地碰到他的肋骨，然后顺着身体摸下去，摸到他的衣袋。

“想搜查我！”赫尔想道，他等待着，以为他会摸别的口袋。但等了似乎是很长的时间之后，他发现阿波斯托利卡斯又站了起来，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再过一分钟，他已经躺了下来，屋子里又恢复了寂静。

赫尔把手伸进口袋，手指头碰到了一件东西，他立刻明

白那是一卷钞票。

“我明白了！”他心中想道，“一个圈套！”他不由得暗自笑了起来，心里想起童年的往事，想起了老家顶楼上的那只破箱子，里面装着他父亲的小说。他现在还可以看见它们，看见那些破旧的棕色封面和粗糙的插图：贺拉梯奥·阿尔格^①的《幸运与勇气丛书》，还有《生与死》、《敷衍塞责》等等。他还可以回忆起来，他是多么紧张地读着那些故事：一个乡下孩子来到城里，遇到一个恶棍偷了他主人钱柜里的钱，却把钥匙放在孩子的口袋里！在通用燃料公司的雇员当中，显然有人读过贺拉梯奥·阿尔格的作品！

赫尔知道他必须尽快地把钞票拿出来。他原想把它们退还给那个“犹太”，可是终于决定把它们留给艾德斯特罗姆，看来，不久他就会用得着钱了。他让那个希腊人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去进入梦乡，然后用小刀轻轻地在煤渣地上挖了一个洞，用心把钱埋藏在洞里。埋完之后，他便爬到别处，躺在那里思索。

第十五章

他们要等到天亮再说，还是很快就会来呢？他倾向于

^① 贺拉梯奥·阿尔格(1834—1899)，美国作家。写了一百多部儿童读物，其中著名的有《幸运与勇气》(1869)、《褴褛的汤姆》(1871)等。

第二个推测。因此，过了一、两个钟点，他听到门柄转动的声音时，并没有太吃惊。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哗啦一声，门被撞开了，露出了一个大汉的肩头。

房间里一下子乱了起来。有些人一跃而起，大声呼叫；有些人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还没有完全清醒。屋子亮了，有一个闯进来的人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家伙在哪儿呢？”一个人大声喊道，赫尔马上听出那是矿区警长杰夫·柯顿的声音。“举起手来！你，乔·史密斯！”赫尔没等看见警长的手枪，便举起了双手。

接着便是一阵沉默。因为这出戏是演给别的工人看的，所以有必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完全清醒过来，让他们的眼睛适应灯光。这时，赫尔举起双手站在那儿。在手电后边，他可辨认出警长、亚当斯“老弟”、阿列克·斯通和贾克·普里多维奇的面孔，另外还有两、三个人。

“伙计们，”柯顿终于说，“你们几个人要求设置过磅检查员，你们选中了这个人，不错吧？”

没有人回答。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找这位斯通先生，要出卖你们。”

“伙计们，他撒谎。”赫尔平静地说。

“他拿了斯通先生的钱，把你们出卖了！”警长坚持说。

“他撒谎。”赫尔重复了一遍。

“他身上现在就带着那笔钱！”警长大声说。

赫尔马上接着喊道：“弟兄们，他们想编造些鬼话来陷

害我！你们不要受骗！”

“闭嘴！”警长命令道，然后对工人们说：“我来证明给你们看。我相信钱就在他身上，贾克，搜他！”

商店职员走上前去。

“注意看着，伙计们！”赫尔大声嚷道，“他们就要把什么东西放在我的口袋里了。”老迈克愤怒地朝这边冲过来，赫尔对他说，“迈克，不要紧，别管他们。”

“贾克，脱掉你的外衣，”柯顿命令道，“卷起袖子。给他们看看你的手。”

他简直象一个变戏法的人在表演魔术。那个小犹太人脱掉外衣，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他翻过来、调过去地给观众看他的手，然后伸直两手慢慢地走向赫尔，活象一个催眠师，准备去对他催眠。

“注意看！”柯顿喊道，“我知道他身上藏着钱。”

“看仔细了！”赫尔喊道，“如果我身上没有钱他们就会放进去的。”

“年轻人，举起手来。”警长命令道。“离开他远一点！”这句话是讲给迈克·西科里亚和别的观众听的，他们都往前挤，从别人的肩头望过去。

当时事态的确十分严重，可是事后回想起来，赫尔忍不住要哈哈大笑。普里多维奇搜查他的口袋时，模样着实可笑。他尽管远离赫尔，好让大家相信钞票的确是从赫尔的口袋里搜出来的。搜查者先把手伸进赫尔外衣里面的口袋，然后衬衣的口袋。达到高潮需要时间嘛！

“转过身去，”柯顿命令道。赫尔转过了身子。犹太人搜了他的裤袋。他把赫尔的表、梳子、镜子、手帕一件件拿了出来，检查过后，高高举起，掷到地上。搜到了赫尔钱包准备打开的时候，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屋子里鸦雀无声。由于公司的贪婪盘剥，除了几块硬币零钱，钱包里空空如也。普里多维奇合上钱包，把它掷在地上。

“等一等！还没有检查完呢！”节目的主持人喊道，“伙计们，他把钱藏起来了！贾克，两边的口袋搜过没有？”

“还没有。”贾克说。

“仔细检查！”警长喊道。每一个人都热切地伸长脖子往前挤，普里多维奇跪下一条腿把手伸进赫尔外衣的一个口袋，然后又伸进另一个。

他收回手的时候，脸上明显地露出失望的表情，赫尔看见他那副样子差一点没笑出来。贾克说：“钱不在！”

“什么！”柯顿大声说，他们面面相觑，“老天爷，他把钱藏在别的地方了！”

“弟兄们，我身上没有钱！”赫尔说，“他们想往我身上栽赃。”

“他把钱藏起来了！”警长吼道，“贾克，把钱找出来！”

普里多维奇又重新搜查。这一次动作迅速，不象刚才那么细致了。现在他想到的只有那笔白白失去的钱，不大考虑那些观众了。他强迫赫尔脱下外衣，撕破里子，他解开赫尔的裤扣，在里边摸索了一阵，他还把手指伸进赫尔的鞋子。

可是哪儿都没有钱，检查人楞住了。“他出卖了你们，从斯通先生那里拿到二十五块钱！”警长说道，“他已经把钱藏起来了。”

“弟兄们，”赫尔大声说，“他们派来了一个密探，让他把钱藏在我身上。”他一边说一边看着阿波斯托利卡斯。他看见那个人吃了一惊，胆怯地往后退缩。

“是他！他是一个工贼！”老迈克大声嚷道，“我敢打赌，钱准在他身上！”他向着那希腊人走去。

警长突然发现这场戏现在该收场了。因此他说：“够了，把那个家伙带走！”立刻就有两个人抓住赫尔的手腕，第三个人抓住他的衬衣领子。矿工们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他们就把他们的囚犯推出了屋子。

随后的一刻钟，对这位自称过磅检查员的人来说，是很不舒服的。到了漆黑的户外，警长可以任意发泄他的怒气了，阿列克·斯通也一样。一路上，他们拼命咒骂他，踢他，打他。有一个抓住他的手的人用力拧他胳膊，他痛得叫了起来。他们骂得更凶了，还不许他出声。他们沿着那条黑暗、静寂的大街快步走下去，走进警长的办事处，上了楼，向着一间作为北谷牢房的屋子走去。他们把他一个人推进屋子，砰的一声关上铁门，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倒十分高兴了。

第十六章

这是一个浅薄无聊的圈套，不过赫尔知道这是针对工人的，按照他们的判断力设下的。如果他睡着了，他们就会在他身上搜出钱，第二天，这消息就会传遍全村，说他受了贿。当然，他那些最接近的朋友，委员会的成员是不会相信的，不过工人群众就可能相信。这样，汤姆·奥尔逊到北谷来的目的就要落空了。后来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总会想起这次冒险经历，并用来作为许多事情的征兆。工头们现在这样设法陷害他，以破坏他在伙伴中的影响，以后，他们设法破坏工人运动，以混淆全国人民的视听的时候，他都能洞悉一切。

现在，赫尔入狱了。他走到窗户跟前，拉了拉窗格，它们是拉不断的。然后他在黑暗中摸索，检查他的牢房，发现它是在普通房屋的内部修造的一个铁笼子。屋子的一角有一条板凳，另一角有一条比较宽的板凳，上面铺了一床褥垫。赫尔读过一些关于监狱的书，所以有意躲开这床褥垫。他坐在那条光板凳上沉思起来。

的确，在牢里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同样，在一个五英尺高的炭坑里装煤，扭伤了腰，磨破了手，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另外还有一种很不同的心理，那就是靠矿工

供养、过着舒适生活的人们的心理。在牢里，首先，你觉得你变成了一只野兽，你天性中的兽性加强了，野兽的憎恨和恐惧的情绪突出了。如果你不想受这种情绪的支配，便只有高度集中精神。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你在牢房里就会不断地思考。白天很长，夜晚更长，你有充分的时间任凭你的思绪驰骋。

板凳很硬，而且好象愈坐愈硬，怎么坐都不舒服。赫尔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接着躺下来睡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回踱步。这时候，他一直在思索，这时候，被囚的心理紧紧地抓住了他。

他首先想到当前的问题。他们会怎样处置他呢？很明显，他们要把他赶出矿区，从而摆脱他。不过他的恶作剧使他们如此恼火，他们这样做就能满足了吗？赫尔曾经模模糊糊地听人说过所谓“第三级”刑讯^①的当地美国法律，但从来没有想过这和他会有什么联系，现在却要这样想了，心境多么不一样呀！

赫尔和汤姆·奥尔逊说过他不想组织工会，但要设一个过磅检查员。奥尔逊笑了，好象还挺满意。他显然认为到头来结果反正都一样。现在看来，奥尔逊是颇有先见之明的，因为赫尔现在不再担心工会的统治和工会代表的专制作风了。相反，他突然希望北谷工人组织起工会，并且爱怎么专制就怎么专制！这种转变，虽然赫尔并没有意识到，

^① 指严厉的拷问。

但他还是在重复着改良主义者共同的经历。许多改良主义者起初都是些温和、仁慈的鼓吹者，只要求一点点表面上公正的待遇，而一旦被囚心理起了作用，就会变成一个激烈、坚决的革命者。“心灵的彻底解放啊，”拜伦说，“你是牢房中最大的自由！”

诗人接着说：“你的子孙被关进牢房……”那时“自由的美名就会随风飘扬。”这个道理在锡隆是这样^①，在北谷似乎也是这样。天亮了，赫尔站在牢房的窗前，听见汽笛响了，矿工们上工了。这些累弯了腰、脸色苍白的地下生物，在黎明中就象一队狒狒。他朝他们招手，他们停下脚步，睁大眼睛，然后也朝他招手，他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他在坐牢，为什么坐牢……这样，囚者的心理就会传给他们。如果他们当中有人不信任工会，或怀疑有没有必要在北谷组织工会，那么，这种不信任和怀疑就会消失了！

赫尔想来想去，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不安。工头们满可以把他装进汽车，在天亮之前把他送到佩德罗去，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地方呢？难道这是他们蔑视奴隶的一种表示吗？难道他们认为囚犯在窗口出现不会引起愤恨只能引起恐惧吗？难道他们比自称过磅检查员的人更了解他们的工人吗？他想起了玛丽·柏克对工人的悲观的看法，心里充满了焦虑——这是因为被囚心理现在起作用——他竭力和焦虑作斗争。他恨公司的冷嘲热讽。

^① 此处引拜伦诗作《锡隆的囚徒》。

他咬牙切齿，希望能给工头一顿教训，让他们知道工人不是奴隶，而是人！

第十七章

早晨过去了一半，赫尔听见外边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打开了上锁的牢门，放下一壶水和一个装了一大块面包的洋铁盘。他刚要离开，赫尔说：“请等一等。”

那个人对他皱起了眉头。

“你能告诉我，我得在这儿待多久吗？”

“我不能。”那个人说。

“如果要我坐牢，”赫尔说，“我当然有权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见鬼去吧！”那个人说完，砰的一声关上门，顺着走廊走了。

赫尔回到窗户跟前，以观看来往行人来消磨时间。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儿童聚在下边，抬起头看他，一边微笑，一边打手势，后来有人过来把他们赶走了。

过了些时候，赫尔感到饿了。光吃面包，不久便让他感到乏味了，再喝水也帮不了忙。不过赫尔还是把面包吃完，把水喝光，而且还想要。

白天过得很慢，快要天黑的时候，看守又来了，带来了一大块面包和一壶水。在那个人转身要走的时候，赫尔说：“请等一等，我有话跟你说。”

“我跟你可是没话。”那个人说道。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赫尔解释道，“我读过一本书——忘记是在哪儿读的了，不过是一位医生写的——它说，白面包所包含的成份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你胡扯些什么！”看守咆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赫尔解释道，“面包加水不是我要吃的。”

“你要吃什么？”

说话的腔调暗示这句话不过是修辞学上的反问罢了，但赫尔竟把它当作好意。“如果我能吃到一点牛排和土豆泥……”

牢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它的回声把幻想中的菜单淹没了。赫尔只好又坐在硬板凳上啃他的干面包，想一个被囚者的心事。

下工的汽笛响了，他站在窗前，又一次看到一群群朋友，他们暗地里给他打手势，鼓励他。接着，天黑下来了，一个难熬的长夜又开始了。

天色已经很晚，到底有多晚，赫尔不得而知。只是居民区的灯光全熄了。他知道今天晚上要待在牢里，于是用手当枕头躺在地上。他迷迷糊糊地正要睡着，突然听到窗格上有一种刮擦的声音。他吃了一惊，坐了起来，又听到那声音，没错，是纸的沙沙声。他跳到窗旁，在微弱的星光下，可

以看见有一个什么东西吊在那儿。他伸手去抓，看起来那象是一个普通的记事簿，就是簿记员用的那一种，绑在杆子尖上。

赫尔朝外面看，但看不见任何人。他抓住杆子，拉了一下作为暗号。他听到一个压低了的声音，他立刻就听出来那是罗维塔的声音。“喂！听着。在本子上把你的名字写上几百遍。我过一会再来，明白吗？”

这个命令真是奇怪极了，不过赫尔明白没有时间让罗维塔来解释，他回答道：“好的。”然后扯断绳子，取下本子。本子里有一支铅笔，铅头包着布片，免得把它折断。

杆子撤回去了。赫尔坐在凳子上开始写名字，一页写三四个“乔·史密斯——乔·史密斯——乔·史密斯”。即使在黑暗之中，写“乔·史密斯”也并不困难，因此，他一边写，一边紧张地分析这一神秘的作法。他的委员会不会拿他的签名分发出去作为纪念品，这样推测是合乎情理的，他们一定另有重要用途，用来对抗老板们的某种新的行动。他很快就找到这个谜语的答案了：工头们没有在他身上找到钱，就伪造了一封信，拿来发给大家，声称是那个即将上任的过磅检查员的人写的。他的朋友要用他的签名来证明那封信是伪造的。

赫尔写的是潇洒的草书，还带着很有气派的花饰。他相信它和阿列克·斯通设想的矿工的鬼画符是不会一样的。他用铅笔写了又写：“乔·史密斯——乔·史密斯——”一页接着一页，一直写到他认为已经足够分给所有

的矿工，下面就该开始为矿工助手写了。这时，听到外边一声哨子，他停下笔，跳到窗前。

“掷下来！”一个悄悄的声音说，赫尔把本子掷了下去。他看见一条人影在街上消失了，在这以后，一切又重归于寂静。他注意地听了一会儿，看看是不是把看守吵醒了，接着，便躺在板凳上，继续他的被囚者的心事！

第十八章

清晨来临，矿山的汽笛响了，赫尔又站在窗前。这一次，他看见有些上工的矿工手里拿着一些小纸条。他们很明显地挥动着纸条好让他看见。老迈克·西科里亚也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大把纸条，把它们发给愿意要的人。毫无疑问，他曾受到告诫，要秘密散发，但这种场合使他太兴奋了，他象春天的一只小羊那样跳来跳去，并且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朝赫尔挥动着纸条。

这样轻率的行为自然会引来相应的后果。赫尔看见一个粗壮的汉子从拐角大踏步走过来，冲到惊呆了的老斯洛伐克人面前。他是矿山警卫亚当斯“老弟”。他握紧铁拳，全身的肌肉作好出击的准备。迈克看见他，仿佛突然瘫痪了似的，他那拱起的双肩一齐耷拉下来，双手垂在两边，手指松开，宝贵的纸条飘落在地上。迈克呆呆地看着亚当斯，

活象一只着了魔的兔子，一动也不敢动。

赫尔抓住窗格，很想跳下去救他的朋友。不过那预期的拳头并没有落下来，矿山警卫只是狠狠地瞪着这个老头，给他下了一道命令。迈克弯下腰捡起纸条，这费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不能、也不愿让眼睛离开警卫。他把纸条捡完之后，又来了一道命令，他把纸条交给了亚当斯。在这之后，他往后退了一步，亚当斯跟上一大步，依然紧握拳头，似乎随时都可能给他一下。迈克又退后一步，亚当斯又进了一步，这样，两个人在拐角的地方消失了。看这场小戏的人转身快步走了，结果如何，赫尔不得而知。

过了一、两个钟头，赫尔的看守来了。这一次没有带面包和水。他打开门，命令囚犯跟他走。他下了楼，走进杰夫·柯顿的办公室。

警长坐在办公桌后面，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烟。他正在写什么，并且不停地写下去，直到看守走出去，把门关上，他这才把转椅转过来，架起二郎腿，靠在椅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年轻的矿工。赫尔身穿肮脏的蓝色工装裤，头发蓬乱，因为在牢房里囚了两天，脸色十分苍白。警长贵族式的脸上带着微笑。“年轻人，”他说，“你在这个居民区里玩得很高兴呀。”

“还不错，谢谢。”赫尔回答。

“你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呢？”他停了一下又说，“现在告诉我，你以为你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阿列克·斯通也是这样问我的。”赫尔回答，“我想，解

释也没有用。你和斯通一样，也是不大相信利他主义的。”

警长把雪茄从嘴里取出，掸掉了烟灰。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了，他打量着赫尔，屋子里一片寂静。“你是一个工会组织人吗？”他终于问道。

“不是。”赫尔说。

“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是一个工人，这我知道。谁出钱雇你来的？”

“你看！你不相信利他主义。”

柯顿吐出的一个圈，飘到屋子的另一头。“就是要给公司为难，呃？你是不是什么鼓动员？”

“我是一个想当一名过磅检查员的矿工。”

“是社会主义者吗？”

“那要看这边情况进展得如何。”

“好吧，”警长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这我知道。因此我决定要和你摊牌，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你不能在北谷，也不能在任何和通用燃料公司有关系的地方当过磅检查员。想让公司为难，你也办不到。我们甚至不想打你，使你成为一个殉道者。那天晚上，我本想这样，可是我改变了主意。”

“也许你可以把我臂上的伤痕也改变过来吧。”赫尔调皮地说。

“我们提出两个条件，任你选择。”警长继续说下去，没有理会这个温和的讽刺，“你可以在一个文件上签名，承认你从阿列克·斯通手里拿了二十五块钱，这样，我们把你开

除，彼此不分胜负。要不然我们就要证明你拿了，把你送进监狱，关上五年、十年。你听明白了吗？”

赫尔提出要当过磅检查员时，曾想过可能被赶出矿区，也打算就此离开，就算学过这门功课了。但是现在他坐在这里，面对着警长威胁的目光，突然决定不离开北谷。他要留下来和这个庞大的“窃贼”——通用燃料公司较量较量。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呢，柯顿先生，”赫尔说，“你经常这样干吗？”

回答是：“不得不干的时候，我们就干。”

“这倒是一个很新奇的建议。请你说得详细些，我犯的什么罪？”

“这我说不准，这种事我们让律师来办。也许是阴谋叛乱，也许是敲诈勒索。他们总会找到一个罪名来判你长期监禁的。”

“在我提出抗辩之前，你可以让我看看那封伪造信吗？”

“噢，你已经听到那封信了，是吗？”警长耸起眉毛有些吃惊地说。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交给赫尔。赫尔念道：

“新爱的斯通先生，过泵检查员的事你不必操心。给我二十五块钱，我就会给你办妥。你的忠实的乔·史密斯。”

读完内容，赫尔仔细研究那张纸。他发觉他的敌人真是不惜工本，不但以他的名义伪造文件，而且还拍了照片，剪下来加以付印。无疑，他们拿去在村里到处散发了。这

一切都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的!这是奥尔逊曾经说过的——他们有一个欺骗矿工的常备的体系。

第十九章

赫尔把情况仔细考虑了一、两分钟，终于说：“柯顿先生，我还不致于写那样的错别字。我的书法也比它流畅些。”

警长残酷的嘴唇微微流露出一丝笑意。他说：“这我知道。我比较过。”

“你有一个很好的密探部门!”赫尔说。

“你脱身之前，年轻人，也会发现我们的法律部门也很不错。”

“唔，”赫尔说，“它们是得这样，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回避这个事实：我是矿工们选出的合法的过磅检查员，背后有一群拥护我的人。”

“如果这是你所指望的，”柯顿反驳道，“我劝你死了心吧。你没有群众了。”

“啊!你把他们全赶走了吗?”

“我们把带头的人赶走了。”

“都有谁?”

“那头老山羊，西科里亚就是一个。”

“你们把他赶走了。”

“不错。”

“开始动手的时候，我倒是看见了。你们把他送到哪儿去了？”

“这，”警长微笑地说，“就是你们密探部门的事啦！”

“还有谁？”

“约翰·艾德斯特罗姆下山葬他的老婆去了。这个脸色苍白的老传教士给我们捣乱不是第一次，不过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你在佩德罗可以找到他，多半在贫民院里。”

“不，”赫尔立刻回答，声音里微微地透着得意，“他不用马上到贫民院去。你看，我刚给他送去二十五块钱。”

警长皱起眉头，“真的？”过了一会儿，“你真拿到钱了！我还以为那个下流的希腊人贪污了呢！”

“不，你的仆人是很有诚意的，不过我也是。我知道艾德斯特罗姆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足秤，所以他有权得到那笔钱。”

这当然不是事实。钱还埋在艾德斯特罗姆的小屋里。不过赫尔认为老头儿迟早是会得到这笔钱的，同时，他想把柯顿引到歪路上去。

“年轻人，干得很漂亮！”警长说，“不过以后你要后悔的。它只是让我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弄得你不能再跟我们作对。”

“你是说让我坐牢吗？你当然知道它得经过陪审团审判。你能找到一个对你唯命是从的陪审团吗？”

“他们告诉我，你在佩德罗镇的时候对政治很感兴趣，你没有研究过我们的陪审制度吗？”

“没有，我还没有来得及。”

警长又在那儿吐烟圈了。“我们陪审团的人数大概有三百来人，陪审员当中有三个是公司的职员，两个阿尔夫·雷蒙酒店的店员，一个已经把牧场抵押给公司银行的牧场主，还有五个墨西哥人，他们对陪审制度一无所知，但可以为了一杯威士忌酒把刀子插进你的后背。地方检查官是一个嘴上帮矿工、实惠给我们的政治家，而地方法院的邓顿法官则是我们首席顾问瓦格曼的伙伴。这些，你全听清楚了吗？”

“是的，”赫尔说，“我听说过‘雷蒙’帝国，我很想见识见识这部机器。你对这方面倒是挺坦率的！”

“我要你知道你是在和什么人作对。”警长回答，“这件事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很希望它能够顺利地解决。我们只要求你把你造成的危害改正过来。”

“你说‘改正过来’，你的意思是要我在众人面前丢脸——跟他们说我是一个工贼吗？”

“一点不错，”警长说。

“我想坐下来考虑一下，”赫尔一边说，一边坐下来，伸直两条腿，尽力让自己舒服一些，“楼上的那张椅子实在硬得吓人。”他嘲讽地向警长微笑着说。

第二十章

谈话继续下去，转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话题上去。“柯顿，”囚犯说，“我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想以前你一定是人们称为绅士的吧。”

警长脸红了起来。“见你的鬼去吧！”他说。

“我并不想提什么问题，”赫尔接着说，“我很清楚你不屑一答。我的意思是，你原来是一位绅士，你对当前这件事的某些方面可能会感到兴趣，这种事不是一个象斯通那样的奴隶监工，或一个象卡特莱特那样的效率专家所能理解的。绅士能够认出另一位绅士，即使他穿上了矿工的服装，不是吗？”

赫尔停下来等他回答，警长仔细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我想是这样的。”

“首先一位绅士在没有向另一位绅士敬烟之前，自己是不抽烟的。”

那人又看了他一眼，赫尔以为他又要让他见鬼去了，可是他却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支雪茄烟，把它送给赫尔。

“谢谢，”赫尔从容地说，“我不抽烟，不过我喜欢别人向我敬烟。”

两个人彼此打量着对方，谈话暂时中断。

“柯顿，”囚犯说，“你描绘了我受审的情景。现在让我把故事给你继续编下去。你们已经全都安排好了。陪审席上坐着你们一手挑选的陪审员，椅子上坐着你们一手挑选的法官，还有你们一手挑选的检察官完成了你们交下来的任务。你们准备把牺牲品送进监牢，杀鸡给猴子看。不过，假如事情进行到高潮时，你们却发现那个牺牲品是一个不能关进监牢的人，那便如何是好？”

“不能关进监牢？”警长重复道，声音里带着思考，“你必须加以说明。”

“对你这样聪明的人还用说明吗？柯顿，难道你不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关进监牢的吗？”

警长抽了一会儿烟，然后说：“这个县里有些人是不能的，但我想，这些人我全认识。”

“啊，”赫尔说，“你从来没有想过州里会有这种人吗？”

接着，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两个人互相凝视得愈久，赫尔愈感到警长脸上流露出疑惑的表情。

“你想想，这有多难为情！”赫尔接着说：“你把这些戏搬上舞台，就象前天晚上那样，只不过舞台比较大了，观众比较重要了，但结果你却发现你不是在北谷工人面前替自己辩护，而是在全州公众面前受审。你在公众面前证明自己触犯了法律，更糟的是，证明你是一个大傻瓜！”

这一次警长凝视的时间更长了，连雪茄烟都忘记吸，灭了火。这时，赫尔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离奇地冲他微笑。警长眼前，仿佛出现了幻景，赫尔身上的工作服不见了，变

成了一身夜礼服！

“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那人大声喊道。

“好啦，好啦！”赫尔笑着说，“你替你们的密探部门大事吹嘘，说它的效率如何如何高！那么，就让他们去查一查吧：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年方二十，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五十磅，眼睛棕色，褐色的头发有些卷曲，态度温文尔雅，是女士们的宠儿——至少社交界是这样说的——他六月初失踪，据说是在墨西哥猎山羊。柯顿，你知道，这里只有一个城市有社交活动，这个城市只有二十五或三十个家庭能够参加这种活动。要查出这个人，对通用燃料公司的密探部门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又是一阵沉默。赫尔接下去说：“因为你有识别的能力，现在你才感到苦恼。公司很幸运，在它的居民区警长里，碰巧有一个人，从前是一位绅士。”

警长的脸又红了起来。“啊，上帝！”他说，仿佛在自言自语，然后虚张声势地做了一次最后的努力：“你在骗我！”

“你所说的‘欺骗’，在上流社会里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柯顿。我们的交往，大多会有这种成分，至少在年轻人里面是这样的。”

警长突然站起身来说：“请你在楼上待几分钟，你不会在意吧？”

听了这话，赫尔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我当然非常在意，我已经在楼上待了三十六个钟头，只吃面包和白水，我

很希望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不过，”警长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能不让你上楼去。”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赫尔回答，“如果你下命令，我就去，不过你得注意，你把我拘留在这儿并没有合法的根据，既没有罪名，也不让我找律师。除非我说错了，你是有罪的，而公司也违反了民法。当然，这是你的事，我只是想说清楚我的立场——你问我，让我上楼去，我会不会在意，我回答，我当然非常在意。”

警长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神经质地咬着他那支已经熄灭了的雪茄，然后他走到门前喊道：“嘿，噶斯！”看管赫尔的看守来了。柯顿压低声音和他说了几句话，他又走了。“我让他给你送些吃的，你可以坐在这儿吃，这样你比较满意了吧？”

“那要看，”赫尔说，尽量利用着这种优势，“你把我当作囚犯，还是客人。”

“噢，别胡闹了！”柯顿说。

“可是我得知道我的身份，这对我的律师很重要。”

“当作客人。”警长说。

“可是客人吃过饭以后，如果他愿意，他便可以出去！”

“在你吃完之前，我会告诉你的。”

“那好，请快一点作出决定。我吃饭是吃得很快的。”

“你能答应，在吃完饭之前，决不走开吗？”

“要是我离开，”赫尔笑着回答，“我只有到我办公的地方去。你可以到卸煤厂去找我，柯顿！”

第二十一章

警长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看守回来了，手里托着的食物，比他以前送来的真有天壤之别。盘子里有冷火腿，几个白煮蛋，一碟土豆色拉，一杯咖啡，外加黄油、面包卷。

“不坏，不坏！”赫尔得意地说，“这甚至比牛排、土豆泥还好！”他坐在那儿看着看守腾出地方，把盘子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一点也没有去帮忙。看守蹑手蹑足地走了出去，赫尔开始吃饭了。

他还没有吃完，警长便回来了。他坐在转椅上，象是在沉思。赫尔一边吃，一边抬起头朝他微笑。

“柯顿，”他说：“你知道，用餐的风度是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教养的。你看，我没有象阿列克·斯通那样把餐巾掖在脖子上。”

“我知道。”警长回答。

赫尔把刀和叉并排地放在盘子上。“你的佣人忘记送来洗指碗，”他说，“不过，这不要紧。现在你可以按铃叫他来把盘子收去了。”

警长用声音代替了电铃，看守进来了。赫尔说：“很不幸，前天晚上你手下的人搜查我的时候，把我的钱袋弄丢了。弄得我现在没有钱赏侍者几文小费了。”

“侍者”狠狠地瞪着赫尔，象是要咬他一口。不过警长微笑着说：“噶斯，把东西收走，把门关上。”

赫尔又伸直了双腿，舒舒服服地坐好：“我得说，当你的客人比当囚犯要好一些！”

沉默了片刻。

“我和卡特莱特先生谈过了，”警长说，“我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话有多少是假的，但十分清楚，你不是矿工。也许你是一个新型的鼓动员，不过我敢赌咒，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懂得用餐规矩的鼓动员。我想，你生在有钱人家，可是我实在弄不明白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

“告诉我，柯顿，”赫尔说，“你听说过‘厌倦’这个词儿吗？”

“听说过，”柯顿说，“但你要说厌倦，不是还太年轻了吗？”

“也许是我看见别人这样，自己想试一试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是真的，你应该留在大学里。”

“今年秋天我回去上四年级。”

“什么大学？”

“我看得出来，你还不相信我！”赫尔微笑着说。突然之间，他以只有在月光下、校园里、特权的人物才能有的心情唱起歌来：

“煤炭老王是位有趣的老伙计，

有趣的老伙计就是他，煤炭老王；
万岁！我要为你和我高声欢呼——
他创办了一座高深的大学堂。”

“那是什么大学？”警长问道。

赫尔接着唱下去：

“噢，出来吧，丽莎—安，
月光照在松树上！
噢，丽莎—安，
我在为你唱《哈利刚》！”

赫尔唱完之后，警长说：“好了，好了，在哈利刚大学，象你这样的人很多吗？”

“有那么几个——足够影响一大群人的。”

“你们就是这样度假的吗？”

“不，不是度假，这是实用社会学夏季的课程。”

“哦，我明白了！”警长说，禁不住笑了起来。

“去年一年，我们请几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把他们的理论全拿出来。可是这些理论和实际对不上号。我对自己说：‘我得把这些理论检查一下。’下面这些词儿你大概是知道的——个人主义、放任主义、订契约的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在这里你知道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居民区警长，脸上带着残酷的微笑，腰上别着一支手枪，他破坏起法律比州长签署法律还要快。”

警长突然觉得这种“茶话会”拖得太长了。他站起身来

打断了赫尔的话，说：“年轻人，如果你不在意，就让我们来谈谈正事吧！”

第二十二章

警长在屋子里走了一圈，然后站在赫尔面前。他把手插在衣袋里，态度从容优雅，和他的职业很不相称。赫尔心想，尽管他的嘴有些残酷，脸上有些放荡的痕迹，他却是一个漂亮的魔鬼。

“年轻人，”他又一次装出亲切的样子，“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你很机警，也很勇敢，我佩服你。因此，我不想再追究了，你可以回去，在大学里完成你那门功课。”

赫尔一直在研究对手审慎的笑容。他终于问道：“柯顿，让我把你的建议弄清楚，我用不着说我拿过钱了？”

“不用了，这一条我们可以给你免掉。”

“你不把我送去坐牢了？”

“不。不用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我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你罢了。我只要求你走开，好让这里的人忘掉一切。”

“可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柯顿？我要想跑，在前九、十个星期里，我随时都可以跑掉。”

“那当然，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是出于我对你的体谅。”

“不要提什么体谅不体谅！”赫尔大声说，“你希望摆脱我，你希望不引起什么麻烦。不过你办不到，所以不要再提了。”

对手迷惑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你是说你要呆在这儿吗？”

“一点儿不错。”

“年轻人，够了！我没有时间再和你开玩笑。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怕你威胁，我是这个居民区的警长，有责任维持秩序。我说，你得离开这儿！”

“可是，柯顿，”赫尔说，“这是一个法治的镇子！我和你完全一样有权在街上行走。”

“我不想浪费时间和你辩论。我要把你装进汽车，把你送到佩德罗！”

“要是我去找地方检察官，要求他对你起诉呢？”

“他会笑话你。”

“要是我去找州长呢？”

“他会笑得更厉害。”

“好吧，柯顿，也许你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不过我怀疑，我怀疑你有多大把握。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上司也许会不赞成你采取这种高压手段吗？”

“我的上司？你指的是谁？”

“尽管你看不起地方检察官和州长，州里有一个人是你不能不尊敬的，那就是彼得·哈利刚。”

“彼得·哈利刚？”警长重复了一遍，然后突然放声大

笑。“啊，你真是一个有趣的孩子！”

赫尔镇定地继续观察他：“我不相信你这样有把握！你做的一切他都会同意吗？”

“当然会！”柯顿说。

“你这样对待工人，他也会同意？他知道你们克扣斤两吗？”

“他娘的！”柯顿说，“给你们办大学的钱，你以为是从哪儿来的？”

谈话中断了一会儿。警长终于高傲地问道：“你想知道的全知道了吧？”

“是的，”赫尔回答，“当然，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过这很难说服别人。你知道，老彼得不象大多数西部的豺狼，他是一个虔诚的高教会派的教徒。”

警长冷冷地微微一笑。“只要世上有羊，”他说，“就会有披着羊皮的狼。”

“我明白了，”赫尔说，“而你就听任他们靠吃羊来过日子！”

“如果有这样的羊，竟然蠢到被那件破旧的羊皮欺骗，”警长说，“它就活该被狼吃掉。”

赫尔一直在观察他面前的这副讥讽的面孔。“柯顿，”他说，“牧羊人睡着了，不过牧羊犬在吠，你没有听见吗？”

“我没听见。”

“它们在吠，不停地吠！它们会叫醒牧羊人，会救出羊群的！”

“我对宗教不感兴趣，”柯顿说，显然厌烦起来了，“你的那一套也不比老彼得的吸引人。”

赫尔突然站起来说：“柯顿，我应该站在羊群一边！我要到卸煤场上工去了！”说完，便向着门口走去。

第二十三章

杰夫·柯顿一跃而起，“站住！”他大声喝道。

但赫尔没有停步。

“你听着，年轻人！”警长喊道，“玩笑别开得太过火！”他一步跳到门前，挡住囚犯的去路。他的手向臀部伸去。

“拉出手枪来吧，柯顿。”赫尔说，警长拉出了手枪，“现在我站住了。以后要是服从你，那是因为你拿手枪对着我。”

警长的嘴露出凶狠的表情。“你要知道，在这儿，拉出手枪和开枪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赫尔回答，“下命令吧，你要我干什么？”

“回来，坐在这张椅子上。”

赫尔坐下了。警长走到办公桌跟前，拿起电话听筒。“七号，”他说，等了一会儿又说，“汤姆，是你吗？马上把车子开来。”

他挂上了电话，一阵沉默过后，赫尔问道：“我要到佩德罗去吗？”

没有回答。

“我看我把你惹火了，”赫尔说，“不过我想你总不会把前天晚上抢走的钱不还给我吧。另外，我和公司之间还有一笔账要算清，我干了活，公司得付我一点工钱吧？你打算怎么办？”

警长拿起听筒，要了另一个号码。“喂，辛普逊，我是柯顿。你把二号矿井辅助工乔·史密斯的工钱结算一下，把钱送到这儿来。店铺的账也给他结清，要快一点儿，我们在等着。他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他又挂上了电话。

“告诉我，”赫尔说，“你为迈克·西科里亚费过那么大的事吗？”

一片沉默。

“付我工钱的时候，请给我一部分公司钱票，我想留个纪念。”

依然是一片沉默。

“你知道，”囚犯固执地说下去，话说得很伤人，“用公司钱票来付工资是违法的。”

警长不得不回答了：“我们不用公司钱票付工资。”

“你们用的，老兄，你心里明白！”

“他们预支的时候，我们才用。”

“法律规定一个月发两次工资，你们不这样做。你们一个月发一次。月中他们要钱用的时候，你们就付这种假票

子!”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你挑什么刺儿?”

“如果他们不愿意，你就把他们装上火车，把他们赶走。”

警长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烦躁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柯顿，”赫尔又说道，“我是来受教育的，有一个问题希望你能给我讲一讲——是一个有关人类心理的问题。一个人做这种事时，他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年轻人，”警长说，“对不起，你愈来愈使人厌烦了。”

“噢，可是我们就要上汽车了，总不能一路上不说一句话吧!”过了一会儿，他又委婉地说，“你知道，我是真心向你请教的。说不定你还能说服我呢!”

“不!”柯顿果断地说，“我不跟你谈这种事!”

“为什么不?”

“因为在舌战上我不是你的对手。你们这些鼓动员以前我也领教过，你们全都一样，你们以为世界是靠舌头来推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赫尔终于明白他和警长的这一场争论不会得到什么结果了。他用尽全力想得到点什么，和他辩论，吓唬他，哄骗他，甚至为他歌唱!可是警长就是要把他赶走，情况就是这样。

赫尔不停地和柯顿争论，只是因为他得等着汽车到来，因为他受到侮辱，他的忿怒和失望的心情要得到发泄。可是他突然不响了。警长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你以为世界

是靠舌头来推动的!”这是赫尔的哥哥常说的话!警长还说:“你们这些鼓动员!”多年来,赫尔的哥哥常常这样骂他:“将来你会变成一个鼓动员的!”赫尔使着性子说:“就是成了鼓动员,我也不在乎!”而现在,非亲非故的警长也管他叫鼓动员,而且态度认真,毫不客气。他重复地说:“你们这些鼓动员最让我恼火的是——你们想到这儿来煽动工人……”

原来通用燃料公司竟把赫尔当成了这种人!可是他到这儿来是想当一个旁观者,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俯视苦难的社会海洋的。在采取行动之前,每一步都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只想当一名过磅检查员,再没有别的了!他告诉过汤姆·奥尔逊,他不赞成工会主义,他不信任工会组织者,不信任各式各样的鼓动员,他们是一些盲目的、不负责任的、到处煽起危险的激情的人。后来,他成为汤姆·奥尔逊的崇拜者——不过也只能部分地消除了他的偏见。奥尔逊只是鼓动员其中的一个,并不代表他们全体!

但他对公司的一切关照都无济于事,同样,他想让警长相信他是一个有闲阶级的一切努力也都落了空。尽管他在用餐时态度文雅,警长还是说:“你们这些鼓动员!”赫尔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标准来识别一个人的。难道他,赫尔·华纳已经变得和这些盲目的、不负责任的人一样了吗?现在是好好地估量估量自己的时候了!

难道在地下干了两个月的“脏活儿”就使他改变得这样厉害吗?这种想法当然不是贵妇人的宠儿所能接受的!难道他说起话来象一个鼓动者?他从前确是一个巧言令色的人!

警长说他喋喋不休！不错，他说了不少话，但一个人在牢里关了一天两夜，只能孤独地呆在那儿发愁，你叫他怎么办！难道一个真正的鼓动员就是这样形成的吗——被关起来，一个人呆在那儿发愁？

赫尔想起了在狱中郁郁不乐的情景。那时他忿怒之极。他觉得即使北谷被工会控制也不要紧。不过那全是气话，就象他回答他哥哥那样。那是囚犯心理，是实用社会学夏季课程的一部分。他已经把它扔到一边去了。但很显然，它给他留下的印象比他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它改变了他的形象！使他的模样和谈吐象一个鼓动员！它使他变得“不负责任”和“盲目”！

是的，就是这样！肮脏、无知、疾病、欺诈和压迫，美国煤炭居民区对矿工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头脑幻想出来的！赫尔的哥哥和警长可以作证，全世界都可以作证！警长、他哥哥和全世界不可能是“盲目”的！如果你和他们谈起上述情况，他们就耸耸肩膀，管你叫“梦想家”、“怪人”，他们说你“发疯”。他们也许还会发起火来，挖苦你，骂你。他们说：“你们这些鼓动者！”

第二十四章

北谷的警长竟然如此烦躁，简直坐卧不宁了。他那恼

人的工作给他带来的一切烦恼一起涌上了心头。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不管赫尔是否在听，竟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一群下贱的南欧人！文明人的语言一句不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能偷懒就偷懒，车上装满了石块、石片，还说是别人干的，下了工就去灌黄汤。他们不好好工作，不好好做人，惯用暗箭伤人的手法！而你们这些鼓动员却同情他们，如果他们觉得这儿不如他们的祖国，他们到这儿来干啥？”

这种说法赫尔以前听见过，不过现在他们在等汽车，既然警长拿他当鼓动员，那他就索性大闹一场！他说：“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通用燃料公司在外国雇用代理人，大肆吹嘘美国工资优厚，难道不是这样吗？”

“唔，他们没有拿到吗？工资比他们本国的高出两倍！”

“不错，可是这对他们毫无好处。另外有一个情况，通用燃料公司没有提到，那就是生活费比工资更高。还有，他们听到宣传，以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于是来了，希望自己和子孙能够碰到较好的运气。可是他们碰到了一个不熟悉地理的警长，他以为洛矶山脉是在俄国的什么地方！”

“这一类的话我全明白！”警长大声说，“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学会摇星条旗了。不过我告诉你，你得把煤挖出来。这可和七月四日举行国庆不一样。有些教徒定下一条法律——星期天休息。结果怎么样？他们可以有三十六个小时泡在酒里，于是醉得连星期一都不能上工！”

“柯顿，不会没有办法的！要是公司不租房屋给酒店老

板呢？”

“老天爷！你以为我们没有试过吗？如果这样，工人们就到佩德罗去，能带回来多少算多少——肚子内外全都装满。假如我们进行干涉，我们的人就会跑到别的矿区去，在那儿他们可以任意花他们的钱。不，年轻人，你有这种牲口，就只好用鞭子赶它们！这需要铁腕，需要象彼得·哈利刚这样的人。如果要出煤，要产业运转，要社会进步……”

“我们的歌提到了这个！”赫尔笑着说，打断了警长的话。

“这位有趣的哈利刚，
他让产业的车轮运转忙，
运转忙，为他的烟斗和醇酒，
为他高深的大学堂！”

“不错，”警长生气地说，“你们这些聪明的小伙子靠这位老人家的恩惠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做起诗来自然十分容易。不过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们这些大学生能接替他的工作吗？或者让民主党政治家到这儿来，嘴里说着一些有关自由的蠢话，为这些南欧人制定劳动法……”

“我有点明白了，”赫尔说，“你反对通过这些法律的政治家，你怀疑他们的动机，因此不肯遵守法律。不过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告诉我，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呢？”

“无政府主义者？”警长嚷道，“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不是吗？”

“老天爷!是可忍孰不可忍!你来了,把矿工鼓动起来,你——一个工会鼓动员,或者不管是什么吧——知道,这些人一旦挣脱出来,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在矿井里放炸药,放火烧房子!”

“他们这样干吗?”赫尔的话音里带着惊奇。

“上次大罢工他们干了些什么,你没有看过报道吗?那个蠢货约翰·艾德斯特罗姆老牧师可以告诉你。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赫尔说,“你错了。艾德斯特罗姆有他自己的一套哲学。不过我相信别人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在矿山上,我完全理解他们的观点。他们放火烧房子,是因为他们以为你或阿列克·斯通在房子里边。”

警长没有笑。

“他们要破坏产业,”赫尔接着说,“因为他们以为那是惩罚横暴和贪婪的产业主的唯一的方法。可是,柯顿,如果有人灌输他们一个新的想法,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不要破坏产业,要占有!’你怎么办?”

柯顿瞪大了眼睛。“占有!原来这就是你的道德观!”

“这总比彼得创业时采用的方法道德一些。”

“什么方法?”警长问道,脸上带着愠怒,“他是按照市价收买的,不是吗?”

“他按市价收买了那些政治家。碰巧我在西城认识一位女士,彼得从州政府手里收购学校的土地(大家都知道那块地出煤)时,她是学校的校务委员。他是以每英亩三块钱

买的，谁都知道那块地每英亩值三千块。”

“唔，”柯顿说，“要是你不收买政治家，在一个美好的早晨，你一觉醒来，就会发现别人已经把他们收买了。你如果有产业，就得保住它。”

“柯顿，”赫尔说，“你把时间卖给老彼得，不过，毫无疑问，你可以保留部分头脑！看看你每月的工资，就会明白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工资的奴隶，不比你看不起的矿工强多少。”

柯顿笑了。“我承认我的工资可能要多一些，可是我想过了，我觉得我的日子比你们鼓动家要好过一点。我是一条身居高位的狗，我希望能保住高位。”

“啊，柯顿，你有这样的人生观，怪不得你常常要喝得烂醉了。只是狗咬狗，没有信仰，没有人性！不要以为我在讽刺你。我跟你说的是心里话。我并不太年轻，也不太蠢，不要以为我没有注意到狗咬狗这方面的事。不过一个人身上总还有一点东西，使他不完全是一条狗，身上至少可能有比较好一点的东西。想一想这些可怜的、在丛山腹里流着汗水的地下狗吧，他们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冒着生命危险为你我挖煤，使我们保持温暖，使‘产业的车轮能继续运转’……”

第二十五章

这是赫尔说的最后的几句话。这些话的含义是很清楚的，但过后他回想起那天发生那些巧合的事，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正当他坐在那里闲谈的时候，在山腹里面的那些地下狗碰巧也正在经历着一次采煤史上离奇和恐怖的经历。有一个在地下干活的童工，违反了童工操作规程，动作出了差错。他是一个“刹车手”，他的任务是把一根木棍插进煤车的轮子里，把车子停住。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在插木棍的时候，车子已经滚动了。煤车把他撞到墙上，一辆装满煤的车子顺着下坡路滑下去了，有几个人想追上它，但已经太晚了。车子愈跑愈快，在转弯的地方跳出了轨道，撞在支柱上，把支柱撞飞了，掀起一片尘土，那是在这些老巷道里堆积了好几十年的尘土。与此同时，煤车碰上了一条电线，发出了一个火花。

这样，正在和警长闲谈的赫尔，与其说听到、不如说突然感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他觉得四周的空气变成了活的东西，狠狠地打了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地。玻璃窗化为阵雨向他飞来，屋顶落下的灰泥形成另一阵大雨。

他昏昏沉沉地抬起身来，看见警长也躺在地上。两个对话的人睁大眼睛恐惧地互相对视。就在他们匍伏着的时

候，头上又响起一声巨响，半个天花板掉了下来，上面插着一根横梁。四面都响起了巨大的响声，仿佛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他们挣扎着站起身来，向门口冲去，猛力推开房门，前边的过道这时又给一根断梁堵死。他们跳了回来，“到地下室去！”警长大声喊道，带着赫尔朝地下室的楼梯跑去。

但在他们走下楼梯之前，发现轰隆的响声已经停止，他们站住了，赫尔喘着气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矿井爆炸，”警长说，过了几秒钟，他们又跑到门口。

他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根直冲云霄的巨大尘柱。这尘柱在他们迷惘的眼前弥漫，把四周变得一片黑暗。天空飞沙走石。他们睁大眼睛，神志逐渐清醒，想起了爆炸之前的样子，这才发现一号竖井电梯房已经不见了。

“炸飞了，我的上帝！”警长喊道。这两个人跑到街上，抬头一看，只见电梯房的一部分已经落在他们头上那间牢房的屋顶上，把屋顶也砸破了。

现在碎石雨倒不下了，但满天的尘土依然包围着他们，尘土愈来愈浓，他们简直看不清道路。伴随着黑暗到来的是一片寂静，在爆炸声和碎片撞击声轰鸣之后，这真是死一般的寂静。

赫尔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心里感到茫然。他看见从碎煤机那边涌出来一群男人和男孩，每一条街都出来许多妇女，有老有少，她们把锅丢在灶上，把婴儿扔在小床上，大一点的孩子拉着她们的裙角尖声喊叫，他们一群一群地聚集

在矿井口上，它看上去就象一个喷着烟的火山口。

矿山监督卡特莱特来了，他朝着鼓风机房跑去。柯顿跟着他跑，赫尔跟在后面。鼓风机房整个儿毁了，巨大的风扇躺在一百英尺以外的地上，扇页摔得粉碎。赫尔还不熟悉矿上的事，无法理解这事的全部意义，但他看见警长和矿山监督彼此呆呆地对视着，还听见警长喊道“这一下可把我们毁了！”卡特莱特没有说一句话，不过他的薄嘴唇闭得紧紧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怖的神情。

两个人赶快回到冒烟的矿井口，赫尔跟在后面。这里聚集了一、二百名妇女，一起大嚷大叫地提出许多问题。她们把警长、矿山监督、别的工头，甚至连赫尔都团团围住，用波兰话、波希米亚话和希腊话歇斯底里地喊叫。赫尔摇摇头，表示他听不懂她们的话时，她们痛苦地呻吟或尖声叫喊。有人继续呆呆地看着那冒烟的矿井口，有人用手捂着眼睛，还有人跪在地上，举起双手，一边祈祷，一边抽抽噎噎地哭泣。

渐渐地，赫尔开始明白矿井爆炸的全部可怕之处了。不是响声、烟尘和黑暗，也不是疯狂、恸哭的妇女，不在地上而在地下，在那烟雾弥漫、一片漆黑的矿井里！是矿井里的那些人！是赫尔熟悉的那些人，是和他一起工作，一起说笑的那些人。他分享他们的欢乐，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有几十个，也许几百个，他们就在他的脚下，有的死了，有的受了伤，有的成了残废。他们怎么办呢？在地上的人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赫尔想去找柯顿，问问他，可是警长被包围

了，弄得应接不暇。他正在把妇女往回推，嘴里喊道：“走开！回家去！”

什么？回家？她们大声喊道。她们的男人在矿井里，你叫她们回家？她们把他围得更紧了，苦苦哀求，尖声喊叫。

“走开！”他不停地叫道，“你们在这没有用！目前谁都没有办法！回家去！回家去！”他不得不动用武力把她们赶回去，免得她们在互相推推搡搡之间掉进矿井。

赫尔眼前，到处都是悲伤的妇女：有的呆呆地站着，做梦似地望着前面，有的坐在那儿不停地摇来摇去，有的跪在地上仰天祷告，有的紧紧抓住受惊的孩子的衣角。他看见一个澳大利亚女人，一个可怜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女人，头上披着一条破烂的灰色头巾，伸直双臂，高声呼喊：“我的男人！我的男人！”过了一会儿，她用手捂着脸，呼喊逐渐变成了绝望的哀诉：“噢，我的男人！噢，我的男人！”她转过身子，象一只受了重伤的动物那样摇摇晃晃地走了。赫尔目送着她，她的哀诉不断地重复着，变成这支恐怖交响曲的主旋律。

他曾经读过晨报有关矿井爆炸的报道，不过在这儿，矿井爆炸却意味着一个人的生与死。最难忍受的是他自己，乃至全世界都无能为力。从他询问的人和柯顿的喊声来判断，他觉得这种无能为力的处境愈来愈明显了。这是十分可怕、无法相信的，但这是实情！他们必须叫人送来一部新鼓风机，必须等它运到，必须安装起来使它运转。在这之后他们还得等待好几个钟头，把矿井主要通道的烟雾和煤气

驱净，在这之前，他们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在矿井里的人只好待在里边。没有当场死掉的跑到较远的地方，设法隔断致命的“炸后毒气”。他们只能等待，没有食物，没有水，只有一点点靠不住的空气。他们要等呀，等呀，等到救护队找到他们！

第二十六章

在这一场大混乱当中，赫尔不时追忆他认识的人有谁在一号矿井工作。他本人在二号矿井，二号矿井的人自然认识得多一些。不过别的矿井的人他也认识几个：老拉弗提是一个，玛丽·柏克的父亲是另一个，参加过磅检查员小组那几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他就是詹米罗斯基。赫尔好象突然看见了这个矮个子的坚韧的脸，每当美国人想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好心好意地微笑着，还有老拉弗提和他那几个小拉弗提，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博取雇主的欢心！还有可怜的帕特里克·柏克，赫尔从来没有见他清醒过，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他总该清醒了吧！

后来，在人群里，赫尔碰见了杰里·米涅提，从他那里得知被女朋友作弄的意大利人法伦詹那也在一号矿井里。另外还有那个奸细阿波斯托利卡斯，他准是带着他的三十块银元进到那个“死亡陷阱”里去了！

大家都象赫尔那样，到处打听，开列名单。这些名单是要随时修改的。有时是在富于戏剧性的场合之下。一个妇女正在用围裙捂着脸低声哭泣，突然之间，她抬起头来，发出一声尖叫，伸开双臂，紧紧抱着一个男人的脖子。赫尔也象是见了鬼似的突然在人群当中看见了帕特里克·柏克。他跑过去，听老人诉说他的遭遇：有一个意大利人偷了他的撑木，他不得不跑到上面再找一些，所以他得救了，而那个偷撑木的人现在还陷在矿井里——这是上帝对矿山坏蛋的惩罚！

过了一会儿，赫尔问柏克这事已经告诉家里没有。他说，他回过家，可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于是赫尔从人群中挤出来，去找玛丽，或她的妹妹珍妮，或她的弟弟汤米。他不停地寻找，虽然有时他会这样想：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老天爷救了他，会不会使他的家人高兴呢？

他碰见奥尔逊，他在升降机附近工作，差一点没送了命。这个组织人八岁就在矿山工作，见过种种灾难，今天发生的一切对他都不新鲜了。他平静地给赫尔解释这些事情。法律规定每一个矿山都要有若干数量的出口，还要有架好梯子的安全竖井，矿工可以从那里逃出来，不过在矿山上挖洞是很费钱的。

发生爆炸的直接原因现在虽然还不清楚，但从焦炭粉末构成的尘雾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次“尘爆”。凡是下过矿井、见过粉尘干燥到什么程度的人，现在要是下去考察爆炸的“威力”和产生的后果，对看到的现象都不会感到奇

怪。他们本应定期洒水，不过这一类事情，工头们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事的。

赫尔心不在焉地听他解释。这种事对他来说是太陌生、太可怕了。现在追究谁是谁非有什么用呢？事故已经发生，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来补救！在奥尔逊每一句话的背后，他都听见关闭在漆黑的地牢里快要窒息的大人和孩子的喊声；他还听见妇女的悲叹，象是远方传来的波涛拍岸声，又象加了弱音器的小提琴发出的微弱而持续的伴奏：“噢，我的男人！噢，我的男人！”

他们又碰到了杰夫·柯顿。有六、七个人帮他把人群从矿井口推开，并且架上带刺的铁丝网，防止他们再冲到前面。赫尔觉得他很粗暴，不过妇女发起歇斯底里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他在回答她们十分激动的问题：“没错，没错！我们正在运进一部新鼓风机。我告诉你们，能做的，我们都尽力去做。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的。回家等着去吧。”

但不用说，没有一个人会回家去。一个女人，当她的丈夫可能闷死在地下的时候，她怎能安坐在家里，或者做烧饭、洗衣之类的家务事呢？她起码要站在矿井口旁边，尽可能地靠近她的男人！有些女人一个钟点又一个钟点地呆呆地站在那里，有些则穿过街巷，向遇到的人打听可曾见到她们的男人，她们问了又问，其实这些人她们全都早已问过了。有几个人，比方说帕特里克·柏克，出来了，总有可能再出来个把人吧。

第二十七章

当天下午，赫尔在街上遇到了玛丽·柏克。她早就看见了她的父亲，而且看见他到奥卡拉汉酒店庆祝上帝赐与他的恩典去了。现在玛丽关心的是一件更重要的事。二号矿井的情况也很不妙！一号矿井的爆炸力太大了，连相距差不多一英里的另一个矿井的鼓风机都受到影响，它的齿轮传动装置已经失灵，鼓风机不转了。有人去找阿列克·斯通，要求他把地下的人放出来，斯通断然拒绝，“你猜他说什么？”玛丽大声喊道，“你猜怎么着？他说：‘去他妈的人！救骡子要紧！’”

赫尔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里还有第二个矿井，还有几百个男人和孩子在里面工作。他问道：“他们知道发生了爆炸吗？”

“他们也许能听到爆炸声，”玛丽说，“不过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工头们在把骡子赶出来之前，是不会告诉他们的。”

尽管赫尔亲眼目睹了北谷发生的许多事情，但对这件事依然不能相信。“玛丽，你怎么知道的？”

“小罗维塔刚刚告诉我的。他在场，是他亲耳听见的。”
赫尔呆呆地看着她。他说：“咱们去把事情弄清楚。”他

们沿着大街走下去。一路上不少人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因为这个新的坏消息已经传播开了。杰夫·柯顿坐着汽车越过了他们。玛丽大声说：“我跟你说过！如果你看见他到什么地方，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就要发生卑鄙的勾当了！”

他们来到二号矿井的竖井电梯房，看见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闹哄哄地几乎都要闹暴动。妇女和儿童打着手势尖声叫喊，威胁说要闯进办公室，打电话去警告那些矿工。警长正在把他们往回赶。赫尔和玛丽看见大卫太太象一只野猫那样朝着警长大嚷大叫并且伸出拳头在他面前摇晃，因为她的丈夫在二号矿井里工作。警长拉出手枪，赫尔一下子跳向前去。他怒不可遏，一心要扑到警长身上。

可是玛丽紧紧把他拽住，使劲拖住了他。“不，不！”她大声喊道，“站住，小伙子！你要去找死吗？”

赫尔想不到她有这么大的力气，也想不到她的感情如此激烈。她骂他是一个愚蠢的疯子，骂他更难听的话。“你连一个女人的见识都没有吗？竟这样对准枪口冲过去！”

危机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大卫太太后退了，警长也收起了他的武器。不过玛丽还在骂赫尔，想把他拉走。“走吧！我们离开这儿吧！”

“可是，玛丽！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呀！”

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办不了！这你应该明白。我不能让你去送死！走吧！”她半拉半哄地把他拉到街道那头去了。

他想把情况弄清楚。二号矿井的人真的有危险吗？工

头们刚亲眼看到另一个矿井发生的灾难，他们能够这样毫无心肝地冒这个险吗？他实在难以相信。这时，走在他身旁的玛丽说，矿工们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她刚才那样说，只是因为阿列克·斯通的那些冷酷的话把她气得失去了理智罢了。

“以前通风设备也出过毛病，是你自己把骡子牵出来的，你忘记了吗？那时你并不担心，现在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会及时把每一个人都放出来的！”

为了他的安全，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瞒起来。他跟在后面，心里却在找些什么别的事来做。他想起了二号矿井里的工人，他们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杰克·大卫、梯姆·拉弗提、安德罗库罗斯、克罗沃斯基。他想到他们正在遥远的地牢里，呼吸着不好的空气，头晕，恶心，就为的是先要把骡子救出来！他不想再走了，玛丽却拖他走，口里不断地重复：“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做不了！”他心里在想他能做些什么？几个钟点之前，他竭尽全力地吓唬了杰夫·柯顿一阵，结果是警长用手枪对准了他的脸。他现在能做的顶多也只不过是引起柯顿的注意，立即把他赶出村去。

第二十八章

他们来到了玛丽的家。旁边是斯拉夫人詹波尼太太的

住宅。从前赫尔听玛丽讲过不少有关她的趣闻。詹波尼太太二十六年来每年添一个娃娃，现在活着的有十一个。如今她丈夫陷在一号矿井里了，她疯疯癫癫地在街上游荡，后面跟着一大群儿女。她走几步便象一只受伤的动物那样嚎叫一声，她的儿女使用高高低低的调门随声附和着。赫尔停下步倾听，可是玛丽用手指捂着耳朵逃进屋里去了。赫尔跟在她后面，看见她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赫尔突然意识到这一可怕的灾难使玛丽心情有多紧张。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受不了，但他是一个男子汉，看见恐怖的景象还能忍耐。男人死于工作，死在疆场，别的男人看着他们死去，并且逐渐看惯了。可是妇女是男人的母亲。把他们辛辛苦苦地生下来、喂他们奶、极其耐心地把他们养育成人的都是妇女。对这种事情妇女是永远不能保持冷静的！而且妇女的命运比男人更坏。男人死了，便一了百了。可是妇女还得面对未来，怀着痛苦的记忆，孤苦伶仃地为生存挣扎。她们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受苦，因为吃不饱而慢慢地死去。

赫尔对一切受苦受难的妇女的同情全都集中在他身旁的姑娘身上了。他知道她的心肠很软。目前矿井里没有她的男人，可是有一天会有的。她在为悲惨的未来而苦痛。他看见她缩在椅子上，用旧蓝印花布衣裳的衣边擦眼泪。她真是说不出地可怜，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她在抽抽噎噎地哭泣，还不时说出几句话，象是在自言自语：“啊，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你看见佐诺屈太太的面孔了吗？如

果没有人拦住她，她一定会跳进冒着烟的矿井里去的！”

“玛丽，不要这样伤心！”赫尔恳求她，好象她可以不伤心似的。

“别管我！”她嚷道，“让我哭个够吧！”赫尔对歇斯底里毫无经验，只好呆呆地站在一旁。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今天更悲惨的景象！”她接着说，“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看见眼中充满了痛苦的妇女，她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们的丈夫！你还可以看见母亲在哭孩子，她的孩子也许正在井里等死，而她却无能为力！”

“玛丽，你也是无能为力的，”赫尔又求她说，“你只有把自己愁死。”

“你能跟我说这种话吗？”她大声说道，“你为大卫太太难过，就冲上去准备让杰夫·柯顿把自己打死！不，这儿的景象谁看见都受不了。”

赫尔找不到话来回答，他拉过一把椅子，默默地坐在她身旁。过了一会儿，她变得安静一些了。她擦干了眼泪，呆呆地望着门前肮脏的小街。

赫尔的眼睛追随着她的视线。他看见街上煤堆和空的番茄罐头，还看见詹波尼太太两个肮脏的孩子，他们用小棍戳进垃圾堆，也许在找东西吃，也许在找东西玩。路边长着干枯的杂草，上面蒙上煤灰，村子里不论什么都蒙上煤灰。这是怎样的一种景色啊！而这位姑娘就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个稍为舒心醒目的东西。有生以来，从早到晚，她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他有没有责备过她不该那么“忧郁”呢？在

这种环境里，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有谁高兴得起来呢？他们能梦想美、追求崇高的意境和勇气、为朋友的幸福出力吗？这个地方笼罩着绝望的气氛，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梦，是一个可怕的、奇怪的噩梦！它就象那个赫尔不能忘怀的地下的黑洞，在那里，男人和孩子全都快要闷死了！

赫尔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离开北谷！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把他的勇气都耗尽了。慢慢地，日复一日地，灾难和贫穷、灰尘和疾病、饥饿、压迫、绝望腐蚀着他的灵魂，掘空了他那利他主义的美好基础。是的，他要逃走，逃到阳光灿烂、芳草青翠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直立，可以欢笑，可以自由行动。他要闭上眼睛，不去看这个布满灰尘、烟雾腾腾的肮脏的小村子。他要堵上耳朵，不去听那“噢，我的男人！噢，我的男人！”那种折磨人的妇女的哀诉。

他看看那个姑娘，她俯身上前，双手无力地垂在膝上，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前方。

“玛丽，”他说，“你一定得离开这儿！这不是一个软心肠姑娘待的地方。这不是人待的地方！”

她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是我一直劝你离开，”她终于说道，“自从你到了这儿，我就这样劝你了！现在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是的，”他说，“我明白了，现在我要走了，不过我要你也走。”

“乔，你认为这会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她问道，“你认为

离开这儿会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我能忘记今天看到的景象吗？在出了这种事以后，我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真诚的幸福吗？”

他想给她宽宽心，可是连他自己都没法宽心。他将来会怎么样呢？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他还会觉得自己有权享受幸福吗？明知欢乐、舒适的世界是建筑在这种可怕的灾难之上的，他还能从中得到满足吗？他想起那个世界，不顾一切地狂欢纵欲的人们在那里寻欢作乐的世界。他心里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与其离开这儿，不如把那些人带到这儿来，哪怕是一天，一个钟头，让他们来听听这些啼哭的妇女们的大合唱。

第二十九章

玛丽让赫尔发誓决不和柯顿打架之后，他们便到二号矿井去了。他们看见骡子正在上来，工头们答应再过一会儿，矿工们也可以上来了。一切都很好，没有一点危险！不过玛丽不敢相信赫尔，尽管他发过誓，还是劝他回到一号矿井去。

他们看见刚刚从佩德罗开来的一部救护车，它送来了医生、护士，还有几个“钢盔”，这些“钢盔”形状很特别，用它套着头，下部顶在肩上，它是密封的，携带的氧气可以够用

一个多小时。带上“钢盔”的人们坐在一个大吊桶里，用绞盘放下竖井，每隔一阵，就拉一拉绳子，让井上的人知道他们还活着。第一个下井的人回来了，他报告说，在竖井脚边发现了人体，但显然全都死了。竖井里有很浓的黑烟，说明矿井的什么地方着火了，因此，在通风机装好之前，什么事情都办不了。让通风机反转，便可以把烟和煤气抽出来，把竖井里的烟雾清除掉。

他们已经通知了州矿井监察员，但他病在家里，派了一个代表来。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官员本应指挥一切救护事宜，不过赫尔发现矿工们对他来不来并不感兴趣。防止事故本是他的责任，他没有尽职，而且每次来的时候，也只是秉承公司的意旨办事。

天黑以后，二号矿井的矿工们开始出来了，等在矿井口的妻子们，一边感谢上帝，一边跳上去抱着他们的脖子。赫尔看看另外的一些女人，她们的丈夫在一号矿井，也许永远出不来了，她们站在那里，用渴望的、充满泪水的眼睛注视着这种团聚的场面。出来的人有一个是杰克·大卫，赫尔跟他以及他的妻子一同回家，一路上听大卫太太骂杰夫·柯顿和阿列克·斯通，她用阶级意识甚浓的词汇给赫尔上了一课。这个威尔士小妇人重复着工头的话：“去他妈的人！救骡子要紧！”她一再重复这句话，仿佛它是艺术的结晶，能够使她愉快似的。这句话把工头对待工人的态度如此充分地总结出来！赫尔发现不少人在重复这句话，它传遍了全村，过了几天，它又传遍了全地区。道出了这地区的

人们心目中认为煤矿的管理人员对待工人就是这种态度！

赫尔克服了这次灾难给他带来的第一个打击之后，很想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他向大个子杰克请教。杰克是一个博学、稳健的人，他对产业的各个方面都做过研究。他平静地慢慢地对赫尔解释说：这个地区经常出事，并非由于这里的矿井特别不好管理，也不是由于这里的煤气容易爆炸或气候特别干燥，只是因为管理人员漫不经心，无视保护矿工的法律。应该制订一条严厉的法律，比方说，不管是谁的不是，只要出了事，死一个人，公司就得赔偿他的家属一千元。你看吧，管理人员就会马上想办法来解决这些“惊人的”危险了！

事实上，他们知道无论罪行有多严重，他们都能用很少的代价来逃脱责任。毫无疑问，他们的律师已经来到现场。尸体抬上去之前，他们已经和死者的家属谈妥了。他们会给寡妇一张回国的船票，会给有好几个孤儿的家庭五十块或一百块钱，要不要随你。法院不会帮你什么忙。打这种官司毫无成功的希望，你想找一个律师来替你打官司都找不到。“大个子杰克”挖苦地说，公司认为这是一种改革，认为他们使那些“讼棍”失了业！

第三十章

人们在痛苦的等待中度过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通风机终于运到了。不过，在把它安装好之前，什么事也办不了。由于竖井里还在不停地冒着一阵阵黑烟，他们把竖井口盖上了木板和粗帆布。工头们说这是必要的，不过赫尔却觉得这是最最可怕的事。他们把男人和孩子封闭在一个充满了致命的煤气的坑道里！

想到人们被困在矿井中，你就会产生一种特别难受的感觉。他们就在你的脚下，然而无法接近，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地上的人想念地下的人，地下的人想念地上的人，真是片刻难忘。人们交谈时心不在焉，呆呆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天空。人群中一个妇女突然捂着脸失声痛哭，接着别的人也跟着哭了起来。

那两夜，北谷很少人上床睡觉。他们在家里或在街上聚在一起哭泣哀伤。当然，有些家务事是非做不可的，但可以搁下的事决没有人去做。孩子们不再游戏，东一个、西一个地站在那里，脸色苍白，闷声不响，他们由于饱尝苦难，过早地成熟了，象一个个干枯了的大人。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很容易失去自制力。

这种局势势必产生许多猜测和流言蜚语，使那些相

信迹象和预兆的人——那些以鬼魂占卜、鬼魂附体、能见鬼魂或具有其他神秘天赋的人——活跃起来。有些人住在村边上，他们说听到了地底下传来爆炸声，一连爆炸了好几次。这一定是地下的人点燃炸药来作信号的！

第二天，赫尔和玛丽坐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老帕特里克在里屋躺着，他已经在奥卡拉汉酒馆灌足了迷魂汤了。外面不时传来詹波尼太太的呻吟，她和她的几个孩子都在家里。玛丽曾经去喂过那些孩子，因为精神错乱的母亲顾不上他们在挨饿和啼哭了。玛丽自己也累得筋疲力尽。美丽的爱尔兰人的皮肤变苍白了，鲜艳的嘴唇上的曲线消失了。他们默默地坐着，因为除了灾难，没有什么好谈的，而有关灾难的事，可谈的他们都已经谈过了。不过赫尔在看着玛丽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思索。

“玛丽，你听我说，”他终于说道，“这件事过去之后，你真的一定要离开这儿。我统统想过了，我在西城有朋友，你可以在他们那里工作。这样，你就可以养活自己和你的弟弟妹妹。你去不去？”

可是她没有回答，只是冷漠地继续凝视着肮脏的小街。

“玛丽，”他接下去说，“真的，在别的地方，生活并不全象这儿这么可怕。走吧！你会把这些事情全忘记的，尽管现在还难以相信。人们现在痛苦，可是以后会忘掉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大自然可以使人们忘怀。”

“大自然一直要把我整死。”她说。

“玛丽，绝望可以使人生病，但你还没有病倒，你只不过

是太累了。如果你振作起来……”他尽力作出一副顽皮的样子，伸过手去拉着她的手，“高兴起来吧，玛丽！你就要离开北谷了。”

她转过脸看着他。“是吗？”她冷淡地问，继续端详他的脸，“你是谁，乔·史密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在矿井里工作。”他笑着说，依然想使她高兴起来。

但她和刚才一样严肃地说：“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工人。你经常帮助我！你总是说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她停了下来，脸上又露出一些常见的挑战的表情，“乔，此刻控制着我的是什么样的感情，你是无法理解的。我会做出不顾一切的事，乔，你现在最好离开我！”

“我想我能理解，玛丽。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责怪你的。”

她很注意地听他讲这句话。“你不会责怪我吗，乔？是真的吗？那么，我要你对我说真话。我要你坦率地把心里话说出来！”

“好吧，玛丽，你要我说什么？”

可是她那挑战的态度突然消失了。她垂下眼睛。赫尔看见她神经质地用手指揪衣裳的皱褶。“乔，关于我们，”她说，“有的时候，我想你是喜欢我的。我想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并不是仅仅因为你可怜我，而是因为你喜欢我这个人。我没有把握，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不这样想。我说的对吗？”

“是的，是这样，”他说，似乎有一点拿不准，“我喜欢

你。”

“那么，你从来就不喜欢那位姑娘吗？”

“不，不是这样的。”

“你能同时喜欢两个姑娘吗？”

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我好象能够，玛丽。”

她又抬起眼睛，注意地观察他的脸。“你跟我说过那位姑娘，我一直以为你在找借口摆脱我，也许是我错了，不过我不能使自己相信有那么一个姑娘，乔！”

“你错了，玛丽，”他立刻回答说，“我跟你说的是真话。”

“唔，也许是的，”她说，但可以听得出来她并不相信，“你离开了她，不回到她那儿，也不去看看她。如果你和她关系密切，很难相信你会这样做的。我不相信你会十分爱她。你说过你有点儿喜欢我。因此，我想……我不知道……”

她讲不下去了，强迫自己迎着他的目光说：“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乔，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生长在富贵人家，你有权选择一个更好的女人……”

“问题不在那儿，玛丽。”

可是她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这是真的！你只是希望不伤我的心。我知道你比我好！我努力昂起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垮下来。我甚至努力保持欢乐的姿态，警告自己不要象詹波尼太太那样一天到晚不停地抱怨。不过，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我去过教堂，斯普拉格神父说，在上帝的眼里，贫富都是一样的。也许神父

说的是真话，不过我不是上帝，而且我永远不会装模作样地说什么‘住在这种地方，我丝毫也不觉得羞耻。’”

“我相信上帝并不想让你永远待在这儿……”他开始说道。

可是她插进来说：“最难忍受的是，明明知道世界上有这样许多美丽的东西，可是你永远得不到它们！就象透过玻璃窗看东西，就象看商店的橱窗那样。乔·史密斯，你想想，有一次我在谢里登的一个教堂里听一位小姐唱一支非常悦耳的歌曲，我这一辈子只听过这么一次！你能想到这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把它看得有多重要吗？”

“是的，玛丽，我能。”

“不过几年前我就不再想它了。我知道一个女人要为这种事情付出多大的代价，于是我说，我不让自己再想这种事情了。我恨这个地方，我要离开，可是只有一条路可走——让一个男人把我带走！于是我呆下来了，乔，我一直很守本份。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那是自然的，玛丽！”

“不！那并不很自然！你得和诱惑作斗争。有好多次我看着杰夫·柯顿，心里想着我想要的东西！可是我什么也没要！但现在我想要的是一个女人最需要的东西，它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宝贵！”

她停了下来，但只停了一会儿。“他们告诉你，你要爱同阶级的男人。我的老母亲在去世之前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不过也许一个人没有这样做呢？也许她想了想，认为这样

做就意味着她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直到她骨瘦如柴,一命呜呼,就象我的老母亲那样呢?也许她看见良好的教养,她能够识别;听见有趣的谈话,她能够欣赏!”她突然把双手紧握在胸前,说:“啊,乔,你和别人不一样,和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谈话的样子,走路的样子,你眼睛里闪烁着的那种愉快的光芒!矿工从来不会有那种愉快的表情的,乔。你看着我时候,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她忽然屏住气不响了。他看得出她在努力克制自己。过了一会儿,她挑战地说:“可是他们又会告诉你,当心,你不要爱这种男人,你只会弄得你自己心碎的!”

屋子里一片静寂,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抽象的问话或具体应用上,这位业余的社会学家都不能马上回答!

第三十一章

玛丽勉强自己继续说下去:“我是这样想的,乔!我对自己说,‘你爱这个人,你要的只是他的爱,别的全不要!如果 he 是个有身分的人,那么,你只能妨碍他,而你是不愿意的。你不需要他的姓氏、他的朋友、或者任何这一类东西,你要的是他本人!’这样的事你听说过吗?”

她的两颊泛起了红晕,不过她并没有避开他的凝视。“是的,我听说过。”他低声说。

“我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很坦率吧?毫无疑问,斯普拉格神父一定会说这是极大的罪过,佩德罗的戈曼神父一定也会说这是道德败坏。也许他们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再也受不了啦!”

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她突然喊道:“噢,把我带走吧!把我带走,给我一个机会,乔!我什么都不要。我永远不会妨碍你的,我要侍候你,为你烧饭,洗衣裳,什么都干,我愿意为你把手指上的肉都磨光!要不然我出去工作,挣钱养活自己也可以。而且我还可以向你保证,一旦你厌倦了,想离开我了,你不会听到一句怨言的!”

她丝毫没有求他怜爱的表示。她眼泪汪汪地坐在那儿老老实实在地凝视着他,这使他更难回答了。

他能说些什么呢?他心里又产生了上次那种危险的冲动——把姑娘抱在怀里安慰她。最后,他努力保持着平静的语调说:“玛丽,如果我觉得这样行得通,我会答应你的。”

“会行得通!会的,乔!将来你什么时候想走,你都可以走。我说话算数!”

“这种做法,没有一个女人会感到幸福的,玛丽。她要她的男人,要他属于她,而且永远属于她。如果她有别的想法,那只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你现在过于劳累,这几天你看到的事使你失去控制……”

“不!”她大声说道,“不完全是这样!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了。”

“这我知道。你一直在想这事,但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恐

怖事件，你是不会说出口的。”他停了一下，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是行不通的，玛丽。”他说，“我并不老，但我已经看见别的人试过多次了。我自己的哥哥也试过一次，把他自己毁了。”

“啊，你不敢相信我，乔！”

“不，不是这样，我是说他毁了自己的良心，他变成一个自私的人。他什么都要，什么都不给。他比我大许多，因此，我有机会看到这事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他为人冷酷，没有信心，甚至对自己都不相信。你要是跟他谈改良世界的事，他便说你是一个大傻瓜。”

“你是另一种怕法，怕你不得不和我结婚。”她坚持地说。

“可是，玛丽——另外有一位姑娘，我真的很爱她，而且和她订了婚。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一直不相信你是爱她的。”她轻声地说。她的眼睛垂了下来，她又开始神经质地揪她那件褪色的蓝布衣裳，衣裳已经脏了，沾了油污，也许是因为她最近照顾詹波尼太太的孩子的缘故，赫尔看见他几次要说话，但又紧紧地闭上了嘴。他看着她，感到阵阵心痛。

她终于说话了，声音依然很低，而且口气谦卑，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乔，我说了这些话，以后你怕不愿意理我了吧？”

“噢，玛丽！”他拉着她的手大声说，“但愿我没有使你更加痛苦！我要帮助你！你不愿意让我做你的朋友——你的

真正的、忠实的朋友吗？让我帮助你离开这个牢笼吧！你会有机会到处看看，你会找到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到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你想起你曾经想要我，你会觉得好笑的！”

第三十二章

两个人回到矿井口。出事已经两天了，通风机还没有开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要运转的迹象。妇女们情绪愈来愈激动，形势有点紧张了。杰夫·柯顿调来一些人帮他维持秩序。他们在矿井口的四周和通往矿井口的路上，架上带刺铁丝网。铁丝网后边，有一些手持警棍，腰间显然别着手枪的、凶神恶煞般的人在来回巡逻。

在这个漫长的等待期间，赫尔和过磅检查员小组的成员谈过话。他们告诉赫尔，在他待在监牢里的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这使他想起来由于发生了爆炸事故，他一时把一件事忘记了。可怜的老约翰·艾德斯特罗姆流落在佩德罗，说不定已经身无分文了。当天晚上，赫尔来到那个老瑞典人的小屋，从窗户爬进去，把埋藏的钱挖了出来。那是五张五块钱的钞票。他把它们放进一个信封，写上佩德罗邮局存交，请玛丽送到邮局，挂号寄了出去。

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拖过去了，矿井口依然没有开封

的迹象。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们开始秘密集会，控诉公司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赫尔那几位发起过磅检查员运动的朋友做了这些集会的领导人。他们是最优秀的工人，对这件事情有更深远的看法。他们不仅想到现在被困在地下的人，还想到将来可能被困的成千的矿工。赫尔特别想在离开村子之前能做一点具体的事，无疑，他很快就要离开村子，因为杰夫·柯顿会想起他来，会实现他的威胁，把他赶走的。

报纸来了，登了矿井爆炸的消息，赫尔和他的朋友们读了报纸。公司显然是煞费苦心，根据自己的观点给报馆写了材料。这个州的群众对于矿井事故是比较敏感的。事故死亡率是在逐年上升。州矿井监察员的报告上说，某年每千人死六人，过了一年就增加到八点五人，再过一年就变成二十一点五人。一次事故就死掉五十或一百人，而事故不断发生，一个接着一个，即使是最冷漠的人也不能不问为什么会这样。因此，通用燃料公司对这次事故极力压低死亡人数，并极力为自己辩解。事故之所以发生，责任不在公司。矿井经常喷洒清水和坯土，因此，矿井爆炸的原因只能是矿工使用炸药时粗心大意。

有一天晚上，在杰克·大卫的家里，大家讨论究竟有多少人困在矿井里。公司的估计是四十人，但米涅提、奥尔逊和大卫都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无论是谁，只要他到群众中去走一走，都会相信，没有计算在内的人一定有这个数字的二、三倍。这个数字显然是有意伪造的，因为公司订有检

查制度，知道每一个下井的工人的名字。但大部分人的名字都是极其难读的斯拉夫语，而那些工人又没有朋友提出他们的名字——就是提出来，美国报纸的编辑也听不懂。

杰克·大卫说：这是整个系统的一个方面，其目的和作用就是使公司能够继续杀人，而且不必赔偿损失，也不会损害它的声誉。赫尔心想批驳这些假数字也许很有用处，也许和营救目前陷在井下的人同样重要。当然，挺身而出批驳的人，无疑会给列入黑名单，可是赫尔一想，认为自己已经是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了。

汤姆·奥尔逊说：“你怎样进行批驳呢？”

“把材料送去登报。”赫尔回答。

“什么报纸会登你的材料呢？”

“佩德罗有两家互相竞争的报馆，不是吗？”

“一家属于阿尔夫·雷蒙，他是这里的行政司法长官兼土皇帝，另一家属于瓦格曼，他是通用燃料公司的法律顾问，你去找哪一家？”

“那么就去找州外的报纸——西城的报纸。这里就有他们的记者，他们当中总会有人收下的。”

奥尔逊回答说，除了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办的报纸，别的报纸决不会发表这种新闻的。但即使如此，也值得一试。这时，坚决拥护工会及其一切活动的杰克·大卫说道：“现在应该着手的是做一次系统的人口调查，查清矿井里到底有多少人。”

这个建议立刻激起了大家的热情，他们同意当天晚上

就开始工作。做点事情可以给人一些安慰，免得心里除了绝望之外，再没有别的念头。他们把决定通知了玛丽·柏克、罗维塔、克罗沃斯基和一些别的人。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再聚会的时候，他们把名单凑在一起，结果查明在一号矿井里的工人和孩子决不少于一百零七人。

第三十三章

然而讨论名单和研究如何把它公之于众的事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因为突然发生了一件更紧急的事。杰克·大卫带来了矿井口出了新问题的消息。新鼓风机倒是放在该放的地方了，但工作进行缓慢，慢得令人不得不相信公司根本无意让它转动。他们要把矿井封死，防止火势蔓延。有一群不满的人打算去找州矿井副监察员卡米卡尔先生，请他采取行动。这些抗议者的领袖是奥地利人胡萨尔，他是赫尔的过磅检查员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已经被捕，而且飞快地被押送到铁栅栏大门那儿去了！

杰克·大卫还说，他认识一个在通风机旁工作的木匠，他说，一切都是慢腾腾的。在通风机房的人全都认为，公司要把矿井封死，一直封到他们认为里边的火已经熄灭了为止。

“不过，”赫尔争辩说，“如果打开矿井，火势就会蔓延，

那样不会影响救人的工作吗？”

“一点也不会，”“大个子杰克”很有把握地说，他的理由是：让通风机倒转，就可以把烟从空气通道抽出来，就可以暂时澄清主通道。“不过，你知道，有些煤层和枕木可能会燃烧起来，有些石块可能会塌下，这样，一些采煤层，就要报废了。”

“他们要把矿井封闭多久？”赫尔吃惊地问道。

“谁也说得不准。象一号那样大的矿井，可能会烧一个星期。”

“那里面的人就会统统死光了！”罗莎·米涅提突然伤心地绞着手大声喊道。

赫尔转过脸问奥尔逊：“他们能干出这种事吗？”

“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了。”工会组织人回答。

“你没有听说过在伊利诺斯州柴里发生的事吗？”大卫问道，“他们在那儿就是这么干的，死了三百多人。”他接着讲下去，把这个矿工无人不知道的可怕的故事告诉赫尔：他们封闭了矿井，妇女们昏倒在地，男人发狂地撕烂自己的衣服，有些人发疯了；他们把矿井封闭了两个星期，打开之后，里面只有二十一个人还活着！

“在怀俄明州戴亚芒威尔，他们也干过这种事。”奥尔逊补充说，“他们把井口用东西盖上，打开之后，发现了一堆死人，他们爬到封盖那儿，想掘穿它，指头上都磨出骨头来了。”

“我的上帝!”赫尔跳起来,大声喊道,“那个人,卡米卡尔,他能不管吗?”

“他会告诉你,他们是尽了全力的,也许他相信他们真是那样。不过你会看到那里将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新的事故,他们也就一天天地拖下去,在他们认为可以通风之前,他们是不让通风机转动的。”

“什么,这简直是谋杀!”赫尔喊道。

“这是办企业。”奥尔逊平静地说。

赫尔看着这些工人,从一个面孔看到另一个。他们都有朋友陷在里边,以后自己也都可能陷进去!

他半对自己,半对他们激动地说:“你们非得忍受吗?”

“你没有看见矿井口上的警卫吗?”大卫回答,“你没有看见从他们口袋里露出的手枪吗?”

“今天早晨他们调来了更多的警卫,”杰里·米涅提插进来说,“罗莎看见他们下车的。”

“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在干些什么!”罗莎说,“只是怕我们知道罢了!他们让詹波尼太太走开,否则就要赶她下山。还有佐诺屈老太太,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都在矿井里!”

“他们愈来愈粗暴了,”大卫太太说,“人们管他叫彼特的那个从佩德罗来的彪形大汉,他对待妇女的手段真是可耻!”

“我认识他,”奥尔逊插进来说,“他叫彼特·哈南。工会在谢里登成立总部时,公司把他派到那儿,他朝我们一个工会组织人的嘴上打了一拳,打掉了他四颗牙齿。人们说

他有前科。”

去年一年，赫尔一直在大学里听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其中对一种称为“私有制”的东西百般颂扬。这种私有制可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可以鼓励人们节约。它使产业的车轮运转，它可以拿出大笔钱来办大学，它合乎神圣的供求规律，它是美国繁荣与进步的基础。可是，在这里，赫尔突然看见了私有制的真实面目，他看见它那豺狼般的眼睛凝视着自己，他脸上感到它那炽热的呼吸，他看见它放光的獠牙和如钩的利爪滴着男女老幼的鲜血。矿井的私有制啊！把出入口堵死、又不设安全通道的私有制！有通风机而不许用、有洒水机而不洒水的私有制！雇用恶棍和罪犯，让他们用棍子和手枪驱走救护队，把痛苦的妇女、孤儿关在家里的私有制！啊！私有制的平静安详、养尊处优的教士们正在大学的大厅里为那嗜血的恶魔唱赞美诗呢！

赫尔突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那是从没有过的。他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他的声音象一个强者那样深沉，他说：“我要让他们把矿井打开！”

他们看着他。他们全都已经接近精神错乱的边缘了，但他们还是听得出他说话的声音有些特别——“我要让他们把矿井打开！”

“用什么办法？”奥尔逊问道。

“群众不知道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就会群情激昂，他们就无法再蛮干下去了！”

“但你怎样把消息传出去呢?”

“我要去告诉报馆! 不管他们怀有多深的偏见, 我想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消息压下的!”

“可是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一个矿工助手的话吗?” 大卫太太问道。

“我要想办法使他们相信。” 赫尔说, “我要让他们把那个矿井打开!”

第三十四章

赫尔在村里到处转悠的时候, 曾看见有几个手里拿着笔记本、长得很精神的小伙子。可以看得出, 他们是公司新来的客人, 和工头们谈得挺亲热。不过, 他相信在他们当中不会找不到个把有良心的人, 或者, 至少总可以找到一个受“内幕消息”诱惑的人吧。因此, 在大卫太太家聚会之后, 他就到矿井口去寻找这样的记者。他找到一个便跟在他后面, 希望能在一个不受公司密探干扰的地方和他谈谈。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立刻追了上去, 很有礼貌地请那位记者跟他走进一条可以自由谈话的小巷。

记者听从了他的要求, 赫尔强压住激动的心情, 免得引起记者反感。他说他在北谷工作了几个月, 可以告诉他不少这里的情况。就说坏土的问题吧, 在干燥的矿井墙壁洒

上坯土，便可以防止爆炸。公司说他们洒过坯土，记者先生是否知道这纯然是谎言？

不，记者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好象是挺感兴趣的。他问赫尔姓什名谁，做什么工作。赫尔说他叫“乔·史密斯”，是一个矿工助手，最近被选为过磅检查员。记者是一个瘦瘦的、精明的年轻人。他问了许多问题——许多聪明的问题，并且顺便提到他是大联合通讯社的地方记者，他的有关矿井事故的报道是会传遍全国各个角落的。在赫尔看来，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运气，他告诉这位格雷罕先生，有些工人做了人口调查，他们可以说出困在矿井里的一百零七个矿工和童工的名字。如果他想看看，赫尔可以提供这份名单。格雷罕先生好象更加感兴趣了。他把这事记在笔记本上。

不过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赫尔接着说，那就是迟迟不让通风机运转。发生爆炸已经三天了，但没有做出任何进入矿井的尝试。今天早晨在矿井口发生的骚乱，格雷罕先生看见了吗？有人被赶出居民区，只不过因为他把这事报告了州矿井副监察员，他知道这事吗？赫尔告诉他，许多人愈来愈相信，公司不惜牺牲矿工来保护财产。他接着又从人性的角度来谈这件事。他谈起病弱的拉弗提太太和她的八个孩子；谈起有十一个孩子的詹波尼太太，谈起丈夫和三个儿子都陷在矿井里的佐诺屈太太。因为记者对他的报道很感兴趣，赫尔开始流露出一些个人的感情。他说，他们是人，不是畜生，尽管他们生活贫穷，地位卑微，但他们相亲相

爱，而且多灾多难。

“千真万确！”格雷罕先生说，“你是对的。你尽可以放心，我对这件事一定要进行调查。”

“还有一件事，”赫尔说，“你知道，如果提我的名字，我就会被开除的。”

“我不会提你的名字的。”记者说。

“当然啰，如果你不提消息来源，这篇报道就不能登报……”

“我就是消息来源，”记者微微一笑说，“你的名字无关紧要。”

他说话时显得很平静，很自信，对形势和自己应负的责任好象都很清楚，赫尔不由得感到一阵胜利的欢悦，就象是从外面吹来一股劲风，把悬在煤炭村上空的乌烟瘴气全都吹得一干二净。不错，这位记者就是外面世界！他是舆论力量的化身，在这个欺诈和恐怖的地方显示了他的威力！他是真理的声音，是一个伟大的宣传机构的勇敢正直的代表，不受秘密势力的操纵，不和腐败势力沾边。

“我非常感谢你，”格雷罕先生最后说，赫尔于是更加感到胜利的喜悦了。他竟遇到一位大联合通讯社的记者，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机会啊！消息将要传遍那个依靠煤炭才能生存的伟大的产业世界。工厂的机器是靠煤推动的，火车也是。工厂的主人、火车的旅客终于要听到那些在地底下为他们辛勤劳动的矿工们的苦难生活了！近代新闻通讯机构多么神通广大啊！豪华的轮船在热带光辉灿烂的海洋

上航行，贵妇人在甲板上凭栏远眺，就连她们也可以听到这些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求救的呼声了！他们将要从这个伟大的世界听到回音，这是来自全世界的诅咒和可怕的呐喊，连老彼得·哈利刚都要被迫退让！赫尔就这样沉思冥想开了，因为他还年轻，而这又是他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

他感到十分快乐，现在可以想想自己了。他想起了今天他还没有吃过饭。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他走进里米尼斯基客店，两道菜的盛宴才吃了不到一半，残酷的打击便落在他头上，他的美梦幻灭了！

他猛一抬头，看见杰夫·柯顿大步流星地走进饭厅，一直朝他走过来。警长的眼睛都气红了，赫尔看见他这副模样，本能地站了起来。

“来！”柯顿说，在那儿吃饭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他已经拉着赫尔的衣袖，把他拉出饭厅了。

赫尔现在可没有机会向警长表演他的“宴会礼仪”了。他们一边走，柯顿一边说出他对他的看法。柯顿说他是一个下流坯、愚蠢的花花公子、他的祖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赫尔很想问问——他真的想问问，因为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警长命令他闭上嘴，并且拧了拧他的衣领来强调他必须服从命令。这时，等在门外的两个彪形大汉，矿井的警卫，一边一个架起赫尔的胳膊，把他押走了。

他们沿着大街走下去，这次经过杰夫·柯顿的办公室时并没有停下来。他们的目标是火车站，赫尔到达那儿的

时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那三个人把他拖上火车、塞进一个座位之后才松开了手。

“年轻人，”柯顿说，“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到底谁在管理这个矿区了。”

这时，赫尔已经比较冷静了。“我不要车票吗？”他问道。

“我会给你的。”警长说。

“我的行李呢？”

“你把你的问题留些给你的大学教授吧。”警长厉声说。

赫尔只好坐在那儿等着。过了一、两分钟，有一个人拿着他那很少的东西跑来了。他们用一条麻绳把他的行李捆成一卷。赫尔注意到此人长得高大丑陋，警察管他叫“彼特”。

列车员大声喊道：“上车啰！”与此同时，杰夫·柯顿朝赫尔弯下身子，低声威胁说：“相信我的话，年轻人，不要在佩德罗停留，尽快离开那儿，不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你会出事的。”

说完，他便大踏步顺着过道走出车厢，从已经开动的火车上跳了下去。但赫尔看见那个专门打掉别人牙齿的彼特·哈南留在车上，坐在他后边只有几排的地方。

第三卷

煤炭大王的侍从

第一章

赫尔打算尽快地到西城去找报馆的编辑。但首先得有旅费。去找约翰·艾德斯特罗姆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他下了火车，后面跟着彼特·哈南。他问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埋葬艾德斯特罗姆太太的殡仪员。他告诉赫尔那个老瑞典人就住在附近一个工人的家里。

艾德斯特罗姆热烈地欢迎他，迫不及待地问了他一些问题：死了什么人？情况怎么样？赫尔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当他提到需要钱的时候，艾德斯特罗姆说他钱不多，可以借给他，不过不够到西城的车费。赫尔问他有没有收到玛丽·柏克挂号寄来的二十五块钱。老人不知道这件事，他没有去过邮局。赫尔马上说：“我们现在就去！”可是在他们准备下楼的时候，他想起一个新的难题。彼特·哈南就在外面的街上。看来，关于钱的事，他一定从杰夫·柯顿那里听说过了。他很可能截住艾德斯特罗姆，把钱抢走。

“让我出个主意吧，”老人说，“我们去找找我的朋友艾德·麦克柯拉尔。也许他能给我们想些办法——甚至能想出打开矿井的办法呢。”艾德斯特罗姆说，麦克柯拉尔是一个苏格兰人，当过矿工，现在腿瘸了，在佩德罗的一个小事

务所里工作。他是阿尔夫·雷蒙帝国的死对头，有一次他们几乎把他杀了。他家离这儿不远，去找他用不了多少时间。

“好吧，”赫尔说，他们立刻出发了。彼特·哈南跟在后边，离他们不过十几码，不过没有干涉他们的行动。他们来到一间小屋的大门口，转身走了进去。给他们开门的是一个妇女，她请他们到饭厅去，麦克柯拉尔就坐在那儿。他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被风湿症折磨得很苦，走路要靠拐杖。

赫尔告诉他想去找报馆，他马上回答：“你不用到西城去，这儿就有一个可以替你办这件事情的人——西城报的季挺。”

“西城报吗？”赫尔大声喊道。他知道这个报纸。它是晚报，一分钱一张，读者都是工人。有教养的人提到它时，给它加上一个“黄色”的形容词。

麦克柯拉尔注意到赫尔的口气，于是说：“我知道……不过反正只有这种报才会登载你的消息。”

“这位季挺在什么地方？”

“他到矿井去过，可惜你没有遇到他。”

“现在我们能找到他吗？”

“他也许在佩德罗。你试一试美国旅馆。”

赫尔跑去打电话，不到一分钟，他便第一次听到了他的朋友和未来的副官“比利”·季挺愉快的声音。再过几分钟，声音的主人便在麦克柯拉尔家门口擦他半秃的头上的汗水

了。他那圆圆的脸就象一轮满月。他生性愉快，活象福尔斯塔夫^①。你和他混熟之后，就会发现他忠实得象一条纽芬兰狗。尽管季挺长得很胖，他可是一个记者，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专心工作。

介绍之后，他便立刻向这个年轻的矿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赫尔很快就明白这正是他要找的人。季挺知道该问什么，几分钟就把整个故事弄清楚了。“他妈的！”他大声嚷道，“我的最后的一版！”他拿出表来，两步跳到电话机旁。“长途电话，”他叫道，接着又说，“我要西城报城市栏编辑主任。接线员，请你看看能不能快一点。这是十万火急的事，上一次我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他又转身对着赫尔，接着提出更多的问题，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摞誊写纸来做记录。他把赫尔讲的关于不洒水、不设安全竖井、不开动通风机以及隐瞒矿井内人数等情况统统记了下来。“我知道里边有鬼，”他激动地说，“但我找不到线索！他们派了一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你认识一个名叫普里多维奇的家伙吗？”

“我认识，”赫尔说，“公司商店的职员，他搜过我的口袋。”

季挺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鬼脸。“咳，他成了我的监护人。你想想有这样一个坏蛋跟着你，工人们怎能跟你谈话呢！我对矿山监督说：‘在你们这儿，我不需要你派人护

^① 福尔斯塔夫，莎士比亚剧中一个肥胖、滑稽的角色。

送。’他看着我微微一笑说：‘季挺先生，你在本矿区期间，我们不希望你出什么事！’我说：‘可是你倒觉得没有必要去保护别的记者。’他说：‘是的，但你知道西城报有不少仇人。’我说：‘卡特莱特先生，别开玩笑，我在这儿采访的时候，你打算一直派人跟着我吗？’他回答道：‘如果你认为这样会使西城报的读者高兴，你可以那样认为。’”

“我们没有相遇，真是太遗憾了！”赫尔说，“你要是遇到我们过磅检查员小组的人也好！”

“啊！你知道过磅检查员那件事！”记者兴奋地喊道，“我听到一点风声，所以今天我才到这儿来。我听说有一个名叫艾德斯特罗姆的人，他因为跟公司作对被赶下山了，我想，如果能找到他，我就可以找到些线索。”

赫尔和麦尔柯拉尔看着老瑞典人艾德斯特罗姆，三个人一齐笑了起来。麦克柯拉尔说：“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你的过磅检查员就在这儿！”艾德斯特罗姆指着赫尔补充说。

记者马上又开始了工作，他又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要把过磅检查员的故事作为“补充报道”，登在第二天的报上，好让北谷事件能够继续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故事和矿井爆炸事件有着直接联系，因为它说明了在北谷的头头们应当关心矿井安全的时候，他们在干了些什么。季挺说：“今天下午我要把它写出来寄出去。”他又微笑地加上一句：“这是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我们的新闻别的报纸都不要。你不用担心这个‘独家新闻’会被窃。”

第二章

季挺跑到电话机那边去催“长途电话”，对他的“最后的一版”发了一阵牢骚，又跑回来提出更多的问题，请赫尔讲他经历过的事。不一会儿，他就把这个年轻人在宣传方面所做的第一次尝试的全部经过都套出来了。听了之后，他倒在椅子上，笑得浑身颤抖，就象童谣里所形容的那样——“象一碗果冻”。

“格雷罕！”他喊道，“麦克柯拉尔，你想想，他竟然拿这种消息去找格雷罕！”

苏格兰人好象也觉得这事十分滑稽，他们一起告诉赫尔，格雷罕是鹰报的政治记者，鹰报是属于佩德罗行政司法长官兼土皇帝的一家报纸。你可以把格雷罕称为阿尔夫·雷蒙的新闻走狗，世界上没有他不干的肮脏事。

“可是，”赫尔嚷道，“他告诉我他是西部大联合通讯社的记者啊！”

“他也是。”比利回答。

“不过，大联合通讯社雇用通用燃料公司的密探吗？”

记者冷冷地回答：“当你对新闻这玩意儿懂得多一些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联合通讯社关心的是记者是否尊重私有财产。如果他对私有财产有着坚定的信念，他就会懂得什

么是新闻，怎样选择新闻了。”

季挺回过头对苏格兰人说：“麦克柯拉尔先生，你家里有打字机吗？”

“有一个旧的，”苏格兰人说，“是个瘸子。”

“对付着用吧。我本想请这位年轻人到我的旅馆去，不过我想他还是尽量不要上街的好。”

“说的对。要是你听我的劝告，最好把打字机拿到楼上去，免得从窗户飞进一颗子弹。”

“老天爷！”赫尔喊道，“这里是美国，还是中世纪的意大利？”

“这里是雷蒙帝国。”麦克柯拉尔回答，“我的朋友汤姆·柏顿就在自己家门口被他们一枪打死了。他反对这个帝国，而且掌握了他们搞假选票的证据，准备告到大陪审团那儿去。”

季挺又在为长途电话伤脑筋的时候，这位老苏格兰人继续劝告赫尔，让他相信他的处境有多危险。最近，矿工工会的一个组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毒打了一顿，人事不知地躺在路旁。麦克柯拉尔到法庭去听审判，他们判那两个打人的暴徒无罪释放——陪审长是一个酒店老板，雷蒙的一个小喽罗。别外几个陪审员都是墨西哥人，对于审讯的内容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

“这和杰夫·柯顿给我说的陪审团一模一样！”赫尔说，勉强微微一笑。

“是这样。”老人回答，“另外，他们要是想干掉你，他们

是办得到的。这一点你要认识清楚。这里的一切全由他们一手操纵。我知道其中的内幕，因为在他们没有发现我不为他们所用之前，我也曾担任过一官半职。”

这个老苏格兰人解释说，他曾被选为治安官，因为想废除警察向娼妓要钱的恶习，被迫辞职了，他的敌人整得他不得安生。最近他被进步的选举人推举为地方法院法官的候选人。他还把他在矿区竞选的遭遇告诉了赫尔——他的传单被没收了，他的标语被撕掉了，他的支持者被捕了。这情况正是阿列克·斯通从前给赫尔讲过的。有些矿区，会议厅属于煤炭公司。有些矿区属于靠阿尔夫·雷蒙赊酒卖的酒店老板。有个别的地方可以租到会议厅，但公司却做得这样绝，它给麦克柯拉尔的竞选对手提供免费的音乐、免费的啤酒，使选民不到麦克柯拉尔那边去。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比利·季挺一直在和“长途电话”生气吵架。最后，电话总算接通了，房间里静了下来。“你好，是你吗，普林戈？我是季挺。我搞到一桩北谷爆炸事件的惊人消息。最后的一版排好了吗？让吉姆来听电话。你好，吉姆！带着抄写本了吗？”接着，比利开始叙述从赫尔那里听到的故事，显然他是对着一个速记员说的，时不时要停下来，或重复上面说过的话，或说出某一个字的拼法。有一、两次赫尔在细节上给他做了一些修正。这样，大约用了十五分钟，他们完成了任务，季挺转过身子对着赫尔。

“好了，老弟，”他说，“一个多钟点以后，你的故事就要在西城的街上流传开了。他们一叫通电话，消息马上就会

传到这里。如果你想活命，请听我的劝告，最好在这之前，离开佩德罗！”

第 三 章

赫尔回答他的时候，并没有针对比利·季挺的最后的这两句话。刚才季挺把北谷爆炸事件在电话里重复一遍，他一直在听。因此，现在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一百零七个男人和孩子埋在矿井里的事。

“季挺先生，”他说，“你确实知道西城报会登载那篇故事吗？”

“老天爷！”季挺嚷道，“我到这儿是干什么来的？”

“唔，你知道，我失望过一次了。”

“是的，不过那次你找错了人。我们的报纸是穷人的报纸，靠这种新闻来维持。”

“它不会被‘删改’吗？”

“决不会，我向你保证。”

“彼得·哈利刚不会施加压力吗？”

“彼得·哈利刚早就试过了，老弟。”

“好，现在请你告诉我，它能达到目的吗？”赫尔问道。

“在哪一方面？”

“我是说——迫使他们打开矿井口。”

季挺想了一下说：“我怕它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赫尔呆呆地望着他。他以为事实真相一经公布，就会迫使公司采取行动。可是季挺解释说，西城报的读者主要是工人，因此不能有很大的影响。他说：“我们是晚报，人们看了一早晨谎言，是不大容易让他们在当天晚上就相信事实真相的。”

“不过，别的报纸不会转载这个消息吗，我是说全国的报纸？”

“不错，我们有一个新闻报道服务机构，可是其中所有的报纸都和西城报一样，全是穷人的报纸。如果它是一件非常野蛮的事，我们长时间连续登载是可以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的，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西部大联合通讯社能够封锁的消息。不过象这种把矿工关在矿井里的小事情，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是让通用燃料公司伤点脑筋罢了。”

这样，赫尔还是一无所获！他生气地大声说：“我必须想个什么别的办法。”

“我看不出你能做些什么。”季挺回答。

大家都不说话了，年轻的矿工在默默地沉思。“我想到西城去找找报馆的编辑。”他有点儿犹豫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不如省下这笔车费。他们不会登你的故事的。”

“要是我去找州长呢？”

“第一，他多半不会接见你。即使接见，他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实际上，你知道他并不是那个地方的州长，他只

是安置在那里的骗人的傀儡。哈利刚不扯绳子，他是不会动的。”

“当然，我知道他是老彼得的人，”赫尔说，“可是今后，”他有点儿结结巴巴地说，“我能做些什么？”

记者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怜悯的微笑，他说，“我可以看得出，这是你第一次和‘大企业’打交道。”接着，他又说，“你太年轻！到你比较有经验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些问题留给那些更老练的人了！”

不过记者的嘲讽赫尔并没有听出来。在同样十分危急的关头，他的哥哥也说过完全相同的话！此外，他才刚刚离开那个恐怖的地方。

“可是，季挺先生，你难道不明白？”他激动地说，“那些人正在死亡，我不能坐视不救呀！”

“你救不救我不知道，”季挺说，“我只知道你到处活动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赫尔转身向艾德斯特罗姆和麦克柯拉尔说：“先生们，请听我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些责备的味道，好象他们故意不肯帮忙似的！“关于这件事，我们得做点什么。我们一定得做点什么！就象季挺先生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新手，但你们不是。把心思摆在这上面，先生们，帮我出个主意吧！”

大家沉默了许久。“上帝知道，”艾德斯特罗姆终于说，“要是我能够，我当然会出点什么主意。”

“我也是这样，”麦克柯拉尔说，“你在和一堵石头墙作战，我的老弟。这里的政府只不过是通用燃料公司的一个

部门。当官的全是些恶棍，是公司的奴仆。”

“等一等，”赫尔说，“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假如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政府，我们会采取什么步骤呢？我们会把这件事告到地方检察官那里去，不是吗？”

“对，这毫无疑问。”麦克柯拉尔说。

“你以前提到过他，”赫尔说，“你说他曾经恫吓过几个投票舞弊的矿山监督，要对他们起诉。”

“那是在他参加竞选的时候。”麦克柯拉尔说。

“噢，我想起来了，杰夫·柯顿说过，他给工人许愿，给公司实惠。”

“正是那个人。”麦克柯拉尔冷冷地说。

“不过，”赫尔争辩说，“难道我不应该去找他，至少给他一个机会吗？说不定他还有点良心，这你可说不准。”

“他需要的不是良心，而是脊梁骨。”麦克柯拉尔回答。

“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应该去找他！假如他什么都不肯做，我至少可以公布他的罪状，你就又可以有一个故事了，不是吗，季挺先生？”

“不错，是这样。”记者承认说，“你要他做些什么？”

“怎么，当然是要他把这个案件提到大陪审团那里，对北谷的老板们提出控诉。”

“不过这要费很长的时间，来不及救井下的工人。”

“可以救他们的是对北谷的威胁。”

麦克柯拉尔插进来说：“我不认为狄克·派克的威胁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北谷的老板们知道他们可以让他按兵不

动。”

“那么就没有别的人了吗？我要不要去找法院？”

“什么法院？”

“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

“唔，”苏格兰人说，“我们先从最低的说起，这儿有一个治安官。”

“他是谁？”

“吉姆·安德逊，一个兽医。他和你见过的别的兽医一样，靠收小贿为生。”

“没有高一级的法院吗？”

“有，地方法院，邓顿法官。他是通用燃料公司的法律顾问瓦格曼的伙伴，你指望他能够帮你多少忙？”

“我想我是在抓稻草，”赫尔说，“不过人家说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就是那样的。不管怎么说，我要去找这些人，说不定在他们里边，我能找到一个愿意采取行动的人。这样做，没有什么坏处！”

那三个人在考虑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危害，他们要求赫尔仔细想想他有挨闷棍和吃枪子儿的危险。“他们会这样干的！”麦克柯拉尔大声说道，“而且这样做并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会证明你和一个喝醉了的意大利人争风吃醋，斗殴致死。”

可是赫尔已经下定决心。他相信在他的敌人想出什么对策之前，他可以把这件事办妥。他不让他的朋友陪他。他有更重要的事让艾德斯特罗姆和季挺去做，至于麦克柯拉

尔呢，他跑不快，不能在外面活动。赫尔叫艾德斯特罗姆到邮局去取那封挂号信，马上把它换成现钱。他打算写几份口供书，如果这里的官员不肯采取行动，他就把口供书呈到州长那里。这样做，就要花钱。在这个期间，他叫比利·季挺把过磅检查员的故事写出来，几个小时之后，在美国旅馆见面，赫尔把口供书交给他寄给西城报。

赫尔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在艾德斯特罗姆家被捕时穿的矿工服。麦克柯拉尔要借给他一套西装，但他拒绝了。他知道这个老苏格兰人的衣服他穿了不合身。与其穿一套不合身的绅士衣服，不如打扮得象一个真正的矿工。

赫尔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之后，便走到街上。打掉别人牙齿的彼特·哈南跟在他后面。年轻的矿工立即跑了起来，哈南在后面追赶，两个人在街上飞跑，路上的行人都感到非常奇怪。赫尔练过短跑，不用说，哈南感到很幸运，因为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离这儿不远！

第 四 章

理查德·派克先生正忙着，外边办公室的秘书说。赫尔并没有感到不快，因为他可以借此喘一口气。秘书刚才看见这个年轻人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不由得好奇地看着他。赫尔没有做任何解释。打掉别人牙齿的那个家

伙等在街上。

过了几分钟，派克先生接待了来访者。他是一位饱食终日的绅士，脖子和下巴都长满了肥肉。他刚刚刮过险，还擦过爽身粉。他的衣服漂亮，衬衫洁净，给人一个“养尊处优”的印象。桌子上放着几封信，看上去他好象有什么心事。

“唔？”他说，瞥了年轻的矿工一眼。

“我想我是在和佩德罗镇的地方检察官讲话吧？”

“不错。”

“派克先生，您有没有注意到北谷发生的事情？”

“没有，”派克先生说，“怎么啦？”

“我刚从北谷来，可以给您提供那边的情况，您也许会感兴趣的。那边有一百零七个人埋在矿井里，而公司的官员却下令封闭矿井口，要牺牲那些人的性命。”

派克放下信件，抬起沉重的眼皮仔细地打量他的客人。

“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离开那儿只有几个钟点。这件事矿区里所有的工人全都知道。”

“这些话你是听来的吧？”

“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见的。我看见爆炸，我看见矿井口盖上木板，蒙上帆布。我知道有一个人因为抗议通风机迟迟不转，今天早晨被赶出了矿区。爆炸已经超过三天了，依然毫无动静。”

派克先生用检察官惯用的尖刻、怀疑的口吻问了一连

申的问题。不过赫尔并不在意，那个人有必要把事情弄清楚嘛。

过了一会儿，他问赫尔他怎样才能得到确切的证据。

“您得自己去看一看。”赫尔回答。

“你说这事矿工们全都知道，是吗？告诉我其中几个人的名字。”

“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名字，派克先生。”

“这要什么权利呢？他们会告诉我的，不是吗？”

“他们也许会，也许不会。有一个人已经失业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失业的。”

“你以为我听了你说的几句话便会到那儿去吗？”

“我给您提供的不仅是几句话，我还提供了口供书。”

“可是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您知道我在北谷工作，如果您不相信，您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我叫乔·史密斯，我是二号矿井的矿工助手。”

但派克先生说，这还不够，他的时间很宝贵，他先要知道那些可以为此事作证的证人的姓名，才能到北谷去。

“我给您提供了一份口供书，”赫尔大声说，“我告诉您，我知道他们正在犯罪，一百零七条人命正在奄奄待毙。您认为请您去调查一下，这样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吗？”

地方检察官又回答说愿意履行他的职责，愿意保护矿工的权力，不过他抽不出时间去“大海里捞针”，他一定得知道证人的名字。赫尔不由得怀疑起来。这个人只是找一个借口来避免坐着不动呢？还是政府的官员竟然要帮助公

司调查“捣乱分子”的名单呢？

尽管他在怀疑，赫尔还是决定给这个人所有的机会。他把矿井爆炸事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把派克先生的心带到了矿区，在那里，极其痛苦的妇女、吓得要死的儿童，挤在矿井口周围，被警卫用警棍和手枪驱散。他举出一个又一个人家，举出寡妇、母亲和孤儿的名字。他告诉他矿工们吵嚷着要求给他们一个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的伙伴。他让自己的情感紧紧地抓住他，他热烈地为受苦受难的朋友恳求对方帮助。

“年轻人，”检察官在他滔滔不绝的雄辩中插进一句，“你在北谷干了多久啦？”

“大概十个星期。”

“你在煤矿干了多久？”

“这是第一次。”

“你以为花费十个星期的时间你就学会了足够的东西，有资格去控诉那些开矿井开了一辈子的人，说他们是‘杀人犯’吗？”

“我跟您说过，”赫尔大声说，“这不仅是我的意见，这也是那些最老、最有经验的矿工们的意见。我告诉您，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来救那些矿工！工头们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工人！有一群人听到一个工头——阿列克·斯通说：‘去他妈的人，救骡子要紧！’”

“在那儿的每一个人都过分紧张，”检察官说，“当时没有人能正确地考虑问题，你自己也是那样。矿里如果着了

火，大火如果蔓延到不能扑灭……”

“可是，派克先生，您怎么能够说大火已经蔓延到那个地步了呢？”

“那么，你又怎么能说它没有呢？”

沉默了片刻。“我知道那边有一个矿井副监察员。”地方检察官突然说，“他叫什么名字？”

“卡米卡尔。”赫尔说。

“唔，他是怎么说的？”

“矿工胡萨尔就是因为去找他，被工头赶出来的。”

“啊，”派克先生说——赫尔从他的话音里听出他已经找到一个借口了——“啊，这是卡米卡尔的事，我无权干涉。如果他到我这儿来要求起诉，我是要照办的，否则不行。我的话就到此为止了。”

赫尔站起身来。“很好，派克先生，”他说，“我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您了。别人告诉我，您是不会动的，但我愿意给您一个机会。现在我要去请州长撤您的职！”说完这些话，这个年轻的矿工大踏步走出了办公室。

第五章

赫尔沿着大街走到美国旅馆，那儿有一个政府速记员。当年轻的姑娘知道他打算请她速记的是什么性质的材料

时,她的手指明显地颤抖起来,不过她没有拒绝,于是赫尔着手叙述北谷第一号矿井封闭井口的情况,请求下令逮捕恩诺斯·卡特莱特和阿列克·斯通。然后他又叙述了他如何被选为过磅检查员,他们如何不准他靠近磅秤。他搜集了他肚子里全部法律术语,请求下令逮捕北谷矿山监督恩诺斯·卡特莱特和北谷卸煤场工头詹姆士·彼得。在另一份口供书上,他叙述了村警察局长杰夫·柯顿如何在晚上将他逮捕,虐待他,没有逮捕证或任何罪状便把他关了三十六个小时;他还叙述了柯顿、彼特·哈南和两个不知姓名的人如何把他非法赶出北谷,并且用暴力威胁他,因此,他请求下令逮捕杰夫·柯顿、彼特·哈南和那两个不知姓名的人。

这件事还没有办完,比利·季挺就来了。他带来了艾德斯特罗姆从邮局取出的二十五元。他们找到了一个公证人,赫尔在他面前为每一份文件宣过誓,把这些文件都正式登了记、盖上了州政府官印之后,赫尔把复写的文件交给了季挺。季挺立刻跑去把它交给一辆正要开出的邮车。比利不敢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当地的邮局,因为他说佩德罗简直象地狱一样。他们再走到街上的时候,看见赫尔的“保镖”多了一个彪形大汉,此人对他的任务丝毫不加掩饰。

赫尔拐过弯,走进一间门外挂着“J·M·安德逊,治安官”牌子的办公室。

兽医吉姆·安德逊坐在屋子里一张桌子后面。在他前来办公室之前,显然嚼过烟草,他的红胡子上还沾有烟汁。赫尔对他仔细观察,想从他身上看出有多少成功的希望。他

呈上描述北谷情况的口供书，坐在那里等着治安官阁下慢慢地、费力地阅读。

“唔，”那人终于说道，“你要怎么样？”

“我要您发一张逮捕杰夫·柯顿的逮捕证。”

那人将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会儿。“不行，年轻人，”他说，“你在这儿是拿不到逮捕证的。”

“为什么不行？”

“因为柯顿是县警察局副局长。他倒有权逮捕你。”

“没有逮捕证就能逮捕我吗？”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逮捕证？”

“他对我说过他没有。”

“好吧，不管他有没有，维持矿区的秩序是他的责任。”

“你是说他可以在矿区里为所欲为吗？”

“我是说，我无权干与他们的事。你为什么不找矿区的西·亚当斯？”

“他们不让我有机会找他？”

“唔，”那人回答，“我无能为力，这你自己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有人对他们有些不满，就可以跑到这儿来要求逮捕警长，那么他们怎样来维持矿区的纪律呢？”

“那么，警长就可以不遵守法律了吗？”

“我没有这样说。”

“假如他犯了谋杀罪，你会发逮捕证吗？”

“当然会，如果那是谋杀。”

“如果你知道矿区里正在杀人，你会出来阻止他吗？”

“那当然。”

“那么，这里还有一张口供书，”赫尔说，他拿出了有关封闭矿井的那一张。治安官安德逊阅读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但他又摇了摇头。“不行，你从这儿拿不到逮捕证。”

“为什么？”

“因为管理煤矿不是我的事。我不懂。要是我去告诉他们怎样去管理煤矿，那我就成傻瓜了。”

赫尔和他辩论。管理煤矿的公司职员对他们的雇员犯下种种暴行，他们这样做，能称之为执行职务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他们管理煤矿就意味着他们掌握着一百零七个男人和孩子的生杀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也不能说一句话吗？但安德逊先生只是摇头。他无权干涉。赫尔可以到法院去找邓顿法官。于是赫尔收拾起他的口供书，又走到街上，现在有三个彪形大汉在等着陪伴他了。

第 六 章

地方法院正在开庭，赫尔在法庭里坐了一会儿，仔细观察邓顿法官。他也是一个脑满肠肥、养尊处优的绅士，一张红润的脸在黑绸长袍的顶端闪闪发光。年轻的矿工发现自己对这张脸和长袍都怀疑起来了。难道说赫尔变得愤世疾

俗、对人类丧失信心了吗？看着法官，赫尔想到的是：坐在法官席上的人要靠这个混饭吃，而法官的伙伴却站在法官席前替煤炭公司辩护！

在休息的时候，赫尔去找秘书。秘书说，法官可以在四点半钟接见他。但过了几分钟，彼特·阿南走进来悄悄地和秘书说了几句话。秘书把赫尔打量了一下，然后跑出去和法官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到了四点半钟，法官宣告休庭，法官站起身，走进了他私人的办公室。赫尔向秘书提出求见法官，秘书说法官太忙，不能接见他。

不过赫尔不是那么容易打发掉的。法庭里有一扇侧门，侧门的后面有一条走廊，赫尔在和秘书争吵的时候，看见法官红润的脸很快地闪了过去。

他冲上去跟在他后面，没有叫喊，也没有扰乱秩序，但是当他走近他的猎物时，他平静地说：“邓顿法官，我请求伸张正义！”

法官转过身子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耐烦。“你要干什么？”

这可是棘手的一瞬间，因为彼特·哈南就在他身后，只要法官一点头，他就可以把赫尔抓起来。不过法官惊惶未定，竟和这个年轻的矿工谈起话来。密探犹豫了，终于落后了一、两步。

赫尔重复了他的请求。“法官阁下，北谷煤矿现在有一百零七个男人和孩子正在奄奄待毙。他们被人谋害，我想要搭救他们！”

“年轻人，”法官说，“我有一个紧急的约会，要到大街那头去。”

“很好，”赫尔回答，“我跟您一块儿走，您一边走，我一边告诉您。”他不给“阁下”一个机会来表示他是否喜欢这种安排，便走在他旁边。彼得·哈南和另外两个人跟在后面，离开他们十多码。

赫尔把他告诉理查德·派克先生的故事重述了一遍。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这种事不好决定，这不是法官的事。矿区那边有一个州级的官员，是否犯法，那要由他来决定。

赫尔又把有人向这位官员控诉便被逐出矿区的事说了一遍，并且说：“阁下，我也被赶了出来。”

“为什么？”

“谁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啧啧，年轻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把一个人赶出来的！”

“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做了，阁下，不久以前，他们没有任何根据便把我关了三十六个小时。”

“你总是做了些什么事吧！”

“我只是被一个矿工委员会选为他们的过磅检查员罢了。”

“他们的过磅检查员？”

“是的，阁下。我听说法律规定，只要矿工要求设置一个过磅检查员，自己负担他的工资，公司就必须让他检查磅秤。我说得对吧？”

“我想是的。”

“如果公司拒绝，就要受到惩罚，对吧？”

“法律总是包括刑罚的，年轻人。”

“他们告诉我这条法律已经在法令书上登载了十五、六年，罚款是从二十五元到五百元。这个案子是没有争论余地的，阁下。矿工们通知矿山监督，他们要我当过磅检查员，可是我到卸煤场去，他们不准我靠近磅秤，后来，他们把我抓起来，关进监牢，最后把我赶出矿区。对这些经过，我已经写了口供书，我相信，我有权要求逮捕那些罪犯。”

“你能为你的口供提供证人吗？”

“我能，阁下。矿工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约翰·艾德斯特罗姆现在就在佩德罗，他出钱租了房子，却被赶出家门。另外一个人，迈克·西科里亚，也被赶出矿区。北谷有许多人全都知道这件事。”

一阵沉默之后，邓顿法官第一次注意地看了看他身旁的年轻矿工，然后皱起眉头严肃地思考，他的声音变得深沉和感人。“我要很好地考虑这件事。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我叫乔·史密斯，阁下。我住在艾德·麦克柯拉尔家里，不过我不知道我能在那儿住多久。公司派了恶棍日夜夜地监视那个地方。”

“这真是无稽之谈！”法官不耐烦地说。

“碰巧，”赫尔说，“现在就有三个这样的人在后面跟踪我们。其中有一个名叫彼特·哈南，帮他们把我赶出北谷

的就是他。只要您回过头去，您就可以看见他们跟在我们后边。”

但这位庄重的法官没有回过头去。

“有人告诉我，”赫尔接着说，“我现在这样做，有生命危险。我相信我有权要求保护。”

“你要我怎么样？”

“第一，我希望你把跟踪我的人逮捕起来。”

“抓人不是我的事，你应该去找警察。”

“我没有看见一个警察。你能告诉我到哪儿去找一个吗？”

赫尔这样坚持，法官阁下有点不耐烦了。“年轻人，你的问题是，读了太多的廉价小说，它们弄得你有点神经过敏了。”

“可是那几个人就在我的后面，阁下！您回过头看看！”

“我跟您说过，那不是我的事，年轻人！”

“可是，阁下，在我能找到一个警察之前，我可能会被人打死！”

这种可能性好象没有使法官不安。

“而且，阁下，在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在矿井里面的人会死掉的！”

还是没有回答。

“我这儿有口供书，”赫尔说，“您想要吗？”

“你想给我，也可以。”那人说。

“您不提出要求吗？”

“我还没有提出。”

“阁下，要是您能原谅我，我想再提一个问题。你可以告诉我，这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个诚实的律师吗？一个愿意接受和通用燃料总公司利益相冲突的案子的律师？”

沉默，久久地沉默。“邓顿与瓦格曼事务所”的邓顿一边走，一边直直地看着前边。不管他心里边有多么复杂的活动，法官的脸上可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不能，年轻人，”他终于说道，“给你介绍律师不是我的事。”说完之后，法官便转过身走进艾尔克俱乐部去了。

第七章

赫尔站在那里望着那个庄重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他转过身从那三个站住的密探身边走过。他凝视着他们，但没有其他动作，他们也没有。他们又象从前那样跟在他的后边，相距大约二十英尺。

邓顿法官建议他去找警察。赫尔忽然发现镇政府就在面前。他想，这种被人跟踪的事完全可以告到佩德罗镇长那里去。他很想知道，这样一个“地狱般的城镇”的镇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找了一阵，终于找到艾拉·柏金斯先生的办公室。柏金斯先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矮小绅士，在他成为这个所谓“民主”机器的傀儡之前，是做殡仪馆生

意的。

他坐在那里神经质地揪他那修剪得很整齐的棕色胡子，想借此摆脱赫尔给他带来的困境。不错，一个年轻的矿工有可能在街上被人跟踪，不过这算不算犯法，那就要看情况了。如果矿工在北谷捣了乱，而且有理由相信他还想捣乱，毫无疑问，公司有必要掌握他的线索。不过佩德罗是一个守法的地方，只要他安分守己，他的正当权利是会受到保护的。

赫尔引证了麦克柯拉尔的话：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受到痛打。柏金斯先生说这种事情的前因后果很难弄清楚，无论如何，它们是在他当镇长之前发生的。他的政府是一个推行改良政治的政府，他已经向警察局长下过严格的命令，不得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您可以跟我一起去找警察局长，现在就给他下命令好吗？”赫尔要求道。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柏金斯先生说。

看来，他就要回家去了。他是一只可怜的小老鼠，折磨他真是罪过，但赫尔还是又磨蹭了十几、二十分钟，和他辩论，提出坚决的要求，直到小老鼠逃出门外，坐上汽车溜之大吉。

“你自己可以去找警察局长。”他临开动汽车时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赫尔决定照他的建议去做。他已经感到十分失望，但他被一种狂热的精神所支配，他决不肯轻易罢休！

问了一个过路行人，他才知道警察局就在这座楼里，拐过弯去就可以找到大门。他走了进去，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正趴在桌子上写字。他说局长“上街去了”。赫尔坐在窗边等着，透过窗户，他可以看见那三个带枪的歹徒在街上走来走去。

在桌子上写字的人继续写下去，但时不时用美国警察专门对待穷人的敌对眼光朝年轻的矿工看上一眼。这对赫尔来说确是一个新的情况，他突然希望他穿的是麦克柯拉尔的衣裳。一个警察也许还不会注意到衣服合不合身吧！

警察局长进来了。裹在蓝制服里面的是一个魁伟的身躯。他的胡须泄露了他上街是和啤酒有关的。“什么事，小伙子，”他凝视着赫尔说。

赫尔做了解释。

“你要我做什么？”警察局长问道，这话听得出是带着敌意的。

“我请您禁止那些人跟踪我。”

“我怎么能不让他们走路呢？”

“必要时可以把他们关起来。如果您到窗户这边来，我可以把他们指给您看。”

但警察局长一步没动。“我想他们要是跟踪你，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理由。你在矿区捣乱了吧？”他问这话时突然声色俱厉，好象他觉得倒是有责任把赫尔关起来。

“没有，”赫尔尽可能大胆地回答，“真的，我没有捣乱。我只是要求我应有的权利。”

“我怎么知道你干了些什么?”

年轻的矿工愿意解释清楚，但那人打断了他的话：“你在这儿要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明白吗？你要能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了。”

“可是，”赫尔说，“他们已经威胁说要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说，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可能会出事儿。”

“不错，是有可能——你可能会摔那么一跤，把鼻子摔破了。”

警察局长对自己的机伶很是得意，不过这种心情很快就过去了。

“小伙子，你要明白，在这里，你有合法的权利。但我们不喜欢鼓动员，也不打算假装喜欢。懂吗?”

“一个人要求他的合法权利，您便管他叫鼓动员吗?”

“小伙子，我没有时间跟你辩论。在矿区维持秩序是不容易的。我不准备参与这件事。我认为公司的侦探也和你一样，在这个地方有他们的合法权利。”

谈话停了一会儿。赫尔知道和警察局长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这是他第一次以叛逆的工人形象出现时所看到的美国警察，觉得很受启发。他转身走出去的时候，心里埋着一颗炸弹。当他看见彼特·哈南和另外两个彪形大汉脸上的嘲笑时，炸药的份量也没有减轻。

第八章

赫尔心里明白现在他在佩德罗能够采取的合法行动都已经尝试过了。警察局长没有建议他去找什么人,因此,除了回到麦克柯拉尔家,等着坐夜车到西城去之外,没有事情可做了。他又开始了另一场赛跑,这样至少可以出出胸中的恶气,可是他的监护人早已料到他会这样刁难他们,后边开过来一辆汽车,三个人坐了上去。赫尔不愿认输,也坐上一部出租汽车,于是这个壮丽的队伍回到了麦克柯拉尔的住处。

赫尔发现这个瘸子老头心神不定。整个下午,他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他受到一个接着一个的警告。有的人求他,有的人骂他。显然,这些人当中,有些是能影响这个老人的,不过他一点也不害怕,赫尔要搬到旅馆去等夜车,他也不答应。

季挺回来了,带来了惊人的消息。通用燃料公司的总经理舒尔曼派人四出找他,最后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对他又哄,又求,又吵,又骂。他把卡特莱特叫来听电话,这位北谷矿山监督尽力地说服季挺,说他误解了公司。卡特莱特说赫尔这样干,是为了敲公司的竹杠。季挺说:“顺便提一句,他还给你加上一条罪名,说你勾引他们村的一个姑娘。”

赫尔睁圆眼睛瞪着他的朋友。“勾引一个姑娘！”他大声嚷道。

“他就是这样说的，一个红头发的爱尔兰姑娘。”

“咳，该死的东西！”

一阵沉默，接着比利大笑起来。“别那样瞪着我。那不是我说的！”

不过赫尔还是瞪圆了眼睛。“这个肮脏的下流坯！”

“别激动，小伙子，”胖子安慰他说，“把一个女人扯进去，那是很平常的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不用说，无论什么事，里面总会有一个女人。我想，这件事里也有一个吧？”

“有一位非常正派的姑娘。”

“可是你跟她挺不错的，是吧？你和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散过步吧？”

“是的。”

“你看，他们抓住了你的把柄。对于这一类的事，你是毫无办法的。”

“你等着瞧吧！”赫尔大声喊道。

季挺好奇地看着这个愤怒的年轻矿工。

“你打算怎么办？在哪一个晚上揍他一顿吗？”

不过年轻的矿工没有回答。“他描绘过那个姑娘吗？”

“他还是满厚道的，说她是一个红发美人，除了一个醉鬼爸爸，没有别的保护人。我能理解在这样的一个矿区里，她的日子一定好过不了。”他停了一下。“可是你听着，”记者

说，“如果你找他吵架，那只有给姑娘带来伤害。没有人相信矿区的女人会讲什么道德。天晓得，只要想想管理矿区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具有多大的权力，我真不知道她们怎么能保持贞操。”

“季挺先生，”赫尔说，“你相信卡特莱特告诉你的话吗？”

季挺正在点雪茄。他停下手，看着赫尔说：“亲爱的孩子，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事，我没有必要加以评论。”

“可是你是怎样回答卡特莱特的？”

“啊！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说我当了多年的记者，我很熟悉他的把戏。”

“谢谢你，”赫尔说，“也许你愿意知道他纯粹是胡说八道。”

“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记者说，“我相信你。”

“也许你还愿意知道，在卡特莱特收回他的话以前，我决不罢休的。”

“啊，你真是一个有气魄的家伙！”记者笑道，“你正在打算把矿井里所有的工人都救出来，难道这还不够你忙的吗？”

第九章

比利·季挺又出去了。他说他认识一个人，也许他愿

意和他私下谈一谈，告诉他赫尔可能会出什么事。这个时候，赫尔、艾德斯特罗姆和麦克柯拉尔正在吃饭。这家人家不敢在饭厅用餐，只是在楼上客厅里摆了一张小桌子。麦克柯拉尔的妻子和女儿忧心忡忡，这使赫尔深切地感到在这个矿区生活有多么可怕。这里有几个美国妇女，她们生活在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家庭，可是她们的感觉和行动就和俄国的叛逆一样，时时刻刻受到流放西伯利亚和笞刑的威胁！

记者出去了几个钟头，回来时带来了新的消息，他说：“小伙子，你要倒霉了。”

“为什么？”

“杰夫·柯顿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他坐在一辆汽车里。如果他在这种时候离开北谷，你可以相信，一定是为了什么严重的事。”

“他打算干什么？”

“这很难说。他也许把你痛打一顿，也许把你装进汽车，扔到荒野的地方，也许把你关进监牢。”

赫尔想了一下，“罪名是造谣中伤吗？”

“或者是流浪街头，或者有抢劫得克萨斯银行的嫌疑，或者是谋杀了你在塔斯马尼亚的曾祖母。这样做是为了在问题解决之前，把你关起来。”

“我不愿意坐牢，我要到西城去。我在等火车。”

“你说不定要等到明天早上，”季挺回答，“铁路出了事

——翻了一列货车，交通中断了。恢复交通恐怕还得等些时候。”

他们再三地讨论这个新情况。麦克柯拉尔想找五、六个朋友在夜里保护赫尔。赫尔几乎都要同意了，这时季挺偶然提到一件事，使他们改变了话题。他说：“火车出事也困住了另外一个人——煤炭大王的儿子！”

“煤炭大王的儿子？”赫尔重复道。

“小柏西·哈利刚。他坐了一部——或者不如说 一列专车来了。你想想，餐车、会客车，还有两节卧车！你不愿当一个煤炭王子吗？”

“他是为矿井事故来的吗？”

“矿井事故？”季挺重复说，“他知道不知道都很难说。我听说他们是到大峡谷去旅行。有一节行李车上装着四辆小轿车呢。”

“老彼得和他们一起来了吗？”

“没有，他在纽约。柏西是东道主。他卸下一部汽车，把它开到城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和几个姑娘。”

“他的客人都有谁？”

“我不清楚。你知道，这很可以作为一篇故事的素材，给西城报写一篇报道——煤炭大王的儿子在他的一百零七个奴隶快要惨死在矿井里的时候偶然来到此地！要是我能请他就这事故说上一句话就好了！即使让他说上一句一无所知也好！”

“你去找过他吗？”

“我这个记者是干什么的？”

“结果怎么样？”

“除了使我寒心之外毫无结果。”

“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在街上。他们站在一家杂货店门前，我走了上去。‘您是柏西·哈利刚先生吗？’他从我的头上望过去，看着铺子里的陈设。我说：‘我是一个记者，我想请您谈谈对北谷事件的看法。’‘对不起。’他说，那腔调，咳，想起来都可以让你寒心！‘只问一个问题，’我恳求道。‘我不接见记者。’他回答。再也谈不下去了。他继续从我头上望过去。每一个人都凝视着前方。我刚一说话，他们就变得象冰一样冷，我简直象一条冻僵的毛毛虫！”

大家都没有说话。

“你说妙不妙，”比利沉思地说，“一个人变成贵族有多快呀！你看看那列火车，车里面的人，他们的神态，你会以为他们从威廉征服者^①那个朝代起，就开始统治世界了。而老彼得到这个国家来的时候还是一个背着包裹的小贩！”

“我们可是一些疲于奔命的人。”麦克柯拉尔插进来说。

“我们要拼一辈子的命，还要拼到下一代。”记者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嘿，可是那群人里有一个姑娘，她可真是个尤物！她真的抓住了我的心！你知道，她们用那些轻

^① 指英王威廉一世(1027—1087)，一〇六六年到一〇八七年的英国国王。

软酥松的东西把自己打扮起来，软绵绵、毛绒绒的，让你想起了春天的果园。这个姑娘正好是苹果花的颜色。”

“你容易受姑娘魅力的影响吗？”赫尔温和地问。

“那还用说，”记者说道，“我知道这全是骗人的，不过我还是要入迷，它让我的心卜通卜通地狂跳。我总是愿意把她们的思想得和她们的面孔一样美。”

赫尔想起了往事，脸上露出微笑。他引了一句歌辞：

“噢，出来吧，丽莎一安，
月光照在松树上！”

他笑了起来，不唱了。“季挺先生，不要那么激动吧，她走过的时候，不会对你不屑一顾的。”

“理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新闻记者？”

“理你，一个男子汉！”赫尔笑着说，“我不愿意责备那些装模作样的姑娘。一个姑娘在生活的舞台上要担任一个角色，她不能不表演。”

谈话停顿了一下。记者突然好奇地看着年轻的矿工。“听着，”他说，“我一直觉得你很奇怪，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有闲阶级的心理？”

“我也曾经当过阔少爷。”赫尔说，“我们家，家道中落就和哈利刚发家一样快。”

第十章

赫尔继续盘问季挺那位苹果花般的姑娘的事：“说不定我可以猜出她是谁。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是太妃糖抻长了以后那种颜色。”比利说，“但它是毛蓬蓬的、里面仿佛镶着小星星，真是妙不可言。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她的脸颊白里透红。”

“她有两排雪白的、珍珠般的牙齿，在她笑的时候，它们就发出耀眼的光芒。对吧？”

“可惜的是她并没有笑。”

“那么，她的棕色眼睛睁得大大地、好奇地凝视着你了？”

“不错，她的眼睛是这样的，可惜看的是杂货店的橱窗。”

“她戴了一顶白色的软草帽，上边有白花绿叶，还有一块橄榄色的面纱，说不定还有一条乳白色的缎带，对吧？”

“老天爷，我相信你一定见过她！”记者惊讶地大声说。

“也许见过，”赫尔说，“也许我在描写流行杂志封面上的姑娘！”他微笑了。但是看见他在怀疑，便说道：“说真的，我想我认识你的那位年轻姑娘。如果你宣布哈利刚的客人里面有一位杰茜·亚瑟小姐，你不会冒多大风险的。”

“我可不能冒任何风险，”记者说，“你是说罗伯特·亚瑟的女儿吗？”

“亚瑟父子商业银行的法定女继承人，”赫尔说，“碰巧我见过她。”

“怎么见到的？”

“我在一家杂货店工作，她常到那儿买东西。”

“哪家杂货店？”

“西城彼得逊商店。”

“啊！你常卖给她糖果。”

“填馅的枣。”

“你的心总是猛烈地跳动着，几乎不会找钱了吧？”

“有好几次找多了！”

“你搞不清她的心是不是和脸蛋一样美！今天，你充满了希望，欢喜得发抖。明天，又愤世嫉俗，痛苦万分——最后，你终于绝望了，就跑到煤矿来了！”

他们哈哈大笑，麦克柯拉尔和艾德斯特罗姆也笑了。不过，季挺忽然严肃起来了。“我应该去采访！”他大声说，“关于爆炸事件，我一定得从那群人的嘴里掏出点什么来。你想想这是多么轰动的新闻呀！”

“不过你怎么样去掏呢？”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应该去试试。我要在火车附近转悠，也许我可以找到一个侍者，和他谈谈。”

“访问煤炭大王的侍者！”赫尔咯咯地笑了，“请他谈谈替百万富翁铺床叠被有何感受！”

“谈谈卖馅的枣给银行家的女公子有何感受！”记者还击说。

但这一回赫尔却忽然严肃起来了。“你听我说，季挺先生，”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去访问小哈利刚呢？”

“你？”

“是的，我再合适不过了，我是他的矿工！我帮他挣钱，不是吗？向他报告北谷情况的应当是我。”

他看见记者突然兴奋地看着他，便接着说道：“我去找过地方检察官、治安官、地方法官、镇长和警察局长。现在为什么不能去找矿山的主人呢？”

“老天爷！”比利喊道，“我相信你会有这个胆量的！”

“我相信我会有的。”赫尔平静地说。

记者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高兴得发疯。“你真真敢去？”他大声说。

“我这就去。”赫尔说。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穿着那身衣服？”

“那当然，我是他的矿工嘛。”

“不过这行不通，”记者喊道，“如果你不穿得很讲究，你就连接近他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吗？我这一身说不定就是铁路工人的服装。假如有一节车厢出了毛病，比方说，抽水马桶？”

“不过你骗不过列车员或搬运工。”

“我也许能。咱们试试看。”

季挺在思索，谈话中断了一下。“老实说，”季挺说道，“你成功与否倒不重要，你只要去试一试，那就可以成为一篇杰作了。煤炭大王的奴隶向王子提出呼吁！百万富翁铁石心肠，拒绝工人的要求。”

“是这样，”赫尔说，“不过我真的要见到他。你想他现在已经回到火车里去了吗？”

“我离开那儿的时候，他们正在动身回去。”

“火车在哪儿？”

“我听说它在车站东边的二、三百码。”

麦克柯拉尔和艾德斯特罗姆一直迷惑地在听他们这个令人激动的谈话，这时麦克柯拉尔说：“那就刚好在我家的后边。”

“那是一列很短的火车，只有四节豪华的客车和一节行李车，”季挺补充说，“应该是很容易找到的。”

那个老苏格兰人提出了一个反对的意见：“出这所房子可能不太容易。我不相信今天晚上他们会放你出去。”

“老天爷，一点儿不错！”季挺喊道，“我们只顾说话，要快一点儿行动才行。你想他们守住后门了吗？”

“他们守了一天了。”麦克柯拉尔说。

“听我说，”赫尔插进来说，“我有个主意。他们没有干涉过你出去吧，有吗，季挺先生？”

“没有，还没有。”

“也没有干涉过你吧，麦克柯拉尔先生？”

“没有，还没有。”老苏格兰人说。

“好，”赫尔建议道，“把你的拐杖借给我行吗？”

季挺一听，不由得高兴地大叫起来：“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还要穿上你的大衣和帽子，”赫尔接着说，“我看过你走路，我相信能模仿你。至于季挺先生，他们是不容易认错的。”

“胖子比利！”季挺笑道，“来吧，咱们开始行动吧！”

“我要同时从前门出去，”艾德斯特罗姆插话说，“他那苍老的声音兴奋得发抖，也许这样可以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去。”

第十一章

他们原来一直坐在麦克柯拉尔楼上的屋子里。现在他们站起身，走向楼梯。突然前门铃声大作。他们站在那里呆呆地你看着我，我望着你。“他们来了！”季挺低声说。

麦克柯拉尔立刻坐下，把拐杖交给赫尔。“帽子和外衣在前厅，”他焦急地说，“你去试一试！”他的话音很激动，和艾德斯特罗姆一样，声音也有点发抖了。他已经不年轻了，不能高高兴兴地去干冒险事业了。

赫尔和季挺跑到楼下，后面跟着艾德斯特罗姆。赫尔穿

上衣服，戴上帽子，他俩跑向后门，同时，艾德斯特罗姆到前边开门去了。

后门通向一个院子，院子有一个侧门，从侧门出去便是小巷了。赫尔支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朝前走，心里卜卜地猛烈跳动着。他得模仿麦克柯拉尔的步子，慢慢地走，在他旁边的季挺开始讲起话来了。他用很随便的口吻告诉“麦克柯拉尔先生”西域报是一家对人民的事业有着充分信心的报纸，在它报道公众的问题时，它坚决站在人民一边。这样谈着，他们出了侧门，走进小巷。

有一个人从黑影里钻了出来，跟在他们后边。他从赫尔身边走过，在离赫尔不足三英尺的地方，紧紧地盯了他一眼。幸而那时没有月亮，赫尔看不见那个人的脸，但愿那人也看不见他。

季挺一直在说话：“你知道，麦克柯拉尔先生，”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查明真象，有时是很困难的。办报的人把谎言和夸张的报道塞满了他们的报纸，我们受到诱惑，也随意捏造和大肆夸张另一方面的消息。不过我们发现，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还是据实报道的好，麦克柯拉尔先生——我们能坚持到底，决不回头。”

必须承认，赫尔对这种说教并没有注意听。他看着前边小巷通往大街的路口。这就是在麦克柯拉尔家后面的那条街，离开铁道不过一个街区。

他不敢回头，可是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忽然之间，他听到麦克柯拉尔的喊声“快跑！快跑！”

赫尔立刻扔下双拐，顺着小巷跑下去，季挺紧跟在后面。他们听见后边的叫喊，有人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喝道：“站住！”他们已经跑到小巷口，刚要转弯，就听见一声枪响，接着就是马路对过一所房子的玻璃窗被打得粉碎的声音。

再往前，便是一块空地，空地上面有一条小路。再往前，他们躲躲闪闪地绕过一些小房子，来到了另一条街，然后便是铁路了。在他们前边，有一列很长的货车。他们跑到两节车厢中间，爬过挂钩，那边停着一个火车头，耀眼的车灯直射到他们的眼睛上。他们在火车头前面跳了过去，然后沿着这列火车跑，跑过一节煤水车、一节行李车、接着就是一节豪华客车。

“我们到了！”季挺喊道。他喘得象一架风箱。

赫尔看见这列火车只有三节客车厢。他还看见一个穿蓝制服的人站在车梯上。他朝他跑过去，大声喊道：“你们的车着火了！”

“什么？”那人惊慌地喊道，“哪儿？”

“这儿！”赫尔喊道。他一下子闪了过去，跳上车梯，走进车厢。

车上有一条窄窄的长走廊，看得出是餐车厨房的一部分，在走廊的另一头有一扇转门，赫尔朝着这扇门冲过去。他听见列车员喊他站住，但他毫不理会。他急忙脱掉大衣和帽子，推开门，进入一间灯火辉煌的房间，煤炭王子就在那里。

第十二章

餐厅里的白亚麻台布和雕花玻璃杯在电灯光下闪闪发光，粉红的灯罩使灯光变得十分柔和。穿了晚礼服的五、六个小伙子和同等数量的姑娘围桌而坐，另外还有两、三个年纪比较大的贵妇人。他们正在谈笑风生地进第一道菜，不料却闯进了一个身穿肮脏矿工工装的不速之客。他进来时，举止行动并没失礼。但紧接着进来一个胖子，满脸流汗、神色慌张，呼哧呼哧地喘得象一台老式的蒸汽机。在他后边的是列车员，他显然和胖子同样慌张。当然，谈话停止了。姑娘们心神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几个小伙子噌地跳了起来。

接着是一阵沉默。最后，小伙子当中有一个人向前走了一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说话的是一个瘦瘦高高的青年，长相不错，但并不出众。赫尔朝他走过去说：“你好，柏西！”

柏西脸上露出了迷惑的表情。他注意地看他，但好象不能相信他所见到的人竟会是他。接着，姑娘当中有一个人发出一声尖叫。她头发的颜色和抻长了的太妃糖一样，但它是毛蓬蓬的，闪烁着星星的光辉，真是妙不可言。她的面颊白里透红，她的棕色眼睛睁得大大地、好奇地凝视着

人。她穿了一件颜色柔和的橄榄绿的晚礼服，裸露的肩上披着一条薄雾般的乳白色的披巾。

她跳起来喊道：“他是赫尔！”

“赫尔·华纳！”小哈利刚重复道，“怎么，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话被外面的叫嚷声打断了。赫尔平静地说：“请等一下，我想还会有人进来。”

车厢的门很猛烈地被人推开了，推得这样猛，把比利·季挺和列车员都撞到一边。杰夫·柯顿在门口出现了。

警长跑得气喘吁吁的，脸上充满了猎人的激情。他的右手拿着一把手枪。他环视四周，看见他追捕的那两个人，也看见煤炭大王的儿子以及其他吃惊的人们。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车厢的门又被推开了，把他推到一边，挤进来两个人，他们手里都拿着手枪。前面的那一个是彼特·哈南，他也瞪直眼睛呆呆地站在那里。“打掉别人牙齿的人”，自己也少了两颗牙齿，当这个职业打手的嘴张得很大的时候，缺陷就更明显了。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上流社会，那副蠢样子就象一个长得太高大的男孩偷果酱时被人当场抓住。

柏西·哈利刚的态度显然傲慢起来了。“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回答的是赫尔。“我在找一个杀人犯，柏西。”

“什么？”从妇女那边传来了一阵低低的惊叫声。

“是的，一个杀人犯，一个封锁矿井的人。”

“封锁矿井？”柏西重复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请让我解释。我先给你介绍我的朋友。哈利刚，这位是我的朋友季挺。”

比利忽然想起头上还带着帽子，他连忙把它脱了下来。其余的礼节，他就全忘了。他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他还没有喘过气来。

“比利是一名记者，不过你不必担心，他是一位绅士，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我的意思你明白，比利。”

“是……是的。”比利小声说。

“这位，”赫尔说，“是北谷的警长杰夫·柯顿。柏西，我想你知道，北谷煤矿是属于通用燃料公司的。柯顿，这位是哈利刚先生。”

这时，柯顿想起了他的帽子，又想起了他的手枪，他连忙把它们藏在背后。

“这位，”赫尔接着说，“是彼特·哈南，他的职业是打掉别人的牙齿。另外一位绅士，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看来是一个打掉别人牙齿的帮手。”赫尔按照社交礼节，这样一一介绍，目的在于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在这种紧急关头，成功与否，大部分要看他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了！要不要把柏西带到一边去，心平气和地把情况告诉他，让他自己的正义感和人道感去作出决定呢？不，这不是和哈利刚家打交道的办法！他们是靠强取豪夺起家的。你要是想得到什么结果，就得使用强硬的手段！你要是想从柏西那里得到点什么，

你就得在这些客人面前抓住他，把问题摊出来，利用他们的感情来压制他！

煤炭王子又问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赫尔开始描述矿井下面那些矿工的处境。“他们既没有吃的，又没有水，除了饭盒里的东西，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爆炸已经三天半了！他们在呼吸不好的空气，他们头痛，额上鼓起了青筋，舌头破了，躺在地上喘气。可是他们在等待着，他们相信上面的朋友，靠这种信心他们才能活下去，上面的朋友正在尽力想办法救他们。他们不敢拆掉堵塞墙，因为煤气会立刻把他们杀死。可是他们知道救护队一定会来的，所以他们留心倾听斧头和鹤嘴锄的声音。情况就是这样。”

他停了下来，希望能在小哈利刚的脸上看出一些关心的表示。但小哈利刚丝毫没有这种表示。赫尔接着说：“柏西，请你想一想！矿井下面有一个老人，一个爱尔兰人，他的女人和八个孩子在等着他的消息。我还知道有一个妇女，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都在井下。妇女和儿童在矿井呆了整整三天半。我亲眼看见她们坐在地上，把头垂到膝上，或者挥动拳头，尖声骂那个杀人犯。”

他停了一下。“杀人犯？”小哈利刚问道，“我不明白！”

“你简直难以相信，可是事实就是这样，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救出这些矿工。这个杀人犯用木板把矿井口钉死，上面还盖上帆布——要把男人和儿童活活闷死！”

客人当中发出恐怖的咕哝声。

“我知道，这种事情你是无法想象的。他们这样做，是

因为矿里着了火，如果通风机转动了，里面的煤就会燃烧起来。但同时就会抽掉某些通道的烟雾，有些人就可以得救了。因此，这是一个有关财产和人命的问题，而杀人犯却决定保住财产，牺牲人命。他打算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直等到余火熄灭为止，那样，那些矿工和童工便必死无疑了。”

一阵沉默。小哈利刚打破了沉默说：“是谁这样干的？”

“他叫恩诺斯·卡特莱特。”

“他是谁？”

“刚才我说我在找一个杀人犯，我使你有点迷惑不解了，柏西。我这样做，为的是简明扼要。”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下去时，他的话比较尖锐了，一句句就象铁拳一般。“我跟你说的这个杀人犯就是矿山监督——一个通用燃料公司雇用并授以权势的人。被追逐的不是那个封闭矿井、倒是想把它打开的人。他被人当作罪犯，因为国法、人情都被通用燃料公司践踏了。他只好逃到你的专车里来寻求庇护，免得被公司所雇用的恶棍和带枪的歹徒所杀害。”

第十三章

赫尔非常熟悉这些人。这一声霹雳给他们带来什么效果，他心里是有数的。他们至高的道德标准是风雅。他知

道他冒犯了他们。要想能够稍稍争取到他们的同情，就得先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闯到这儿来，侵犯了哈利刚的利益。

“柏西，”他接着说，“去年在大学里，因为我爱听那些专门报道丑事的记者们的新闻，你常常责骂我，这你该还记得。你觉得为此发火是理所当然的。你认为他们的报道都不真实。可是我要亲眼看一看，所以跑到矿上来工作。我看见矿井爆炸，我看见这个人，杰夫·柯顿，连打带骂把妇女和儿童从矿井口赶开。我开始帮助矿井里的人，这位警长便把我赶出村子。他告诉我，如果我再管闲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就会出事。你看，今天晚上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赫尔等待着，给小哈利刚一个机会掌握情况，采取行动。可是小哈利刚就象是没有看见警长和他的手枪。赫尔只好再试一试：

“很清楚，这些人想杀死我，刚才对我开了一枪。警长手里还拿着枪，你可以闻到火药味。因此我才冒昧地闯进你的专车，柏西。那是为了救自己的命，请你务必原谅我。”

煤炭王子突然得到一个表示宽宏大量的机会，他马上抓住了它。“赫尔，”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当然没有什么。要是我们的雇员这样对待你，那不是我们的意思，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他冷静而肯定地说。这是一种哈利刚作风，杰夫·柯顿和两个矿井警卫听了吓得要命。

“谢谢你，柏西，”赫尔说，“我知道你会这样说的。我打扰了你的宴会，十分抱歉。”

“别客气，赫尔。这并不是什么宴会。”

“柏西，你要知道，我不仅是为了救我自己，还要救矿井里的人！他们正在走向死亡，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救出他们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因此，他们真是万分危急，应当做的事一定要马上动手。”

赫尔又停下来，等待着——这一次时间长得令人感到有点尴尬了。客人原来一直看着赫尔，但现在他们看着小哈利刚，小哈利刚也感觉到这种变化。

“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些什么，赫尔。我父亲用了一些能干的人管理他的企业，我的确觉得自己懂得太少，不便给他们提任何建议。”这又是哈利刚的作风，但在赫尔的坚定的凝视下，他变得软弱了。“我能做些什么？”

“你可以下令打开矿井，让通风机开始倒转。这样就可以把通道里的烟雾和煤气抽出来，救护队就可以下去救人了。”

“可是，赫尔，我向你保证，我无权下这道命令。”

“你必须掌起权来，你父亲在东部，公司的职员正在家里睡大觉，而你却在这儿！”

“不过这些东西我全不懂，赫尔！除了你告诉我的之外，我一无所知。我并不怀疑你的话，但在这种情况下，谁都可能犯错误的。”

“亲自去看看吧，柏西！我只要求你做这一件事，而这是

很容易做到的。你的专车就在这儿，火车头已经升火待发，只要专车调到开往北谷的线路，不用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到达矿井。然后，让我带你去见见那些内行的人！那些在煤矿干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多次见过这种事故，他们会把真相告诉你的——现在有机会救活许多人，但为了几千块钱的煤、木头和铁轨，便放弃了这个机会。”

“不过即使这是真的，赫尔，我也无权下命令！”

“只要你到了那儿，不出一分钟，你就会把官样文章抛到九霄云外去的。那边的头头们干的勾当只能在黑夜里才能进行！”

在赫尔热烈的感情的压力下，哈利刚作风失灵了，煤炭王子变成了一个没有主意的、很普通的年轻人了，但在他的背后有一股比赫尔更大的力量。他摇了摇头。“这是老头子的事，赫尔，我无权干涉！”

赫尔在绝望之余，转过来向别人求助。他从一张脸看到另一张，最后停留在杂志封面上的美人、棕色眼睛好奇地睁得大大的那一张脸上。

“杰茜！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

姑娘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赫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告诉他，他应该把他们救出来！”

赫尔等着她回答，几秒钟就象几百年。他知道这是一次考验。棕色眼睛垂下去了。“这种事我不懂，赫尔！”

“可是，杰茜，我给你们解释过了！这儿有许多男人和

儿童快要闷死了。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但是我怎么能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呢，赫尔？”

“我向你保证，杰茜。如果我不知道，我当然不会求你帮忙。”

她还在犹豫。他的声音突然带着强烈的感情：“杰茜，亲爱的！”

仿佛受到了催眠，姑娘抬起眼睛望着他。她感到十分为难，一股红晕从脖颈一直升到双颊。“杰茜，我知道……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太过分了！你从来没有对朋友失过礼。不过我想起，有一次你在街上看见一个粗野的大汉打一匹勤劳的老马，你就不顾一切地象野人那样向他冲过去，你不记得了吗？现在请你想想，亲爱的，这里有许多勤劳的生物快要被人折磨死了，但他们不是马而是工人啊！”

姑娘依然凝视着他。他看见她眼睛里充满了悲伤和惶惑。他看见泪水慢慢地流下她的面颊。“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喊道，用双手捂着脸，大声啜泣起来。

第十四章

大家都没有说话，这种沉默真是令人难以忍受。赫尔的眼光继续巡视下去，终于落在一个灰白头发的夫人身上，她身穿黑色晚礼服，颈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克蒂斯夫

人，你一定会劝告他的！”

灰白头发的夫人大吃一惊。他竟无礼到如此地步吗？夫人看见他刚才折磨杰茜，不过杰茜是他的未婚妻。对克蒂斯夫人，他可没有这种权利。她冷冰冰地回答：“对这种事，我可不能对主人下什么命令。”

“克蒂斯夫人！你组织了一个救护无家可归的狗和猫的慈善团体！”这句话已经到了赫尔的嘴边，但他没有说出来。他的眼睛继续巡视下去。还有谁可能帮助他制服一个哈利刚呢？

瑞吉·珀特坐在克蒂斯夫人旁边，晚礼服的纽扣上插着一朵玫瑰花。赫尔知道瑞吉在这儿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一个男性的老伴娘^①，一个财富的崇拜者，帮助主人招待客人，给厌倦的人解闷。可怜的瑞吉不能作自己生活的主人，他的心灵永远因别人兴奋而兴奋、随着别人的高谈阔论、筹办茶会以及赞美开过的茶会而激动。他的心灵永远不会满足，永远在算计、探测机会，以机智和风趣弥补贫穷给他带来的苦恼。赫尔扫了他一眼，他那两撇漆黑的小胡子好象兴奋得翘起来了。赫尔从刹那间可怕的直觉里感到：瑞吉希望赫尔问他，而且已经准备好了答案，这个答案可以帮助他在哈利刚家庭银行中增加他的社交资本！

詹涅维芙·荷尔塞坐在通道的另一边，身材修长挺秀，简直是按照雕像的比例塑造出来的。看见她，你会想起大

^① 在社交场所陪伴未婚少女的年长妇女。

眼睛的朱诺^①，相信她一定会有高尚的感情。但在你熟悉了詹涅维芙以后，你就会发现她头脑简单，而且只想到自己。坐在她旁边的是鲍勃·克里斯顿，他是一个面孔刮得光光的、脸颊红红的、浑身散发出香气的人。他是一个“老好人”，很想为他的体育俱乐部赢一些奖杯，也想继续保持他的州国民警卫队步枪队的成绩。快活的鲍勃，出于好心，也许会出来说几句话，但他和柏西的一个表妹贝蒂·根尼逊相爱，她就坐在他的对面，赫尔看见她的黑眼睛放光，小拳头攥紧，小嘴闭得连嘴唇都白了。赫尔很了解贝蒂。她是哈利刚家族的一员，她的任务是把一个背包小贩的孩子们培养成“年轻一代”的领袖！

再过去是薇薇·卡斯，她喜欢谈马、狗这一类女孩子不感兴趣的東西。赫尔在她面前，曾经谈过社会问题，她的观点可以用她的一句话来概括：“如果一个人用刀子吃饭^②，我就把他当作我的敌人！”有一个人在她后边探出头来，此人两眼无神、胡须淡黄，愤世疾俗，他就是贝特·艾特金斯，报纸称他为“交际家”，赫尔的哥哥管他叫“驯猫”。还有“公驴”艾弗逊，他和赫尔一样，也是妇女的宠儿，不过他别无他能，仅此而已。还有“警棍”哈里斯，另一个“煤矿主”的儿子。苔茜，他的妹妹。另外还有布兰屈·瓦格曼，他的父亲是老彼得的首席律师，他的哥哥是地方辩护人兼佩德罗明

① 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

② 指穷人或没有教养的人。

星报的发行人。

就这样，赫尔的视线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他的心从一种性格想到另一种。就象打开一幅画卷，把他已经半遗忘的世界展现出来。他没有时间思考，但却产生了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来得很突然，但不可抗拒。他曾经在那个世界里生活，并且认为这种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他熟悉这群人，经常和他们来往。他们好象都是讲究交情乐于助人的，都算是些好人。而现在，他们变得多厉害啊！他们好象不再讲究交情了！是他们变了？还是赫尔自己变得愤世疾俗，因此才在这种恐怖的新环境里，觉得他们如此冷漠，就象星星不关心离这儿不到几英里的、正在死亡的人一样呢？

赫尔的视线回到煤炭王子的身上，他发现柏西脸都气白了。“我向你保证，赫尔，你这样做是徒劳的。我不打算受任何人威胁。”

柏西突然想起了什么主意，注视着警长说：“柯顿，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意见？华纳先生对情况的看法对还是不对？”

“你知道这样一个人会说些什么，柏西！”赫尔插进来说。

“我不知道。”柏西回答，“我想听听，柯顿，你有什么意见？”

“他错了，哈利刚先生。”警长的话尖锐而无礼。

“错在哪儿？”

“公司竭尽全力打开矿井，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哦！”柏西的声音里带着得意，“为什么拖延了？”

“通风机坏了，我们得运一个新的来。把它安装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事，不能在一个钟头里完成。”

柏西转过身对赫尔说：“你看！这儿至少有两种意见！”

“当然！”贝蒂·根尼逊喊道，她的黑眼睛瞪着赫尔。她还想说下去，不过赫尔打断了她。他向主人走近一步，低声说道：“柏西，请你到那边去一下，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谈谈。”

赫尔的声音里带点威胁，他看着车厢的尽头，那里只有两个黑人侍者。两个青年向他们走过去，他们便连忙躲开了。这样，只有煤炭王子一个人在他身旁，赫尔全力以赴，努力结束这场战斗。

第十五章

柏西·哈利刚在他大学同班同学的心目中是一个公子哥儿，这一点赫尔也有同感。他并不残忍，不象他那冷酷的老父亲。他只是很任性，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人大都是这样的。他为人软弱，这是永远不需要作出大胆决定的人的通病。他是在脂粉堆里长大的，成为所谓“上流社会”的一员，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哈利刚家族经常为一种痛苦的回忆所苦恼，那就是关于小贩背包的回忆。赫尔知道柏西最希望别人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慷慨的贵

族。赫尔就利用这一点向他发动攻势。

首先，他表示歉意，设法平息对方的怒气。他原先并不想闹成这个样子，这一切全是那些带枪的歹徒逼出来的，他们使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他这个可怜虫，在晚上被人赶得到处乱跑，而且受到枪击！弄得他惊惶失措，真的是那样！作为一个矿工助手，他所能保持的一点礼貌也全都忘光了。他大出洋相。是的，老天爷，他知道他看起来是副什么模样！

赫尔看了看他自己身上的那身肮脏的矿工服，又看了看柏西。他看得出，到现在为止，他所说的柏西完全同意。他的确出了自己的洋相，而且还丢了柏西的丑！对此他觉得很遗憾。可是井下的矿工现在处境很困难，而且已经太晚了。事情已经传扬出去，无法隐瞒了。赫尔也许可以封住他的记者朋友的口，柏西也许可以封住侍者、列车员、警长和警卫的口，但柏西不可能让所有他的朋友都一声不响！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们不会再谈别的事了！在一天之内，这个故事就会传遍西城——一个矿工助手闯进煤炭王子的专车，这是一幕多么离奇动人的低级闹剧啊！

“而且你必须看到，”赫尔接着说，“这种事情你是摆脱不了的。在你的一生中，别人都会拿这件事来决定对你的看法！”

“我听任朋友们批评，”柏西说，还在使一些哈利刚式的性子。

“故事是可以由你自己编写的，”赫尔毫不容情地说下

去，“人们可能说，他看重金钱，也可能说，他看重人命。毫无疑问，柏西，你们家并不特别需要这笔钱！你这一趟火车旅行花的就要比这个多！”

赫尔等待着，给他的猎物时间去考虑。

考虑的结果是提出了一个不比老彼得差的问题：“你这样做，捞到了什么好处？”

“柏西，”赫尔说，“你应该知道我没有有什么好处可得！如果你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你就对自己说，你在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打交道好了。我看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我被矿区警长追得走投无路，啊，柏西，那个名叫柯顿的家伙手枪里有六颗子弹！我真的发疯了！”矿工助手的棕色眼睛放射出一股狂暴的光芒，那是可以说服比柏西更坚强的人的。“我的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柏西——把那些矿工救出来！假如你不理解我现在是多么绝望，那你就错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用着假名字！我是矿工助手乔·史密斯。如果我站出来，说出真姓名，那么，即使我不能让他们打开矿井，至少我也会给通用燃料公司招来很多麻烦！我知道这会引来人们多大的愤慨，不过我没有这样做，这得归功于我的父亲。但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这是一个致那些人于死地的问题，那我可就什么都不顾了。你把这些话告诉你父亲，告诉他我威胁你，我要让季挺公布事实真相，揭发公司的罪行，我要向州长申诉，必要的话，我可以在街上制造动乱，受到逮捕，为的是把事实摆在公众面前。你知道，我掌握情况，柏西！出事的时候我在那儿，亲眼看到

一切。难道你不明白吗？”

柏西没有回答，但他显然是明白的。

“另一方面，只要你考虑，你可以妥善地做好安排。你在愉快地旅行时听到这个事故。你赶到山上指挥一切。你打开了矿井，救出你的雇工。报纸是会这样登载的。”

赫尔凝视着他的猎物，探索说服他的办法。他看出他走错了路。象哈利刚家族这样浅薄的人，未必会把高尚风雅认为贵族气派。

“那好吧！”赫尔赶快说，“如果你不愿意，也可以不提你。记者们都在矿区的工头们掌握之中，他们可以按照你的意思编造故事。我只关心一件事：你乘专车上山，下命令打开矿井。你不愿意吗？柏西？”

赫尔盯着柏西的眼睛，知道矿工的生死取决于他肯不肯点一点头。“怎么样？你怎样回答？”

“赫尔，”柏西担心地说：“我家的老头子饶不了我！”

“可是另一方面，我也饶不了你，你想想，哪样对你更不利？”

又是一阵沉默。“说话，柏西！看在上帝的份上！”赫尔的声音是绝望的，吓人的。

柏西突然让步了。“好吧！”

赫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过我提醒你，”他说，“你到了那儿，不要让他们愚弄你！他们会想办法把你骗走，甚至会不听你的话。不过你一定得坚持，因为，你知道，我要和你一起去，我要看着他们打开矿井口。在救护队下井之前，

我绝不离开！”

“他们会下井去吗，赫尔？”

“他们会下井去吗？老天爷，我的老兄，他们争着要下去呢！他们为了要下去，几乎都要暴动了。我要和他们一道下去。柏西，你也要下去，我们这一群懒虫都应该下去！我们出来的时候，就会多少学到一点采煤事业的知识了。”

“好的，我同意。”煤炭王子说道。

第十六章

赫尔不知道柏西那天晚上和卡特莱特说了些什么，他只知道他们来到矿井之后，柏西便把矿山监督召来商谈，再过半钟点，他就满脸笑容地走出来，说赫尔一直弄错了。矿山当局始终是尽快地安装通风机，希望能够尽快地打开矿井。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风机就要转动，天亮之后，救护队就有可能下井了。柏西说话时表情是那么天真，在一刹那间，赫尔并不怀疑柏西真地相信他们的话。作为客人，当然要求赫尔很客气地假装相信，在公司其他人的面前权当一次傻瓜。

柏西邀请赫尔和季挺在火车上过夜，但赫尔谢绝了。他说，他身上太脏了，而且天亮的时候，他希望能到现场，作为第一批的一个成员下到井去。柏西说矿山监督禁止任何人

下井，除非他很有经验能照顾自己。有这么多人渴望下去，并且已经做好下井的准备，没有必要让外行的人去冒风险。

赫尔冒着失礼的危险，表示他要在矿井口“转一转”，看着他们把矿井口的盖子搬开。有些人家聚集了一些妇女，她们不能入睡，聚在那里哀戚。跑去告诉她们这个好消息可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赫尔和季挺出发了。他们先到拉弗提家，拉弗提太太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呆呆地看着他们，然后高声呼叫圣母玛利亚，把所有的小拉弗提都惊醒，吓得大叫起来。拉弗提太太弄清楚他们说的话是当真的之后，立刻跑出去传播这个消息，因此，很快街上就热闹起来，人们匆匆地在街上跑动，矿井口那里又聚集了一群人。

赫尔和季挺来到杰里·米涅提家。出于对柏西的尊重，赫尔只是重复了柏西的说法：卡特莱特一直是准备打开矿井的。看看这种说法引起的效果——杰里看着赫尔的那副神态——是很有趣的！不过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来讨论这件事，杰里穿上衣服，和他们一起赶到矿井口去了。

千真万确，已经有几个人在搬开木板和帆布了。自从赫尔来到北谷，他还没有见过这样热心工作的人！过了一会儿，巨大的风扇开始转动了，它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然后发出悦耳的歌声，上百的人也在那儿吼叫，歌唱。

要等好几个钟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突然之间，赫尔感到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和比利·季挺回到米涅提家，在地板上铺上一块毯子，躺下去宽慰地舒了几口气。比利很

快就打起呼噜来了，可是赫尔由于突然感到一阵兴奋，睡神远远地离开了他。

各种各样的想法涌上了他的心头：外面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几个月以来，他故意忘掉了的世界，现在忽然又在脑海里出现了！他在夏天开始做的事似乎是很简单的：改名换姓，成为另一个阶级的一员，过那个阶级的生活，用那个阶级的思想来思考，然后回到自己的世界，把他那新奇的、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告诉别人！他决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可能性：他自己的世界，赫尔·华纳的世界，竟会发现他改名为乔·史密斯，当了一名矿工的助手。他就象一个小偷，正在黑暗中偷东西，突然之间，屋子里灯火通明。

他已经开始了冒险的生活，准备遇到一些使自己震惊的事，他已经知道他将要被迫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和那个“制度”作战。但他没有想到他会陷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带头向自己朋友的战壕冲锋。他也知道这决不是战争的结束，打下一个战壕并不能结束战争！躺在这个黑暗和静寂的地方，赫尔逐渐明白为什么他会陷得这样深了。打一个比方：他就象一个人开始时不过和女人在街上调情，但第二天清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这个女人的丈夫了。

他并不后悔他对柏西采取的办法，实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不过赫尔认识北谷的人只有十个星期，而认识柏西车里的人却已有多年。因此，这些人在他的意识里就显得很突出。在这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对他的看法，不管是主动地怀着敌意，还是被动地感到惊讶，都一起向他围攻过来。

特别是，他发现自己正在和杰茜·亚瑟搏斗。他面前出现了她的面孔，一副恳求、思慕的面孔。一副完美无瑕、使男人的心灵不得不屈服的面孔。她那棕色的眼睛，柔和而明亮，充满了热情。她的嘴唇，容易因激动而颤抖。她皮肤的颜色象苹果花，她的头发闪烁着星星的光辉！赫尔喜欢嘲笑煤矿的管理人员和警卫，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杰茜的心灵会和美丽的肉体不一致。他爱她，但他太年轻，对恋爱太没有经验，他不能理解在那样天真、那样可爱的少女的娇柔之下，会深深地隐藏着不自觉的残忍，那是遗传下来的，是一种天性，是一种特权阶级的残忍，一种强烈的世俗偏见。一个人非要到了中年，受过多少折磨，才能明白女人的魅力，那些罕见的、不可思议的完美的眼睛、牙齿和头发，柔軟的皮肤，美妙的身段，是花费了多少代人的劳动和心血才得到的，而且它必然意味着人生之冷酷无情，风俗习惯之野蛮残忍。

在赫尔极需要帮助的时候，杰茜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可是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对自己说，那个体验是不公平的。他从小就认识她，并且爱她。他从来没有看见她有过的不文雅或不友好的言行。但——他这样对自己说——她只同情她所认识的人。她哪里有机会去认识劳动人民呢？他一定得给她一个机会，一定要说服她，甚至违反她的意愿去扩大她对生活的理解！这样做，也许会伤害她，也许会损害她那光滑柔和的脸，但无论如何，这会对她有好处，这是一种“成长中的痛苦”！

就这样，躺在黑暗和静寂的屋子里，赫尔全神贯注地在他的情人长谈。他陪伴她在村子里漫步，给她解释种种事情，给她介绍这个人、那个人。他把专车上别的朋友也带了去，把他们介绍给北谷的朋友。有些人具有共同的特点，一定会合得来的！比方说，鲍勃·克里斯顿擅长歌舞，他一定会对村子里的轻歌舞剧专家“眨眼睛”感兴趣！克蒂斯夫人喜欢猫，一定会和纳戈老太太亲如姐妹，纳戈老太太是米涅提的邻居，养了五只猫！就连薇薇·卡斯，她虽然痛恨用刀子吃饭的人，如果看见里米尼斯基客店的住户吃饭的模样，一定会气得发疯，但她一定会喜欢“意大利人查理”那头赫尔喜欢的会嚼烟草的骡子的！赫尔迫不及待地等着天亮，好让他搞一次社会大混合！

第十七章

快天亮的时候赫尔方才睡着。后来他被比利·季挺吵醒了。比利坐在床上，一边打呵欠，一边抱怨，一边叹气。赫尔心想，比利昨天晚上一定也很烦恼。他当记者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别人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但这件事却不能发表！

卡特莱特昨天深夜召见了记者，宣布下列消息：“公司终于准备就绪，矿井即将打开。小哈利刚先生十分关心埋

在井下的矿工，特乘专车驾临现场。”这件事记者先生当然可以报道，但希望不要“大肆渲染”，也不要提到哈利刚先生的客人的姓名。不用说，他们当然不会让记者知道，因不听话而被赶出村的矿工助手，原来是“煤炭大王”爱德华·S·华纳的公子。

天上下着细雨，气温降低了，赫尔穿上从杰里那里借来的一件旧外衣，小杰里吵着要跟他去，闹了一会儿，赫尔终于把他裹在一块披巾里，让他骑在肩上。天才朦朦亮，全村的人就已经聚集在矿井口了。带着头盔的人已经下去探测，井下的情况就要最后揭晓了。缩着肩膀，披着湿披巾的妇女站在雨地里，她们脸色苍白，提心吊胆，紧张得说不出话。想起来也真可怕，她们在雨中发抖，她们在井下的男人却说不定会由于缺乏几滴水而死亡。

带着头盔的人上来了，报告说，在井下，灯火还不会熄灭，因此不带头盔的人下去也很安全。第一志愿救护队也组织起来了。昨晚整夜都响着榔头的敲击声，木匠们做了一个新的罐笼，现在已经安好，救护队员走了进去，升降机终于转动了，那群人从地面上消失了，你可以听到成千的喉咙发出叹息，仿佛微风在松树林中呻吟。救护队员的妻子儿女留在上面，然而没有一个妇女出来阻挡他们下去——无意识的、奥妙的团结纽带把二十个国家的勤劳人民团结起来了！

罐笼放下去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为怕遇到煤气，而且罐笼又是新的。有必要一次只放下几英尺，等到下边扯动信

号绳证明罐笼里的人平安无事才继续往下放。在他们到达井底以后，就要等更长的时间——没有人知道需要多长——才能找到那些活着的幸存者。根据带头盔的人报告，靠近竖井底发现了几个人体，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把它们运上来，因为他们一定已经死了好几天了。赫尔看见一群妇女围着带头盔的人喊叫，想弄清楚这些尸体是些什么人。他也看见杰夫·柯顿和亚当斯“老弟”照例把妇女们赶走。

罐笼上来装第二批人。现在不必那么小心了，升降机开得很快，一群群沉默不语、态度坚决的人，手里拿着斧子、撬棍和铁锹，下到这个可怕的矿井里。他们分散到各个工作区，用安全灯到处试探，寻找堵塞墙，那是躲在墙后的矿工们用来防煤气的。他们用榔头敲打堵塞墙，也许可以听到另一边活人发出的信号；也许听不到回音，但砸破堵塞墙进去一看，就会发现里边的人已经衰弱到不能发出信号，但他们的生命的火花还没有熄灭。

赫尔的朋友一个个地下去了：“大个子杰克”·大卫、波希米亚人瑞斯马克、波兰人克罗沃斯基、最后是杰里·米涅提。小杰里坐在赫尔肩上挥着手，罗莎也跑了出来，站在他们旁边。这时，她一声不响地紧紧地抓住赫尔的胳膊，仿佛她的灵魂已经随着罐笼下井去了。蓝眼睛的梯姆·拉弗提下去找他的父亲，黑眼睛的希腊孩子“安迪”也下去了，他的父亲几年前在一次同样的事故中已经牺牲。下去的还有罗维塔和杰里的表哥、工头卡米诺。他们的名字在人群中一一传遍，仿佛他们是开赴战场的英雄。

第十八章

赫尔向四周看看，看见那边有几个哈利刚的客人。薇·卡斯和贝特·艾特金斯同站在一把雨伞底下，另外还有鲍勃·克里斯顿和“公驴”艾弗逊，这两个人身穿雨衣，头戴雨帽，正在和卡特莱特谈天。他们又高大，又漂亮，站在矮小的、粘满煤污的矿工旁边，真象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看见赫尔，他们朝他走了过来。“你在哪儿找到这个小家伙的？”鲍勃问道，他那玫瑰色的、剃得很光滑的脸露出了笑容。

“捡来的，”赫尔说，把小杰里往上一抛，让他从肩上滑下来。

“你好，小家伙！”鲍勃说。

回答来得很快，“你好，先生！”小杰里会说美国话，可以和任何上流社会的人应酬！“我爸爸下井去了，”他说，抬起头望着那个高大的陌生人，明亮的黑眼睛闪闪发光。

“是吗？”鲍勃说，“你为什么不下去？”

“我爸爸会把他们救出来的，他什么都不怕，我的爸爸。”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大杰里。”

“哦哟！你长大了要干什么？”

“当一名爆破手。”

“在这个矿吗？”

“当然不！”

“为什么？”

小杰里显得很神秘地说：“我不能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两个年轻人笑了。他们在这儿受到了教育！“将来你也许要回到你的祖国去吧？”“公驴”艾弗逊插进来问道。

“不，先生！”小杰里说，“我是一个美国人。”

“有一天，你说不定会当上总统。”

“我爸爸就是这样说的，”小家伙回答，“矿工工会的总统。”

他们又笑了，但罗莎拉了拉孩子的袖子，神经质地、轻轻地给他说了一句话。对神秘的、看起来很有钱的陌生人是不能随便讲这种话的。“这位是小杰里的母亲，米涅提太太，”为了使她放心，赫尔插进来介绍。

“见到你我很高兴，米涅提太太，”两个年轻人脱下帽子很有礼貌地给她鞠躬。他们惊讶得瞪大眼睛，因为罗莎在红着脸、害羞回礼时模样真是动人。她感到很难为情，有生以来，从没有男人这样向她鞠过躬。

而且他们象老朋友一样和乔·史密斯打招呼，用一个陌生的名字称呼他！她转过头用她那漆黑的意大利眼睛询问地看着赫尔。赫尔感到脸上一阵发烧。被北谷的人认出

来和被西城的人认出来几乎是同样地不舒服！

男人在谈论救护工作，谈论卡特莱特向他们报告的进展情况。有几条主要通道着了火，那里的木结构正在燃烧，通风机倒转引起的气流使火势蔓延得很快。在矿井的这一部分，要想把人救出来，希望是很渺茫的。可是带头盔的人们还是要向那些木结构已经烧光了的通道进军，向那里的高温和烟雾挑战。他们知道矿井的这些地方多么容易倒塌，但他们也知道在爆炸之前，有人在这里干过活儿。“公驴”评论说：“我得说，他们是一群敢于冒险的好汉！”

一群妇女和儿童聚拢来听消息，她们渴望听到新情况，这种折磨人的渴望使她们顾不得害羞了。她们使人想起战争年代的妇女，她们一边倾听远方的炮声，一边等待着人们把受伤的战士抬回来。赫尔看见鲍勃和“公驴”不时看看周围的面孔，他们多少也感染到一点她们的这种情绪，这正是赫尔所希望的。

“别的人也来吗？”赫尔问道。

“我不知道，”鲍勃说，“我相信他们正在吃早餐。我们也该回去了。”

“你不跟我们一道去吗？”“公驴”加上一句。

“不，谢谢你们，”赫尔回答，“我和这个孩子有约在先。”他紧握了一下小杰里的手，“不过请你们告诉别的人，请他们也来看看。他们对这些东西会感到兴趣的。”

“好吧。”那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走了。

第十九章

过了一阵子，估计餐车上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吃完早餐了，赫尔便走到铁路那边去，让搬运工向柏西·哈利刚通报姓名。他希望能够说服柏西，不用公司派人陪伴，自己去看看村子。他失望地听到这伙人就要在两个小时之内离开了。

“可是你什么都还没有看到呢！”赫尔抗议说。

“他们不让我们下井，”柏西回答，“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要你和村上的人谈谈，了解一些这儿的状况。柏西，你不应该丢掉这个机会的！”

“谈谈倒没什么，赫尔，不过你知道现在不大方便。我带来许多人，我没有权利叫他们等我。”

“可是他们不是也可以学点东西吗，柏西？”

“天在下雨，”柏西回答，“夫人、小姐们也不会愿意站在人群当中看工人从井里往外搬死尸。”

赫尔没话说了。是的，自从他来到北谷之后，他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了，他已经失掉了那种细腻的感情，对女士多愁善感的直觉已经难以理解。要是在不久之前，他这方面的才能，一定会表现出来的。他对这个事故感到很激动，它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事情。他忘记了这个事故对于哈利刚的女

宾来说,如果要她们仔细观察,只能让她们觉得这种事令人很不愉快,很反感。要是她们在下雨天,跑到一个满街泥泞的矿区里,站在那儿瞪大眼睛到处傻看,那么她们就会觉得自己给人的印象不是对受难者表示同情而是闲着没事干,到那儿去满足好奇心。她们看到的情景只会白白地使她们痛苦,而且顺便提一下,她们还会把自己暴露在记者面前,陷入令人苦恼的宣传中。至于向寡妇和孤儿表示同情,这些人大多是外国人,她们听不懂你的话,而且一个人在悲痛的时候,从外边闯进来几个陌生的人,硬要给他提供帮助,还有比这个更令人难堪的吗?

表示同情的方式,文明世界自有它一套常规,而这个文明世界却是由这些贵妇人协助支撑的。碰巧他们当中就有一个人很熟悉这套作法。柏西告诉赫尔,克蒂斯夫人已经采取了行动。她向大家募捐,不到几分钟便捐到了一千多元。她会把手票交给红十字会,这笔钱红十字会的人会妥善地分给受灾的人的。这样,柏西一伙就会觉得他们做了一件风雅、高尚的事,可以心安理得地走了。

“地球不会因为一个矿井发生事故而停止转动,”煤炭王子说,“有的约会是必须去的。”

他接着解释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约会。今天晚上他本人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时间勉强还来得及。贝特·艾斯金斯要去和别人比赛台球。克蒂斯夫人要去出席妇女俱乐部的一个委员会会议。今天是本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赫尔忘记了这意味着什么了吗?

过了一会儿，赫尔想起来了，今天是在城郊俱乐部举行“青年之夜”的日子！他仿佛突然看见山脚下的那座古老的白色大厦，那里门窗洞开，从里面飘出来阵阵优美的旋律。柏西一伙的几位年轻妇女——她心爱的姑娘杰茜也在其中——在舞厅出现了，她们穿着雾一般的镶着花边的薄绸衣裳，在香、色、声的迷雾中漂浮。她们欢笑、闲谈，打情卖俏，互相算计，争夺舞厅的王后宝座。而在北谷，啼哭的寡妇却紧紧地把血肉模糊的尸体抱在怀里！这看起来有多么奇怪，多么可怕呀！它和我们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情景又何等相似呀！

第二十章

柏西要赫尔跟他们一起走，先是婉转的暗示，后来看见赫尔不予理睬，便露出焦躁的表情，催逼起他来了。矿井已经打开，赫尔还要干什么？赫尔说卡特莱特可能还会把矿井封闭。柏西说，这事已经由他的父亲来处理了。矿山监督昨天晚上拍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去请示，回电恐怕马上就会收到。不管回电是怎样说的，上边的命令都得执行。赫尔的脸上露出严峻的表情，但他尽力强迫自己很客气地说：“如果令尊的命令干扰了救人的工作，柏西，难道你不明白我就得和他进行斗争吗？”

“可是你怎能和他斗争呢？”

“用我掌握的武器——舆论。”

“你是说……”柏西呆呆地盯住赫尔，不说下去了。

“我就要象从前说的那样——让比利·季挺放开手干，把整个故事公之于众。”

“哼，老天爷！”小哈利刚喊道，“那我一定要说你这人太卑鄙了！你可是说过，如果我到这儿来把矿井打开，你就不这样做！”

“可是你打开了它，在把人救出之前，又把它关上，这有什么用呢？”赫尔停了下来，当他再说的时候，话音里带着诚挚的歉意。“柏西，不要以为我看不到事情有多难办。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大坏蛋——比你能说出来的还要坏。尽管我们有争论，但你还是我的朋友。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从来也没有打算闹到这步田地。”

“那么，你他妈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这个煤矿是朋友的产业……”

“在你我之间，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柏西。我们的论点你已经忘掉了吗？我想让你明白，你我拥有别人赖以生存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我说，我们的财产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得来的，我们自己一无所知。我们是一群寄生虫，一群懒汉。不过你笑我，说我是一个怪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说不管那些专事报道丑闻的记者灌输我什么，我都囫圇吞枣地全盘接受。因此，我说：‘我要到柏西的矿上去！以后如果他想和我争论，我就可以制服他了！’这事开头的时候，原

是这样的——只是一句笑话。可是后来我陷进去了。我并不想让别人讨厌，不过无论是谁，只要他血管里还有一滴鲜血，在这儿呆上一个星期，就不可能不起来战斗！所以我要你留下来，你真应该留下，接触一些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下。”

“我不能在这儿停留，”柏西冷冷地说，“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希望你到别的地方去研究你的社会学。”

“但我能到哪儿去呢，柏西？有些人把一切东西都占有了。如果是一项大事业，它的主人准是我们熟悉的人。”

“如果允许我提个建议，你可以先从华纳公司的煤矿做起。”

赫尔笑了。“你可以相信我也曾想过这个地方，柏西。不过请你估量一下形势！假如我想达到目的，重要的是不让别人知道我是谁。我从前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遇见过几个他的矿山监督，我知道他们会认出我的。因此，我只好到别人的煤矿去。”

“华纳公司真正走运了。”柏西回答，声音十分难听。

赫尔严肃地回答：“我告诉你，华纳公司也不会永远逃脱我的社会学的范畴的。”

“好吧，”柏西回答，“我只有一句话：我们回去的时候，经过华纳公司的煤矿，令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能够在那儿停下来，让你在那儿下车！”

第二十一章

赫尔走进会客车厢。克蒂斯夫人、瑞吉·珀特正在和詹涅维芙·赫尔塞、“公驴”艾弗逊打桥牌。鲍勃·克里斯顿在和贝蒂·根尼逊聊天，无疑是告诉她，他在外边见到的事情。贝特·艾特金斯在打着哈欠看晨报。赫尔继续往前走，去找杰茜·亚瑟，在一个单间里找到了她，她正在从湿透了的车窗朝外边看，以她那个阶级的年轻小姐所能允许的方式，观察一个矿区。

他原先就想到，她心里一定很不平静，他要去向她道歉，但一看见她转过来的苦恼的面孔，他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他想说得随便一些——他听说她要走了。可是她拉住他的手，激动地大声说：“赫尔，你跟我们一起走！”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坐在她身旁：“是我让你这样痛苦的吗，杰茜？”

他看见她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你使我痛苦，你自己都不知道吗？在这儿，我是柏西的客人，而你竟向我提出那样的问题！我能说什么呢？哈利刚先生应该怎样管理他的企业，我怎么会知道？”

“是的，亲爱的，”他温顺地说，“我也许不该把你扯进去，可是事情是那么复杂，那么突然。你不能理解、不能原

谅我吗?现在一切都好了!

但她并不认为一切都好了。“第一,你陷在这里,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还以为你在墨西哥打山羊呢!”

赫尔忍不住笑了,但杰茜连微笑的意思都没有。“其次,在众人的面前,你把我们的爱情也牵扯到这种事情里去!”

“杰茜,真的那么可怕吗?”

她惊讶地望着他。他,赫尔·华纳做出了这样的事,还不知道它有多可怕!他使她陷入这种处境:她要么必须打破爱情的常规,要么打破上流社会的习惯!咳,这简直和公开吵架一样。全城都会谈论这件事,它将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不过,亲爱的!”赫尔争辩说,“请你想一想这件事情的实际情况吧,想一想那些埋在井下的人。真的,你一定要想一想!”

她看着他,看着那张年轻的脸上新添的可怕的皱纹,也听见声音里那种故意抑制住的激情。他脸色苍白,面容疲倦,衣服肮脏,头发蓬乱,连脸也没有洗干净。那真吓人——就象是刚从战场回来。

“你听我说,杰茜,”他坚持地说,“我要你了解这些事情。如果你我要使对方永远幸福,你就得和我一道成长起来。你来了,我很高兴,就是因为你可以有机会亲眼观察一下。现在我要求你在没有好好观察之前,不要离开这儿。”

“可是我必须离开,赫尔。我不能要求柏西·哈利刚留下来,使每个人都感到不方便!”

“你可以不用他陪伴，你可以请一位夫人留下来陪你。”

她惊奇地看着他。“什么，赫尔！你说的什么呀！”

“怎么啦？”

“你想想，这成何体统！”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亲爱的……”

她止住他说：“你想想妈妈会怎么说！”

“我知道她会不高兴的……”

“她会气得发疯！她永远不会原谅我们，也永远不会原谅陪我留下来的那个人。而且我作为柏西的客人来到这里，却留下来暗地里做伤害他和他父亲的事，他会怎么说呢？你看不出这事有多荒唐吗？”

是的，他看得出来。他公然反抗她那个世界的一切习惯，在她看起来，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她抓住他的双手，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

“赫尔，”她喊道，“我不能让你呆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你看上去象个幽灵，象个稻草人！我要你去找几件象样的衣服，乘这趟列车回家去。”

但他摇了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杰茜。”

“为什么？”

“因为我要在这儿完成一个任务。亲爱的，你不明白吗？我一辈子都靠矿工养活，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他们，看看我的钱是怎么来的。”

“可是，赫尔！这些矿工不是你的人！是哈利刚先生的！”

“是的，”他说，“不过全都一样。他们辛勤劳动，我们依

靠他们生活，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赫尔？”

“即使什么都不能做，你总可以弄清情况嘛。而且你已经看见对这件事我能做些什么了——强迫他们把矿井打开。”

“赫尔，”她激动地说，“我简直没法理解你！你变得那么乖僻，你谁都不相信！你以为这些管理人员要杀害他们的工人！仿佛哈利刚先生会让他们这样管理他的煤矿似的！”

“你在说哈利刚先生吗，杰茜？他在圣乔治教堂捐过钱！你只在那个地方见过他，你对他的认识也只有这一点点！”

“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我也知道，赫尔！爸爸认识他，我的几个哥哥……对了，你自己的哥哥也认识他！你现在所做的事爱德华是不会赞成的，不是吗？”

“是的，恐怕是这样，亲爱的。”

“而你却坚决反对他们，反对你认识的所有的人！一切年纪比较大的人全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正确，这样想合理吗？你至少也会犯一点错误吧，不是吗？真的，好好想一想，赫尔，看在我的份上！”

她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他俯身向前握住她的手。“杰茜，”他的声音发抖，“我知道这些工人受着压迫，我知道，因为我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知道象哈利刚，甚至我哥哥那样的人是有罪的！总得有人出来对付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个问题今年夏天我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她用那双睁得大大的、美丽的眼睛凝视着他，在她那恐惧的、不以为然的心情支配下，她为这个她深深爱着的、可怕的狂人十分担心。“他们会杀掉你的！”她大声喊道。

“不会，最亲爱的，你不必担心，我不相信他们会杀害我。”

“可是他们向你开过枪！”

“不，他们向一个矿工助手乔·史密斯开过枪。他们不会朝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开枪的，在美国不会这样，杰茜。”

“可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

“你放心好了，”他说，“我已经把柏西牵连进去了，这件事谁都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杀掉我而又不让消息传出去，因此，我就象躺在家里的床上一样安全！”

第二十二章

赫尔仍旧认为杰茜应该受到教育，不管她愿不愿意，一定要把知识灌输给她。离火车出发还有几个钟点，他要想办法来利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他想起罗莎·米涅提已经回家照顾孩子。他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把杰茜带到那个小屋子去。罗莎人又好，又可爱，而且毫无疑问，小杰里一定会赢得杰茜的欢心。

“亲爱的，”他说，“我希望你跟我出去散散步。”

“不过正在下雨呢，赫尔！”

“你糟蹋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你衣服多着呐。”

“我不是在考虑衣服……”

“我希望你跟我去。”

“我觉得那样不大好，赫尔。我在这儿作客，柏西也许不愿意……”

“我去问问他会不会反对你出去散散步，”他说，装出很严肃的样子。

“不，不！那就更糟了！”遇到这类事情，杰茜是不懂得幽默的。

“薇薇·卡斯出去了，出去的还有几个别的人。他并没有反对。”

“这我知道，赫尔。但他知道他们不会惹是生非。”

赫尔笑了。“走吧，杰茜。柏西不会因为我的罪过扣留你的！你要坐好几天火车，吸一些新鲜空气会对你有好处的。”

她知道要想对赫尔施加她的影响，必须向他作出一些让步。

“好吧，”她顺从地说。她走出单间，回来的时候，脸上蒙上了一块厚厚的面纱，为的是挡住记者的窥视。另外，为了防雨，还穿上雨衣、雨鞋、带着雨伞。两个人象一对罪犯似地偷偷地下了火车。

绕过矿井口的人群，他们来到没有铺石子的泥泞地段，那是意大利人集居的地方。他挽着她的胳膊，领她绕过小

片泥泞地和小水沟。能够这样和她在一起，看着她那可爱的面孔，听着她那充满了爱情的声音，使他感到很激动。他曾多次想象她来到这儿，他把他的经历讲给她听！

现在他讲了，给她讲米涅提一家的事。他是怎样在街上遇到大杰里和小杰里的，他们如何让他搬到他们家住，后来又因为害怕，同意他搬出去。他告诉她过磅检查员的故事。正说到杰夫·柯顿怎样逮捕他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米涅提家了，于是这个可怕的故事只好讲到这儿。

出来开门的是小杰里，他的脸上还有一些早餐的残渣。他惊奇地站在那看着这个神秘的、带着面纱的来客。进去之后，他们看见罗莎正坐在椅子上喂奶。她慌乱地站了起来，不过她不大愿意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客人，于是她尽可能地把乳房遮盖起来。她羞得满脸通红，很象一个小姑娘，而且很好看。

赫尔把杰茜介绍给她，杰茜是他的老朋友，很愿意和他的新朋友见见面。杰茜把面纱掀到头后边，坐了下来。小杰里听他妈妈的话把脸擦干净之后，便待在一个可以看见这个非常可爱的人儿的地方。

“我刚才告诉亚瑟小姐，你给了我多么好的照顾，”赫尔对罗莎说，“她要来谢谢你。”

“是的，”杰茜很有礼貌地补充说，“凡是对赫尔好的人，无论是谁，我都非常感激。”

罗莎刚刚小声地说了点什么，就被小杰里悦耳的声音打断了：“你为什么管他叫赫尔，他的名字是乔！”

“嘘!”罗莎喊道。但赫尔和杰茜笑了。于是他们就和这个美国化的小杰里一直谈下去。

“我有许多名字,”赫尔说,“我象你那么大的时候,他们管我叫赫尔。”

“那个时候她就认识你了吗?”小杰里问道。

“是的,没错儿。”

“她是你的姑娘吗?”

罗莎害羞地笑了,杰茜满脸通红,显得可爱极了。她模模糊糊认识到这里的风气不大一样。这里的人承认小伙子和“姑娘”的关系,而且毫不掩饰他们对这种关系很感兴趣。

“这是一个秘密,”赫尔警告他说,“不要把我们的秘密告诉别人!”

“我能够保密,”小杰里说,停了一下,他又压低声音加上一句,“如果你在北谷工作,你得注意保密。”

“那还用说!”赫尔说道。

“我的父亲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小杰里接着对杰茜说,一句话自然会引出第二句,“我的父亲又是一个爆破手。”

“爆破手是什么?”为了表示友好,杰茜问他。

“老天爷!”小杰里喊道,“矿上的事你一点也不懂吗?”

“不懂,”杰茜说,“你告诉我吧。”

“没有爆破手,你就没有煤,”小杰里严肃地说,“而且你还得有一个好爆破手才行,要不你就会把矿井炸掉。我的父亲是最好的爆破手。”

“他做些什么事儿?”

“唔，他们有一条钢钻，很长、很长的，就象这样，从屋子这头到那头，他们摇动钢钻，在煤层上钻孔。有的时候，他们用机器钻孔，不过我们不喜欢那些机器，因为它们抢走工人的工作。他们钻好洞，爆破手就来装上炸药。你得用……”说到这儿，小杰里慢下来了，把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很仔细，“安—全—炸—药，那是一种没有火焰的炸药。你得知道准确的数量。要是太多，就会把煤炸得粉碎，矿工们就要闹翻了天。要是太少，他们挖起来就很费力，他们也要闹翻天的。所以你得有一个好爆破手。”

杰茜看了看赫尔，在她的惊奇的表情里也含有真正的乐趣。他认为这是让她受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此他引导小杰里谈矿上别的方面的问题，比方说：秤不足，工时长，警长和工头们贪污受贿，还有公司商店和客店，社会主义鼓动员和工会组织人。小杰里毫无顾虑地大谈矿区的秘密。“告诉你不要紧，”他严肃地说，“因为你是乔的姑娘！”

“你这个小天使！”杰茜大声说。

“小天使是什么？”这是小杰里的回答。

第二十三章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感到很愉快。杰茜完全被这个意大利小淘气征服了，尽管他说了不少可怕的粗话。赫

尔看得出来她是被征服了。这一次把社会不同阶级混合在一起的试验获得成功了，这使他很高兴。但他看不透杰茜的内心，看不到在她那真诚的欢悦背后还有别的想法，那是由于她生就的偏见和残酷的阶级本能造成的。不错，这个矿山上的小家伙现在的确是一个小天使，但在他成人之后呢？他就会长得又难看又粗糙，不出十年，就会和村子里任何一个粗野、肮脏的人一模一样了。一般人长大成人之后就要变丑，杰茜就拿这件事来证明在某种永恒的、奥妙的情況下，他们就是要比上流社会的人低一等。赫尔想把他们变成另一种人，浪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可是老天爷显然并不打算让他们这样！她决定要在回火车的路上把这一点给赫尔指出来。她心里明白他把她带到这儿来是为了教育她。她也和别人一样，不喜欢接受强迫教育。她希望能够扭转局势，反过来教育赫尔。

罗莎很快就喂好奶了。杰茜和她谈起婴儿的黑眼睛。这个话题打破了母亲的害羞心理，两个人愉快地交谈下去。他们突然被外面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那是一片妇女的喧闹声，赫尔和罗莎立刻跑到门口去。目前正在紧要关头，人人都渴望听到新的消息。

赫尔打开大门，问外面的人：“出了什么事了？”回答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他们找到拉弗提了！”

“还活着吗？”

“还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在第十七采煤间。里面共有十一个人——拉弗提、弗兰纳根和瑞典人约翰逊。这些人快要死了——他们说，这些人全都不会说话了。他们不准任何人靠近他们。”

这时，插进了别的声音，但回答赫尔的那个声音和别的声音很不相同。这是一种热情的、洪亮的声音，无疑是个爱尔兰人，它引起了杰茜的注意。“他们是在卸煤场找到他们的。妇女们想要知道她们男人的情况，他们都不肯说。他们就象赶狗似地把她们赶回去！”

外面一片哭声，赫尔走出屋子，过了一、两分钟，他又进来了，手里扶着一个姑娘。这姑娘穿了一件褪色的蓝印花布衣裳，长了一头非常引人注目的红头发。她好象要晕倒的样子，口里不断地说着：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赫尔把她扶到一张椅子旁，她一下子倒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啜泣起来，还不时说出一些不连贯的话。

杰茜站起来看着这个姑娘。她感到她非常激动，也跟着激动起来。然而，与此同时，杰茜的心里也产生了反感。对于这种无能为力的事，她是不愿为它烦恼的。当然，这些不幸的人们是在受苦，不过这个可怜的姑娘发出多么可怕的声音啊！她这样激动，部分原因是由于愤怒，杰茜看出这一点，就更加不满意了。这好象是对她个人的一种挑战，赫尔的狂热的社会感情也是这样，这种感情使她这样迷惑不解，这样震惊。

“他们象打狗一样把妇女赶回去！”姑娘反复地说。

“玛丽，”赫尔说，设法安慰她，“医生会尽力抢救他们

的。医生不希望妇女围着他们！”

“也许是这样，但问题不在那里，乔，你心里很明白！他们不断地运上来尸体，有的是在爆炸的地方找到的，已经是七零八落了。他们不让任何人看见。这是医生的意思吗？不，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们要少报死亡人数！他们要把四、五条腿算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把妇女弄得快要发疯的原因！我看见詹波尼太太，她想挤进小屋，彼特·哈南抓住她的胸口，把她推了回去。她大声喊道：‘我要我的男人！’‘哼，你要他干什么？他已经成了碎片了！’‘我就要那些碎片！’‘你要它们干吗？拿来吃吗？’”

大家发出了恐怖的呼喊，连杰茜都叫出声来了。那位奇怪的姑娘又用手捂着脸啜泣起来。赫尔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玛丽，”他劝解道，“情况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坏，至少他们还在把人救出来。”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说不定会把下面部分地区封闭起来呢！没有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大家才这样恐慌！你应该听听拉弗提太太的哭喊声，乔，它象钢刀一样扎我的心。你想想，他们把她丈夫抬上来已经半个小时了，可是这个可怜的太太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第二十四章

赫尔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柏西·哈利刚的专车还在村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使他感到十分惊奇。他在考虑要不要去找柏西，如果给柯顿或卡特莱特暗示一下，会不会不起作用。

“玛丽，”他平静地说，“你不用伤心。我相信我们可以为那些妇女争取到较好的待遇。”

不过她还在啜泣：“你能有什么办法？他们决心要蛮干到底！”

“不，”赫尔说，“现在情况不同了。相信我——我可以为大家出点力。我要去找柯顿谈一谈。”

他朝门口走去，可是突然听到一声：“赫尔！”这是杰茜的声音。赫尔只愿生矿井头头们的气，几乎把她给忘了。

听到她的喊声，他转过身子看看她，又看看玛丽。他看见玛丽的手从泪迹斑斑的脸上垂了下来，忧伤的脸露出了惊奇的表情。“赫尔！”

“请原谅，”他说得很快，“柏克小姐，这位是我的朋友，亚瑟小姐。”接着，觉得这样介绍好象还不够，他又加上一句，“杰茜，这位是我的朋友玛丽。”

杰茜受过的训练，在任何紧急的关头都是不会让她失

礼的。她十分文雅地微笑着叫了一声“柏克小姐”。不过玛丽什么都没有说，惊奇的表情还没有从脸上消失。

起先她很激动，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人。可是现在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逐渐明白过来了。这儿有一位姑娘，她的美貌在矿区里是不可想象的。她的衣着十分淡雅但显然很昂贵，就连雨衣、雨鞋都是这样。玛丽看惯了奥卡拉汉太太奢侈的打扮，但这位姑娘的奢侈是一种新式的奢侈，精巧迷人，潇洒自然。而她却把矿工助手乔·史密斯当作她的亲人！她叫他的名字是北谷人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用不着小杰里提醒，她立刻就明白她就是那个“另一位姑娘”了。

玛丽突然对自己的蓝印花布衣裳敏感起来，这件衣服肩上有补钉，还染上了一些油污。她的手，因为辛苦劳动变得又粗又大，她的脚，穿上了鞋根磨歪了的鞋子，而且眼看脚趾头就要钻出来了。至于杰茜呢，她也有女人的直觉，她也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不欣赏那种美，但不能否认她很美，这是一种健康美，充满了活力。杰茜不是不知道自己天生丽质，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一位姑娘的不利条件她也不是没有看见——打补钉的脏衣服，大而粗的手，歪鞋跟的鞋子。但即使是这样，她知道“红玛丽”身上有一种品质是她所没有的，——她知道站在这朵矿山野玫瑰的旁边，她，杰茜·亚瑟就象花园里的花朵，寡淡而脆弱。

她看见赫尔把手放在玛丽的胳膊上，听见她和他说话。她管他叫乔！一种恐惧突然窜上她的心头。

杰茜·亚瑟和许多娇生惯养的小姐一样，懂得的事比

她肯承认的要多，有些事她对自己都不肯承认她懂。她知道富裕的、闲暇的小伙子并不全是圣人和禁欲主义者。她也多次听别人说过下等社会的女人是“没有道德观念”的。这种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玛丽·柏克为人热情，精力充沛，对命运不满，这样的一个姑娘对一个象赫尔那样有文化而又迷人的男子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她当然会去追求他，认识赫尔的女人没有一个不追求他的。她会设法从他的朋友那里把他偷走，从他所属的社会把他偷走，使他得不到应有的幸福与快乐的未来。她有魔力，黑暗而可怕的魔力，因为它十分神秘，就更显得可怕。尽管存在着肮脏的蓝印花布衣裳、粗大的手和歪鞋跟的鞋子种种不利条件，这种魔力大概还是可以把它们统统克服的吧？

这些想法用了不少字句去说明，但在杰茜心中只是直觉的一闪。她一下子明白了那难以理解的事：赫尔为什么要离开家，离开朋友，放弃学业，住在这个贫困受苦的地方！她想起了人的灵魂那幕老戏——天堂和地狱争夺人的灵魂，而且她知道她是天堂，这个“红玛丽”是地狱。

她看了看赫尔。在她看来，他是这样美好、真诚，他的脸十分坦率，他的灵魂也很崇高。不，要相信他已经向这种诱惑投降，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他就决不会冒着风险把她带到这个小屋来，让自己有机会和这个姑娘见面。不会的，但他也可能正在和诱惑作斗争，也可能已经入了圈套，自己还没有觉察。他是一个男人，因此是盲目的；他是一个梦想家，很可能把这个姑娘理想化，他会说她天真幼

稚,认为她不会搞阴谋诡计!杰茜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把他救出来!她要为拯救他而战斗——用一些比矿区轻佻女人所能掌握的、更巧妙的诡计来战斗!

第二十五章

赫尔根本想象不到在杰茜身上会存在着一种自私的本能,现在这种本能正在兴风作浪。她退后了一步,在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显得那么冷静、傲慢:“赫尔,请你过来一下。”

他来了。她等他走得离她很近,足以表示出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时,才说:“你得送我回列车去,你忘记了吗?”

“你可以和我走一会儿吗?”他恳求道,“要能这样,对你会很有好处的。”

“我不能到那个人堆里面去!”她回答说,突然之间,她的声音发抖了,可爱的棕色眼睛充满了泪水。“赫尔,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受不了那种可怕的景象吗?这位可爱的姑娘,她已经习惯了,她变得很坚强了!可是我……我……啊,把我送走,把我送走吧,亲爱的赫尔!”这种女性乞求保护的呼声在赫尔的心中产生了一种亲切的反响。他没有好好想一想,只是本能地被这声音感动了。是的,他让心爱的姑娘痛苦了!他本希望这对她会有些好处,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残忍的!

他站在她身旁，看见她眼中发射出爱的光辉，看见她流泪，看见她那敏感的下巴在颤抖。她倒在他身上，他把她抱在怀里，就在这些证人的面前，她让他紧紧地抱着她，在他怀里啜泣和低声倾吐自己的苦恼。以前，在有经验的母亲监视与告诫下，她很怕羞，是不肯接受爱抚的，当然，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向他求爱的事。不过现在她这样做了，看见他有所反应，她的灵魂禁不住高呼胜利。他依然是她的，这些下等人应该知道，这“另一位姑娘”应该知道！

但就在这种欢乐之中，杰茜·亚瑟也真心为北谷妇女感到难过，真的对詹波尼太太的“男人”的故事感到恐怖。女人的心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此难以理解，它比老年人的心还要老练，它可以使她变得歇斯底里，同时也可以使她深谋远虑地利用这种歇斯底里。

她使赫尔明白他有必要送她回去。他转过脸对玛丽·柏克说：“亚瑟小姐的列车很快就要开了。我得送她回去。然后我就和你一道去矿井口，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很好，”玛丽回答。她的声音冷冷的。他是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感情尚且捉摸不透，更不用说要同时应付两个女人了。

他送杰茜回列车去，在回去的途中，一路上她拼死拼活地要把他带走。她甚至不再要求他更换象样的衣服，愿意让他就是这身打扮，穿着染满煤污的矿工工作服去坐煤炭王子的专车。她以爱情的名义来恳求他。她威胁说，要是他不走，说不定这次相会就是最后的一次了。她甚至在街

上就痛哭起来，让他在矿工的妻子儿女、也许还有记者的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她、安慰她。

赫尔感到十分为难，但他没有让步。他觉得乘柏西·哈利刚的专车走掉这种想法是道德所不容许的。他说，他恨柏西·哈利刚的专车，也恨柏西·哈利刚。杰茜看到这样纠缠下去，只有让他失去理性，再过一会儿，说不定连她都会恨起来。于是天生机智的她便顺着他原先的建议说：她也许可以找到一个人，陪她留在北谷，等他把事情办完再走。

赫尔感动极了。他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在哈利刚这一伙人当中，决不会有一个女人会冒着触怒东道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留下来陪她的。

“你说的是真话吗？”他快乐地大声说。

“我说的是我爱你，赫尔。”

“那好，亲爱的！”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作好安排。”

但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她设法让他不知不觉地捉摸起她留下来会产生什么后果的问题——如果他要她留下来，她是很愿意留下的，但这样就会损害、也许是无可挽回地损害他在她双亲心目中的地位。他们会打电报来催她立刻回家，要是她不听话，他们就会立刻乘下趟列车赶来。如此等等，赫尔终于被她说动，撤回了自己的建议。要是她想着家里的人，要是她留下来只能使他为难，那么要她留下来有什么用呢？在谈话结束之前，赫尔心里已经明白北谷不是

杰茜·亚瑟待的地方，他原以为他可以把两者合在一起，那真是太傻了。

她设法让他答应只要把矿井里最后的一个人救出来，他马上就离开北谷。他回答说，他会那样做的，除非发生了什么意外。她还让他不要附加任何条件，但没有成功，在他们差不多到达的时候，她突然完全投降了。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不过不要忘记她爱他，需要他，没有他就活不下去。不管他做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她相信他，永远和他站在一起。赫尔深深地感动了，就在几个满脸煤灰、瞪目而视的顽童面前，把她抱在怀里，在雨伞底下温柔地吻她。他重新发誓说他永远爱她，她尽可以放心，矿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他从她那儿偷走。

然后他把她送上火车，和即将离开的客人一一握手。他显得那么忧郁和烦恼，否则那些年轻人准会跟他“开开玩笑”。他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开走，使他极其惊讶的是，他恨这些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朋友。他的理智不同意这种想法，他跟自己说，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留下来——可是他还是恨他们。在他走到矿井口，想办法让詹波尼太太能够看她男人的碎块时，他们却忙着跑到城郊俱乐部去跳舞，去调情！

第 四 卷

煤炭大王的意志

第 一 章

死亡矿井的秘密在不断地揭开。升降机不停地运转，满载的罐笼一架接着一架在井口出现，里面装着死尸、活人，还有一些需要灌一会儿氧气才能断定是死是活的人。赫尔站在雨地里，看着拥挤的人群，心里在想，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使人同情和恐怖的场面。一出现可能带来新消息的人，群众便立刻鸦雀无声了！突然听到一声痛哭的尖叫，一个女人的希望破灭了！人群中弥漫着同情的悲叹，间或传来了听到好消息的欢呼声，这个情景震撼着人们的灵魂，就象暴风雨震动着芦苇丛！

村子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从井下传出来的故事，难以相信的苦难故事，更加难以相信的英雄故事！已经四天没有喝水、没有吃东西的人们拒绝被人抬出去，他们要求留下来帮助救护别人！在井上，他们在静寂的黑暗中躺在一起，靠头顶上的石头渗出来的水维持生命，他们轮流地脸朝上躺在有水滴的地方，或者把衣服碎片浸湿，再啜里面的水分。救护队员告诉听众：他们如何敲打堵塞墙，如何听到被困在里面的人微弱的回答信号，如何发疯似地拼命挖墙，最后，挖通了一个小孔，他们又如何听到了欢乐的呼喊，看见

在黑暗中闪光的眼睛，困在里面的人喘着气，等待着把洞挖得大一些，可以把水和食物送进去！

有些地方，人们在和烈火作战。长长的水管已经送下井去，人们一英尺一英尺地往前挪动，因为要等前面的烟雾、水气被通风机吸出去。做这种工作的人是要冒生命危险的，然而他们毫不犹豫地去做。如果采煤间前面有堵塞墙，就总会有希望找到人的。

赫尔在卸煤场的门口找到了杰夫·柯顿，那里已经变成临时医院了。两个人自从上次在柏西的专车上见过之后，这是第一次见面。警长脸上带着几分羞惭的苦笑说：“好啦，华纳先生，您赢了。”经过一番小小的争论，他同意让几个妇女到卸煤场去把负伤的人名记下来，然后出来告诉大家。赫尔到米涅提家去请玛丽·柏克来担任这个职务，可是罗莎说，在他和亚瑟小姐离开之后，玛丽也走了，没有人知道她到哪儿去。于是赫尔去找大卫太太，她同意去找几个朋友来做这件事，但不叫“委员会”，因为警长说过：“我决不允许组织什么混帐委员会！”

这样，夜晚过去了，白天也过去了一半。办公室的一个秘书给赫尔送来一封由卡特莱特转交的信，信封是密封的，里面有一份电报：“十万火急，盼弟立归。父知必恼。势难久瞒。”

赫尔一边看，一边皱紧眉头。显然，哈利刚的人一分钟也没有耽搁，已经采取行动了！他跑到办公室，给那边回了一个电报：“拟于日内返家。面谈之前，请瞒老父。”

这封电报使赫尔心神不安。他在心里开始和他的哥哥论战，向他父亲解释，请父亲原谅。他非常爱这位老人。如果哈利刚派人去乱说一通，使老人家生气，那真是太卑鄙了！

这些想法也挑起他思家的情绪。外面世界和物质方面的诱惑在他心中更加鲜明了。一个有教养的人忍受难吃的饮食、肮脏的床铺、恼人的景物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赫尔觉得自己被俱乐部餐厅的幻象迷住了，那里烤牛肉和面包卷的香气扑鼻，色拉、新鲜水果和奶油颜色鲜艳。在他心里，这个信念突然强烈起来：他在北谷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了！

又过了一个晚上、一个白天。最后的一批尸体也都已经抬了出来。尸体送到佩德罗去举行大规模的葬礼，这是矿工生活的一个象征。大火已经扑灭了，救护队已经撤了。进去了一群木匠和支柱工，修理受到损害的东西，使矿井安全。记者们都走了。比利·季挺紧紧拉住赫尔的手，答应和他在酒馆共进午餐。“红十字会”的代理人也来了，用克蒂斯夫人捐来的那笔钱救济灾民。除了向朋友们道别、向他们保证将来一定给他们提供帮助之外，赫尔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朋友当中他首先想到的是玛丽·柏克，自从那天和杰茜见面之后，还不曾有机会和她谈过。他知道玛丽有意避开他。她不在家。他跑到拉弗提家去打听，顺便和这位老太太告别，她的丈夫是他救出来的。

拉弗提正在恢复健康，他的老婆可以去看他了。她告

诉赫尔这个消息时，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下来。整整四天四夜，他被困在一个小坑道里，没有水也没有吃的，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咖啡，他们几个人就靠它来活命。他还不能说话，手也几乎不能动弹，但是眼睛还有生气。面部还带着那个她热爱和服侍了三十多年的人和颜悦色的表情。拉弗提太太赞美她的上帝，他把她丈夫从危难中救了出来，他显然比约翰逊的耶稣教上帝灵验，因为这个瑞典巨人就躺在拉弗提旁边，而他已经死了。

不过医生说，这个爱尔兰老头不可能再工作了，赫尔看见拉弗提太太布满快乐阳光的脸上闪过一道恐惧的阴影。一个医生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呢？不错，拉弗提年纪是大了，但他很结实，一个有家累的人会怎样拼命工作，医生能想象得出来吗？他决不是那种因为不时有点病痛便停止工作的人！除了他，家里只有梯姆挣钱。虽然梯姆是一个好孩子，扎扎实实地工作，但医生应该知道一个十八岁的煤矿青工的工资是不能养活一大家子的。至于家里别的孩子，有那么一条法律，说他们太年轻，不能参加工作。拉弗提太太认为应该有人给这些制订法律的人脑子里灌输一点常识，因为如果他们要禁止儿童在煤矿上工作，他们应该提出点什么办法，好让儿童有饭吃。

赫尔注意听她讲，同情地表示赞成，同时也注意观察她，看她的手势比听她讲话较易明白她的意思。她一直遵守教规，生了许多孩子。她的三个大儿子已经被煤矿吞掉了，现在还有八个小孩和一个老人要她照顾。赫尔不知道

在她五十四年的生活里，白天可曾歇过一分钟。他在她家的时候，确实没有看见她歇过一会儿！就是现在，她一边赞美她的上帝，一边骂资本家的立法者，一边还动手烧饭，她象一架机器那样默默地迅速地走动着。她瘦得象一匹负重越过沙漠的老马，颧骨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就象拉紧了的橡皮模，手腕上青筋突出，就象钢琴的琴弦。

现在她畏缩地面对着贫困的幽灵。赫尔问她以后怎么生活，看见恐惧的阴影又一次掠过她的面孔。要想不挨饿，只有一个办法：让别人把孩子从她这儿领走，送进一个慈善机关！这是穷人的一个特殊的噩梦，一提到这个，她就哭了起来，大声说医生错了，他将会看到，赫尔也将会看到：在一、两周之内，老拉弗提就会回去工作的！

第 二 章

赫尔又走到街上。在平原地带，现在该是日落的时候了。山峰染上一圈紫色的光彩，空气带着初秋的清冷。顺着逐渐黑下来的街道走下去，他看见前面有一群人。他们在呼喊，许多人朝那个地方跑去，赫尔也加紧了步伐，心里在想：“现在又出了什么事了？”大概有一百人的光景在那儿高声喊叫，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象是海涛的声音。他能听出来：“干吧！干吧！我们受够了！呼啦！”

“出了什么事了？”他问站在外边的人，那人认出了他，便大声呼喊，他的声音传进了人群：“乔·史密斯！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人！乔，到这儿来！给我讲几句话！”

赫尔想摸清情况，另一个人喊得更响：“给我们讲一讲！再讲一遍！说呀！”

有一个人站在一座房子台阶的一边。赫尔吃惊地看着他，那是梯姆·拉弗提。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却偏偏是他——这个无忧无虑、单纯坦率的梯姆，有着含笑的面孔、愉快的爱尔兰人眼睛的梯姆！现在他的淡茶色的头发是乱蓬蓬的，他的脸气得变了样。他大声嚷道：“他是半死的人了！话不能说一句，手不能动一下。他给他们当了十一年的奴隶，在这次事故中差一点送了命，这次事故是他们造成的，老天爷作证，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一点儿不错！你说对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说下去，把话说完！”

“他们给了他二十五块钱和医药费。医药费有屁用？他站还站不起来，他们就把他赶到街上去了。这，你们是知道的——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彼特·库伦的！”

“没错，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他们那些该死的律师就在里边。他们让昏昏沉沉的病人在文件上签字。我可以帮助病人，却不让我进去！老天爷，我说这太过分了！我们是奴隶还是狗，非得忍受这种待遇？”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有一个人喊道，“我们要进去

亲眼看一看！”

“走呀！”另一个人喊道，“让那些带枪的混蛋见鬼去吧！”

赫尔挤了进去。“梯姆！”他喊道，“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在里边看见的。”

“谁？”

“我不能说——他们会开除他的，不过你和我一样熟悉他。是他告诉我的。他们要我父亲放弃赔偿金！”

“他们总是这样干的！”站在赫尔旁边的英国矿工沃乔普喊道，“他们不让我们进去，原因就在这里。”

“他们对我父亲也是这样！”插进来另外一个声音。赫尔认出他是安迪，那个希腊孩子。

“明天早上二号矿井就要开工！”梯姆叫嚷道，“谁还想再下去，去和那个说‘去他妈的人，救骡子要紧’的阿列克·斯通一起干活？”

“矿井不安全，我们就不下去！”沃乔普喊道，“让他们洒上坏土，要不就洗手不干了。”

“让他们给足秤！”另一个喊道，“我们要有一个过磅检查员，要有十足的斤两！”

于是又响起了一片喊声“乔·史密斯！给我们说几句话，乔！好好地整他们一下！你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赫尔站在那儿，感到无可奈何和狼狈不堪。他认为他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没想到又发生了新的战斗！工人们全

都指望着他，称他为反叛中最勇敢的人。只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命运突然起了变化。

他正在犹豫的时候，战线已经转移了，英国人沃乔普跳上了台阶，向群众发表演说。他是一个弯腰驼背、身材矮小的人，但在这个紧急关头，他却突然变得声若洪钟。赫尔惊讶地听他讲话。如果让赫尔挑选战士，这个沉默的、长相呆笨的人是很难选中的。汤姆·奥尔逊试探过他，他什么都听不进，因此他们就不再考虑他了。而现在他却站在这儿，发出挑战的怒吼！

“他们是一伙强盗，一群杀人犯，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要受到他们的掠夺！对我来说，我已经受够了！你们呢？”

听到他说话的人都怒吼起来。他们全都受够了。

“那好，我们就跟他们干！”

“呼啦！呼啦！我们会争取到我们的权利的！”

杰夫·柯顿跑着来了，后面跟着亚当斯“老弟”和两、三个枪手。群众转过身对着他们，站在外围的人攥紧了拳头，象愤怒的猛犬似的呲着牙。柯顿气得满脸通红，不过他看见事情不大好办，便转身回去搬兵求救，群众发出喜悦的吼声。他们已经开始战斗了！他们已经打赢了第一个回合！

第三章

群众顺着大街走下去，一边走，一边呐喊、咒骂。有人开始唱《马赛曲》，大家跟着他唱，歌声激昂到狂热的地步：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勇士们！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

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群众中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被压迫者，他们用好几十种语言来歌唱，但唱的是同一支歌。他们唱了几小节，歌声就被别人的喊声淹没了。“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有些人跑到各个地方去传播消息，过不多久，全村的人都来到了现场。男人挥舞帽子。女人高举双手，高声喊叫。也有的女人惊慌地站在那里，因为她们心里很清楚，婴儿是不能靠革命歌曲来养活的。

群众把梯姆·拉弗提扛在肩上，要他再讲一遍他的故事。他正在讲着，他的老母亲跑着赶来了，她的尖叫超过了群众的喧嚷：“梯姆！梯姆！下来！你这是怎么啦？”她恐惧地、痛苦地搓着手。她一看见赫尔，便冲到他跟前。“把他拉出来，乔！这孩子准是疯了！他们会把我们赶出村子，一分钱都不给我们，那我们可怎么办？圣母啊。这孩子怎么啦？”她又喊梯姆，但梯姆即使听见，也没有理她。他正在向凡尔赛进军呢！

有些人大声嚷，他们要到医院去保护受伤的人，好让他们不受那些“混帐律师”的摆布。这是比较实际的作法，于是，人们都朝着医院走，赫尔跟着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他们是些妇女、儿童，还有不太勇敢的男人。他看见了公司的几个秘书和职员，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了杰夫·柯顿，听见他命令这些人到办公室去拿手枪。

“大个子杰克”·大卫和杰里·米涅提一起来了。赫尔往回走，去找他们商量。杰里心里非常激动，它终于来了——他盼了多年的革命终于来了！为什么他们不发表演说，不指导他们，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杰克·大卫的话听起来却没有多大信心。他们得估计一下这次暴动能不能持久。

杰里回答，那就要看他打算怎么干了。要是他们能负起责任，就可以领导这些人，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这不就是汤姆·奥尔逊所要求的吗？

不，这个威尔士巨人说，奥尔逊要的是把人们秘密组织起来，为所有的矿区同时行动作好准备。这和只限于一个矿区的公开运动大不相同。这样做有成功的希望吗？要是没有，他们就不应该动手，这样只能被赶出村子。

杰里问赫尔，他是怎么想的？

赫尔终于不得不说话了。他说，他很难作出判断。他对工人的事情懂得很少。就是为了学习这些知识他才到北谷来的。劝他们甘心忍受现在的待遇是很难的，可是另一方面，失败的暴动会使每一个人丧失勇气，失败之后，再想

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比什么都难了。

赫尔说了这些，但心里面还有些话是说不出的。他不能对他们这样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但我也是你们的仇人的朋友。在这个紧急关头，我实在不知道该为谁出力。对操纵你们生死的人，我必须以礼相待，同时，我迫切希望不要使我的未婚妻痛苦！”这种话他说不出口。他觉得心里有这种想法就和叛变一样，他几乎不敢正眼看这些人。杰里知道他和哈利刚家有着某种关系，也许他已经告诉了赫尔其他的朋友，他们已经谈过这件事，考虑过这件事。说不定他们还会把他当成一个密探呢？

因此，当杰克·大卫坚决地说出他的想法时，赫尔感到松了一口气。大卫说，如果时机还没有成熟，他们就行动起来，那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他们应该去征求汤姆·奥尔逊的意见。

赫尔问奥尔逊在哪儿？大卫说赫尔被赶出村的那一天，奥尔逊拿到“工资”，到谢里登去向地方工会汇报情况去了。他也许不回来了。他已经组织了一个小组。他已经在北谷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他们反反复复地讨论怎样去征求意见。如果从北谷往那儿打电话，那么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窃听，可是开往佩德罗的夜车很快就要开了，“大个子杰克”说应该派个人去。谢里登镇距离佩德罗只有十五至二十英里，那里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工会的职员向他请教的。另外，他们还可以给西城打长途电话，说服一位工会领导乘夜车到佩德

罗来，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可以赶到了。

赫尔依然希望能够抽身出来，便把这个任务推给杰克·大卫。他们掏光口袋，好让他有足够的路费。这个威尔士巨人飞一般地跑去赶火车了。与此同时，杰里和赫尔决定暂不露面，分头去找他们的同伙，警告他们要采取同样的行动。

第 四 章

这个方案对赫尔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要采取这个方案现在为时已晚。他和杰里跟着群众往前走，这群人在一幢公司的房子前面停了下来。他们走近之后，听到有人在发表演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语言清楚而有说服力。因为太拥挤，他们看不见说话的人，可是赫尔认出她的声音。他抓住他那同伴的手臂说：“说话的是玛丽·柏克！”

那人正是玛丽·柏克。她使群众激动得几乎都要发疯了。她说一句话，群众就发出一片吼声。她再说一句，又是一片吼声。赫尔和杰里挤了进去，挤到可以听清愤怒的一问一答的地方。

“你以为他们自己会下矿井吗？”

“他们不会！”

“你以为他们会满身绫罗绸缎吗?”

“他们不会!”

“你以为他们会有这么细腻柔软的小手吗?”

“他们不会!”

“他们会觉得自己这样了不起,连看都不愿意看你们一眼吗?”

“他们不会!他们不会!”

玛丽很快地说下去:“只要你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就会跪着过来跟你们套交情!可你们要是胆小鬼,他们就利用你们这个弱点!你们要是工贼,他们就收买你们!他们把你们弄成一盘散沙,他们任意欺侮你们,然后乘专车走掉,让警卫来把你们打倒在地,还用脚踩你们的脸!你们还要忍受多久,多久?”

群众的吼声在街上回荡。“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男人挥动紧握的拳头,妇女尖声叫喊,连儿童都在咒骂。“我们要和他们战斗!我们不再当他们的奴隶了!”

玛丽找到了一个有奇异魔力的词儿。“我们要组织工会!”她高声呼喊,“我们要团结起来,永远团结在一起!如果他们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罢工!”

群众的吼声,就象在深山响起一声霹雳。是的,玛丽找到了那个词儿!多年来,不敢在北谷大声说出的一个词儿,现在就象炸药的闪光那样穿过了人群。“罢工!罢工!罢工!”

罢工！”他们不停地重复着，好象没有个够。玛丽说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但他们全都知道这个词儿“罢工！”他们把它翻译成波兰、波希米亚、意大利和希腊语，用这几种语言大声喊叫。男人挥动帽子，女人挥动围裙，在这黄昏时分，就象是一片奇异的草丛在风暴中摇荡。男人们互相握手，一些易动感情的外国人彼此拥抱。“罢工！罢工！罢工！”

“我们不再是奴隶了！”演说者喊道，“我们是人，我们要活得象个人！我们要象人那样干活，要么干脆不干！我们不再是一群牛羊，任他们赶来赶去！我们要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并肩战斗！要么得到胜利，要么一起饿死！没有一个人投降，没有一个人当工贼！这里有破坏罢工的人吗？”

人群发出一阵咆哮，很象狼群的嗥叫。想破坏罢工的人，你站出来，让群众见见你那副嘴脸！

“你们拥护工会吗？”

“我们拥护！”

“你们敢发誓吗？”

“我们发誓！”

她把手伸向天空，以非常热情的姿势发誓：“我们以生命的名义来发誓！誓死团结在一起，得不到胜利决不罢休！我们发誓！我们发誓！”

男人们站在那儿，模仿着她的姿势，双手伸向天空：“我们发誓！我们发誓！”

“不要让他们把你们拆散！不要让他们把你们吓倒！”

“不会！不会！”

“你们说话要算数!要算数!这是拯救妻子儿女的一个机会!”这个姑娘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用跳跃的语言和热情的手势鼓励他们——她摆动着高高的身体,好一个愤怒的叛逆者的形象!赫尔倾听着演说,注视着发表演说的人,心里感到十分惊奇。这是人类灵魂的奇迹,从绝望中诞生的希望!群众围绕着她,他们分享着这奇异的新生,他们随着玛丽挥舞着手臂,摆动着身体,就象一个乐队随着指挥棒在演奏。

赫尔感到一阵颤抖,一阵胜利的颤抖!他已经失望了,已经想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了,可是现在北谷有了希望,现在会得到胜利,会得到自由了!

自从他来到矿山,赫尔愈来愈认识到矿工生活真正的悲剧不在他们肉体上受到折磨,而在他们精神上意气消沉——他们的心灵处于一种忧郁和绝望的悲惨境界。他每天看到的和听到的事都加深了这种认识。第一个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是汤姆·奥尔逊,他说:“最难办的是改变你想帮助的人的想法!”这里的环境如此恐怖,你怎么能给人们以希望呢?就连赫尔自己,既年轻,又自由,也不免悲观失望。他出身于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只要说:“做这个,”“做那个,”事情就都做好了。但这些矿山的奴隶从来就没有任何权力和信心这种概念,恰恰相反,他们倒是习惯于到处受打击,他们追求幸福与成就的努力,每一次都被别人的意志所粉碎。

但现在却出现了人类灵魂上的奇迹!北谷出现了希望!

人民站起来了，玛丽·柏克站在最前头！赫尔的梦想实现了：玛丽·柏克满面放光，金光闪闪的头发活象一顶王冠！玛丽·柏克骑着一匹白马，身上披着一件雪白、柔软、闪光的长袍，就象圣女贞德，或一位争取普选权的游行队伍的领袖。是的，她站在群众的最前头，进行曲正在他耳边回旋！

在这些打趣的话后面，赫尔对这位姑娘确实很有信心，而且在心里形成了一个美好的幻象。自从那天他第一次发现了正在收衣服的她，——一朵矿区的野玫瑰，他就看出她不但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工，而且是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女人。她比一般工资奴隶看得远一些，认识得深一些。她的问题和他们的一样，不过更加复杂。当他想要帮助她，提出给她找工作时，她说得很清楚，她需要的不仅是挣脱苦役，而且要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这使他产生一种想法：玛丽应该成为矿工的导师和领袖。她热爱他们，为他们受苦，同他们一起受苦，同时，她有能力找到他们受苦的根源。但当他带着这种想法去找她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她那种起腐蚀作用的绝望心理。她的悲观失望象是对她的梦想的一种嘲笑。她对这些矿山奴隶的轻视贬低了他为她和他们所做的努力。

而现在，她却扮演起他曾为她设计过的角色来了！他想，她已经把整颗心献给了这些呼喊的群众。她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受虐待，一起被迫造反。因为他是一个男人，赫尔忽视了促使她发生惊人变化的一个因素。他不知道玛丽的滔滔雄辩不仅是说给拉弗提家、沃乔普家以及北谷其

他矿山奴隶听的,而且也是说给一本杂志的封面美人听的,她身穿雨衣,头戴淡绿色帽子,脸上罩上一块柔软的、雾一般、极其昂贵的、驾驶汽车时戴的面纱!

第五章

玛丽的演说突然停止了。有一群男人已经顺着大街跑下去,那边发生了骚乱。声音愈来愈大,更多的人朝着那个方向跑去了。玛丽转过身子朝那边看,群众一下子全都朝那边蜂拥而去。

争吵是在医院那边发生的。医院门前有一个门廊,卡特莱特和阿列克·斯通和一群秘书、职员就站在那里。赫尔看见其中有普里多维奇、邮政局长约翰逊和西·亚当斯。台阶下面站着梯姆·拉弗提。他的背后有一群态度坚决的工人。他正在大声喊:“我们要那些律师出来!”

矿山监督亲自出面和他谈判:“里边没有律师,拉弗提。”

“我们不相信你!”群众接着大声嚷:“我们要自己进去看看!”

“你们不能走进这座房子。”卡特莱特说。

“我去看我父亲!”梯姆喊道,“我有权见我父亲,不是吗?”

“明天早晨你可以见他。要是你愿意。你还可以把他

接走。我们并不想留他。可是现在他睡着了，你不能妨害别人。”

“你倒不怕你们的混帐律师妨害他们！”响起了一阵赞同的喊声，声音如此之大，几乎听不见卡特莱特的回答。

“我跟你讲，他身旁没有什么律师。”

“你撒谎！”沃乔普大声嚷道，“他们整天都在那儿，你是知道的。我们要他们出来。”

“走呀，梯姆！”那个希腊孩子安迪一边喊，一边挤到前边。“走呀！”别人也大声喊。拉弗提受到鼓舞，开始冲上台阶。

卡特莱特抓着他的肩膀，但他大声叫嚷：“我要见我父亲！我说，放开我！”

矿山监督显然尽力不使用武力。他抓住梯姆，同时也命令他那帮人往后退。可是梯姆情绪激昂，他挣扎着朝前走。矿山监督不知是在打他，还是挡开他的拳头，一拳把他打下台阶。群众发出怒吼，他们一拥而上，同时，门廊上有些人也拔出了手枪。

情况是十分清楚的。再过一会儿，群众就会冲上台阶，那边就会开枪。这事一旦发生，结果谁能预料？群众如此激昂，恐怕在烧掉每一所公司的房子、杀掉每一个公司的代理人之前，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赫尔本不想出面，但他觉得现在如果再不出头，不仅是怯懦而且是犯罪了。他一跃而前，他的声音压倒了喧嚷声，“站住，弟兄们，站住！”

在这种时刻，北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引起群众的注意了。不过赫尔是他们信赖的人，他有权让他们听他的话。难道他们没有为他们坐过牢吗？难道他们没有看见他蹲牢房吗？“乔·史密斯！”喊声从激昂的群众当中传过去，从这一端传到另一端。

赫尔把人们推开，挤到前面去，恳求他们、命令他们静下来。“梯姆·拉弗提！等一等！”梯姆听出是赫尔的声音，站住了。

赫尔穿过人群之后，立刻跳上门廊，卡特莱特并没有想去阻止他。

“弟兄们！”他喊道，“你们先等一等！这不是你们要做的事！你们要的不是打架！”他停了一下，他知道在那种场合只有否定意见是拦不住他们的，必须说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刚刚学会了那几个会使他们满意的特殊的字眼，他放开喉咙喊道：“你们要的是工会！罢工！”

群众用最大的声音发出一阵怒吼！不错，那正是他们所要的。一次大罢工！他们要乔·史密斯出来组织，出来领导这次罢工。他当过一次他们的领袖，并且为此被赶出矿区。他们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回来的，可是他现在就在这儿，他是他们的宝贝。他们为他欢呼！他们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

这小伙子胆子有多大！站在医院的门廊上，就在头头们的鼻子底下，给他们大讲工会，而那些头头却不敢动他一根毫毛！群众看到这个情况，简直高兴得发疯。懂英语的人对他说的话大声表示赞成，听不懂的人听见别人在叫也跟

着叫。

他们要的不是打架，当然不是！打架对他们没有用处！有用的是团结起来，结成一个牢固的公民团体。他们要组织一个工会委员会，它可以代表大家说话，它可以说：在得到公证的待遇之前，我们决不会有一人去上工！因为要求应享的权利，被公司解雇，因为要求享受国家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被公司列入黑名单，被赶出矿区——这类事情再不容许它发生了！

第 六 章

一个人要在公司办公楼的台阶上组织矿工工会，背后还站着矿山监督和一个工头，他能在那儿待多久？赫尔知道他必须把群众从这个危险的地方转移出去。

“现在，你们会照我的话办了吧？”他问道。大家齐声回答，表示同意。他又警告他们说：“不要打架！不要喝酒！今天晚上，如果你们看见有人喝醉了，你们就压住他，不要让他胡闹！”

群众大笑，欢呼。是的，他们要规规矩矩的。现在有重要的事要做，需要清醒的头脑，没错儿！

“现在，”赫尔接着说，“我们来考虑一下怎样照顾医院里的病人。我们要派一个委员会去看他们。我们不要吵

闹，不要打扰病人，只要弄清楚确实没有别人打扰他们就行了。我们派人进去陪伴他们。你们觉得这样行不行？”

不错，他们觉得这样很好。

“那好，”赫尔说，“请安静一下。”

他转过身子对矿山监督说：“卡特莱特，我们要派一个委员会进去陪伴我们的人。”矿山监督正要劝他不要这样做，他压低声音说，“别傻了，伙计！你看不出我在设法救你的命吗？”

矿山监督知道如果让赫尔和群众得逞，对维护纪律会有多大影响，但他也看到当前的危险处境，而且他信不过那些秘书和速记员的胆量和射击本领。

“快一点，伙计！”赫尔大声说：“我不能约束他们很久。如果你不想闯大祸，就要冷静一些。”

“好吧，”卡特莱特强咽下这口气说。赫尔转过身子，告诉大家公司已经同意。群众中间响起了一片胜利的欢呼声。

“现在派谁进去呢？”他等群众能听到他的声音时问道，他四下里看了看那些望着他的面孔，最引人注目的是梯姆和沃乔普，但赫尔决定把他们留在身边。他想到杰里·米涅提和大卫太太，但他和“大个子杰克”曾有约在先：不让他们小组的成员出头露面。他又想到玛丽·柏克，一切能够伤害她自己的事，她都已经做了，她又是一个得到群众信赖的人，他把她叫出来，还在人群中叫出一个美国妇女费里斯太太。这两个人走上台阶，赫尔转过身子对着卡特莱特。

“现在,让我们达成协议,”他说,“这两个人要去陪伴病人,要是她们愿意,她们可以跟病人谈话,除了大夫和护士,谁也不能给她们下命令,你同意吗?”

“好吧,”矿山监督很不乐意地说。

“很好!”赫尔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理智一些,说话要算数。这群人已经忍无可忍,如果你再去刺激他们,那么一切后果要由你承担。在你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要关闭所有的酒店,在事情平息之前,不准它们营业。还要叫你的人撤退,不要让他们直眉瞪眼地拿着枪到处乱走。”

没有等矿山监督回答,赫尔便转过身向群众举起手让他们安静下来。“弟兄们,”他说,“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要组织工会,我们不能在医院门前组织,我们已经够吵的了。让我们轻轻地走开,在发电站后面的煤渣堆上开会。你们同意吗?”

他们回答说同意。赫尔看着两个女人安全地走进医院,便跳下门廊,带着大家到发电站去。杰里·米涅提走到他身旁,高兴得发抖,赫尔挎着他的胳膊,激动地低声说:“唱吧,杰里!给他们唱几支意大利歌!”

第七章

他们来到指定的地点,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这

时，赫尔已经想出了一个和这群说多种不同语言的人联系的办法。他知道有一半人完全不懂英语，四分之一人只懂得不多几句。显然，要想让他们明白他的意思，必须按照国别把他们分为若干小组，每组配备一个可靠的翻译。

分组的工作进行得很慢，人们不停地叫喊，不停地推推闹闹。波兰人在这儿，波希米亚人在这儿，希腊人在这儿，意大利人在这儿！分完了组，每组找到一个懂得足够的英语可以担任翻译的人之后，赫尔开始给他们讲话了。但没有讲几句话，群众就大乱起来了。所有的翻译都一齐扯着嗓门开始翻译，就象是阅兵时几个乐队挤到了一起！赫尔一下子楞住了，接着他大笑起来，然后各处的听众也笑了起来，翻译们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了，接着也笑了起来。就这样，欢乐的浪涛在群众中激荡，大会的气氛立刻变了，从愤怒与决心一变而为无比的欢乐。赫尔学到了如何掌握这些孩子般的群众的第一课，他们的情绪容易激动，脾气变得也快。

看来他有必要把话一口气说完，然后把不同语言的群众分开，由不同的翻译给他们复述。但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困难。有谁能控制这么多的雄辩家呢？怎样知道他的话没有被他们歪曲呢？奥尔逊曾经警告过赫尔，公司的密探会打扮成工人，取得工人的信任，煽动他们起来暴动。而且确实有些翻译的模样儿显得很狂暴，其中有一个人说话的语调显得十分特别！

比方说，有一个希腊人，一个狂暴的人，他头发蓬乱，目露凶光，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他站在一个圆桶上，身旁有两

盏矿井灯，脚下有四、五十个同胞。

他挥动着手臂，摇晃着拳头。他尖叫，他咆哮。赫尔感到有些不放心，跑过去问另外一个会说英语的希腊人他在说什么，那人回答说：他给大家许愿，北谷决不能再这样无法无天了！

赫尔站在那里注意观察这个狂热的小个子，研究他的手势可能是什么意思。只见他双肩后缩，挺起胸膛，几乎从圆桶上摔了下来，原来他在说矿工应该活得象一个人。接着他蹲下来，低头叹气，那是说，如果他们不进行斗争，就会落得这种下场。随后他用双手揪住他的黑色长发，拼命地揪，揪完之后，伸出两只空手给大家看，然后又去揪，揪得这样用力，让看见的人几乎都要喊出声来。赫尔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是：“他说：‘要拥护工会！揪一根头发，揪下来了；揪一大把，揪不下来！’”它把人带回到伊索及其寓言的时代去了！

汤姆·奥尔逊给赫尔讲过一些工会组织人如何训练这些无知的群众的办法。组织人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使听众中最笨的人也能明白他的意思，把团结起来就可以拯救一切的概念铭记在心。在各组的翻译都讲完了，听众全都回到煤渣堆之后，赫尔又把他的话重新讲了一遍，用单音节的词，用矿区使用的混杂的英语来讲。有时他还停下来，用他学会的希腊语、意大利语或斯拉夫语来强调一下。有时他的雄辩会重新点燃某一个翻译的热情，向他的同胞喊上几句，他就耐心地等他喊完。没有必要考虑会不会使群众

感到厌烦，因为这是一群很有耐心的受苦人，现在，他们的态度是极其真挚的。

他们就要有一个工会了，他们要采取正常的方式，要有会员证，要投票选举工会负责人。赫尔这样一步一步地给他们讲解。他们必须坚持下去，否则组织工会是没有用的。每一个主要语种的小组都选出一个组长，由这些组长拟定条件，在群众大会批准之后，提交矿山头目，同时向他们声明，在条件得到承认之前，北谷工人决不下井工作。

杰里·米涅提很熟悉工会的事，建议赫尔立刻进行会员登记，他相信，由于心理作用，每一个人都会前来登记的。但那些未来的组长马上又遇到了困难——没有钱。要登记就得有铅笔和纸张，而赫尔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杰克·大卫！他只好向别人借二角五分钱，派一个人到商店去购买。代表们投票表决：参加工会的人都要交一角钱会费。如果他们要取得外界支援，将来总要发一些电报和打一些电话的。

他们组织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委员有梯姆·拉弗提、沃乔普和赫尔，他们的任务是，在明晨举行第二次会议之前，负责保管会员名单和基金以及做一些应做的工作。同时，由十几个最强壮、最可靠的人组成了一个警卫队来保卫这个委员会。采买的人买回来白纸本和铅笔。翻译们坐在地上，借助矿井灯的灯光写下志愿加入工会的人的姓名，每一个人都依次发誓要团结一致和遵守纪律。这时大会宣布休会到翌日早晨。于是工人们各自回家休息，他们的心中充满

了力量和欢乐，那是许多人有生以来从不曾经历过的。

第八章

委员会和它的警卫队一起来到里米尼斯基客店的饭厅，他们躺在地上，没有人来干涉他们，大多数人都安静地打起鼾来了，赫尔和几个人坐在那里起草明晨提交给矿山头目的条件。大家决定让杰里乘早车到佩德罗去找杰克·大卫和工会负责人汇报最新的发展。因为肯定会有密探跟踪工会负责人，赫尔叫杰里先到麦克柯拉尔家，让他把“大个子杰克”带到他家相会。另外，杰里一定得让麦克柯拉尔给西城报打长途电话，把罢工的事告诉比利·季挺。

赫尔必须考虑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他给搅得头昏脑涨，因此，躺下之后，很难成眠。他想到那些公司的头头，他们在做什么呢？准不会在那睡大觉，这是确定无疑的！

接着，他想起了专车上的那些朋友，想起自己陷入了多么奇特的困境！当他想起了柏西努力把他从这儿拉走时，不由得笑出声来。还有可怜的杰茜！现在他能跟她说些什么呢？

当天晚上，公司的头头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天亮之后，罢工的人匆匆来到开会的地点，有些人甚至没有在中途停下来吃早饭。他们头发蓬乱，衣冠不整，担心地看着他们

的同伴，仿佛昨天晚上他们做过的那些勇敢的事，很难相信似的。但当他们看见委员会和它的警卫队都已经在场并且做好了开会的准备时，他们又勇气百倍，又感受到那种使他们由牛马变成人的团结一致的美妙感情。过了不一会儿，演说开始了，又是欢呼，又是歌唱，把那些落后的和胆小的人也都引了出来。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运动便活跃起来了。实际上，工人家庭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儿童都出来参加了。

玛丽·柏克从医院跑来，她昨天晚上是住在医院里的。她显得又累又脏，但仍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她报告说，她和几个受伤的人谈了话，许多伤员已经在“弃权证书”上签了字，凭这个，公司就连起诉的威胁都消除了。有些人拒绝签字，玛丽强烈地告戒他们要坚持到底。另外有两个妇女自愿到医院去，好让她休息一下，不过玛丽不想休息，她觉得从今以后她不可能再休息了。

新成立的工会开始选举干部。会员们要选赫尔当主席，但他怕将来不能脱身，把这个荣誉让给了沃乔普。梯姆·拉弗提被选为会计兼秘书。然后又选出一个把群众的要求递交给卡特莱特的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赫尔，沃乔普，梯姆，一个由杰里担保的、名叫马塞里的意大利人，一个斯拉夫人的代表拉西克，一个希腊人的代表詹马克斯，他们都是些忠实可靠的人。最后，大家一边笑，一边欢呼，在代表的名单上再加上一个玛丽·柏克。让一个女人来担任这种职务，是一件新鲜事儿，不过玛丽是一个矿工的女儿，

一个碎煤机手的姐姐，她和北谷任何人一样，有充分的发言权。

第九章

赫尔为大家朗读昨天晚上准备好的文件。他们要求有权组织工会，不能为此遭到解雇。他们要求设置一名由矿工自己选举的过磅检查员。他们要求矿井必须洒上防爆粉，安装适量的支柱以防止爆炸和塌方。他们要求有权选择商店。赫尔请大家注意：这些要求都是受到国家法律保障的。这一点很重要。他劝告大家不要提出别的要求。经过一些争论，他们否决了激进分子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十的建议。他们还否决了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建议，他用英、意混杂语给大家说，矿山属于矿工，他们应该拒绝一切折衷方案，立刻把公司的头目们赶走。

这人正在讲话的时候，年轻的罗维塔从人丛中挤到前面，把赫尔拉到一边。他从火车站那边来，看见早车进站。从车上下下来三、四十个“打手”模样的人，这种人本地区的矿工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识别出来。那天晚上，公司的职员显然给很多地方打了电话，他们不仅用火车，还用汽车从别的矿区——峡谷下面东北方的矿区和座落在山的另一侧峡谷上的巴里拉矿区——运来满载的警卫队。

赫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群众。他们听了都怒吼起来。公司头目们的计划原来是这样的！头脑发热的人跳上煤渣堆，立刻有五、六个人同时要发表演说。工会领导人不得不尽力把这些过于急躁的人压下去。赫尔再一次警告大家“不要打架！”要对自己的工会有信心。要组成一个对付公司的坚固的阵线，这样，公司就会知道威胁是战胜不了罢工的。

大家都同意了。委员们朝着公司的办公室走去。沃乔普手里拿着会议拟定的书面要求。一群紧紧地挤在一起的群众跟在委员们的后面。他们把公司办公室门前的街道都站满了。七个英勇的代表走上台阶，走进楼里。沃乔普求见卡特莱特，秘书进去通报。

他们站在那儿等待，这时，从街上进来一个公司的职员。他向赫尔招手。这人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一声不响地把它交给了赫尔。信封上写着“乔·史密斯”。赫尔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小名片，他呆呆地看着它，名片上印有“小爱德华·S·华纳”！

赫尔一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爱德华在北谷！他把名片翻过来，看见他哥哥的熟悉的笔迹：“我在卡特莱特家。必须见你。事关老父。速来。”

赫尔感到一阵恐慌。这样一个信息意味着什么呢？

他马上转过身子对委员们说：“我父亲年纪很大了。三年前中了风。我担心他死了或者得了重病。我一定要出去一趟。”

“这是诡计！”沃乔普激动地大声说。

“不，不可能，”赫尔回答，“我认识我哥哥的字，我得去看他。”

“好吧，”他们回答，“我们等你回来。在你回来之前，我们不见卡特莱特。”

赫尔考虑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样做不大高明，”他说，“没有我，该做什么，你们同样可以做好。”

“可是我要你出面谈判！”

“不，”赫尔回答，“那是你的事，沃乔普。你是工会主席。你和我一样清楚大家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大家反对的是什么。而且，我们没有必要和卡特莱特谈判，他要么答应我们的要求，要么不答应。”

他们再三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玛丽·柏克坚持说，他们要在这样紧急的关头，把赫尔拉走！赫尔笑着回答：争论起来，玛丽和男人一样有本领。要是沃乔普显得有点不力，就让她出来说话好了！

第 十 章

就这样，赫尔匆匆忙忙地走了。他顺着斜坡走向矿山监督的住宅。那是一所有游廊的混凝土平房，座落在俯瞰全村的小高地上。他按了按电铃，门打开了，门后站着他的

哥哥。

爱德华·华纳比赫尔大八岁。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青年企业家。他身材挺直健壮，面貌端正刚毅，他的言谈举止，他的一切都说明了他是一个冷静坚定、精力集中的人。一般说来，他的衣着十分时髦，不过在目前，无论他的服装还是态度都有些反常。

赫尔在街上走的时候心里愈来愈焦急，一见到哥哥他便大声喊道：“爹出了什么事了？”

“爹没出事，”爱德华回答，“我是说，暂时还没有。”

“那么……？”

“彼得·哈利刚正在从东部回来。明天就会到达西城。你看得出，你要是不立刻退出这儿，爹是会出事的。”

赫尔的恐怖心理立刻变成了反感，他大声说：“就是这些吗？”

他哥哥凝视着这个年轻的矿工，他身穿染上煤灰的蓝色工作服，脸上有条条黑道，波浪式的卷发蓬乱不堪。“你打电报给我说马上就要离开这儿的，赫尔！”

“我是打了的。不过发生了预料不到的事，这里发生了大罢工。”

“是的，但这和你离不离开有什么关系呢？”接着，他生气地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告诉我，赫尔，你打算再走多远？”

赫尔站在那儿，看了他哥哥一会儿。在心情这样紧张的时候，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爱德华，对这一切我知道

你会怎么想。说来话长，我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

“唔，恐怕是这样。”爱德华冷冷地说。

赫尔又笑了。“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我希望在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可以平静地好好谈一谈，我可以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你……”

但爱德华打断了他的话：“真的，赫尔，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彼得·哈利刚的矿区情况如何，与我毫不相干。”

赫尔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假如我去调查华纳矿区的情况，会使你高兴一些吗？”赫尔原打算抑制住自己不快的心情，但这两个人实在话不投机。“我们曾经争论过这些事情，爱德华，你总是占上风的。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孩子，我反对你的主张，我太放肆了。不过现在，唔，我不再是一个小孩了，我们得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较量较量。”

赫尔说话的语气比话的本身更有分量。爱德华在说话之前考虑了一下。“那好，你的新基础是什么？”

“目前，我们正在罢工期间，我实在很难留在这儿跟你解释。”

“你在这里胡闹，就没想到爹吗？”

“我想到爹，也想到你，爱德华。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如果世界上有所谓合适的时候，那么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

赫尔在心里呻吟了一声。“好吧，”他说，“请坐下。我来讲一讲我是怎样卷进去的，好给你一个概念。”

他开始讲他在通用燃料公司的堡垒中所发现的情况。和往常一样，一谈起这种事，他就想到人。他的声音就充满了热情。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就象在佩德罗和那些官员辩论时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他的叙述也受到了干扰，他发现他的哥哥在盛怒之下，对他滔滔不绝的雄辩一点也听不进。

这种情况毫不新鲜。从赫尔能够记事的时候起，情况就是这样，这样不同气质的两个人能够出生于同一的父母，这真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爱德华是一个实际的、自信的人。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知道怎样把它弄到手。他不会为怀疑所苦恼，不会为反省或其他不必要的感情所苦恼。他不能理解那些把脑力浪费在这类事情上的人，也不能理解那些“卷入漩涡”里的人。

最初，在赫尔心中，这位哥哥是很有威望的。他象一个年轻的希腊神祇那样英俊，他坚决果断。不管是以准确有力的步子在冰上飞快地滑行，以闪耀的胳膊划水，还是以准确敏捷的闪电般的动作射中鹧鸪，他都是成功的化身。如果他说一个人思想“腐朽”，如果他骂一个人“女人气”，那么，这个人的心灵一定有了毛病，需要从雪莱和拉斯金^①的诗里去获得勇气了。

赫尔很早就开始探索人生了。他的天性里似乎有某种东西使他喜欢刨根问底。虽然他十分尊敬那个才华出众的

^① 拉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和社会问题作家。

哥哥，他还是发现他哥哥对生活的某些方面是一无所知的。赫尔最初怀疑的对象是宗教。当他开始明白从小养成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童话时，那颗青年人的心感到十分苦恼。爱德华显然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他上教堂，因为大家都去。特别是因为穿上整齐的衣服，陪伴着心爱的姑娘到一个音乐悠扬、鲜花怒放、香粉扑鼻的美丽场所，让她在那儿会见她那些衣冠楚楚的朋友，可以使她高兴。一个年轻人只是因为弄不清楚约拿^①到底有没有吞食一条鲸鱼，便放弃了这种愉快的风俗，在爱德华看来，这有多么反常呀！

但只是在赫尔对他哥哥信奉的工作日宗教——利润制宗教——产生怀疑时，两人之间的争论才变得不可调和。起先，赫尔对于现实情况一无所知，解答他的问题是爱德华的责任。国家繁荣昌盛是实权派的功绩。这些人物有他们的敌人——一些被嫉妒和其他丑恶的情感所支配的、企图破坏这个伟大结构的坏蛋。起初这种荒唐的理论还可以使小弟弟满足；可是后来他能够读书，能够观察，他就开始怀疑，开始苦恼了。最后他一方面听他哥哥的议论，一方面看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的文章，他不能不认识到：这个争论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只想到利润，一种则想到人。

赫尔读的书让爱德华大吃一惊，更让他吃惊的是他从大学带回来的观念。这几年哈利刚大学一定是起了奇怪的

^① 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

变化了。爱德华在那儿读书的时候，学生们连做梦都不会有这种想法！也决不会有人给学校当局或著名慈善家的捐款写讽刺歌曲！

这时，老爱德华·华纳中了风，公司由小爱德华·华纳接管。三年的经历使他形成了煤炭企业家的观点，这种坚定的观点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了：一个煤炭企业家的任务就是购买廉价劳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产量，并按市价把产品卖给信用良好的买主。如果一个公司能够做到这点，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公司。假如有人说这样做坑害了挖煤工人，那他就是犯了多愁善感和过分偏激的毛病。

爱德华听见他弟弟说要利用暑假，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去研究工业，不由得大吃一惊。不过，他细想了之后，觉得这种想法可能也不太坏。也许赫尔找不到他所追求的东西，也许通过劳动，他脑袋里的胡思乱想会减少一些。

现在实验是做了，在爱德华看来这个实验是失败的。赫尔并没有认识到工人既狂暴又懒惰无能，需要铁腕人物去管理，相反地，他自己也变成一个狂暴的人，变成那群懒惰无能的人之中的一名战士，一个鼓动员，一个激起阶级偏见的煽动家，一个与自己的朋友、自己哥哥的同行为敌的人！

赫尔从来没有看见过爱德华如此激动。他发现他的哥哥确实有些不大正常。在他说话的时候，他感到有些迷惑不解，直到他哥哥告诉他是怎么来的以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哥哥正在一个朋友家里参加晚餐舞会，在晚上十一点半钟的时候，接到柏西·哈利刚打来的电话。柏西收到

卡特莱特的电报，大意是说赫尔在北谷带领工人暴动。柏西把情况描绘得十分可怕，爱德华听了立刻赶到火车站，坐上夜车就走，身上还穿着夜礼服，连牙刷都没有带一把！

赫尔忍不住捧腹大笑。他的哥哥，他那注意尊严与小节的哥哥，竟在早晨七点钟，身穿大礼服，头戴大礼貌从卧车上跑了下来！现在，站在赫尔面前的这位小爱德华·华纳，这位讲究衣着的人，这位从来没有穿过低于一百五十元一套衣服的人，竟穿上一身只花了二十元四角八分钱从矿区一个犹太商店买来的成衣！

第十一章

但爱德华连笑一笑都顾不上。他集中全部精力来做当前要做的事：把他的弟弟从这样危险、这样丢脸的境界中拉出来。赫尔来到一个属于他的同行朋友的矿区，干预他们的事，煽动他们的工人，危及他们的产业，北谷是通用燃料公司的产业，它不仅包括煤矿、房屋，还包括住在里面的人。这一点爱德华是深信不疑的。赫尔提出任何别的观点，得到的回答只能是恼怒的驳斥。如果没有通用燃料公司的资本和努力，北谷能建成吗？假如北谷人不喜欢通用燃料公司提供给他们的条件，他们有一个极其简单的解决的办法：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好了。可是他们不走，他们在挖通用燃料

公司的煤，拿通用燃料公司的钱……

“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挖煤了。”赫尔打断他说。

“好吧，这是他们的事，”爱德华回答，“不过他们停止挖煤要出于自愿，而不是由于外来的鼓动员的策划。无论如何，鼓动员里不能有一个华纳家族的成员。”

哥哥告诉弟弟：“老彼得·哈利刚正在从东部回来，他一定会怒不可遏，一定会在西城实业界中卷起大风暴。咳，真是不可想象，这种事从没听说过！而且正在我们开辟一个新矿、需要每一元信用贷款的时候！”

“我们还不够强大，顶不住彼得·哈利刚吗？”赫尔问道。

“我们要顶住很多人，”爱德华回答，“我们没有必要到处树敌。”

爱德华不仅以长兄的身份、而且还以掌握全家经济大权的人的身份来讲话。父亲因过度劳累倒下了，在可怕的一个钟点之内，从精力绝伦的实业家一变而成孩子般的可怜的病人。这时，家里有一个讲究实际的人，真让赫尔高兴，他乐得让他的哥哥挑起重担，自己去上大学，唱讽刺歌曲取乐。赫尔没有任何责任，没有人要求他做任何事，只要他不往他哥哥开动的机器的齿轮里扔木棍就行。“你是靠煤炭工业生活的！你花的每一块钱都是从那儿来的……”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赫尔喊道，“就是这件事让我痛苦！我是靠这些工资奴隶的恩惠过日子的！”

“噢，闭嘴！”爱德华嚷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不过我就是这样想的！从现在起，我要了解替我干活的工人，了解他们受到什么待遇。我不再是你用几句陈词滥调就可以打发走的小弟弟了。”

“你知道我们的矿工是参加了工会的，赫尔……”

“不错，不过那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是怎样管理矿山的？我们给工人的是足秤吗？”

“当然啰！他们有自己的过磅查检员。”

“不过那样我们怎么和这个地区的矿主竞争呢？他们是三千磅算一吨的。”

“我们想办法——用节约的办法。”

“节约？我没有看见彼得·哈利刚浪费了什么！”赫尔等着他哥哥回答，但他没有。“我们收买过磅检查员吧？我们贿赂工会领导人吧？”

爱德华脸上微微地红了一下。“说些蠢活有什么用呢，赫尔？你知道卑鄙的事我是不干的。”

“我并不想惹你生气，爱德华，不过你一定知道许多实业家都可以说他不做卑鄙的事，因为有别人替他做。就说政治吧，政治方面情况如何？我们不是在操纵这部机器，把我们的职员和工头们安置在地方政府机关里吗？”

爱德华没有回答，赫尔固执地说下去：“我要了解这些事！我不能再受蒙蔽了。”

“好吧，赫尔，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不过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不是时候！你要叫我把你看成大人，就得象大人那样有点常识！老彼得明天晚上就要回到西城！难道你不知道

他会来找我，象一头公牛那样大吼大叫吗？难道你不知道，如果我告诉他，我无能为力，告诉他，我已经来过这儿，想把你拉走，但没有成功，你不知道他会去找爹吗？”

爱德华费尽了唇舌，只有这个起了作用。赫尔激动地说：“你不能让他见到爹。”

“你说的倒轻巧！”爱德华反驳说，“你了解老彼得！难道你不知道即使需要砸开大门，他也要闯进去找爹的吗？他会把满腔怒火倾洒在那个可怜的老人身上！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你知道不能让爹激动，这说不定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不知道他会怎样，也许他会生你的气，也许他会袒护你。他又老又弱，已经失去控制能力。不管怎样，他不会让彼得骂你，十之八九，他会在争吵中死去！你要在为你的工人朋友痛苦之外，再让你的良心背上这个包袱吗？”

第十二章

赫尔默默地坐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前方。难道这是真的吗？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束缚着他的手脚，使他不能为社会正义而战吗？

他再重新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低下来了。“爱德华，我正在想一个在矿井里工作的爱尔兰孩子。他也有一个父亲，这位父亲碰上了这次爆炸。他是一个老人，家里有一个妻

子,还有其他七个孩子。他是一个好人,孩子也很好。让我告诉你老彼得是怎样对待他们的!”

“唔,”爱德华说,“不管他怎样对待他们,都没有关系,你可以帮助他们。他们不会饿肚子的。”

“这我知道,”赫尔说,“不过另外还有许多人,我不能全都帮忙。此外,爱德华,你不明白吗?我考虑的不是施舍,而是正义。我确实相信,这个孩子梯姆·拉弗提爱他父亲和我爱我父亲同样深切。另外还有别的老人,他们的孩子也很爱他们……”

“噢,赫尔,看在基督份上!”爱德华大声喊道,心里有些发火了。他无法用别的话来表达他的不耐烦。“你打算把世界上一切烦恼都扛在自己的肩上吗?”他跳起来抓住弟弟的胳膊。“兄弟,你得离开这个地方!”

赫尔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他好象有一点犹豫不决,他的哥哥开始把他往门口拉。“我准备好了一辆车子,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乘上火车……”

赫尔知道他现在必须把话说得很坚决才行。“不行,爱德华!”他说,“现在我不能走。”

“我告诉你,你一定得跟我走!”

“我不能走。我答应过这些人!”

“老天爷,比起你自己的父亲,这些人算得了什么?”

“我说不清楚,爱德华。我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你恐怕连听都没有听。其实一句话就够了:我看见这些人陷在陷阱里,这个陷阱是我长这么大一直在帮助挖的。我不能听

任他们陷在里边。而且，要是爹知道这件事，他也会让我这样干的。”

爱德华作了最后一次控制自己的努力。“我不想把你叫做一个多愁善感的大傻瓜。我只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

“我想我能帮助他们争取到较好的条件。”

“上帝！”爱德华喊道，他气得没有办法，只好叹了一口气，“在彼得·哈利刚的矿上！你不知道他会干脆把他们抓起来赶出矿区吗？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把全村的人一个不剩地统统赶走！”

“也许是这样，”赫尔回答，“但如果别的矿山的工人和他们联合起来，外面的总工会支持他们……”

“你在做梦呢，赫尔！你说话就象一个孩子！我和这里的矿山监督谈过。他打电报把情况报告了老彼得，而且已经得到回电。毫无疑问，他已经采取行动了。”

“行动？”赫尔喊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突然担心地看着他的哥哥。

“他们当然要把鼓动员赶走。”

“什么？在这种时候我却在这儿跟你谈话！”

赫尔走向门口。“这个情况你一直都知道！”他嚷道，“你故意把我留在这儿！”

他正在往前走，爱德华跳过去抓住他：“你能怎么样？”

“放开我！”赫尔生气地喊道。

“别做蠢事，赫尔！我一直在想办法不让你遭殃。那边

说不定会打起来。”

爱德华挡住门，两个人用力挣扎。不过作哥哥的不再是一个体育家，不再是一个古铜色的年轻的神祇了。赫尔干苦力的时候，他只是坐在办公桌前面。赫尔把他推到一边，一转眼，他便跳出大门，顺着斜坡跑下去了。

第十三章

赫尔来到矿区的主街，看见公司办公室前边围着一群人。他一眼就看出已经出事了。人们来回地乱跑，挥动着胳膊大声喊叫。有些人朝着赫尔的方向跑来，他们一看到他，便向他叫嚷。第一个跑到他身边的人是小个子波兰人克罗沃斯基，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激动地喘息。“他们把我们的委员开除了。”

“把他们开除了？”

“开除了！赶下山去了！”小个子疯狂地挥舞着胳膊，眼睛几乎瞪了出来。“把他们抓走了！一群浑蛋——枪手！有人看见他们……从后门出来。手全绑上。枪手抓住他们，不准他们出声。一点办法都没有！车子等在门口——那叫什么车来着？”

“是汽车吗？”

“没错，三辆！把每一个人全塞进去了，快得就象……汽

车象风一样飞快地往下开！下山了，全走了！他们破坏了我们的罢工！”矮小的波兰人发出了绝望的呼喊。

“不，他们破坏不了我们的罢工！”赫尔激动地说，“现在还办不到！”

赫尔突然意识到他哥哥一直跟在他的后边——刚才他拚命地跑，因而喘得很厉害。他抓住赫尔的胳膊喊道：“我跟你说话，别管这事儿！”

就这样，赫尔一边问克罗沃斯基，一边半无意识地挣扎，想摆脱他哥哥，结果险些出了事，因为那个矮小的波兰人象一只发怒的猫那样大叫了一声，把指头弯得象猫爪一样扑了过来。如果赫尔不用另一只胳膊挡开他的突然袭击，那么，他那位尊严的哥哥就不得不失掉尊严了。“不用管他，他是我哥哥！”小矮子退了回去，迷惑地站在那儿看着他们。

赫尔看见安德罗库罗斯朝他跑来。这个希腊孩子当时恰巧在公司办公室的后街，看见他们抓走了委员会的人。一共是九个——沃乔普、梯姆·拉弗提、玛丽·柏克、马塞里、詹马克斯和拉西克，另外还有三个昨天晚上当翻译的人。这事办得迅雷不及掩耳，群众几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现在，大家明白过来了，简直气得发疯。他们摇晃着拳头，向站在办公楼门廊上的一群职员和警卫叫骂。人声鼎沸，要求复仇。

赫尔立刻觉察出情况十分危急，就象是看见炸弹引线正在燃烧那样。这一群说着多种语言的工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领导，需要一个聪明、冷静、机警的人来领导。

群众看见他来了，波涛般向他涌来。他们围住他叫嚷。委员会的人全都没啦，但他们还有乔·史密斯。乔·史密斯！为乔欢呼！让那些枪手来抓他吧，只要他们有这个本事！他们挥动着帽子，他们想把他扛在肩上，好让大家都能看得见他。

群众要求赫尔讲话，他朝最近的一所房子的台阶走去，爱德华拉住他的衣服。爱德华被人挤过来，挤过去，他顾不得尊严不尊严了，但他不愿和弟弟分开。赫尔正要走上台阶的时候，爱德华做了一次最后的努力，在赫尔耳边喊道：“等一等，等一等！你打算跟那群人讲话吗？”

“当然。你没有看见，我不讲话，就会出事吗？”

“你会送命的！你会引起一场冲突，让许多可怜的家伙吃枪子！赫尔，理智一些。公司调来许多警卫，他们有枪，而你们的人却没有。”

“所以我必须讲话！”

哥俩的谈话进行得很困难，哥哥拉住弟弟的胳膊，弟弟想挣扎出来，群众一连声地喊：“演说！演说！”有些靠近赫尔的人，他们和克罗沃斯基一样，不喜欢这个陌生人拉住他们的战士，象是要出来“干涉”了，因此最后爱德华只好不再争持，发表演说的人走上台阶，面对着听众。

第十四章

赫尔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

“弟兄们，”他喊道，“他们绑架了我们的委员们。他们以为那样就可以粉碎我们的罢工，可是以后他们会发现他们错了！”

“一定会！你说得对！”响起了群众的吼声。

“他们忘记了我们有一个工会。北谷工会万岁！”

“万岁！万岁！”峡谷响起了回声。

“支持我们的总工会——美国煤炭工人联盟万岁！”

喊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工会万岁！煤炭工人联盟万岁！”大个子美国矿工费里斯站在赫尔面前，他的喊声就象汽笛一样震动着赫尔的耳朵。

“弟兄们，”在群众的吼声稍稍平静下去的时候，赫尔接着说，“你们要冷静地想一想。我预先警告你们，他们会设法让你们发火！他们希望挑起一场搏斗，再没有比这个更能使他们高兴的了，这样，他们就可以粉碎我们的工会！不要忘记，弟兄们，如果打起来，他们就可以粉碎我们的工会，而工会却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他们又喊起：“工会万岁！”赫尔让他们用二十多种语言尽情地呼喊，一直喊个够。

“弟兄们，”最后他又说，“他们把我们委员会的人赶走了，也可能会把我赶走……”

“不，他们不能！”群众大声喊道，“让他们试试看！我们要把他们统统烧死在床上！”

“不过他们可以把我赶走！”赫尔争辩说，“你们知道，打架，我们是打不过的！他们可以找来警长，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调动军队！我们不能用武力反抗。要是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矿区里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赶走。有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即使是那样，他们也不能粉碎我们的工会！也不能粉碎外边的总工会，总工会是会支持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迫使他们最后不得不让我们回来！”

有些赫尔的朋友，看出他的意图，出来支持他：“不要打架！不要暴动！团结在工会的周围！”赫尔继续讲下去，把问题给大家讲清楚。即使公司把他们赶走，全国四十五万矿工的总工会也会养活他们，这样就会引起本地区其余的矿工的同情。原以为饥饿可以迫使工人屈服的老板们，就会看到他们的矿井永远开不了工。他们只好让步，团结一致的战斗就会得到胜利。

就这样，赫尔继续讲下去，一面回忆从奥尔逊那里学到的东西，一面把它们运用到实际中去。他看见他们的脸上出现了希望，愤怒和怨恨的情绪烟消云散了。

“现在，弟兄们，”他说，“我代表你们去见矿山监督。他们把委员会的人都赶走了，我就是你们的委员会。”

弗里斯的汽笛又响起来了：“你是一条好汉！乔·史密

斯!”

“好吧，弟兄们，记住我的话！我去见矿山监督，然后我到佩德罗去，今天早晨煤炭工人联盟会有些人到那儿去的。我会告诉他们这儿的情况，请求他们支持你们。你们要的就是这个吧？”

他们要的正是这个——“总工会的支持！”

“好啦，我要尽力去做，我要想个什么办法把结果告诉你们。同时，你们要站稳脚跟。公司的头目们会对你们撒谎，想法子骗你们，他们会把密探和坏蛋派到你们当中，可是你们要紧密团结，等待总工会的消息。”

赫尔站在那儿看那些喝彩的群众。现在他有时间去注意某些仰起头对着他的面孔了。那是一些可怜的、劳累过度的面孔，每一张都有自己的表情，显示出自己被剥削、受挫折的历史。它们现在又变了，闪耀着新的奇异的光辉，那是昨天晚上他等一次见到的。新生的热情曾经暂时被压下去，但如今又燃烧起来了。一旦他们认识到它的威力，它在他们心中就永远不会熄灭。赫尔见过的一切事物，再没有比这种新生的热情更使他感动的了。这是一种美好的、可畏的东西！

赫尔看看他哥哥，看他有没有受到感动。他从他哥哥脸上看到的是满足和无比的宽慰。结果总算不错！赫尔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赫尔又回过头看着群众，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看完爱德华之后，觉得他们更加可怜了。因为爱德华代表着那种敌

对力量,那种看不见的、不可理解的、要把他们粉碎的力量。赫尔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事情有失败的可能——这使他不知所措了。没有领导给他们讲话,工人们会变得怎么样,他是知道的。他们会在那儿等待,多少年来当顺民的习惯在他们的心中又要抬头了,各种各样的恐惧将包围着他们,各种各样的谣言将困惑着他们——这些都是狡猾的敌人放出来袭击他们的野兽。他们会感到十分痛苦,不仅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的妻子儿女——每当赫尔想起医生叮嘱不能激动的老爹时,他便和工人们同样感受到因担心而造成的痛苦。

如果他们坚持到底,如果他们遵守同他们的领导订下的誓约,他们就会被赶出家门。眼看着冬天就要来了,他们就会受冻挨饿,还会上黑名单。而他呢,在这个时候,他会做些什么呢?他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他要为他们去见矿山监督,要把他们交给总工会,然后退出斗争,回去过自己的安逸生活。在高级的俱乐部吃烤牛肉和面包圈,背后站着殷勤的侍者。在郊区俱乐部和身穿绫罗绸缎的高雅的女士们跳舞,她们无忧无虑、活泼迷人,浑身散发着芳香,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不,这太舒服了!他也许可以说这是他对父兄应尽的责任,不过他的心却知道这是对生活的背叛,这是魔鬼把他带上高山,让他俯瞰地上所有的王国!

赫尔一时激动,又举起了双手。“弟兄们,”他说,“现在我们互相了解了。在得到总工会通知之前,你们不要去上工。而我,我要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我

要继续为你们战斗，一直战斗到你们得到应有的权利，能够象人那样生活和工作！好不好？”

“好！好！”

“很好，那么让我们来发誓！”赫尔举起双手，他们在暴风雨般的呼喊和狂热的挥舞帽子中发誓，赫尔知道这个誓言是会束缚自己的良心的。他故意在他哥哥面前发这个誓。这不仅仅是在战壕里吹冲锋号，而是要亲身参加战斗！但即使在这个狂热的瞬间，如果赫尔想到这个参战的年代，想到他为之发誓的这个令人厌倦和绝望的斗争年代，他也会感到害怕的。

第十五章

赫尔从讲坛上走下来，群众给他让开路。他朝着办公楼走去，旁边跟着他的哥哥。办公楼的门廊上站了一些警卫。赫尔耳边响起了各种粗犷的声音，喊着鼓励的话语；人们挤上来抢着和他握手，有的还拍拍他的背。他们甚至想和爱德华握手并拍他的背，因为他在赫尔身边，象是一个得到他信任的人。这个场面真象是将军凯旋。事后赫尔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爱德华竟有这样的经历！

弟弟走上台阶对警卫说：“我要见卡特莱特先生。”

“他在里边。”一个警卫带答不理地说。赫尔走进大门，

爱德华跟在后边，他们被引到矿山监督私人的办公室。

作为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赫尔很注意矿山监督的态度。他注意到卡特莱特恭敬地向爱德华鞠躬，但爱德华的弟弟并不在他尊敬之列。

“卡特莱特先生，”他说，“我代表本区矿工前来见你。”

矿山监督对这个声明似乎并不重视。

“我奉命前来通知你工人复工的四个条件。第一……”

听到这儿，卡特莱特说话了，照例是那么迅速和犀利：“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先生。公司只和工人个人打交道。它不承认工人代表。”

赫尔回答得同样迅速：“很好，卡特莱特先生。那么我就以个人的身分来跟你讲话。”

矿山监督似乎一时不知所措了。

“我希望得到四种权利，这四种权利都是受到国家法律保障的。第一，加入工会而不因此被开除。”

矿山监督已经恢复了冷静自信的态度。“你有这个权利，先生。你一直有这个权利。你很清楚公司从不因工人加入工会而解雇他。”

这个人注视着赫尔，两个人的眼睛在交锋。赫尔勉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他对这类事情的忍耐力已经到了尽头了。“卡特莱特先生，”他说，“你是世界上一个最了不起的演员的仆人，你服侍他倒是挺出色。”

矿山监督满脸通红地后退了一步。爱德华立刻插进来说：“赫尔，这样说话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这位演员把全世界的人作为观众，”赫尔执拗地说下去，“他表演最精彩的滑稽戏，他和他的配角全都摆出一副非常严肃的面孔！”

“卡特莱特先生，”爱德华庄严地说，“我相信你能理解，我已经竭尽全力来约束我的弟弟了。”

“那自然，华纳先生，”矿山监督回答，“请您务必理解，我也尽了全力来照顾令弟了。”

“又来了！”赫尔大声说，“这个演员是一个天才！”

“赫尔，如果你有事要找卡特莱特先生……”

“他对我的照顾是派警卫在晚上抓我，把我从屋子里拉出来，几乎把我的胳膊扭断！这样滑稽的事儿真是闻所未闻！”

卡特莱特想说些什么，但他是看着爱德华而不是看着赫尔，“那个时候……”

“他对我的照顾是把我关在牢房里，两夜一天只给了我一点面包和水！有比这个更滑稽的吗？”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还有，用我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在居民区里散布！最后，最大的照顾是，告诉了一个新闻记者我勾引了这里的一个姑娘！”

矿山监督的脸愈发红了，他说：“没有这事！”

“什么？”赫尔大声喊道，“你没有跟西城报的比利·季挺说我在北谷勾引了一个姑娘？你没有给他描绘那个姑娘是一个红头发的爱尔兰人吗？”

“我只不过说，华纳先生，我听到一些传说……”

“只是一些传说吗，卡特莱特先生？你把它证实了！你对季挺先生是说得 very 明确很清楚的……”

“我没有！”矿山监督声明。

“我马上给你证明！”赫尔朝着卡特莱特写字台的电话机走去。

“赫尔，你要干什么？”

“我要打电话给比利·季挺，让你听听他怎么说。”

“噢，赫尔，别胡闹了！”爱德华嚷道，“季挺怎么说我不感兴趣。你知道，那个时候卡特莱特先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卡特莱特马上抓住这个盾牌。“当然不知道，华纳先生！令弟是扮成一个工人到我们这儿来的……”

“啊！”赫尔喊道，“这就是了！你认为你可以任意诬蔑你的工人，是吗？”

“你在这儿不少日子了，你很明白这儿工人的道德观念。”

“我在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卡特莱特先生，足以了解一些情况。假如你要探讨北谷的道德问题，你首先要看一看你的工头和警卫，你任用了他们并且允许他们欺侮妇女。”

爱德华插进来说：“赫尔，纠缠在这种争论里是毫无用处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把它办完吧！”

赫尔努力冷静下来。他回到这次罢工提出的要求。可是他发觉这只能使矿山监督失去冷静。“我已经回答了，”卡特莱特说，“我拒绝任何进一步的讨论。”

“好，”赫尔说，“既然你拒绝和工人的代表作坦率的、事务式的谈判，我只好以个人的名义通知你，矿区里每一个人都拒绝为你工作。”

这个巧妙的讽刺并没有打动矿山监督的心。“我要告诉你的，先生，只有一句话：二号矿井明天早晨复工。拒绝上工的人，在天黑之前通通送下山去。”

“这样快吗，卡特莱特先生？公司租给他们房子，你知道，根据租约，公司要收回房屋，必须在三天之前通知住户！”

卡特莱特和赫尔争论实在是太蠢了。他知道爱德华在听着，他希望能洗清自己。“不是公司赶走他们，而是居民区政府。”

“就是你当头子的那个政府吗？”

“我有幸被选为北谷镇长。”

“作为北谷镇长，你曾通知我哥哥你要赶我出镇，不是吗？”

“我请求令兄劝你离开北谷。”

“不过，你让我哥哥明白，如果他劝不动我，你就要自己出来赶我？”

“是的，是这样。”

“理由是你接到彼得·哈利刚的电报指示。请问哈利

刚先生在贵镇担任什么职务？”

卡特莱特感到难以回答。“令兄误解了我。”他恼火地说。

“你误解他了吗？爱德华？”

爱德华刚才厌烦地走到窗旁，正在看街上的番茄罐头盒和煤渣堆，觉得转过身去不大合适。不过矿山监督知道他是听着的，觉得有必要掩饰自己论点中的缺陷，他说：“年轻人，你违反本镇好几条法令。”

“有不准组织矿工工会的法令吗？”

“没有，不过有一条不准在街上演说的法令。”

“我可以问这条法令是谁通过的吗？”

“镇议会。”

“成员包括邮政局长兼公司商店职员约翰逊，公司的簿记员艾理逊，公司的矿井工头施特劳斯，公司的酒店老板奥卡拉汉。我说的对吧？”

卡特莱特没有回答。

“镇议会的第五个成员就是你本人。一个当然成员——恩诺斯·卡特莱特先生，镇长兼矿山监督。”

仍然没有回答。

“你们有一条法令，禁止在街上发表演说。与此同时，酒店、客店、教堂、学校统统属于公司，你让居民在哪儿发表演说？”

“你可以成为一个高明的律师，年轻人。不过我们这些主管这个地方的人都非常清楚你所说的‘演说’是什么意思”

思!”

“那么，你不允许居民集会吗？”

“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必要为鼓动员提供煽动我们雇员的机会。”

“卡特莱特先生，我可以问问你吗，你现在是以美国一个镇长的身分，还是以矿山监督的身分来说话的？”

卡特莱特的脸愈来愈红了。他冲着爱德华的背说：“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

爱德华心里也是这样想。他转过身子：“真的，赫尔……”

“可是，爱德华！有人指责你弟弟犯了罪！到目前为止，你知道我们家里的人有过犯罪的倾向吗？”

爱德华又转过身子继续研究番茄罐和煤渣堆去了。这是一种庸俗愚蠢的争论，但他深知赫尔的脾气，只要有人和他争论，他是要一直争到底的。

“卡特莱特先生，你说我触犯了禁止在街上演说的法令。我可以问违反这条法令会受到什么处分吗？”

“到执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赫尔笑了，“从你刚才讲的话看来，我相信处分是：驱逐出镇！如果我对法律程序的理解是正确的话，我应该由治安官来定罪，他刚好又是一位公司的商店职员。但我是由镇长——或公司的矿山监督？——来定罪的。我可以问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那是因为我照顾……”

“我什么时候要求过照顾?”

“我是说,照顾令兄。”

“噢,那么你们的法令规定镇长——或矿山监督?——为了照顾罪犯的哥哥,可以把他的处分改为驱逐出镇。那么你把玛丽·柏克赶下山去也是为了照顾汤米·柏克吗?”

卡特莱特攥紧了拳头。“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这次他又是冲着爱德华的背说的。爱德华转身回答:“我不怪你,先生。”然后对赫尔说,“真的,我觉得你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赫尔回答:“但愿我已经说得足以使你相信这个矿区假装执行国家法律是一幕无聊的滑稽戏,是对任何一个尊重美国制度的人的侮辱与蔑视。”

“您,华纳先生,”矿山监督对爱德华说,“您有管理矿山的经验。您知道和一群不懂美国法律的、无知的外国人打交道意味着什么……”

赫尔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这样说,你在教他们美国法律啰!你使一切乡规国法、一切宪法上的保障统统失掉作用,代之以哈利刚的电报指示,你是这样教他们的。”

卡特莱特转身走向房门。“年轻人,”他转过头来说,“今天早晨你必须离开北谷。希望令兄能顺利地说服你。”只听见房门砰的一声,这便是矿山监督唯一的告别辞了。

第十六章

爱德华生气地对他弟弟说：“你见了什么鬼让我受这分罪？这样不庄重！完全没有必要和一个身分比你低这样多的人争吵！”

赫尔站在原来的地方。他注视着他哥哥生气的面孔。“爱德华，这就是你从中得到的全部收获吗？”

“你的脾气我算是摸透了。象卡特莱特这样一个人，他对你怎么看，你管他干什么？”

“他对我怎么看，我毫不在意。但他这样诽谤我可不行。比利·季挺说，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爱德华冷静地回答：“接受我的劝告吧，你知道，否认一件丑闻，你只能让它传播得更广。”

“当然，”赫尔回答，“所以它才让我这样生气。想想那位姑娘，这要给她带来多大损害！”

“你没有必要为这个姑娘担心。”

“如果卡特莱特诽谤了你的女朋友，你会这样无动于衷吗？”

“他没有诽谤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我选择朋友比你慎重一些。”

“是的，当然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说你在有钱人里边找

朋友。我的爱好偏偏比较平民化一些……”

“噢，老天爷！”爱德华喊道，“你们这些改革家全都一样——你们说呀说的，说个没完！”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爱德华。一个象你这样的人能够闭上眼睛，但不能堵上耳朵！”

“你可以让我安静一会儿，在我离开之前不再闹事吗？我觉得我是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会爆发！”

赫尔笑了起来。“好吧，”他说，“这次你来，我好象没有表示太多的欢迎。现在我要友好一些。我的下一步工作是在佩德罗，因此，我和你一同到那儿去。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公司还欠我的钱……”

“什么钱？”

“我的工钱。”

现在轮到爱德华笑了。“这钱够你刮个脸、洗个澡吗？”

他拿出皮夹子，抽出几张钞票，赫尔看着他，突然发现自己心理上所起的变化。他不仅有了工人阶级的意识，还有了工资意识。公司欠他的那笔钱，他的确是很在意的！那笔钱是他把一堆堆煤装到车上，千辛万苦地挣来的。那笔钱足够拉弗提一家生活一、两个星期。如今爱德华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光滑的皮夹子，里边装满十元、二十元一张的钞票，随意抽出几张，数都不数一下。就象钱是树上长出来的，或者煤炭自己会从地下走出来，在小提琴和笛子的伴奏下走进火炉里去！

爱德华自然不会想到他弟弟心里有这样反常的活动。他把钞票递给赫尔，“去买些象样的东西吧，”他说，“希望你不会认为要保持平民化就得脏成这样。”

“不，”赫尔回答，接着又说，“我们怎么走？”

“我有一辆汽车停在办公室后门。”

“啊，你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但爱德华没有回答，怕火山再度爆发。

第十七章

他们从办公室后门走出来，坐上汽车，飞快地离开了村子，没有让那群人看见。在下山的途中，爱德华一直恳求赫尔放弃这次斗争，马上跟他回家去。他把父亲的悲惨境况又提了出来，发现这并不起作用，便进行威胁。如果赫尔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如果父亲的遗嘱里不给他分文，那他怎么办？赫尔严肃地回答：“我可以随时担任煤炭工人联盟的一个组织人。”

爱德华不从这条战线发动攻击了。他说：“你要是不回家，我就一直跟着你！”

“好吧，”赫尔说，对这个无可奈何的恫吓忍不住微笑起来。“不过，如果我带着你到各个地方，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你必须同意：听到的话决不外传。”

爱德华满脸厌烦地说：“我有什么必要去和别人谈起你的朋友？”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赫尔说，“你就要会见彼得·哈利刚了，而且一定会站在他那一边，到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会认为什么才是你应尽的责任。”

爱德华突然激动地大声说：“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向上帝发誓，如果你要再回到那个矿区，我就要请求法院把你关进疯人院。我想让法官相信你发了疯，是用不着费多少事的。”

“不可能，”赫尔笑着说，“地球的这一边没有这样的法官！”

接着，他把哥哥的脸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觉得还是不要让这种想法在他心里扎根为好。“你先等一等，”他说，“等你见到我的朋友，西城报的比利·季挺，听听他怎样报道这个消息以后再说！比利非常希望我让他放手干，把我和老彼得的斗争大肆渲染一番！”谈话就到此为止，但赫尔相信爱德华对这件事会认真地考虑一下的。

他们来到佩德罗麦克柯拉尔的家。赫尔走了进去，爱德华坐在汽车里等他。这个老苏格兰人热情地欢迎他，把最新的消息告诉他。麦克·米涅提早晨到过他家，麦克柯拉尔应他的要求给谢里登的工会办事处打了电话，知道杰克·大卫在昨天晚上已经把罢工的事通知他们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提名道姓，因为电话很容易被人“窃听”，但通消息的是谁，大家心里是清楚的。联系的结果，煤炭工人地区工

会主席约翰·哈特曼现在已经到了佩德罗，住在美国旅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区工会秘书詹姆士·莫兰，他是和爱德华从西城同车来的。

这些都很令人满意，但麦克柯拉尔加上了一条使人十分失望的消息——工会的领导们说他们目前不能支持罢工！时机还没有成熟，罢工只能导致失败和给他们筹划的大罢工带来不好的影响。

这种可能性赫尔在开头的时候就已经估计到了。但他亲眼看到北谷新生的自由，亲眼看到饥饿和累垮了的人们仰望着他，向他求救。他深受感动，觉得工会的领导们也会和他一样受感动的。“他们只能支持罢工！”他激动地说，“不能让那些人失望！否则他们就会失掉一切希望，陷入绝望的深渊里！工会的领导必须理解这一点，我得让他们理解！”

老苏格兰人说米涅提也是这样想的。他不顾一切地跑到旅馆去找哈特曼和莫兰去了。赫尔决定也到旅馆去，便走出房门，来到汽车跟前。

他把情况告诉他哥哥，他哥哥说这是必然的！他早就跟他说过了。这些可怜的、被引到邪路上去的矿工只好回去干活，而他们这位自命为领导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做了蠢事。几个钟头之后就有开往西城的火车，如果赫尔打算乘那趟车，那就是对哥哥很大的照顾了。

赫尔简单地回答说他要到美国旅馆去，要是哥哥愿意，可以送他到那儿。于是爱德华吩咐司机开车。顺便提一句，爱德华开始打听佩德罗服装店的情况。他打算赫尔在旅

馆里为他那新生的工会求情的时候，去找一套穿起来“象个人”的衣裳。

第十八章

赫尔在旅馆里找到杰里·米涅提和两个工会领导：区工会秘书吉姆·莫兰^①，一个高个子的爱尔兰青年，黑眼睛，黑头发，机警灵敏，是那种一见就让人信得过和喜欢的人。还有地区工会主席约翰·哈特曼，一个头发斑白的德裔矿工，他沉默寡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显然，他在身心两方面都是精力过人的。谁都可以理解，他的确需要过人的精力，因为他负责一个设在“雷蒙帝国”心脏所在地的地区工会！

赫尔先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员被绑架的事。他发现工会的人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只要矿区受到叛乱的威胁，公司就会这样做的。这就是公开组织工会必然会失败的原因。在这里，只有进行秘密宣传活动，直到每个矿区都有了核心组织，否则斗争是不会胜利的。

“那么，你们不能支持这次罢工了！”赫尔激动地大声说。

莫兰回答说不能。罢工一开始就会失败。在完成大量的

^① 吉姆是詹姆士的昵称。

组织工作之前，一点成功的希望都没有。

“不过这样北谷工会就会彻底垮台了！”赫尔争论说。

“也许是这样，”莫兰回答，“我们得重新组织一个。工人运动就是这样的。”

吉姆·莫兰还年轻，他理解赫尔的心情。“请不要误会，”他大声说，“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不过我们没有力量帮助他们。我们要负责组织工会，我们知道，如果只要是罢工一类的事，我们就支持，不到一年，我们就要破产了。你可以想象得出这类事情是会经常发生的——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找我们处理这种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赫尔说，“不过我以为在这件事发生以前，矿井刚刚爆炸，工人们这样激动……”

年轻的爱尔兰人苦笑了一声。“你对这种事还不太熟悉，”他说，“如果一次灾难就能使罢工得到胜利，上帝知道，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就在你们峡谷下面的巴里拉，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爆炸，去年一年就死了五百多人！”

赫尔开始明白，由于缺乏经验，他已经丧失了权衡轻重的意识。

他看着这两个工会领导，想起他初到北谷时心目中工会领导的那种形象——一个专门引诱善良的工人们罢工的鲁莽暴躁的鼓动员。可是现在情况正好相反！是他自己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两个工会领导却用水龙朝他身上喷水！他们冷静地、公事公办地坐在那儿，对北谷的奴隶进行判决：回到黑牢里去！

“我们怎么去跟工人说呢？”他努力抑制住懊恼的心情问道。

“我们只能照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样告诉他们——在全区都组织起来之前，我们毫无办法。在这期间，他们必须忍受任何困难，必须尽力保存组织。”

“可是有活动能力的人全都要被开除的！”

“不会，不会是全部，不大可能一网打尽。”

说到这儿，那冷静的老德国人说话了。“去年一年公司赶走了六千多工人，因为他们从事工会活动，或者有这种嫌疑。”

“六千！”赫尔重复说，“你是说从这一个地区吗？”

“不错，正是这样。”

“不过这个地区只有不到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人！”

“这我知道。”

“那么，你们怎能保住工会呢？”

德国人冷静地回答：“他们对待新工人和旧工人没有什么不同。”

赫尔突然想起了约翰·艾德斯特罗姆所说的蚂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建筑桥梁，冲掉几次，就再建几次！他们不象有闲阶级的少爷那样急躁。少爷随心所欲惯了，认为自由、体面、公正是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赫尔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不少东西，但从他们的静默里学到的更多。让赫尔气得发疯的事，他们都能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对待。他开始明白遵守他对北谷那些可怜的工人发出的誓言意味着什么

了。单靠一股热情是不够的，还得要有头脑，有耐心和训练。他需要多年的学习和努力工作！

第十九章

赫尔知道自己不得不接受工会领导的决定。他们有经验，能够判断情况。矿工们只好回去工作了。卡特莱特、阿列克·斯通和杰夫·柯顿又会象以前那样奴役他们了！造反的人唯一能做的事是设法在矿区里保存一个秘密组织。

杰里·米涅提提到杰克·大卫。他今天早晨就回去了，没有会见工会领导。因此他也许可以不被怀疑，不被开除，可以做一些工会的工作。

“你怎么样了？”赫尔问道，“我想你已经把你的鹅煮熟了。”^①

杰里从前没有听到这种说法，但他猜出这话的意思。“没错儿！”他说，“煮得烂熟！”

“你看见楼下走廊里那些‘钉子’没有？”哈特曼问道。

“我还没有学会识别他们。”

“唔，如果你干下去，你就可以学会的。自从我们的办事处开张以来，对过街上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六个人盯在那

^① 意思是把你的敌人彻底打垮了。

儿。每一个来见我们的人回矿区时都被他们跟踪，当天就被开除。那些家伙还在夜里打开我的抽屉，把书信和文件拿走。他们威胁说要杀掉我们，已经不下一百次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有所发展！”

“他们没有办法阻拦我们。他们以为打开抽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组织人名单。可是你看，我把名单记在脑子里了！”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兰插话，“你想知道我们有多少组织人在工作吗？九十七个。他们连一个也没有抓到！”

赫尔吃惊地听着。这是工人运动的一个新的方面！这个冷静坚决的德国人，你会以为他是一个熟菜店的老板；这个眼睛带笑的爱尔兰青年，你会以为他正在陪伴一个姑娘去参加消防队的舞会——然而他们却是坑道工兵的队长，率领着工兵挖空彼得·哈利刚贪婪要塞的岗楼！

哈特曼建议杰里试一试这种工作。毫无疑问，他会被北谷矿区开除的，因此不如通知他的家属，让他们到佩德罗来。这样，他就可以做一个组织人，因为公司的密探通常都是跟踪一个人回到矿区，在那儿弄清楚他是何许人。如果杰里坐火车到西城去，就可以把他们甩掉，自己到一个新矿区，把意大利人组织起来。杰里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样可以暂时让罗莎和孩子不必过风雨飘摇的日子。

他们还在谈话时，电话铃响了，是哈特曼的秘书在谢里登打来的电话，报告他刚刚接到有关被绑架的委员的消息。

委员会全体人员，八个男人和玛丽·柏克，都被送到离北谷不很远的荷顿火车站，经过一阵可怕的恫吓，被装上了火车。可是他们在下一站就下了车，他们说要到佩德罗去，很快他们就会到达旅馆的。

赫尔很想参加这次会见，于是跑到楼下去告诉他哥哥。当然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爱德华提醒赫尔他呆在佩德罗愈来愈感到单调了，赫尔只好建议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如果他肯学习，那些人是可以教会他许多东西的。他可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委员会有八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干了一番英雄事业，结果成了公司罪恶的牺牲品。他们并不象爱德华所想的那样，他们并不惹人讨厌！比方说，那个蓝眼睛的梯姆·拉弗提，他原是一个沉默寡言、满脸煤灰的小个子，现在却冲出了他的黑洞穴，展开了他那意想不到的雄辩的金翅。还有玛丽·柏克，关于她，爱德华可以看到西城报的下午版——一位“矿区的圣女贞德”这类生动的描绘。但爱德华却提不起兴趣。他担心他的弟弟会同这位爱尔兰的圣女贞德并肩出现在报纸上！

赫尔和杰里·米涅提提议到他哥哥称之为“廉价餐馆”的小饭馆去吃饭，爱德华一个人走进了美国旅馆的餐厅。但他并没有孤独多久，刚刚坐下，侍者便把一个三角脸的年轻人引到他旁边的位子上。那人和他攀谈起来，说他是一个行商，他的“行业”是贩卖金属器具，还问爱德华是干哪一行的？爱德华冷冷地说他没有“行业”，但这个年轻人并没有退却，显然，他的“行业”已经使他变得脸皮很厚了。爱德华也许会

对煤矿有兴趣吧？他参观过煤矿吗？那人不停地发问，而且常常回到本题，爱德华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他受到了密探的注目！说起来也奇怪，他弟弟口若悬河地说了许多北谷工人受欺压的情况都没有这件事使他对彼得·哈利刚的统治产生那么大的反感。

第二十章

饭后不久，被绑架的委员到达了。他们身上弄得很脏，精神很疲倦。他们打听约翰·哈特曼，被引到他的屋里，接着出现了一个悲痛的局面。八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干了一番英雄事业，结果成了公司罪恶的牺牲品。这样的人，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努力和牺牲没有开花结果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对出卖他们的人，他们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你们一直鼓励我们出来干！”梯姆·拉弗提嚷道，“自从我能记事的那一天起，你们就来找我的父亲帮忙，现在我们照你们的话去办了，你们却不管我们了！”

“我们从来没有要你们罢工。”莫兰说。

“不错，是没有。你们只要求我们交会费，好拿高薪。”

“我们的工资并不很高，”年轻的工会领导耐心地回答，“如果你调查一下，你就会明白了。”

“不管拿多少钱,反正你们可以继续拿,而我们却没有
了。我们流落街头,彻底完蛋了。看看我们,我们大多数都
有家眷拖累!我有一个老母亲和许多弟弟妹妹,我的老父亲
已经精疲力竭,不能再工作了。你想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会给你帮忙的,拉弗提……”

“滚你的蛋吧!”拉弗提嚷道,“我不要你们帮忙!如果我
要求救济,我会到县里去。他们也是一群贪污受贿的人,但
他们不假装是工人的朋友。”

开头的时候,汤姆·奥尔逊就跟赫尔谈过这种情况:工
人弄糊涂了,不知道该相信谁,竟怀疑起最想帮助他们的人
来了。“梯姆,”赫尔插话说,“这样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得
学会忍耐……”

拉弗提转过身来对赫尔说:“你知道什么?在你,这只是一
场玩笑。你随时都可以抬腿走掉而且把这件事忘个一干
二净。他们告诉过我,你很有钱!”

赫尔并没有生气,这正是他自己的良心常说的。话。“对
我来说,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么轻松呢,梯姆,世界上除了
贫穷,还有别的痛苦……”

“你们真苦呀!你和你那一帮有钱人!”梯姆讥消他说。
委员会别的人低声提出抗议。

“老天爷,拉弗提!”莫兰插进来说,“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我们和你们一样毫无办法!”

“你说你们无能为力,可是你们连试都不肯试一下!”

“试一下?你要我们去支持一个明知要失败的罢工吗?”

你还不如要我们躺下来让一辆满载的煤车从身上碾过去呢。伙计，我们得不到胜利的！我告诉你，我们得不到胜利的！那只能把我们的组织毁掉！”

莫兰突然激动起来。他看见过本地区一些孤立进行的罢工，许多参加罢工的年轻人都弄得无家可归、孤独凄凉，把失望的怒火倾泄在他身上。“拉弗提，你说我们可以用基金来支持你们，即使公司利用工贼来开矿，我们也可以继续干下去。但这样做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呢？我年纪并不很大，但我已经看过不少工会触礁了！如果我们有一座银行，我们就会支持全国的矿工，让他们在赢得应有的权利之前，不必再去工作。可是我们花的钱是别的矿工挣来的，拉弗提，此刻他们正在矿井下工作，跟你和你父亲一样。他们把钱交给我们，说：‘用它来建立工会，用它来帮助那些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人。劝他们加入工会，好让他们不压低工资，不当工贼。不过看在上帝份上，千万不要浪费。我们的钱来得不易，如果看不见成绩，我们就再也不给你们钱了。’这种情况你还不清楚吗，伙计？它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比害怕失掉微薄的工资还要沉重——我们有这种心情，你大概是不会相信的。你用不着这样跟我说话，好象我是彼得·哈利刚的儿子。我十岁就当刹车手，离开矿井也没有多久，还不致失掉矿工的感情。我跟你说实话，夜里让我睡不着的倒不是愁自己的生活，因为我在晚上用功，受过一点教育，我知道我随时都可以离开，挣到我要挣的钱，我愁的是有没有把矿工的钱花在点子上，如果我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是

可以少让他们受一点苦。昨天晚上我乘夜车来这儿的时候，梯姆·拉弗提，我是这样想的：一路上我一边听着火车轰隆隆的声音，一边暗自思忖：‘我又要看到更多的苦难，又得让一些好人来反对我们了。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拿工资而他们被解雇。我怎样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为他们工作——竭尽全力地工作，让他们明白他们的灾难不是我造成的呢？’”

说到这儿，沃乔普插进来说：“不必再说下去了。我知道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不再麻烦你了，莫兰。”

“你们不支持工会运动，就是麻烦我。”莫兰嚷道。

沃乔普苦笑着说：“我要干什么你永远不会知道。我走的是我应该走的路，——这你很清楚。”

“不管你到哪儿，反正都一样。你要么为工会战斗，要么成为工会的负担。”

这位年轻的领导一个一个地劝委员会的人不要灰心丧气。要把这次失败变为有利因素，继续做好团结矿工的工作。每一个人都不能不有所牺牲，不能不付出代价。重要的是被开除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工会主义的一个火花，把革命的火焰带到新的地方去。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责任，过不多久，矿主就没有利用工贼的可能了。

第二十一章

委员会里有一个人是赫尔特别关心的，那就是玛丽·柏克。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别人争论和抗议的时候，她闭紧嘴，握紧拳头坐在那里。赫尔知道这次失败会使她多么生气。她已经站起来了，参加战斗了，心中充满了希望，而她那疲倦暗淡的大眼睛凝视着这位年轻热情的工会领导。他知道她的心里一定充满了矛盾。现在她会完全退出来吗？这是对她性格的一次考验，就象对他们所有的人一样。

“我们只要很坚强，很勇敢，”吉姆·莫兰说，“就可以用失败来教育我们的人，把他们团结起来。此刻，如果我们能让北谷的人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他们回去工作时就不会垂头丧气，也不会对工会有意见，他们就会回去等待时机。我们保住工作、保住工会，等到所有的矿井都组织好，能够举行罢工、能够取得胜利时再动手，难道这不是一个打败矿山老板的好办法吗？”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玛丽说话了：“你怎样告诉他们？”她的声音很平静，但赫尔的心还是猛烈地跳动起来。即便毫无希望，玛丽也还是要站在蚂蚁的行列里！

约翰·哈特曼提出他的意见。他想用几国文字印成传

单,拿到矿区秘密散发,叫人们复工。可是杰里立刻就反对这个建议。工人们不会相信传单的,他们会怀疑这是公司的头目们干的勾当。他们不是干过比这个更坏的事情吗?他们没有捏造过一封赫尔的信来破坏过磅检查员运动吗?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委员会里面的人到矿区去和工人见面。

“而且要快!”杰里说,“他们已经接到明天早晨必须复工的通知,不上工的人一律开除。不上工的全是很好的工人,是我们要保护的人。”

委员会别的人也出来支持这个意见。反应迟钝、说话慢条斯理的斯拉夫人拉西克说:“那些弟兄如果又失了业,又没有罢工,一定会十分难过的。”那个神经质的、性急的希腊人说:“我们原来说要罢工,现在我们必须说不要罢工。”

他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从旅馆走出去就很不容易,因为门口有密探监视。哈特曼说,如果他们一起走出大门,然后就分开走,密探没有办法跟踪所有的人。逃脱的人可以藏在回北谷的“空车”里,悄悄溜回镇子。

然而莫兰指出公司可能会预先想到这一点。拉西克曾经到处流浪,这时他插进来说:“他们一定会搜查火车的。要是被他们逮住,准要打个半死。”

不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任务。这时玛丽又说话了:“干这种事,女人也许会好一些。”

“他们也打女人。”米涅提说。

“这我知道,不过也许女人可以骗过他们,有几个寡妇到佩德罗来参加葬礼,她们带面纱,我说不定能够扮成其中

的一个混进镇去。”

男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梯姆·拉弗提和莫兰争吵之后一直绷着的脸突然开朗了，他笑了起来。

“我在街上看见了詹波尼太太，”他说，“她那块面纱大得足可以把我们全都挡住。”

赫尔自从受到梯姆·拉弗提谴责之后，现在才又第一次开口：“有人知道詹波尼太太在哪儿吗？”

“她住在我的朋友史瓦卡太太家里。”拉西克说。

“有些事你们还不知道。”赫尔说，“他们赶走你们之后，我又给大家讲了一次话，让他们发誓决不复工，所以现在我得回去收回自己的话。如果我们依靠的是面纱一类的东西，男人照样可以扮成女人。”

他们凝视着他。沃乔普说：“如果他们逮着你，会打死你的。”

“不，”赫尔说，“我想不会。不管怎样，这事应该由我来做，”他看了梯姆·拉弗提一眼，因为这次罢工失败，我是唯一的不用受苦的人。”

沉默了一会儿。

“很对不起，我说了那样的话！”梯姆激动地大声说。

“这没什么，老朋友，”赫尔回答，“你说的是实话，我要做一些事来减轻良心的谴责。”他站起身来，笑着说，“我要打扮成一个漂亮的寡妇！我要去和我的朋友杰夫·柯顿去参加茶话会！”

第二十二章

赫尔打算到詹波尼太太的住处去找她，但莫兰反对，说密探无疑会盯他的梢。就算他们一起走出旅馆，密探要跟踪的也一定是那个叛逆的首脑、捣蛋鬼乔·史密斯。最后，他们决定把詹波尼太太带到旅馆里来。让她和史瓦卡或别的会说英语的妇女一起来，到旅馆来找玛丽·柏克，就说玛丽借了她的钱，现在她需要钱来埋葬她的丈夫。旅馆职员可能不知道玛丽·柏克是谁，不过那些监视旅馆的特务会跑过来注意听，如果说玛丽是从北谷来的，就自然会把她和被绑架的委员们联系起来。

这番话给拉西克说清楚之后，他立刻动身走了。不到半个钟点，他便回来报告说，几个妇女已经在路上了。又过了几分钟，大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门外站着这位身穿黑色丧服的老寡妇和她的朋友。她走了进来；然后愕然地发出惊呼，因为拉西克要求她把多余的衣服让给乔·史密斯！

“她说她没有别的衣服了。”斯拉夫人解释说。

“告诉她我给她很多钱去买新的。”赫尔说。

“哎呀！耶稣呀！”詹波尼太太唾沫飞溅地喊道。

“她说她没有衣服换。她说她光着身子可不好！”

“她没有穿衬裙吗？”

“她说衬裙上有许多洞。”

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老太太的脸从额头一直红到脖颈。“告诉她用毯子把身子裹起来，”赫尔说，“玛丽·柏克会给她买新衣裳。”

谁也没想到让詹波尼太太和她的丧服分手竟这样困难。这身丧服她是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眼泪才买到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生了十六个孩子的体面妇女会这样做的——出卖悲伤的标志，而且是在一间旅馆的屋子里，里面挤满了成打的人！男人们不合时宜的一阵大笑，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处。“啊！耶稣！”詹波尼太太又喊道。

“告诉她这事非常非常重要，”赫尔说，“告诉她非要它不可。”他看见拉西克没有多少进展，他就自己插进来，用在矿区学到的混合英语说：“没它不行！真的！得化妆！快！骗过工头！明白吗？要不会送命的！”

大吃一惊的老太太终于让步了。“她说大伙全都转过身去。”拉西克说。每个人都愉快地轻声笑着转过身子。玛丽·柏克和史瓦卡太太筑成一道屏风，詹波尼太太脱下上衣和裙子，为了妇女的尊严，在红红的肩膀上披上了一条毯子。赫尔穿上周身宽出一英尺的衣服，不过在他胸前塞进两个枕头、在腰间把它们系紧之后，这个化妆总算勉强看得过去了。赫尔穿上老太太肥大而破旧的鞋子，玛丽·柏克替他戴上寡妇的帽子，整理好面纱。这样一来，就连詹波尼太太的亲生儿子也认不出是假的了。

大家快乐了几分钟，玛丽尽管疲倦和失望，现在也觉得

很有趣了。不过，笑声很快就停止了。行动的时刻到了。玛丽·柏克说她要留下来陪伴詹波尼太太，如果旅馆的人或密探要闯进来，她好出来应付。赫尔要求吉姆·莫兰去找爱德华，跟他说赫尔正在忙着给北谷工人写份声明，在上夜车之前离不开这儿。

这些事都安排好了之后，赫尔和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十一个人同时离开屋子，走下楼梯，穿过门廊，在门口分散了。史瓦卡太太和冒充的詹波尼太太一分钟后也走了出去。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门廊里一个密探都没有了。

第二十三章

赫尔和史瓦卡太太告别之后，便朝着火车站走去。但走了还不到一个街区，便碰见从对面走过来的哥哥。

爱德华满脸厌烦。腋下夹着一本杂志，说明他在做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想利用它来排除佩德罗的单调无聊。命运真是恶作剧，竟让一个重要的人物任凭一个疯子的摆布，禁闭在一个遭上帝遗弃的矿区里！人们在这样一个洞穴里有什么可做的呢？花上五分钱去看一场牧人和骗子的电影吗？

爱德华的模样实在太滑稽了，赫尔忍不住要开个玩笑。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在面对北谷的真正的危险之

前,对自己的化妆进行一次测验,不是很应该的吗?

他挡住哥哥的去路,用詹波尼太太的高亢抱怨的声音叫了一声“先生!”

爱德华打量着这个拦路的黑衣人。“先生,你是乔·史密斯的哥哥吧,嗯?”

这句话问了两遍,爱德华才勉强强哼了一声。他并不以自己的兄弟为荣。

“先生,”那悲哀的声音继续道,“我的老头子在矿井里炸成碎片了。昨天我在坟地里埋葬了他的五块肉。我付了三十块钱的埋葬费,现在一个钱也没有了。公司老板不给我钱。他们的律师说,假如我不那么唠叨,也许会给我几个钱埋葬我的老头子。可是,先生,我要养活十一个孩子,我的老头子死了,我这样大年纪又找不到一个新老伴。我一回家就听见孩子们的哭声,可是我没有吃的,那些公司商店不肯赊给我。我想,也许你,乔·史密斯的哥哥,你是好人,也许你会可怜一个穷寡妇,会给我一点钱,先生,好让我给孩子们买点儿吃的。”

“好吧。”爱德华说。他打开皮夹,抽出一张碰巧是十元的钞票。他的表情仿佛在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给你吧!”

詹波尼太太贪婪地抓住那张钞票,不过并没有满足。“你有很多钱,先生!你是有钱人!唉!也许你会把钱全都给我,好让我的孩子吃得饱饱的吧?先生,你不知道那些公司商店,它们定的价钱和山一样高。孩子们挨饿,一天到晚只是哭,一张钞票用不了多久。先生,你再多给几张好吗,

嗯？”

“我再给你一张，”爱德华说，“我自己也要用。”他又抽出一张钞票。

“您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先生？您又没有那么多孩子，嗯？也许您家里还有更多的钱呢！”

“我只能给你这些了。”爱德华说。他向旁边迈了一步，想绕开那个障碍。

可是那个障碍也迈了一步，动作敏捷得惊人。“先生，多谢您给我这些钱。我要告诉我的孩子，这钱是一个好人给我的。史密斯先生，我喜欢您，您把钱送给穷寡妇，您是个好人。”

那个可怕的人竟然伸出一只手，好象是要拍拍爱德华的脸蛋儿，或者摸摸他的下巴。爱德华就象避开瘟疫那样往后退缩，可是她紧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这他是无法知道的，他听说这些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十分奇特！

“这没什么！这不算什么！”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同时担心地朝周围扫视，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先生，您真是好人！好人！”那个老太太愈来愈亲热地大声喊道，“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象你这样的人，爱德华·史密斯先生，我就不用再当寡妇了。你愿意和一个有许多好孩子的、好样的斯拉夫女人结婚吗？”

爱德华看见事情愈来愈不妙，便跳到一边去。这一跳应该是可以保障他安全的了，但使他吃惊的是那个斯拉夫寡妇也跟着一跳。她的手伸进他的腋窝，在他的肋骨上重

重地捏了一下。在这之后，手的主人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口里发出奇怪的咯咯声，不知是丧失了亲人的斯拉夫寡妇的哭声，还是什么别的。

第二十四章

上北谷的火车很快就要开了。赫尔估计时间刚够完成任务乘末班车回来。他坐了下来，并没有引起旁人注意，一直坐到快要到达目的地——到峡谷的最后一站。车上有几个矿工的老婆，赫尔找到一个和詹波尼太太同国籍的妇女，坐在她旁边。她给她让出点地方，说了几句话，不过赫尔只是轻轻地哭泣。那个女人想拉着她的手安慰她。但在面纱下面，赫尔的双手是互相握着的，那女人只好轻轻地拍他的膝盖。

火车来到设有栅栏的镇子边上便停下了。亚当斯“老弟”从车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仔细检查每一个乘客。赫尔看见这种情况，一边哭，一边小声地向他的同伴说了一些听不清的话。他的同伴向他探过身子，用流畅的祖国的语言和他说话。“老弟”过去了。

赫尔下车的时候，挽着他同伴的胳膊，又哭了起来，他又说了些什么，这样他们就在彼特·哈南，那个“打掉别人牙齿的人”的鼻子底下走出月台。另一个妇女加入了他们的

行列，他们顺着大街走下去，妇女们用斯拉夫语谈话，显然对赫尔并没有产生怀疑。

赫尔已经想好了行动计划。他不打算秘密地和工人谈话，那太费时间，而且在告诉许多人之前，很可能被人出卖。只有采取果敢的行动。再过半个钟点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吃饭的人将要聚集在里米尼斯基客店的饭厅里。他要在那儿把消息告诉他们！

赫尔的两个同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经过詹波尼的家而没有进去，詹波尼太太托邻居照顾她的儿女，他们就住在那里。不过不管她们怎么样想，他还是继续朝着米涅提家走去。他在罗莎面前露出了本来面目，这使罗莎大吃一惊。他传达了丈夫的口信，叫她带着孩子到佩德罗去，在那儿静候他的消息。她连忙跑出去把杰克·大卫找来。赫尔把情况告诉了他。在最近的动乱中，“大个子杰克”显然没有受到怀疑。他和他的妻子，还有罗维塔、瑞斯马克、克罗沃斯基要留下来作为核心，通过他们，工会可以做工人们的工作。

吃晚饭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假詹波尼太太在街上蹒跚地走着。她走进客店的饭厅，人们注视着她，但没有人说话。这里是进餐的舞台，每一个人都在狼吞虎咽，都在努力抢在邻人的前面。黑衣人走到饭厅的尽头，那里有一把空椅子，她把它从桌边拉过来，爬了上去。接着便是一声响遍全屋的叫喊：“朋友们！朋友们！”

进餐的人抬起头，寡妇掀开了丧服之后，他们看见他们

的领袖乔·史密斯在凝视着他们。“朋友们！我给你们带来工会的口信！”

饭厅里爆发了一阵欢呼声。人们跳了起来，椅子乒乒乓乓地倒了一地。接着，马上又肃静下来了，如果有人还在吃东西的话，你可以听到咀嚼的声音。

“朋友们！我已经去过佩德罗，并且见过工会的人。我知道工头们不会让我回来，所以我化了妆，现在我来了！”

现在大家开始明白他为什么要穿上这种古怪的服装了。大家高兴得又喊，又叫，又笑。

可是赫尔举起双手，大家安静下来。“请你们注意听我说！工头们不会让我多说话的，我有重要的话要告诉你们。工会的领导人说，现在我们罢工是不会得到胜利的。”

大家脸上显出十分惊愕的神色，有些人失望地叫了起来。赫尔接着说：

“我们只有一个矿区在罢工，老板可以开除我们，弄一批工贼来代替。我们要所有的煤矿同时罢工。一个总工会；一次总罢工！要是我们现在罢工，那就正中老板的意，但我们要愚弄他们，要保住饭碗，保住我们的工会！你们是工会会员，你们要为工会工作！北谷工会万岁！”

没有人响应。要使工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欢呼是很困难的！他想他得触动另一根弦才好。

“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当懦夫！我们得有点勇气！我尽了我的力量——到这儿来是需要点勇气的！穿上詹波尼太太的衣服，胸前还塞上两个枕头！”

他砰砰地敲打那两个枕头，引起一阵大笑。许多人认识詹波尼太太，她是喜剧作家称为“乡土笑料”的。笑声在扩散，掀起了一阵欢乐的飓风。人们开始欢呼：“好样的乔！你是好姑娘！你肯嫁给我吗，乔？”当然，在他再喊“北谷工会万岁！”的时候，就容易得到响应了。

他又举起双手请大家安静。他接着说：“听着，伙计们！他们会把我赶走，你们不要阻拦。你们要上工，保住饭碗，做好总罢工的准备。把我的话告诉别人。我不能和他们一个个去谈，不过你们把有关工会的事情告诉他们。记住，外边有人为你们想办法，为你们斗争。我们要支持工会，我们全都要这样做，直到这些煤矿回到美国的怀抱！”欢呼声震动四壁。是的，这正是他们所要的——在美国生活！

大门口围了一帮人，他们是被欢呼声吸引来的。赫尔看见那边推推搡搡地一阵大乱，接着出现了他的敌人彼特·哈南强壮的肩膀和脑袋。

“朋友们，矿井的警卫来了！”他大声喊道。群众发出愤怒的吼声。人们转过身子，握紧拳头，怒视着那个警卫。但赫尔很快地说下去：

“朋友们，听我的话！冷静一些！你们知道我不能留在北谷！不过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我给你们带来了工会的口信。你们要转告别的人，叫他们支持工会！”

赫尔继续说下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口信。他的目光扫过一张张疲劳的面孔，想起了他的誓言，于是他重新发誓：“我站在你们一边！朋友们，我和你们一起战斗！”

大门口更乱了，杰夫·柯顿突然出现，还带来了几个警卫。他们挤进饭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的。

“啊，警长来了！”赫尔喊道，“你用不着往里挤，柯顿，这里不会闹事的。我们是工会会员，我们知道怎样控制自己。朋友们，我们要继续斗争，我们并没有失败，我们只是等着别的煤矿工人一起干！我们有了一个工会并且决心保住它！让我们三呼工会万岁！”

群众坚定地欢呼：为工会欢呼，为乔·史密斯欢呼，为寡妇和她的丧服欢呼！

“你们是属于工会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都要支持工会！要是公司开除你们，你们就在别的地方成立工会！你们教育新的工友心里永远要有工会！有了工会就有了力量！有了工会，就有了希望！永远不要忘记，朋友们，工会！”

警长的声音响了：“你要是想下来，年轻的女人，现在就下来！”

赫尔羞答答地行了一个屈膝礼。“噢，柯顿先生，你来得太突然了！”群众大笑起来，赫尔跳下了椅子。他娇滴滴地又把面纱遮住脸，忸忸怩怩地走向大门。当他走到警长面前时，还姿态优美地挽起这位大人的胳膊，蹒跚地走出饭厅，走上街去。“打掉别人牙齿”的人在他的另一边，亚当斯“老弟”殿后。

饿着肚子的人丢开饭碗来看热闹。他们拥出饭厅，跟在后面，又笑又喊，还开玩笑。别的人从各个方向拥来。他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矿区里大部分的人全都来了，到处都

在说：“那是乔·史密斯！带着工会的口信回来了！”脸上布满煤灰的矿工大汉，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在脸上画出了道道。他们高兴得互相拥抱，因为赫尔用这条妙计愚弄了他们的压迫者。

就连杰夫·柯顿都忍不住夸他一句。“老天爷，你算是干绝了！”他喃喃地说。他采取了“茶话会”的方式，因为这是摆脱再度出现的客人和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最好的方法。他把寡妇送到月台，扶她上车，在车门口布置了警卫。一直到火车下了山，越过北谷的栅栏，这些警卫才撤退！

第二十五章

他脱掉了寡妇的丧服，同时也不再逗乐了，那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他才这样做的。一阵出乎其来的反应，使他觉得十分疲倦。

整整十天，他生活在骚动的漩涡里，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现在他靠在火车座位上，浑身无力，脸色苍白，头脑胀痛。他知道他在北谷的经历 总的来说是失败的。他原是为了实践他的“实用社会学夏季课程”来的，现在那种冒险精神已经完全没有了。他学习了他的课程，想来实践一番，却没有及格。他苦笑了一下，想起他上山来的时候，口里哼着那无忧无虑的讽刺歌曲：

“这位有趣的哈利刚，
他让产业的车轮运转忙，
运转忙，为他的烟斗和醇酒，
为他高深的大学堂！”

火车到达佩德罗，赫尔在车站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去旅馆。他仍然把寡妇丧服卷起来随身带着。他本来可以把它扔在车上，但过去十个星期已经养成了节约的习惯。他要把它还给詹波尼太太。答应给她的钱不如用来养活她的孩子。两个枕头就扔在火车上了，这一点损失旅馆还是可以容忍的！

走进门厅，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他的哥哥。看见那副贵族面孔由于厌烦而变得象普通人的一样，这多少减轻了一些他的头痛。生活是艰苦的，生活是残酷的，但疲倦的爱德华却坐在这里等待着他，给予他喜剧性的安慰！

爱德华问他到底到什么鬼地方去了，赫尔回答：“我访问孤儿寡母去了。”

“噢！”爱德华说，“我却坐在这个洞穴里受煎熬！你胳膊夹的是什么呢？”

赫尔看了看那个小包裹。“这是一个寡妇的礼物，”他一边说，一边把丧服在他哥哥疑惑的眼前打开，“是一位名叫史瓦卡的太太给我的。它们是另一位太太的东西，她名叫詹波尼太太，不过她不再需要它们了。”

“你和它们有什么关系？”

“好象詹波尼太太又要结婚了。”赫尔压低了声音，机密地说，“这里面还有一段风流韵事呢，爱德华，它也许可以作为说明这些外国人风俗习惯的一个例证，使你感到兴趣。她在街上遇到一个男人，她说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他给了她许多钱。于是她去买了几件新衣服。她想把这些丧服送给那个男人。这好象是她们国家的一种习惯——她接受了他的求婚了。”

赫尔看见他哥哥满脸狐疑，他不得不停一会儿，好忍住不笑。“如果那个男人不是真心诚意的，爱德华，他就会遇到麻烦，因为我知道詹波尼太太天生热情，她会到处跟着他的……”

“赫尔，她是一个疯子！”爱德华不安地朝四边看看，仿佛那个斯拉夫寡妇会突然出现在旅馆的门厅，来表现她的热情似的。

“不，”赫尔回答，“只是各国人民风俗习惯不同罢了。”赫尔突然忍不住了，他大笑起来，也许声音响得失去体统。

爱德华感到很生气。门厅里有人，他们都看着他。“住口，赫尔！”他大声说，“你的恶作剧令人讨厌！”不过，赫尔可以看出他哥哥脸上还带着狐疑的神情。爱德华认出那些丧服。但那个怪物在街上捏了他肋骨一把，他怎能相信这是“外国习惯”呢？

“住口！”他又喊了一声。

赫尔突然把声音变成詹波尼太太的调子叫道：“先生，

我要养活八个孩子。我的男人死了。象我这样大的年纪又找不到新男人!”

于是,爱德华终于开始明白全部真相了。他又惊愕,又厌恶,赫尔听着哥哥发脾气,自己的笑声渐渐消失了。“爱德华,”他说,“直到现在你还是那么认真吗?”

“老天爷!”爱德华嚷道,“我相信你是真的疯了!”

“你在现场,爱德华!你听见我给那些可怜的人说了些什么!而你却真的以为我会把他们忘掉,跟着你走!”

爱德华仿佛没有听见这句话,“你真的疯了!”他重复地说,“不管我怎样保护你,你终归要把自己的命送掉的!”

但赫尔只是笑:“决不可能!可惜你没有看见警长有多么客气!”

第二十六章

爱德华很想立刻就把弟弟带走,不过在深夜之前没有火车,所以赫尔上楼去了。他发现莫兰、哈特曼、玛丽·柏克和詹波尼太太全在那儿,他们全都很想听他说说情况。由于委员会的成员在外面吃晚饭,陆陆续续地回来,赫尔只好一再重复。他们几乎和里米尼斯基客店里的人一样高兴。要是一切不得不停止的罢工都能办得这样巧妙就好了!

在这些满意的哄笑声中间,他们讨论了未来的行动计

划。莫兰回到西城，哈特曼回他在谢里登的办公室，从那里另派组织人到北谷去。毫无疑问，卡特莱特会开除许多人，在罢工期间出头露面的人、公开谈工会的人都会被开除。不过这些人的空额都得要补上，而工会通过各种办法知道公司是怎样招募工人的。北谷矿工将神秘地收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工会宣传品。在他们干活的时候，这些宣传品就会塞到他们的枕头底下、他们的饭盒里或大衣口袋里。

那些被开除的人也要带着宣传品，因此，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会传播工会主义。赫尔听说在巴里拉举行了同情罢工。那天早晨巴里拉的工人听到北谷发生的事，便同时采取了行动。

二十个工人被开除了，以后还会有被开除的。被绑架的委员会的成员有事可做了。比方说，梯姆·拉弗提，他愿意在彼德罗待一、两个星期，见见这些人，把宣传品和工会的论点提供给他们吗？

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在这个爱尔兰孩子看来，目前实在没有活路了。他失业了，他的父亲成了残废，他的一家一文不名，孤立无助。当然，他们得离开家，拉弗提家的人在北谷是绝对待不下去了。他们到哪儿去，只有上帝知道。梯姆将会变成一个流浪汉，离开他的亲人，忍饥挨饿，把省下来的几个可怜的钱寄回家去。

赫尔注视着这个孩子，看出来他心里这些想法。他，赫尔·华纳在这件事和其他几件同样可怜的事情上可以充当意外的救星。他有权以他父亲的名义开支票，就是在一次

煤矿事故中扮演哈龙·阿·拉西德^①，他相信自己也可以办得到。不过假如发生了矿井事故和失败的罢工，而这时哈龙·阿·拉西德又不在场，那又怎么办呢？那些赫尔不了解他们情况的北谷工人又会怎么样呢？他觉得他只能背过身子走开，冷静地控制着自己，不再去冒险。的确，这个金玉其外的美妙的文化就象一座藏尸所或战场，只要一铲下去，就会出现恐怖的场面，眼睛看到的景象、鼻子闻到的恶臭都会使你呕吐！

就拿拉西克来说吧，他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可是两手空空，一文不名。他在北谷工作了一年多，每天勤勤恳恳地干活，为彼得·哈利刚挖煤，可是他在老彼得的商店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账永远也还不清。他的全部家当可以打成背包，背在背上，而且能否保住这点东西，也要看老彼得的警长和警卫的高兴。拉西德只好拿着工会给他买的火车票到别的地方去。也许他能找到一个工作，也许不能，但无论如何，他这一辈子，最好也不过希望能够在什么别的哈利刚煤矿找个工作，在什么别的公司商店去欠一身债。

塞尔维亚人何比尼西、墨西哥人赫南德兹的情况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前者有四个孩子，后者有六个。比尔·沃乔普只有老婆，他说，感谢上帝，他们的孩子全死了，他对吉姆·莫兰的建议好象不大感兴趣，他穷困潦倒，决心向东

^① 哈龙·阿·拉西德(704?—809)，巴格达最有名的哈里发。他战功赫赫，使巴格达成为阿拉伯文化的中心。在阿拉伯人民中间流传着有关他的许多故事。在《一千零一夜》中把他理想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走，要回英国去。他们管这个地方叫自由的国家！老天爷，如果他告诉英国的矿工他在这儿的遭遇，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

赫尔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了这些人，并且要他们答应把情况告诉他。他说，他可以帮点忙，同时，在心里盘算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一个人要在救济穷人方面出多少力才能在一个设备完美的俱乐部里心安理得地享受盛宴呢？什么样的决疑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告诉他应该解救多少他碰巧认识的、在街上看到的穷人，多少在政府的报告里提到的因物价上升而生活困难的人才合适呢？在他沿着大街走向俱乐部的路上，能够容许自己闭上眼睛到什么程度？在他和未婚妻出去参加晚餐舞会之前，能够容许自己不去看政府的报告又达到什么程度？这一类问题是高级数学家所忽略了的，高等院校的聪明人、教堂的神父同样没有推算出一个公式，而赫尔想用粗略的心算计算清楚，当然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了。

第二十七章

赫尔希望有机会和玛丽·柏克谈谈。自从他们和杰茜·亚瑟会面之后，他们还不曾深谈过一次。现在他要离开了，而且是长时间的。他想知道玛丽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更重

要的是，她的心境如何。如果他能把这位姑娘从绝望中救出来，那么他的实用社会学夏季课程也还不算完全失败！

他要求她陪他去向约翰·艾德斯特罗姆告别，他和艾德斯特罗姆在麦克柯拉尔家分手、逃到柏西·哈利刚专车去避难之后，还没有见过他。赫尔把他要做的事在楼下的门厅里告诉了等着他的哥哥，爱德华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如果赫尔不反对，他就跟他们一起去。他并不想认识这位爱尔兰的圣女贞德，也不会走得太近，以免妨碍赫尔和这位女士谈话，他只是想尽他的力量保护他的弟弟。因此，在月光下，一支队伍出发了，赫尔和玛丽走在前头，后面是爱德华，他的后面是餐桌的同伴，那位“金属器具行商”！

赫尔要和玛丽话别，但不知从何说起。他不知道她对他有什么看法，但又深感内疚地承认，有点怕知道！他想最好是高高兴兴的，于是他告诉她在罢工期间她的表现有多出色。可是她对此毫无反应，他终于明白她是在那儿想心事。

“有些事我得告诉你！”她突然对他说，“几天以前，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对你讲，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那么，”他笑着说，“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好了。”

“不，说出来令人难过。现在我要请你原谅。”

“我并不想让你难过，”赫尔仍然笑着说，“不过应当请求原谅的是我。你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能做的都做了，比我们其余的人做的都多。我希望你明白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不过我也想让你听一听别的事！”

她继续往前走，眼睛直视前方，不安地扭着双手。“唔？”赫尔仍然想保持着快活的调子。

“你还记得那天刚刚爆炸之后的事吗？你记得我说……我说要跟你走吗？现在我收回这句话。”

“噢，那自然！”他很快地说，“你那天心烦意乱，玛丽，你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不，不！不是这样！不过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愿意毁掉自己。”

“我跟你说过，你以后会那样看的，”他说，“没有一个男人值得你为他这样做。”

“啊，小伙子，”她说，“你真会安慰人，不过我宁愿你知道真相：因为我看见了那位姑娘，我恨她！”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赫尔心里明白这是一个难题。“我并不想向你说教，玛丽，”他亲切地说，“不过这件事将来你也会改变看法的，你不会恨她，你会可怜她。”

她苦笑了一声：“这开的是什么玩笑？”

“我知道……这看起来象是在开玩笑。不过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有一个美妙的目标，你为它活着，为它斗争。而她……”他犹豫了一会儿，因为对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拿不准，“她有这么多事情要学习，这些事也许她永远学不会。她将失掉一些美好的东西。”

“我知道有一样美好的东西她是不肯失掉的，”玛丽冷冷地说，“那就是赫尔·华纳先生。”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华纳先生，我要你理解我……”

“啊，玛丽！”他恳求说：“不要那样对待我！我是乔。”

“好吧，”她说，“你就是乔吧。这个名字可以使你回忆起一段美丽的冒险故事——当了几个星期的工人。唔，这也是我要告诉你的一部分。我有我的自尊心，虽然我是一个穷矿工的女儿，而且那天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地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你不明白？真的不明白吗？”

“不明白，真的。”他说。

“乔，你不了解女人。你没有看见那个姑娘是怎样对待我的！在她眼里我只是一条虫。她不知道我会不会咬人，但她决不冒险，她就象这样把我弹掉。”玛丽弹了一下手指，就象人们弹掉一条小虫那样。

“啊！”赫尔争辩说，“你这样说就不公平了！”

“我能多公平就多公平，乔。我被人扔掉，而且把心里话全说了出来。这不是她的过错，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也许……是她的阶级，是你们——即使你本人，你们阶级当中最好的人，乔·史密斯，也不例外！”

“不错，”赫尔回答，“梯姆·拉弗提就是这样说的。”

“梯姆说得太多了，不过他的话里有一部分是对的。你以为你到了这儿，并且已经成为我们工人的一员。但你自己感觉不出两个姑娘之间的区别吗？她们就象隔了一座百万英里的峡谷，一个是矿区的可怜的无知丫头，一个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一位小姐。你告诉我不要以贫穷为耻，尽管你对比你低下的人抱有多深的友谊，但你会把我和她摆在同

等的地位上吗?这种看法,在米涅提家里你不就已经流露出来了吗?”

“不过,玛丽,你不知道……”他竭力想笑一笑,“我对杰茜已经服从惯了!在我认识你以前,早就认识她了。”

“啊,乔!你心眼儿好,又会说话。不过你不想知道真相吗?你说过你是来了解真相的!”

赫尔低声回答“是的”,从此就再也没有打断过她。

第二十八章

玛丽说话的声音放低了。赫尔心想,当她动感情的时候,她的声音有多么温暖,多么深沉呀。她接着说:

“我一辈子都住在矿区,乔·史密斯。我看见男人挨打、受剥削,女人啼哭,儿童挨饿。我看见公司活象一只吞食他们的邪恶的野兽。但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直到那天,在米涅提家,我才恍然大悟了。你知道,我在书本上读到过贵妇人,但她们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话,而我也用不着去受她们的气,也许你也会这样说吧。不过那天我确实受到了。而且忽然之间,我明白了从矿工身上榨取的钱跑到哪儿去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别人要剥削我们,要我们的命。那是为了象那位小姐那样美丽的女人,为了使她们保持柔润和漂亮!如果她不是正好在那个

时候来到这儿，情况也许会好一些。那个时候正好有许多男人和孩子死在矿井里，他们惨死，是为了她那柔润、雪白的皮肤，柔润、雪白的双手和她穿戴的绫罗绸缎。老天爷，乔，你知道在我看来，她象什么？象一只刚刚吃完一整窝小老鼠的油光滑亮的母猫，嘴边还沾满了鲜血！”

玛丽停下来了，激动地喘着粗气。赫尔保持着沉默，她又接着说：“我解剖了自己，乔！我不希望你把我拔高。我问自己：你这样恨她是为了那些矿井里的人呢，还是为了一个你想要而被她得到的人？答案我是知道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自己另一个问题：如果办得到，你会和她一样吗？你会象她现在做的那样做吗？你心里会那样想吗？上帝作证，乔，我说的是真话——我决不会那样做！不，决不会为了爱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而那样做！”

她说话的时候，举起了紧握的拳头。她把手放下，继续往前走，并不看他一眼。“乔，你可以猜上一千年，但是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在米涅提家里的那种感情。那样羞愧的感情——不是她对我做了些什么，而是她让我看清了自己！我是一个醉鬼老矿工的女儿，而她，我不知道她父亲是干什么的，不过她总是一位公主，这一点她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而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乔！并不是因为她有这样多的钱，这样多的好东西；并不是因为她知道怎样说话而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好听而我的不好，尤其是当我象现在这样发脾气的时候。不是的，问题在于她这样自信！这是我当时找到的一个词儿。她是这样自信——自信——自信！她有美好的东西，

她一直有，她有权有！而我却什么都没有，只有权受苦。从早到晚我被苦难和恐惧所追逐，连家都保不住！乔，你知道我这个人还有一点骨气，我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但当我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我就走开了，藏起来了。我气极了，把脸埋在土里！我对自己说，这是真的，在她身上确实有比我强的东西！她是一种比较美丽的生物。看看这双手！”她以迅速、激动的动作，在月光下伸出双手，“所以她对她的男人是有权利的，而我却是一个傻瓜，竟然看中了他！我只好看着他离开，自己爬回破旧的小屋去。是的，事实就是这样！当我向那个男人指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温文尔雅地对我说我应该可怜她！基督！这样的话，你听说过吗？”

两人沉默了很久。即使赫尔有话想说，现在他也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正是他要到这儿来探索的！这就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

“现在，”玛丽结束她的话，她握紧双手，提高声音说，“现在我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我不是奴隶，我和任何贵妇人一样有权享受生活。当然我知道这种权利我是永远得不到的。我永远穿不上好衣服，住不上好房子，得不到我想要的男人。不过我知道我做了一些帮助解放工人的事，使他们不再蒙受耻辱。乔，这就是罢工教会我的！罢工指出我应走的道路。这一次我们是失败了，但它不曾产生你所想象的那种结果。在我罢手之前，我要掀起更多的罢工，它们不会全都失败的！”

她不说话了。赫尔在她身旁走着，心里很不平静。他对

她的看法是正确的，她会掀起更多的罢工！他对此感到高兴和骄傲，不过接着他又想：她，一个姑娘，在继续艰苦地战斗，而他，一个男子汉，却要在俱乐部里吃烤牛肉了！

“玛丽，”他说，“我感到羞愧……”

“不，乔，你没有必要感到羞愧。你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

“也许不能，玛丽。但一个男人知道了他平生享受的一切都是不劳而获的时候，至少他应该感到羞愧。我希望你不要象恨别人那样恨我。”

“我从来就没有恨过你，乔！一刻也没有！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和过去一样爱你。我现在可以说这句话了，因为我知道我得不到你了。我已经见到了那个姑娘，我知道我永远不会使你满足。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句话，不过我想她也不会完全使你满足。不管你娶了谁，你都不会得到幸福，——上帝保佑你！”

这位姑娘的最后一番话真是看到他的灵魂深处，这番话如此深刻，简直让他无法回答。他们走过一盏路灯，她抬起头看着他，这是两个人散步以来她第一次看他，发现他脸上十分苦痛。她突然很温柔地对他说：“乔，你脸色不好，你离开这儿是件好事儿！”

他想强作笑容，但笑不出来。

“乔，”她接着说，“你要我做你的朋友，好，我就做你的朋友！”她伸出了那只大而粗糙的手。

他握着这只手说：“玛丽，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对方。”他

的声音有些哽咽。

“当然，小伙子！”她大声说，“有一天我们再来一次罢工，就象我们在北谷干的那样。”

赫尔紧紧握着那只大手。但突然想起他的哥哥在后面庄严地走着。他放开手，心里想说的许多话一句也说出来了。他称自己为叛逆，叛逆精神却很不够，不足以在爱德华面前表现自己的感情。

第二十九章

他们来到约翰·艾德斯特罗姆住的那家。那位工人的妻子打开了门。她回答赫尔说：“老先生情况相当严重。”

“他怎么啦？”

“你不知道他受伤了吗？”

“不知道，怎么受的伤？”

“先生，他们打了他。打断了他的胳膊，差一点还打碎了他的头。”

赫尔和玛丽吃惊地喊出声来：“谁干的？哪一天？”

“我们不知道这是谁干的。这是四天以前的事。”

赫尔心想，那一定是在他逃出麦克柯拉尔家的时候。

“你们给他请医生了吗？”

“是的，先生，不过我们没法尽多大力，因为我的男人失

业了，我还要照顾我的几个孩子和房客。”

赫尔和玛丽跑到楼上去。他们的老朋友睡在黑暗的屋子里，但他听出他们的声音，用微弱的声音招呼他们。那个女人送来一盏灯，他们看见他仰天躺着，头上缠着绷带，一只胳膊绑着夹板。他的样子确实不妙，那双慈爱的老眼深深地陷了下去，显得疲倦失神。他的脸——赫尔想起了杰夫·柯顿管他叫“那个脸色苍白的老传教士”！

他们听他说了赫尔逃往柏西专车时发生的事。原来艾德斯特罗姆向逃跑的人发出警告之后，自己也跟着他们逃跑。有一个警卫追上了他，照他眼睛打了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他的头撞在人行道上，在那儿不省人事地躺了好几个钟头。最后有人看见他，找来警察。他们翻他的口袋，找到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他的住址。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只有一点艾德斯特罗姆没有提，那就是他不肯向麦克柯拉尔求助，因为他觉得他们一定正忙着打开矿井，他不应该拿自己的事去麻烦他们。

赫尔倾听着老人的低声陈述，他在北谷体验到的那种狂怒的浪潮又卷上心头。也许这很傻，因为打倒一个不听话的老人，对矿警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可是赫尔却觉得在他看到的所有的暴行中，它是最有特点的。它说明公司对人生最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这位老人十分善良，极有耐心，受了这么多的苦，还没有学会怨恨。他有着真诚的信仰！但他的信仰对通用燃料公司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哲学、他的圣洁、他对人类的希望，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

们追上他，狠狠地打了他一拳，让他躺在地上——不管他是死是活。

赫尔扮成寡妇做了一次小小的冒险，玛丽有了些成就，这些都使他得到一些满足。但在这儿听了老人的低声陈述之后，他不再满足了。他又一次认识到他的夏季实验可悲的结果——以失败告终。十足、彻底的失败！他使工头们头痛了几天，不过他们用不了多少时候就会明白他真的帮了他们的忙，为他们平息了罢工。他们会重新转动产业的车轮，而那些工人也会和从前一样，和赫尔来到那儿当马夫和助手之前一样。一切关于团结、关于未来的希望的谈话有什么意义呢？在产业车轮每天的运转中，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北谷的工人享受的权利完全和以前一样——他们有当奴隶的权利，如果不愿当奴隶，那就去当烈士！

玛丽坐下来拉着老人的手，低声说了些热情的安慰他的话。赫尔站了起来，心中燃烧着怒火，在小顶楼里走来走去。他突然决定不回西城了。他要待在这儿，找一个正直的律师，来惩罚在这次暴行中犯罪的人们。他要很好地考验法律。必要的时候，他要展开政治斗争，结束煤炭公司在这个地区的统治。他要找人把这些情况写出来，他要筹款办报，把这些事公之于众！在他息怒之前，赫尔·华纳真想出来竞选州长，推翻共和党机器——全因为一个不知名的公司密探把一个脸色苍白的老矿工打进路旁的小沟，打断了他的胳膊！

第三十章

最后，当然，赫尔还得回到现实中来。他坐在床边，婉转地告诉老人，他的哥哥来看他，给了他一些钱。他哥哥很有钱。所以艾德斯特罗姆可以住进医院。或者，如果他愿意，也可以让玛丽住在附近照顾他。他们和站在门口的女房东商量。她说，她这所小房子住了三个房客，但如果玛丽能和房东的两个孩子睡一张床，那就可以挤得下了。不管赫尔怎么抗议，玛丽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为了老艾德斯特罗姆，她可以收下他一点钱，但只拿必不可少的那一点点。

约翰·艾德斯特罗姆当然不知道在他受伤之后所发生的事了。于是赫尔简单地告诉了他，只是没有提矿工助手的变化。他讲了玛丽在罢工期间所做的事。想让可怜的老人高兴高兴，他跟他说，他看见她骑着一匹白马，披着一件柔软发光的白袍。活象圣女贞德或者象一位争取普选权的游行队伍的领袖。

“真的，”玛丽说，“他老是提起我这件破衣裳！”

赫尔看了看她。她还是穿着那件蓝印花布衣裳。“这件衣裳真有点儿神奇，”他说，“这是一件童话里的衣裳，自己会织补、会浆洗，永远是新的。一个人只需要一件这样的衣

裳就够了!”

“不用说，小伙子，”她回答，“矿区里没有什么仙女，要是有，那就是我自己，我在晚上洗好，在炉子上烤干，第二天早晨把它熨平。”

她平静而愉快地说着，但即使是那个躺在床上受罪的老矿工也能看出一个年轻的姑娘在谈恋爱的年龄只有一件旧衣裳的悲剧性。他看着这一对青年，看出他们彼此很有感情，他有意按照老人的方式玉成其事。他大胆地用微弱的声音说：“她也许需要几朵香橙花^①了。”

“别胡说啦！”玛丽笑着说，依然是那么平静。

“真的，”赫尔连忙插进来殷勤地说，“她自己就是一朵花！镇子里的一朵玫瑰。诗歌里对她有些争论。有人说应该让她留在枝头。有人说，只要可能，就应该把含苞欲放的花采下来，因为时光飞逝，岁月催人呀！”

“你把我和别的东西混淆了，”玛丽说，“刚才我还骑在白马上呢。”

“我记得，”老艾德斯特罗姆说，“玛丽，不久以前你还是一只蚂蚁呢。”

她的脸严肃起来了。拿她个人的悲剧开玩笑是一回事，拿罢工开玩笑就是另一回事了。“不错，我记得。你说我会站在队伍里的！艾德斯特罗姆先生，你比我聪明。”

“玛丽，那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他向玛丽伸出了瘦骨嶙

① 新娘子的装饰，表示纯洁。

响的手问道：“现在，你还在干吗？你现在是工会会员了吗？玛丽？”

“我是！”她马上回答，灰色的眼睛放出光芒。

“有句老话，”老人说，“罢工一次，罢工一世。玛丽，想办法读点书，将来总罢工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矿工拥护的人的。我知道，那时我不会在人世了，年轻人必须接过我的班。”

“我要尽我的责任。”她回答，声音很低，这是老人对她的一种祝福。

刚才女房东下楼去照料她的小孩，现在回来说，门口有一位绅士希望知道他的弟弟什么时候下来。赫尔突然记起爱德华这些时候是在街上走来走去的，只有一个“金属器具行商”陪伴着他！弟弟想留在佩德罗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现在就更加动摇了。他认识到生活是复杂的，责任是互相抵触的！他再一次向老矿工保证，他有能力可以使他不缺钱用，然后向他暂时告别。

他走出屋子，玛丽送他到楼梯旁。他握着姑娘的粗大的手——这一次旁边没有人了。“玛丽，”他说，“我要你知道，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忘掉你，也不能使我忘掉矿工们。”

“啊，乔！”她喊道，“不要让他们把你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是这样需要你！”

“我暂时回家去，”他回答，“不过你可以相信，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要为工人斗争。发生总罢工的时候——煤炭区就要发生大罢工，我们是知道的——到时候我要到

这儿来尽我的一份力量。”

“好，小伙子，”她说，勇敢地看着他的眼睛，“乔·史密斯，再见了。”她的眼睛很坚定，可是声音里有些哽咽。赫尔很想把她抱在怀里。这确实令人很为难。他知道他爱杰茜·亚瑟。他想起了玛丽有一次问过他的问题：他能同时爱两个姑娘吗？这违反了他受到的道德教育，但显然他能！

第三十一章

他走到街上，他的哥哥正在焦急地走来走去。那个“金属器具行商”又作了一次努力，想和他谈话，爱德华干脆叫他滚开！

“唔，你的事办完了吗？”爱德华问道，把一肚子气向赫尔发泄。

“是的，”赫尔回答，“我想是这样。”他知道爱德华是不会关心艾德斯特罗姆的断臂的。

“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换身衣服，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好吧，”赫尔说。但他的回答是无精打采的，他哥哥敏锐地看着他。即使在月光下，爱德华也可以看见他弟弟脸上的皱纹和凹陷的眼睛。他第一次感到这些实验对这个孩子影响有多深。“可怜的孩子！”他突然情不自禁地喊道。不

过赫尔没有反应，他不需要同情，他什么都不需要！

爱德华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天晓得，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你！”

他们走回旅馆。在路上爱德华想找一个无碍的话题来和弟弟闲谈。他说他预先想到铺子会关门，已经替弟弟买好了一套旅行服装，又严厉地加上一句，用不着道谢，他可不愿意和一个流浪汉一起回西城。

于是这个年轻的矿工洗了一个澡，这是隔了好久才洗的真正的澡了。（女士们再也不可能当着赫尔·华纳说，穷人至少可以干净一些嘛！）他刮了脸，修了指甲，刷了头发，穿上了绅士的衣服。他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恢复了一些兴致。穿上一身绅士衣服给了他一种奇异、美妙的感觉。他想起了一个老黑人的话：他喜欢用脚趾踢石头，因为当它不再痛的时候，他感到那么舒服！

他们出去找一家饭店。路上，最后一个灾难又落到爱德华的头上了。赫尔看见一个老矿工在身旁走过，他停下来大叫一声“迈克！”他一下子把自己是个绅士忘得一干二净，那个老矿工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迷惑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冲过来象灰熊一样紧紧地抱着他。

“我的助手！我的助手！”他喊道，重重地在赫尔背上打了一巴掌。“老天爷！”用另一只手又打了一巴掌。“嘿！你这个小狗崽子！”他用满脸胡须的脸亲了他一下。

但就在这种狂欢之中，他逐渐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了。他退后一步注意地看赫尔。“你穿上了好衣服！你发

财了，嗯？”

这个老伙计显然没有听到有关赫尔的秘密。“我干得不错。”赫尔说。

“你在干什么，嗯？”

“我在北谷搞罢工。”

“你说什么？你靠罢工挣钱吗？”

赫尔笑了，但没有解释。“你在干什么？”

“我也在搞罢工——一个人罢工。”

“失业啦？”

“我在铁路上干了两天。路轨断了。两块二毛五一天。后来就找不到工作了。”

“你到煤矿去找工作了吗？”

“什么？我？他们把我整惨了！我到了圣何塞。工头说：‘滚你妈的蛋，你这个牢骚鬼！你甭想在这个地区找到工作！’”

赫尔仔细地打量了迈克一下，看见他那苍白、肮脏的老脸眉蹙嘴歪的，和他那有点兴高采烈的言谈很不协调。“我们正要去吃点东西，”他说，“你和我们一起去好吗？”

“那还用说！”迈克快活地说道，“现在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吃它一顿。”

赫尔给他介绍说：“这是爱德华·华纳先生。”爱德华说：“你好？”他文雅地拉了拉这个老斯拉夫人伸出来的生满老茧的熊掌，但禁不住流露出一不高兴的神情。他已经完全失掉了耐心。他本来想去找一家象样的饭店，吃点好东西，

但现在，和这样一个狼吞虎咽的粗人在一起，当然谈不到这些了。

他们走进一家通宵快餐的小吃店，赫尔和迈克要了干酪夹心面包和牛奶，爱德华坐在那里，惊叹他弟弟竟能吃这种东西。这时候，两个老朋友告诉对方自己的经历，老迈克对赫尔辉煌的成绩高兴得拍膝叫好。他大声说，“噢，你这个助手！”然后对爱德华说：“你能说他不是一个英雄吗，嗯？”他啪的一声在爱德华的肩膀上打了一巴掌。“老天爷，他们对我的助手还满客气的！”

赫尔最后一次看见迈克·西科里亚是从北谷监狱的窗户后面。当时迈克正在散发赫尔的签名纸条，亚当斯“老弟，正在抓他。这个矿井警卫把他赶到发电站后面的小屋里，在那儿他看见考赛尔和卡罗瓦克，他们也是在散发纸条时被捕的。

迈克象从前一样生气勃勃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喂，亚当斯先生，’我说，‘如果你要送我下山，我就得先去拿我的行李。’他说：‘你到地狱去拿吧。’我说：‘亚当斯先生，我要去结结账，拿点钱。’他说：‘我就在这儿给你许多钱！’他揍了我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然后又把我提起来，拉到外边。我看见外边有一辆大汽车，我说：‘老天爷！我竟坐上汽车啦！我，一个五十七岁的老头，长了这么大还没有坐过汽车呢。我一直认为，在死之前，我都不会坐上汽车的！’我们下山了。我朝四面看看，看见四周都是山，脸上感到一阵阵凉风，吹得我十分舒服，于是我说：‘亚当斯先生，真是妙极了，我永远

也忘不了这辆汽车。我一辈子也没有过过这样快活的日子。’他说：‘住口，你这个老东西！’后来我们来到大草原，又登上黑山，车子停下来了，他们说：‘滚下来，你们这些浑蛋。’他们把我们扔在那儿，并且说：‘要是你们再回来，被我们抓到，就把你们的肠子掏出来！’车子飞快地开走了。走了七个小时，我们这几个人才找到一个人家！不过我并不在意，我讨了点吃的，后来去修铁轨，只是不知道你从监牢里出来了没有，我以为我已经失掉了我的助手，再也看不见他了。”

老人说到这儿停下来了。他热情地凝视着赫尔。“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寄到北谷，但得不到回音，我一直沿着铁路线找你。”

赫尔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在这个煤矿区遇到的尽是些十分可怕的事，现在他要离开了，但不无留恋之情！他将会失掉老迈克·西科里亚，失去他满脸胡须的亲吻和灰熊般的拥抱！

他把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塞到老人手里，使他惊讶得目瞪口呆。他还给了他艾德斯特罗姆和玛丽的地址，又给约翰·哈特曼写了一张便条，有些斯洛伐克人到佩德罗来了，也许他可以让老人帮他做做他们的工作。赫尔说当天晚上他不能不回西城去，不过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老朋友，而且要替他找一个好工作。他心里打算在父亲的乡下别墅给他安排一个差事。一头可爱的灰熊！

火车来了，一长列黑暗的卧车开进了站台。天色已经很

晚——都过了夜半了，但老迈克还在那儿。现在，他对赫尔肃然起敬了，因为赫尔服装讲究，又给了他二十块钱。不过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用满脸胡须亲了他一下。“再见，我的助手！”他喊道，“你要回来，我的助手！我忘不了我的助手！”车轮开始转动了。他挥动着破帽子，在站台上跟着火车跑了起来，好对赫尔看上最后一眼，说最后的一声再见。赫尔走进车厢时，已经是热泪盈眶了。